

后汉书卷二十四

马援列传 第十四

子廖子防兄子严族孙棱

马援字文渊，扶风茂陵人也。其先赵奢为赵将，号曰马服君，子孙因为氏。

武帝时，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。曾祖父通，以功封重合侯，坐兄何罗反，被诛，故援再世不显。援三兄况、余、员，并有才能，王莽时皆为二千石。

注 马服者，言能服驭马也。史记曰，赵惠文王以奢有功，赐爵号为马服君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徙茂陵成欢里。”

注 重合，县，属勃海郡，故城在今沧州乐陵县东。马何罗与江充相善，充既诛，遂惧罪及己，谋反，伏诛。事见前书。

注 祖及父不得为显任也。东观汉记，通生宾，宣帝时以郎持节，号使君；

使君生仲，仲官至玄武司马；仲生援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况字长平，余字圣卿，员字季主。”

注 况，河南太守。余，中垒校尉。员，增山连率。

援年十二而孤，少有大志，诸兄奇之。尝受齐诗，意不能

守章句，乃辞况，欲就边郡田牧。况曰：“汝大才，当晚成。良工不示人以朴，且从所好。”会况卒，援行服讫年，不离墓所；敬事寡嫂，不冠不入庐。后为郡督邮，送囚至司命府，囚有重罪，援哀而纵之，遂亡命北地。遇赦，因留牧畜，宾客多归附者，遂役属数百家。转游陇汉闲，常谓宾客曰：“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”因处田牧，至有牛马羊数千头，谷数万斛。既而叹曰：“凡殖货财产，贵其能施赈也，否则守钱虏耳。”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，身衣羊裘皮薰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受齐诗，师事颍川满昌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援以况出为河南太守，次两兄为吏京师，见家用不足，乃辞况欲就边郡畜牧”也。

注 从其所请也。

注 庐，舍也。

注 王莽置司命官，上公已下皆纠察。

注 续汉书：“援过北地任氏畜牧。自援祖宾，本客天水，父仲又尝为牧(帅)[师]令。是时员为护苑使者，故人宾客皆依援。”

王莽末，四方兵起，莽从弟卫将军林广招雄俊，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，

荐之于莽。莽以涉为镇戎大尹，援为新成大尹。及莽败，援兄员时为增山连率，与援俱去郡，复避地凉州。世祖即位，员先诣洛阳，帝遣员复郡，卒于官。援因留西州，隗嚣甚敬重之，以援为绥德将军，与决策。

注 涉字巨先，见前书。

注 王莽改天水为镇戎，改太守为大尹。

注 莽改汉中为新成也。

注 莽改上郡为增山，连率亦太守也。莽法，典郡者公为牧，侯称卒正，伯称连率，其无封爵者为尹也。

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，器使援往观之。援素与述同里闾，相善，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，而述盛陈陛卫，以延援入，交拜礼毕，使出就馆，更为援制都布单衣、交让冠，会百官于宗庙中，立旧交之位。述鸾旗旄骑，警蹕就车，磬折而入，礼飨官属甚盛，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。宾客皆乐留，援晓之曰：“天下雄雌未定，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，与图成败，反修饰边幅，如偶人形。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？”因辞归，谓器曰：“子阳井底蛙耳，而妄自尊大，不如专意东方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闾，闾也。”杜预注左传：“闾，闾门也。”

注 东观记(曰)“都”作“荅”。史记曰：“荅布千匹。

“前书音义曰：“荅布，白叠布也。”何承天纂文曰：“都致、错履、无极，皆布名。”方言曰：“禅衣，江、淮、南楚之闲谓之裸，关之东西谓之禅衣。”

注 解在公孙述传。

注 磬折者，屈身如磬之曲折，敬也。

注 哺，食也。史记，周公诫伯禽曰：“吾一沐三握发，一食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士心也。”

注 言若布帛修整其边幅也。左传曰：“如布帛之有幅焉，为之度，使无迁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谓为俑者不仁。”郑玄云：“俑，偶人也。”

有面目机发，有似于生人也。” 俑音勇。

注 稽，留也。

注 言述志识褊狭，如坎井之蛙。事见庄子。

建武四年冬，嚣使援奉书洛阳。援至，引见于宣德殿。世祖迎笑谓援曰：“卿遨游二帝闲，今见卿，使人大舅。”援顿首辞谢，因曰：“当今之世，非独君择臣也，臣亦择君矣。臣与公孙述同县，少相善。臣前至蜀，述陞戟而后进臣。

臣今远来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，而简易若是？”帝复笑曰：“卿非刺客，顾说客耳。”援曰：“天下反复，盗名字者不可胜数。今见陛下，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”帝甚壮之。援从南幸黎丘，转至东海。及还，以为待诏，使太中大夫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。

注 家语曰：“君择臣而任之，臣亦择君而事之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援初到，令中黄门引入，时上在宣德殿南庑下，但帟坐”，故云“简易”也。

注 盗犹窃也。

隗嚣与援共卧起，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。援说嚣曰：“前到朝廷，上引见数十，每接燕语，自夕至旦，才明勇略，非人敌也。且开心见诚，无所隐伏，阔达多大节，略与高帝同。经学博览，政事文辩，前世无比。”嚣曰：“卿谓何如高帝？”援曰：“不如也。高帝无可无不可；今上好吏事，动如节度，又不喜饮酒。”嚣意不怿，曰：“如卿言，反复胜邪？”然雅信援，故遂遣长子恂入质。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。居数月而无它任职。援以三辅地旷土沃，而所将宾客猥多，乃

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，帝许之。

注 流犹传也。

注 东观记曰凡十四见。

注 此论语孔子自言己之所行也。

会隗嚣用王元计，意更狐疑，援数以书记责譬于嚣。嚣怨援背己，得书增怒，其后遂发兵拒汉。援乃上疏曰：“臣援自念归身圣朝，奉事陛下，本无公辅一言之荐，左右为容之助。

臣不自陈，陛下何因闻之。夫居前不能令人轻，居后不能令人轩，与人怨不能为人患，臣所耻也。故敢触冒罪忌，昧死陈诚。臣与隗嚣，本实交友。初，嚣遣臣东，谓臣曰：‘本欲为汉，愿足下往观之。

于汝意可，即专心矣。’及臣还反，报以赤心，实欲导之于善，非敢谲以非义。

而嚣自挟奸心，盗憎主人，怨毒之情遂归于臣。臣欲不言，则无以上闻。

愿听诣行在所，极陈灭嚣之术，得空匈腹，申愚策，退就陇亩，死无所恨。”

帝乃召援计事，援具言谋画。因使援将突骑五千，往来游说嚣将高峻、任禹之属，下及羌豪，为陈祸福，以离嚣(友)[支]党。

注 狐性多疑，故曰狐疑。

注 邹阳书曰：“蟠木成万乘之器者，左右为之容。”

注 言为人无所轻重也。诗云：“如轻如轩。”轻音丁利反。

注 左传晋伯宗妻曰：“盗憎主人，民恶其上。”

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，使晓劝于嚣，曰：“春卿无恙。前别冀南，寂无音驿。援闲还长安，因留上林。窃见四海已定，兆民同情，而季孟闭拒背畔，为天下表的。常惧海内切齿，思相屠裂，故遗书恋恋，以致恻隐之计。乃闻季孟归罪于援，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，自谓函谷以西，举足可定，以今而观，竟何如邪？援闲至河内，过存伯春，见其奴吉从西方还，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，欲问伯春无它否，竟不能言，晓夕号泣，婉转尘中。又说其家悲愁之状，不可言也。夫怨讎可刺不可毁，援闻之，不自知泣下也。援素知季孟孝敬，曾、闵不过。夫孝于其亲，岂不慈于其子？可有子抱三木，而跳梁妄作，自同分羹之事乎？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觐者，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，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。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，所欲完者将毁伤之，所欲厚者将反薄之。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，今更共陆陆，欲往附之，将难为颜乎？若复责以重质，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！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，而春卿拒之；今者归老，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，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？男儿溺死何伤而拘游哉！今国家待春卿意深，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，若计画不从，真可引领去矣。前披舆地图，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，柰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？春卿事季孟，外有君臣之义，内有朋友之道。言君臣邪，固当谏争；语朋友邪，应有切磋。岂有知其无成，而但萎腰咋舌，叉手从族乎？及今成计，殊尚善也；过是，欲少味矣。且来君叔天下信士，朝廷重之，其意依依，常独为西州言。援商朝廷，尤欲立信于此，必不负约。援不得久留，愿急赐报。”广竟不荅。

注 春卿，杨广字。

注 天水冀县也。

注 表犹标也，言为标准(谓)[为]射的也。言背畔之罪，为天下所指射也。

注 游翁，王元字也。

注 存犹问也。

注 三木者，谓桎、梏及械也，司马迁曰：“衣赭关三木。”分羹谓乐羊也，解见公孙述传。

注 媿犹辱也。

注 陆陆犹碌碌也。

注 谓欲封为朔宁王也。

注 字林：“并音卑正反。”

注 游，浮也。

注 大人谓豪杰也。

注 骨曰切，象曰磋，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。诗云：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

注 萎痿，奕弱也。萎音于罪反。痿音乃罪反。

注 以食为谕。

注 商，度也。

八年，帝自西征器，至漆，诸将多以王师之重，不宜远入险阻，计允豫未决。会召援，夜至，帝大喜，引入，具以髡议质之。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，兵进有必破之状。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，指画形势，开示觭军所从道径往来，分析曲折，昭然可晓。

帝曰：“虏在吾目中矣。”明旦，遂进军至第一，嚣觭大溃。

注 漆，县，属右扶风。

注 允，行貌也，义见说文。豫亦未定也。允音以林反。

注 广雅曰：“质，定也。”

注 第一，解见窦融传。

九年，拜援为太中大夫，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。自王莽末，西羌寇边，遂入居塞内，金城属县多为虏有。来歙奏言陇西侵残，非马援莫能定。十一年夏，玺书拜援陇西太守。援乃发步骑三千人，击破先零羌于临洮，斩首数百级，获马牛羊万余头。守塞诸羌八千余人诣援降。诸种有数万，屯聚寇钞，拒浩亶隘。

援与扬武将军马成击之。羌因将其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，援乃潜行闲道，掩赴其营。羌大惊坏，复远徙唐翼谷中，援复追讨之。羌引精兵聚北山上，援陈军向山，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，乘夜放火，击鼓叫噪，虏遂大溃，凡斩首千余级。援以兵少，不得穷追，收其谷粮畜产而还。

援中矢贯胫，帝以玺书劳之，赐牛羊数千头，援尽班诸宾客。

注 浩亶音告门，县名，属金城郡。浩，水名也。亶者，水流峡山闲，两岸深若门也。诗曰“鳧鹭在亶”，亦其义也。今俗呼此水为合门河，盖疾言之耳。

注 允吾音鈇牙。

是时，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，涂远多寇，议欲弃之。援上言，破羌以西城多完牢，易可依固；其田土肥壤，灌溉流通。如令羌在湟中，则为害不休，不可弃也。帝然之，于是

诏武威太守，令悉还金城客民。归者三千余口，使各反旧邑。援奏为置长吏，缮城郭，起坞候，开导水田，劝以耕牧，郡中乐业。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，皆来和亲。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，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，赐印绶，帝悉从之。乃罢马成军。

注 破羌，县名，属金城郡，故城在今鄯州湟水县西。

注 无块曰壤。

注 湟，水名。据前书，出金城临羌县，东至允吾入河，今鄯州湟水县取其名也。一名乐都水。

注 东观记曰梁统也。

注 金城客人在武威者。

注 字林曰：“坞，小障也，一曰小城。字或作‘犍’，音一古反。”

十三年，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，杀长吏。援将四千人击之，至氐道县，羌在山上，援军据便地，夺其水草，不与战，羌遂穷困，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，诸种万余人悉降，于是陇右清静。

注 氐道县属陇西郡。县管蛮夷曰道。

援务开(宽)[恩]信，(恩)[宽]以待下，任吏以职，但总大体而已。宾客故人，日满其门。诸曹时白外事，援辄曰：“此丞、掾之任，何足相烦。”

颇哀老子，使得遨游。若大姓侵小民，黠羌欲旅距，此乃太守事耳。” 傍县尝有报仇者，吏民惊言羌反，百姓奔入城

郭。狄道长诣门，请闭城发兵。援时与宾客饮，大笑曰：“烧虏何敢复犯我。晓狄道长归守寺舍，良怖急者，可默下伏。”后稍定，郡中服之。视事六年，征入为虎贲中郎将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郡当边戍，丞为长史。”又：“置诸曹掾史。”

注 旅距，不从之貌。

注 狄道，县，属陇西郡，今兰州县也。

注 烧虏即烧羌也。

注 晓，喻也。寺舍，官舍也。

注 良，甚也。

初，援在陇西上书，言宜如旧铸五铢钱。事下三府，三府奏以为未可许，事遂寝。及援还，从公府求得前奏，难十余条，乃随牒解释，更具表言。帝从之，天下赖其便。援自还京师，数被进见。为人明须发，眉目如画。闲于进对，尤善述前世行事。每言及三辅长者，下至闾里少年，皆可观听。自皇太子、诸王侍闻者，莫不属耳忘倦。又善兵策，帝常言“伏波论兵，与我意合”，每有所谋，未尝不用。

注 东观记曰“凡十三难，援一一解之，条奏其状”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援长七尺五寸，色理发肤眉目容貌如画。”

初，卷人维汜，詖言称神，有弟子数百人，坐伏诛。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，以诳惑百姓。十七年，遂共聚会徒党，攻没皖城，杀皖侯刘闳，自称“南岳大师”。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，复为广所败。于是使援发诸郡兵，合

万余人，击破广等，斩之。

注 卷，县名，属河南郡，故城在今郑州原武县西北也。

注 皖，县名，属庐江郡，今舒州怀宁县。皖音下板反，又下管反。

又交址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，攻没其郡，九真、日南、合浦蛮夷皆应之，寇略岭外六十余城，侧自立为王。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，以扶乐侯刘隆为副，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址。军至合浦而志病卒，诏援并将其兵。

遂缘海而进，随山刊道千余里。十八年春，军至浪泊上，与贼战，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降者万余人。援追征侧等至禁溪，数败之，贼遂散走。明年正月，斩征侧、征贰，传首洛阳。封援为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户。援乃击牛酺酒，劳飨军士。从容谓官属曰：“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，曰：‘士生一世，但取衣食裁足，乘下泽车，御款段马，为郡掾史，守坟墓，乡里称善人，斯可矣。致求盈余，但自苦耳。’当吾在浪泊、西里闲，虏未灭之时，下潦上雾，毒气重蒸，仰视飞鸢跼跼水中，卧念少游平生时语，何可得也！今赖士大夫之力，被蒙大恩，猥先诸君纁佩金紫，且喜且鼻。”吏士皆伏称万岁。

注 征侧者，麓冷县雒将之女也，嫁为朱鸢人诗索妻，甚英勇。交址太守苏定以法绳之，侧怨怒，故反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援上书：‘臣所假伏波将军印，书“伏”字，“犬”外向。城曦令印，“曦”字为“白”下“羊”；丞印“四”下“羊”；尉印“白”下“人”，“人”下“羊”。

即一县长吏，印文不同，恐天下不正者多。符印所以为信也，所宜齐同。’荐晓古文字者，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。奏可。”

注 扶乐，县名，属九真郡。

注 刊，除也。

注 越志云：“征侧兵起，都麓泠县。及马援讨之，奔入金溪(穴)[究]中，二年乃得之。”

注 酺犹滤也。诗曰：“酺酒有蕝。”毛萇注云：“以筐曰酺。”酺音所宜反。

注 周礼曰“车人为车，行泽者欲短轂，行山者欲长轂，短轂则利，长轂则安”也。

注 款犹缓也，言形段迟缓也。

注 鸢，鸱也。跼跼，僇貌也。跼音都牒、泰牒二反。

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，战士二万余人，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，自无功至居风，斩获五千余人，峽南悉平。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，

远界去庭千余里，请分为封溪、望海二县，许之。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，穿渠灌溉，以利其民。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，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，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。

注 无功、居风，二县名，并属九真郡。居风，今爱州。

注 峽，岭峽也。尔雅曰：“山锐而高曰峽。”峽音渠庙反。广州记曰：“援到交址，立铜柱，为汉之极界也。”

注 西于县属交址郡，故城在今交州龙编县东也。

注 庭，县庭也。

注 封溪、望海，县，并属交址郡。

注 驳，乖舛也。

注 骆者，越别名。

二十年秋，振旅还京师，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。赐援兵车一乘，朝见位次九卿。

援好骑，善别名马，于交址得骆越铜鼓，乃铸为马式，还上之。因表曰：“夫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。马者甲兵之本，国之大用。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，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。昔有骐驎，一日千里，伯乐见之，昭然不惑。

近世有西河子舆，亦明相法。子舆传西河仪长孺，长孺传茂陵丁君都，君都传成纪杨子阿，臣援尝师事子阿，受相马骨法。考之于[行]事，辄有验嗟。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，视景不如察形。今欲形之于生马，则骨法难备具，又不可传之于后。孝武皇帝时，善相马者东门京 铸作铜马法献之，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，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。臣谨依仪氏之，中帛氏口齿，谢氏唇髻，丁氏身中，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。”马高三尺五寸，围四尺五寸。有诏置于宣德殿下，以为名马式焉。

注 式，法也。裴氏广州记曰：“俚獠铸铜为鼓，鼓唯高大为贵，面阔丈余。

初成，悬于庭，克晨置酒，招致同类，来者盈门。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，执以叩鼓，叩竟，留遗主人也。”

注 史记平准书曰：“以为在天莫如龙，在地莫如马。”

注 伯乐，秦穆公时善相马者也。桓宽盐铁论曰：“骐驎负盐车，垂头于太行之膑，见伯乐则喷而长鸣。”

注 东门，姓也；京，名也。

注 援铜马相法曰：“水火欲分明。水火在鼻两孔闲也。

上唇欲急而方，口中欲红而有光，此马千里。颌下欲深，下唇欲缓。牙欲前向。牙(欲)去齿一寸，则四百里；牙髻锋，则千里。目欲满而泽。腹欲充，楛欲小，季助欲长，悬薄欲厚而缓。悬薄，股也。腹下欲平满，髻沟欲深[而]长，(而)膝本欲起，肘腋欲开，膝欲方，蹄欲厚三寸，坚如石。”髻音居奇反。

初，援军还，将至，故人多迎劳之，平陵人孟冀，名有计谋，于坐贺援。援谓之曰：“吾望子有善言，反同觶人邪？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，裁封数百户；

今我微劳，猥飡大县，功薄赏厚，何以能长久乎？先生奚用相济？”冀曰：

“愚不及。”援曰：“方今匈奴、乌桓尚扰北边，欲自请击之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，何能卧默上在儿女子手中邪？”冀曰：“谅为烈士，当如此矣。”

注 汉书曰，平南越以为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址、九真、日南、朱崖、儋耳九郡。今此言“七郡”，则与前书不同也。

还月余，会匈奴、乌桓寇扶风，援以三辅侵扰，园陵危逼，因请行，许之。自九月至京师，十二月复出屯襄国。 诏百官祖道。援谓黄门郎梁松、窦固曰：

“凡人为贵，当使可贱，如卿等欲不可复贱，居高坚自持，勉思鄙言。”松后果以贵满致灾，固亦几不免。

注 襄国，县名，属赵国，今邢州龙岗县也。

明年秋，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，行鴈门、代郡、上谷障塞。乌桓候者见汉军至，虏遂散去，援无所得而还。

援尝有疾，梁松来候之，独拜默下，援不荅。松去后，诸子问曰：“梁伯孙帝舅，贵重朝廷，公卿已下莫不惮之，大人柰何独不为礼？”援曰：“我乃松父友也。虽贵，何得失其序乎？”松由是恨之。

注 松尚舞阴公主。尔雅曰：“女子之夫为舅。”

注 松父统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见父之执友，不谓之进不敢进，不谓之退不敢退，不问不敢对。”

郑玄曰：“敬父同志如事父也。”

二十四年，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，深入，军没，援因复请行。时年六十二，帝愍其老，未许之。援自请曰：“臣尚能被甲上马。”帝令试之。援据鞍顾眄，以示可用。

帝笑曰：“矍铄哉是翁也！”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、耿舒、刘匡、孙永等，将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五溪。援夜与送者诀，谓友人谒者杜愔曰：“吾受厚恩，年迫余日索，常恐不得死国事。今获所愿，甘心瞑目，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，或与从事，殊难得调；介介独恶是耳。”明年春，军至临乡，遇贼攻县，援迎击，破之，斩获二千余人，皆散走入竹林中。

注 郦元注水经云“武陵有五溪，谓雄溪、楠溪、酉溪、瀘溪、辰溪，悉是蛮夷所居，故谓五溪蛮”。皆盘瓠之子孙也。土俗“雄”作“熊”，“楠”作“朗”，“瀘”作“武”，在

今辰州界。

注 矍铄，勇貌也。东观记作“哉是翁”。音许缚反。

注 索，尽也。

注 长者家儿谓权要子弟等。介介犹耿耿也。

注 东观记曰“二月到武陵临乡”也。

初，军次下隩，有两道可入，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峻，从充则涂夷而运远，帝初以为疑。及军至，耿舒欲从充道，援以为弃日费粮，不如进壶头，搯其喉咽，充贼自破。以事上之，帝从援策。三月，进营壶头。贼乘高守隘，水疾，船不得上。会暑甚。士卒多疫死，援亦中病，遂困，乃穿岸为室，以避炎气。贼每升险鼓噪，援辄曳足以观之，左右哀其壮意，莫不为之流涕。耿舒与兄好畴侯弇书曰：“前舒上书当先击充，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，军人数万争欲先奋。今壶头竟不得进，大觝怫郁行死，诚可痛惜。”

前到临乡，贼无故自致，若夜击之，即可殄灭。伏波类西域贾胡，到一处辄止，以是失利。今果疾疫，皆如舒言。”弇得书，奏之。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，因代监军。会援病卒，松宿怀不平，遂因事陷之。帝大怒，追收援新息侯印绶。

注 下隩，县名，属长沙国，故城今辰州沅陵县。隩音字充反。

注 壶头，山名也，在今辰州沅陵东。武陵记曰“此山头与东海方壶山相似，神仙多所游集，因名壶头山”也。

注 充，县名，属武陵郡。充音昌容反。

注 搯，持也。

注 武陵记曰“壶头山边有石窟，即援所穿室也。室内有蛇如百斛船大，云是援之余灵”也。

注 言似商胡，所至之处辄停留。贾音古。

注 以援往受其拜。

初，兄子严、敦并喜讥议，而通轻侠客。援前在交址，还书诫之曰：“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论议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汝曹知吾恶之甚矣，所以复言者，施衿结褵，申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曹不忘之耳。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，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嗟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，

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，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嗟也。嗟伯高不得，犹为谨敕之士，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讫今季良尚未可知，郡将下车辄切齿，州郡以为言，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嗟也。”季良名保，京兆人，时为越骑司马。保仇人上书，讼保“为行浮薄，乱髡惑觶，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，而梁松、窦固以之交结，将扇其轻伪，败乱诸夏”。书奏，帝召责松、固，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，松、固叩头流血，而得不罪。诏免保官。伯高名述，亦京兆人，为山都长，由此擢拜零陵太守。

注 并余之子也。喜音许吏反。

注 谓讥刺时政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衿，交衽也。”诗云：“亲结其褵。”毛萑注云：“褵，妇人之祔也，女施衿结褵。”尔雅曰：“褵，

綷也。”郭璞注曰：“即今之香纓也。”

仪礼，父戒女曰“戒之敬之，夙夜无违命”；母戒之曰“戒之敬之，夙夜无违宫事”也。

注 轻重合宜。

注 鹭，鸭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越骑司马秩千石。”

注 山都，县，属南阳郡，故城在今襄州义清县东北，今名固城也。

注 今永州也。

初，援在交址，常饵薏苡实，用能轻身省欲，以胜瘴气。

南方薏苡实大，援欲以为种，军还，载之一车。时人以为南土珍怪，权贵皆望之。援时方有宠，故莫以闻。及卒后，有上书譖之者，以为前所载还，皆明珠文犀。马武与于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，帝益怒。援妻孥惶惧，不敢以丧还旧茔，裁买城西数亩地枣葬而已。宾客故人莫敢吊会。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，诣阙请罪。帝乃出松书以示之，方知所坐，上书诉冤，前后六上，辞甚哀切，然后得葬。

注 神农本草经曰：“薏苡味甘，微寒，主风湿痺下气，除筋骨邪气，久服轻身益气。”

注 犀之有文彩也。

注 昱，司徒侯霸之子也。

注 裁，仅也，与纚同。枣，草也。以不归旧茔，时权葬，故称枣。

又前云阳令同郡朱勃诣阙上书曰：

臣闻王德圣政，不忘人之功，采其一美，不求备于觚。
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，大臣旷然，咸不自疑。夫大将在外，谗言在内，微过辄记，大功不计，诚为国之所慎也。故章邯畏口而奔楚，燕将据聊而不下。

岂其甘心未规哉，悼巧言之伤类也。

注 周书曰：“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也。”

注 论语周公谓鲁公曰：“不使大臣怨乎不以，无求备于一人。”

注 蒯通说韩信背汉，高祖征通至，释不诛。田横初自称齐王，汉定天下，横犹以五百人保于海岛，高祖追横，横自杀，以王礼葬之。并见前书也。

注 章邯为秦将，使人请事，至咸阳，赵高不见，有不信之心，使还报，邯畏赵高谗之，遂降项羽。

注 史记曰，燕将攻下聊城，人或谗之于燕，燕将惧诛，因保守聊城不敢归。

聊即今博州聊城县也。

注 未规犹下计也。诗云：“巧言如簧。”类，善也。

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，拔自西州，钦慕圣义，闲关险难，触冒万死，孤立髡贵之闲，傍无一言之佐，驰深渊，入虎口，岂顾计哉！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，徼封侯之福邪？八年，车驾西讨隗嚣，国计狐疑，觚营未集，援建宜进之策，卒破西州。及吴汉下陇，冀路断隔，唯独狄道为国坚守，士民饥困，寄命漏刻。援奉诏西使，镇慰边觚，乃招集豪杰，晓诱羌戎，谋如涌泉，执如转规，遂救倒县之急，存几亡之城，兵全师进，因粮敌人，陇、冀略平，而独守空郡，兵动有

功，师进辄克。铄锄先零，缘入山谷，猛怒力战，飞矢贯胫。又出征交址，土多瘴气，援与妻子生诀，无悔吝之心，

遂斩灭征侧，克平一州。闲复南讨，立陷临乡，师已有业，未竟而死，吏士虽疫，援不独存。夫战或以久而立功，或以速而致败，深入未必为得，不进未必为非。人情岂乐久屯绝地，不生归哉！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，北出塞漠，南度江海，触冒害气，僵死军事，名灭爵绝，国土不传。海内不知其过，觴庶未闻其毁，卒遇三夫之言，横被诬罔之谗，家属杜门，葬不归墓，怨隙并兴，宗亲怖栗。死者不能自列，生者莫为之讼，臣窃伤之。

注 闲关犹崎岖也。

注 战国策曰：“魏安厘王畏秦，将入朝，周欣止之。王曰：‘许綰为我’曰：

“若入不出，请徇寡人以首。”周欣对曰：‘今有人谓臣，入不测之泉，而徇臣以鼠首，可乎？綰之首犹鼠首也。囚王于不测之秦而徇王以首，窃为王不取也。’”司马迁书曰“垂饵虎口”，又曰“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赴公家之难谓援使隗嚣也。”

注 规，员也。孙子曰：“战如转员石于万仞之山者，孰也。”

注 孟子曰：“当今之时，行仁政，人悦之，犹解于倒县也。”

注 几音祈。几，近也。

注 守音式授反。

注 吝犹恨也。

注 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址、日南、九真皆属交

州。

注 僵，仆也。

注 韩子曰：“庞共与魏太子质于邯郸，共谓魏王曰：‘今一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乎？’王曰：‘否。’‘二人言，王信乎？’王曰：‘否。’‘三人言，王信乎？’曰：‘寡人信。’庞共曰：‘夫市无虎明矣，然三人言，诚市有虎。今邯郸去魏远于市，谤臣者过三人，愿王熟察之。’”夫明主醜于用赏，约于用刑。高祖尝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闲楚军，不问出入所为，岂复疑以钱谷闲哉？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于谗，此邹阳之所悲也。诗云：“取彼谗人，投畀豺虎，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有北不受，投畀有昊。”

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。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，无使功臣怀恨黄泉。臣闻春秋之义，罪以功除；圣王之祀，臣有五义。若援，所谓以死勤事者也。愿下公卿平援功罪，宜绝宜续，以厌海内之望。

注 史记邹阳书曰：“昔者，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，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。

夫以孔、墨之辩，不能自免于谗谀。”

注 诗小雅巷伯篇也。畀，与也。昊，昊天也。投与昊天，制其罚也。

注 言如僮竖无知也。高祖曰：“竖儒几败吾事。”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夏灭项。孰灭之？齐灭之。曷为不言齐灭？为桓公讳也，以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，故君子为之讳也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夫圣王之制祀也，法施于人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灾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

祀之。”

臣年已六十，常伏田里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，冒陈悲愤，战栗阙庭。

注 前书曰，彭越为梁王，栾布为梁大夫使于齐。越以谋反，梟首洛阳，诏有收视者捕之。布使还，奏事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

书奏，报，归田里。书奏，报，归田里。

勃字叔阳，年十二能诵诗、书。常候援兄况。勃衣方领，能矩步，辞言嫺雅，援裁知书，见之自失。况知其意，乃自酌酒慰援曰：“朱勃小器速成，智尽此耳，卒当从汝稟学，勿畏也。”朱勃未二十，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，及援为将军，封侯，而勃位不过县令。援后虽贵，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，勃愈身自亲，及援遇谗，唯勃能终焉。肃宗即位，追赐勃子谷二千斛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勃能说韩诗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颈下施衿领正方，学者之服也。”矩步者，回旋皆中规矩。

注 嫺音闲。嫺雅犹沉静也，司马相如曰“雍容嫺雅”。

注 稟，受也。

注 渭城，县名，故城在今咸阳县东北。前书音义曰：“试守者，试守一岁，乃为真，食其全俸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章帝下诏曰：‘告平陵令、丞：县人故云阳令朱勃，建武中以伏波将军爵土不传，上书陈状，不顾罪戾，怀旌善之志，有烈士之风。诗云：

“无言不讎，无德不报。”其以县见谷二千斛赐勃子若孙，勿令远诣阙谢。”初，援兄子驍王盘子石，王莽从兄平阿侯仁之子也。莽败，盘拥富货居故国，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，有名江淮闲。后游京师，与鞞尉阴兴、大司空朱浮、齐王章共相友善。援谓姊子曹训曰：“王氏，废姓也。子石当屏居自守，而反游京师长者，用气自行，多所陵折，其败必也。”后岁余，盘果与司隶校尉苏邺、丁鸿事相连，坐死洛阳狱。而盘子肃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。援谓司马吕种曰：

“建武之元，名为天下重开。自今以往，海内日当安耳。但忧国家诸子并壮，而旧防未立，若多通宾客，则大狱起矣。卿曹戒慎之！”及郭后薨，有上书者，以为肃等受诛之家，客因事生乱，虑致贯高、任章之变。帝怒，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，更相牵引，死者以千数。吕种亦豫其祸，临命叹曰：“马将军诚神人也！”

注 子石，盘字也。

注 长者谓豪侠者也。

注 是援行军之司马也。

注 旧防，诸侯王子不许交通宾客。

注 张敖为赵王，其相贯高。高祖不礼赵王，高耻之，置人壁中，欲害高祖。

又任章父宣，霍氏女驍，坐谋反诛。宣帝祠昭帝庙，章乃玄服夜入庙，待帝至，欲为逆。

发觉，伏诛。并见前书。

永平初，援女立为皇后。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、列将于云台，以椒房故，独不及援。

东平王苍观图，言于帝曰：“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？”帝笑而不言。至十七年，援夫人卒，乃更修封树，起祠堂。

注 云台在南宫也。

建初三年，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追策，谥援曰忠成侯。

四子：廖，防，光，客卿。

客卿幼而歧嶷，年六岁，能应接诸公，专对宾客。尝有死罪亡命者来过，客卿逃匿不令人知。外若讷而内沉敏。援甚奇之，以为将相器，故以客卿字焉。

援卒后，客卿亦夭没。

注 张仪、虞卿并为客卿，故取名焉。事见史记。

论曰：马援腾声三辅，遨游二帝，及定节立谋，以干时主，将怀负鼎之愿，盖为千载之遇焉。然其戒人之祸，智矣，而不能自免于谗隙。岂功名之际，理固然乎？夫利不在身，以之谋事则智；虑不私己，以之断义必厉。

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，若施之于人则能恕，自鉴其情亦明矣。

注 伊尹负鼎以干汤。光武与窦融书曰“千载之遇”也。

注 谓诫窦固、梁松、王盘、吕种等，皆如所言也。

注 居功名之地，谗构易兴，而能免之者少矣。

注 见人之谓智，自见之谓明。以自见之明为见人之用，其于物理岂不通乎。

廖字敬平，少以父任为郎。明德皇后既立，拜廖为羽林左监、虎贲中郎将。

显宗崩，受遗诏典掌门禁，遂代赵熹为辔尉，肃宗甚尊重之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廖少习易经，清约沉静。援击武溪无功，卒于师，廖不得嗣爵。”

时皇太后躬履节俭，事从简约，廖虑美业难终，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，曰：“臣案前世诏令，以百姓不足，起于世尚奢靡，故元帝罢服官，成帝御浣衣，哀帝去乐府。然而侈费不息，至于衰乱者，百姓从行不从言也。夫改政移风，必有其本。传曰：‘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瘢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。’长安语曰：‘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；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；城中好大袖，四方全匹帛。’斯言如戏，有切事实。前下制度未几。后稍不行。虽或吏不奉法，良由慢起京师。今陛下躬服厚缁，斥去华饰，素间所安，发自圣性。此诚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望，浩大之福，莫尚于此。陛下既已得之自然，犹宜加以勉勸，法太宗之隆德，戒成、哀之不终。易曰：‘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’诚令斯事一竟，则四海诵德，声熏天地，

神明可通，金石可勒，而况于行仁心乎，况于行令乎！愿置章坐侧，以当瞽人夜诵之音。”太后深纳之。朝廷大议，辄以询访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齐国旧有三服之官，春献冠帻縠为首服，纨素为冬服，轻绡为夏服。元帝约省，故罢之。”

注 哀帝即位，诏罢郑籥之音，减郊祭及武乐等人数也。

注 书曰：“违上所命，从厥攸好。”

注 墨子曰“楚灵王好细腰，而国多饿人”也。

注 当时谚言。

注 言俭素约，后之所安。

注 太宗，孝文也。玄默为化，身衣弋绋。成帝下诏，务崇俭约，禁断绮縠、女乐，嫁娶葬埋过制，唯青绿人所常服不禁。哀帝初即位，易帷帐，去锦绣，乘輿席缘绋繒而已。成帝以赵飞燕，哀帝以董贤，为俭并不终。

注 恒卦九三爻词也。巽下震上，郑玄注云：“巽为进退，不恒其德之象。又(玄)[互]体兑，兑为毁折，后将有羞辱也。”

注 竟犹终也。

注 熏犹蒸也，言芳声熏天地也。

注 瞽人，无目者也。古者瞽师教国子诵六诗。前书礼乐志云“乃采诗夜诵”。夜诵者，其辞或秘，不可宣露，故于夜中歌颂也。

廖性质诚畏慎，不爱权势声名，尽心纳忠，不屑毁誉。有司连据旧典，奏封廖等，累让不得已，建初四年，遂受封为顺阳侯，以特进就第。每有赏赐，辄辞让不敢当，京师以是称之。

注 王逸注楚词云：“屑，顾也。”

子豫，为步兵校尉。太后崩后，马氏失势，廖性宽缓，不能教勒子孙，豫遂投书怨诽。又防、光奢侈，好树党与。八年，有司奏免豫，遣廖、防、光就封。

豫随廖归国，考击物故。后诏还廖京师。永元四年，卒。和帝以廖先帝之舅，厚加赠赙，使者吊祭，王主会丧，谥曰安侯。

注 物，无也；故，事也：谓死也。

子遵嗣，徙封程乡侯。遵卒，无子，国除。元初三年，邓太后(诏)[绍]封廖孙度为颍阳侯。

防字江平，永平十二年，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。肃宗即位，拜防中郎将，稍迁城门校尉。

建初二年，金城、陇西保塞羌皆反，拜防行车骑将军，以长水校尉耿恭副，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之。军到冀，而羌豪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。防欲救之，临洮道险，车骑不得方驾，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，分为前后军，去临洮十余里为大营，多树幡帜，扬言大兵旦当进。羌候见之，驰还言汉兵盛不可当。明旦遂鼓噪而前，羌虏惊走，因追击破之，斩首虏四千余人，遂解临洮围。防开以恩信，烧当种皆降，唯布桥等二万余人在临洮西南望曲谷。十二月，羌又败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史于和罗谷，死者数百人。明年春，防遣司马夏骏将五千人从大道向其前，潜遣司马马彭将五千人从闲道冲其心腹，又令将兵长史李调等将四千人绕其西，三道俱击，复破之，斩获千余人，得牛羊十余万头。羌退走，夏骏追之，反为所败。防乃引兵与战于索西，又破之。布桥迫急，将种人万余降。诏征防还，拜车骑将军，城门校尉如故。

注 羌，东吾烧当之后也，以其父滇吾降汉，乃入居塞内，故称保塞。

注 郦元注水经云望曲在临洮西南，去龙桑城二百里。

注 索西，县名，故城在今岷州和政县东，亦名临洮东城，亦谓之赤城。沙州记云：“从东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。”东洮即谓此城。

防贵宠最盛，与九卿绝席。光自越骑校尉迁执金吾。四年，封防颍阳侯，光为许侯，兄弟二人各六千户。防以显宗寢疾，入参医药，又平定西羌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。屡上表让位，俱以特进就第。皇太后崩，明年，拜防光禄勋，光为驍尉。防数言政事，多见采用。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气乐，防所上也。子钜，为常从小侯。六年正月，以钜当冠，特拜为黄门侍郎。肃宗亲御章台下殿，陈鼎俎，自临冠之。明年，防复以病乞骸骨，诏赐故中山王田庐，以特进就第。

注 解见章帝纪。

注 以小侯故得常从也。

注 礼记曰二十弱冠。仪礼曰，士冠，筮于庙门，主人玄冠朝服，有司如主人服。卒筮旅占告吉，若不吉即筮远日如初。前期三日，筮宾如求日之仪。陈服于房中西墉下，东领北上。始加缁布冠，次加皮弁，次加爵弁。嫡子冠于阼，以着代也。三加而弥尊，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祝曰：“令月吉辰，加尔元服，尔幼志，顺尔成德。”

注 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，独留京师。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，永平二年就国，故以其田庐赐防也。

防兄弟贵盛，奴婢各千人已上，资产巨亿，皆买京师膏腴美田，又大起第观，连阁临道，弥亘街路，多聚声乐，曲度比

诸郊庙。宾客奔凑，四方毕至，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，常为食客，居门下。刺史、守、令多出其家。岁时赈给乡间，故人莫不周洽。防又多牧马畜，赋敛羌胡。帝不喜之，数加谴敕，所以禁遏甚备，由是权势稍损，宾客亦衰。八年，因兄子豫怨谤事，有司奏防、光兄弟奢侈踰僭，浊乱圣化，悉免就国。临上路，诏曰：“舅氏一门，俱就国封，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，朕甚伤之。其令许侯思香田庐，有司勿复请，以慰朕渭阳之情。”

注 曲度谓曲之节度也。

注 留之于京，守田庐而思香过也。

注 渭阳，诗秦风也。秦康公送舅晋文公于渭之阳，念母之不见也。其诗曰：“我见舅氏，如母存焉。”

光为人小心周密，丧母过哀，帝以是特亲爱之，乃复位特进。子康，黄门侍郎。永元二年，光为太仆，康为侍中。及窦宪诛，光坐与厚善，复免就封。

后宪奴诬光与宪逆，自杀，家属归本郡。本郡复杀康，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阳。防为翟乡侯，租岁限三百万，不得臣吏民。防后以江南下湿，上书乞归本郡，和帝听之。十三年，卒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光遭母丧，哀恸感伤，形骸骨立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奴名玉当。初，窦氏有事，玉当亡，私从光乞，不与。恨去，怀挟欲中光。官捕得玉当，因告言光与宪有恶谋，光以被诬不能自明，乃自杀。”

光死后，宪他奴郭扈自出证明光、宪无恶言，光子朗上书迎光丧葬旧茔，诏许之。”

子钜嗣，后为长水校尉。永初七年，邓太后诏诸马子孙还京师，随四时见会如故事，复绍封光子朗为合乡侯。

严字威卿。父余，王莽时为杨州牧。严少孤，而好击剑，习骑射。后乃白援，从平原杨太伯讲学，专心坟典，能通春秋左氏，因览百家赜言，遂交结英贤，京师大人咸器异之。

仕郡督邮，援常与计议，委以家事。弟敦，字孺卿，亦知名。援卒后，严乃与敦俱归安陵、居钜下，三辅称其义行，号曰“钜下二卿”。

注 东观记：“余卒时，严七岁，依姊驛父九江连率平阿侯王述。明年，母复终，会述失郡，居沛郡。建武三年，余外孙右扶风曹贡为梧安侯相，迎严归，养视之。至四年，叔父援从车驾东征，过梧安，乃将严兄弟西。严年十三至雒阳，留寄郎朱仲孙舍，大奴步护视之也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严从其故门生肆都学击剑，习骑射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，从司徒祭酒陈元受之。

注 大人，长者之称也。

注 决录注曰：“钜下，地名也。”

明德皇后既立，严乃闭门自守，犹复虑致讥嫌，遂更徙北地，断绝宾客。永平十五年，皇后敕使移居洛阳。显宗召见，严进对闲雅，意甚异之，有诏留仁寿阁，与校书郎杜抚、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。常与宗室近亲临邑侯刘复等论议政事，甚见宠幸。后拜将军长史，将北军五校士、羽林禁兵三千人，屯西河美稷，鞬护南单于，听置司马、从事。牧守谒敬，同之将

军。敕严过武库，祭蚩尤，帝亲御阿阁，观其土觶，时人荣之。

注 美稷，县名。

注 武库，掌兵器，令一人，秩六百石。前书音义曰：“蚩尤，古天子，好五兵，故今祭之。”见高祖纪也。

注 阿，曲也。

肃宗即位，征拜侍御史中丞，除子鱣为郎，令劝学省中。

其冬，有日食之灾，严上封事曰：“臣闻日者觶阳之长，食者阴侵之征。书曰：‘无旷庶官，天工人其代之。’言王者代天官人也。故考绩黜陟，以明曜贬。无功不黜，则阴盛陵阳。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，不务奉事尽心为国，而司察偏阿，取与自己，同则举为尤异，异则中以刑法，不即垂头塞耳，采求财赂。今益州刺史朱酺、扬州刺史倪说、凉州刺史尹业等，每行考事，辄有物故，又选举不实，曾无贬坐，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。故事，州郡所举上奏，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。今宜加防检，式遵前制。旧丞相、御史亲治职事，唯丙吉以年老优游，不案吏罪，于是宰府习为常俗，更共罔养，以崇虚名，或未晓其职，便复迁徙，诚非建官赋禄之意。宜敕正百司，各责以事，州郡所举，必得其人。若不如言，裁以法令。传曰：‘上德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故火烈则人望而畏之，水懦则人狎而翫之。为政者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。’如此，绥御有体，灾眚消矣。”书奏，帝纳其言而免酺等官。

注 鱣音时充反。

注 劝，勉也。前书王凤荐班伯于成帝，宜劝学，召见宴昵殿是也。

注 尚书咎繇之词。

注 尚书曰：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”

注 中音丁仲反。

注 倪音五兮反。说音悦。

注 考，按也。

注 前书武帝元狩五年，初置司直，比二千石，掌佐丞相举不法。续汉书曰：

“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，居丞相府，助督录诸州。建武十八年省之。”

注 丙吉字少卿，鲁人也。宣帝时，为丞相。掾史有罪，终无所验。公府不按吏，自吉始也。见前书。

注 罔养犹依违也。

注 左传郑子产诫子太叔为政之词也。

注 眚亦灾也。

建初元年，迁五官中郎将，除三子为郎。严数荐达贤能，申解冤结，多见纳用。

复以五官中郎将行长乐宫尉事。二年，拜陈留太守。严当之职，乃言于帝曰：“昔显亲侯窦固误先帝出兵西域，置伊吾卢屯，烦费无益。又窦勋受诛，其家不宜亲近京师。”是时勋女为皇后，窦氏方宠，时有侧听严言者，以告窦宪兄弟，由是失权贵心。严下车，明赏罚，发奸慝，郡界清静。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，百姓奔走，转相惊动，诸郡惶急，各以状闻。严察其虚妄，独不为备。诏书敕问，使驿系道，严固执无贼，后卒如言。典郡四年，坐与宗正刘轶、少府丁鸿等更相属托，征拜太中大夫；十余日，迁将作大匠。七年，复坐事免。后既为

窦氏所忌，遂不复在位。及帝崩，窦太后临朝，严乃退居自守，训教子孙。永元十年，卒于家，时年八十二。

弟敦，官至虎贲中郎将。严七子，唯续、融知名。续字季则，七岁能通论语，十三明尚书，十六治诗，博观羈籍，善九章算术。顺帝时，为护羌校尉，迁度辽将军，所在有威恩称。融自有传。

注 谓固，伉，歆，鱄，融，留，续。

注 刘徽九章算术曰方田第一，粟米第二，(羨外)[差分]第三，少广第四，商功第五，均输第六，盈不足第七，方程第八，句股第九。

棱字伯威，援之族孙也。少孤，依从兄毅共居业，恩犹同产，毅卒无子，棱心丧三年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毅，张掖属国都尉。”

建初中，仕郡功曹，举孝廉。及马氏废，肃宗以棱行义，征拜谒者。章和元年，迁广陵太守。时谷贵民饥，奏罢盐官，以利百姓，赈贫羸，薄赋税，兴复陂湖，溉田二万余顷，吏民刻石颂之。永元二年，转汉阳太守，有威严称。大将军窦宪西屯武威，棱多奉军费，侵赋百姓，宪诛，坐抵罪。后数年，江湖多剧贼，以棱为丹阳太守。棱发兵掩击，皆禽灭之。转会稽太守，治亦有声。转河内太守。永初中，坐事抵罪，卒于家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棱在广陵，蝗(虫)[虫]入江海，化为鱼虾，兴复陂湖，增岁租十余万斛。”

赞曰：伏波好功，爰自冀、陇。南静骆越，西屠烧种。徂年已流，壮情方勇。

明德既升，家祚以兴。廖乏三趣，防遂骄陵。

注 左氏传曰，宋正考甫三命滋益恭，“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”。

后汉书卷二十五

卓鲁魏刘列传 第十五

鲁恭弟丕

卓茂字子康，南阳宛人也。父祖皆至郡守。茂，元帝时学于长安，事博士江生，习诗、礼及历算，究极师法，称为通儒。性宽仁恭爱。乡党故旧，虽行能与茂不同，而皆爱慕欣欣焉。

注 江生，鲁人江翁也。昭帝时为博士，号鲁诗宗。见前书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茂为人恬荡乐道，推实不为华貌，行己在于清浊之闲，自束发至白首，与人未尝有争竞。”

初辟丞相府史，事孔光，光称为长者。时尝出行，有人认其马。茂问曰：“子亡马几何时？”对曰：“月余日矣。”茂有马数年，心知其谬，嘿解与之，挽车而去，顾曰：“若非公马，幸至丞相府归我。”他日，马主别得亡者，乃诣府送马，叩头谢之。茂性不好争如此。

后以儒术举为侍郎，给事黄门，迁密令。劳心谆谆，视人如子，举善而教，口无恶言，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。人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，

茂辟左右问之曰：“亭长为从汝求乎？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？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？”人曰：“往遗之耳。”茂曰：“遗之而受，何故言邪？”人曰：“窃闻贤明之君，使人不畏吏，吏不取人。今我畏吏，是以遗之，吏既卒受，故来言耳。”茂曰：“汝为敝人矣。”

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，以有仁爱，知相敬事也。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，此乃人道所以相亲，况吏与民乎？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。凡人之生，鬻居杂处，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。汝独不欲修之，宁能高飞远走，不在人闲邪？亭长素善吏，岁时遗之，礼也。”人曰：“苟如此，律何故禁之？”茂笑曰：“律设大法，礼顺人情。今我以礼教汝，汝必无怨恶；以律治汝，何所措其手足乎？一门之内，小者可论，大者可杀也。且归念之！”于是人纳其训，吏怀其恩。初，茂到县，有所废置，吏人笑之，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。河南郡为置守令，茂不为嫌，理事自若。数年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遗。平帝时，天下大蝗，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，独不入密县界。督邮言之，太守不信，自出案行，见乃服焉。

注 密，今洛州密县也。

注 谆谆，忠谨之貌也。诗曰：“诲尔谆谆。”音之顺反。

注 家语曰：“密子贱为单父宰，人不忍欺。”

注 部谓所部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守令与茂并居，久之，吏人不归往守令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郡监县有五部，部有督邮掾，以察诸县也。”

是时王莽秉政，置大司农六部丞，劝课农桑，迁茂为京

部丞，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。及莽居摄，以病免归郡，常为门下掾祭酒，不肯作职吏。

注 王莽摄政，置大司农部丞十三人，人部一州，劝课农桑。今书及东观记并言六部。

更始立，以茂为侍中祭酒，从至长安，知更始政乱，以年老乞骸骨归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侍中，无员，掌侍左右，顾问应对，本有仆射一人，中兴转为祭酒。”

时光武初即位，先访求茂，茂诣河阳谒见。乃下诏曰：“前密令卓茂，束身自修，执节淳固，诚能为人所不能为。夫名冠天下，当受天下重赏，故武王诛纣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间。今以茂为太傅，封曜德侯，食邑二千户，

赐几杖车马，衣一袭，絮五百斤”。复以茂长子戎为太中大夫，次子崇为郎中，给事黄门。建武四年，薨，赐棺槨顷地，车驾素服亲临送葬。

注 东观记曰，茂时年七十余矣。

注 王子比干，纣杀之。商容，殷贤臣。武王入殷，命闾夭封比干之墓，命毕公表商容之间。表，旌显也。闾，里门也。事见史记。

注 东观记、续汉书皆作“宣德侯”。

注 单复具谓之袭。

子崇嗣，徙封泛乡侯，官至大司农。崇卒，子琴嗣。琴卒，子欣嗣。

欣卒，子隆嗣。永元十五年，隆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注 泛乡在琅邪郡不其县。

注 琴音丑金反，又所金反。

初，茂与同县孔休、陈留蔡勋、安觶刘宣、楚国龚胜、上党鲍宣六人同志，不仕王莽时，并名重当时。休字子泉，哀帝初，守新都令。后王莽秉权，休去官归家。及莽篡位，遣使赉玄纁、束帛，请为国师，遂欧血托病，杜门自绝。

光武即位，求休、勋子孙，赐谷以旌显之。刘宣字子高，安觶侯崇之从弟，知王莽当篡，乃变名姓，抱经书隐避林藪。建武初乃出，光武以宣袭封安觶侯。

擢龚胜子赐为上谷太守。胜、鲍宣事在前书。勋事在玄孙邕传。

注 新都，县也，属南阳郡。

论曰：建武之初，雄豪方扰，虓呼者连响，婴城者相望，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。卓茂断断小宰，无它庸能，时已七十余矣，而首加聘命，优辞重礼，其与周、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？于是蕴愤归道之宾，越关阻，捐宗族，以排金门者觶矣。夫厚性宽中近于仁，犯而不校邻于恕，率斯道也，怨悔曷其至乎！

注 虓，虎怒也。诗曰：“阚如虓虎。”婴城，言以城自

嬰绕。

注 字书曰：“倥傯，穷困也。给，足也。”日促事多，不暇给足也。

注 断断犹专一也。书曰：“断断猗无它伎。”

注 史记燕昭王即位，欲雪齐耻，以招贤者，得郭隗，为筑宫而师事之。

注 蕴，积也。

注 校，报也。邻，近也。曾子曰：“犯而不校。”

注 怨谓为人所怨也。悔，恨也。

鲁恭字仲康，扶风平陵人也。其先出于鲁(倾)[顷]公，为楚所灭，迁于下邑，因氏焉。世吏二千石，哀平闲，自鲁而徙。祖父匡，王莽时，为羲和，有权数，号曰“智囊”。父某，建武初，为武陵太守，卒官。时恭年十二，弟丕七岁，昼夜号踊不绝声，郡中赙赠无所受，乃归服丧，礼过成人，乡里奇之。十五，与母及丕俱居太学，习鲁诗，闭户讲诵，绝人闲事，兄弟俱为诸儒所称，学士争归之。

注 匡设六筭之法以穷工商，故曰权数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货财曰赙。”

注 高祖时鲁申公诗也。

太尉赵熹慕其志，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，皆辞不受。恭怜丕小，欲先就其名，托疾不仕。郡数以礼请，谢不肯应，母强遣之，恭不得已而西，因留新丰教授。建初初，丕举方正，恭始为郡吏。太傅赵熹闻而辟之。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，恭特以经明得召，与其议。

注 问，遗也。

注 与音豫也。

熹复举恭直言，待诏公车，拜中牟令。恭专以德化为理，不任刑罚。讼人许伯等争田，累守令不能决，恭为平理曲直，皆退而自责，辍耕相让。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，牛主讼于恭。恭召亭长，敕令归牛者再三，犹不从。恭叹曰：“是教化不行也。”欲解印绶去。掾史泣涕共留之，亭长乃斃悔，还牛，诣狱受罪，恭赏不问。于是吏人信服。建初七年，郡国螟伤稼，犬牙缘界，不入中牟。河南尹袁安闻之，疑其不实，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。恭随行阡陌，俱坐桑下，有雉过，止其傍。傍有童儿，亲曰：“儿何不捕之？”儿言“雉方将雏”。亲瞿然而起，与恭诀曰：“所以来者，欲察君之政谿耳。今虫不犯境，此一异也；化及鸟兽，此二异也；竖子有仁心，此三异也。久留，徒扰贤者耳。”

还府，具以状白安，是岁，嘉禾生恭便坐廷中，安因上书言状，帝异之。

会诏百官举贤良方正，恭荐中牟名士王方，帝即征方诣公车，礼之与公卿所举同，方致位侍中。恭在事三年，州举尤异，会遭母丧去官，吏人思之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县置掾史如郡。”

注 赏，宽贷也，音时夜反。

注 仁恕掾，主狱，属河南尹，见汉官仪。廉，察也。

注 瞿音久住反。

注 便坐，于便侧之处，非正室也。续汉书云：“恭谦不矜功，封以言府，府即奏上。尹以檄劳曰：‘君以名德，久屈

中牟，物产之化流行，天降休瑞，应行而生，尹甚嘉之。’”
后拜侍御史。和帝初立，议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击匈奴，恭上疏谏曰：

陛下亲劳圣思，日昃不食，忧在军役，诚欲以安定北垂，为人除患，定万世之计也。臣伏独思之，未见其便。社稷之计，万人之命，在于一举。数年以来，秋稼不熟，人食不足，仓库空虚，国无畜积。会新遭大忧，人怀恐惧。陛下躬大圣之德，履至孝之行，尽谅阴三年，听于顷宰。百姓阙然，三时不闻警蹕之音，莫不怀思皇皇，若有求而不得。今乃以盛春之月，兴发军役，扰动天下，以事戎夷，诚非所以垂恩中国，改元正时，由内及外也。

注 章帝崩也。

注 三时，秋、夏、冬也。天子出警入蹕。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，明年春，议击匈奴。帝在谅阴不出，故百姓三时不闻警蹕。

注 礼记 弓曰：“鲁人颜丁善居丧，始死，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。”言百姓思帝，故恭引之。

万民者，天之所生。天爱其所生，犹父母爱其子。一物有不得其所者，则天气为之舛错，况于人乎？故爱人者必有天报。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，故获上天之佑。夫戎狄者，四方之异气也。蹲夷踞肆，与鸟兽无别。若杂居中国，则错乱天气，污辱善人，是以圣王之制，羈縻不绝而已。

注 史记，古公修后稷、公刘之业，国人皆戴之。戎翟攻

之，人人皆怒欲战，古公曰：“人以我故战，杀人父子，予不忍为。”乃与私属尽去邠，止于岐下。

邠人举国扶老携弱，尽复归于岐下。旁国闻之，亦多归附。古公乃营筑城郭室屋而邑之，人皆歌颂其德。武王即位，追尊古公为大王。

注 夷，平也。肆，放也。言平坐踞傲，肆放无礼也。

注 字书曰：“羈，马络头也。”苍颉篇曰：“縻，牛蹄也。”

今边境无事，宜当修仁行义，尚于无为，令家给人足，安业乐产。夫人道义于下，则阴阳和于上，祥风时雨，覆被远方，夷狄重译而至矣。易曰：‘有孚盈缶，终来有它吉。’言甘雨满我之缶，诚来有我而吉已。夫以德胜人者昌，以力胜人者亡。今匈奴为鲜卑所杀，远臧于史侯河西，去塞数千里，而欲乘其虚耗，利其微弱，是非义之所出也。前太仆祭彤远出塞外，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。

白山之难，不绝如縆，都护陷没，士卒死者如积，迄今被其辜毒。孤寡哀思之心未弭，仁者念之，以为累息，柰何复欲袭其结，不顾患难乎？今始征发，而大司农调度不足，使者在道，分部督趣，上下相迫，民闲之急亦已甚矣。三辅并、凉少雨，麦根枯焦，牛死日甚，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。

髡僚百姓，咸曰不可，陛下独柰何以一人之计，弃万人之命，不恤其言乎？上观天心，下察人志，足以知事之得失。臣恐中国不为中国，岂徒匈奴而已哉！

惟陛下留圣恩，休罢士卒，以顺天心。

注 易比卦辞也。孚，诚信也。缶，土器也。王弼注云：

“亲乎天下，着信盈缶，应者岂一道而来，故必有它吉也。”

注 比卦坤下坎上。坤为土，缶之象也。坎为水，雨之象也。坎在坤上，故曰甘雨满我之缶。有诚信，则它人来附而吉也。

注 永平十六年，窦固、祭彤、耿秉、来苗等四道出击匈奴。固至天山，击走呼衍王，彤坐不至涿邪山，无所见而还，下狱免为庶人也。

注 白山即天山也。言彤、固俱击匈奴，固至天山，彤还下狱，同历艰危，故曰如縆。公羊传曰“中国不绝若縆”也。

注 永平末年，焉耆、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，杀吏士二千余人。

注 度音大各反。

注 趣音促。

书奏，不从。每政事有益于人，恭辄言其便，无所隐讳。

其后拜为鲁诗博士，由是家法学者日盛。迁侍中，数召燕见，问以得失，赏赐恩礼宠异焉。迁乐安相。是时东州多盗贼，髡辈攻劫，诸郡患之。恭到，重购赏，开恩信，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，恭上以汉补博昌尉，其余遂自相捕击，尽破平之，州郡以安。

注 章帝孙千乘王宠相也。和帝改千乘国为乐安国，故城在今淄州高苑县北。

注 说文曰：“以财相贖曰购。”

注 博昌，县，属千乘国，今青州县也。

永元九年，征拜议郎。八月，饮酎，斋会章台，诏使小黄

门特引恭前。其夜拜侍中，敕使陪乘，劳问甚渥。冬，迁光禄勋，选举清平，京师贵戚莫能枉其正。

十(二)年，代吕盖为司徒。十五年，从巡狩南阳，除子抚为郎中，赐驸马从驾。时弟丕亦为侍中。兄弟父子并列朝廷。后坐事策免。殇帝即位，以恭为长乐讞尉。永初元年，复代梁鲟为司徒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吕盖字君(上)[玉]，苑陵人。”

注 驸，副也。非正所乘，皆为副。说文曰：“驸马，副马也。”

注 续汉书曰“坐族弟弘农都尉炳事免官”也。

注 汉官仪曰“鲟字伯元，河东平阳人”也。

初，和帝末，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，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，因此遂盛夏断狱。

恭上疏谏曰：

臣伏见诏书，敬若天时，忧念万民，为崇和气，罪非殊死，且勿案验。进柔良，退贪残，奉时令。所以助仁德，顺昊天，致和气，利黎民者也。

注 若，顺也。尚书尧典曰：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敬授人时。”

注 言顺月令以行事也。

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，自永元十五年以来，改用孟夏，而刺史、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，进良退残之化，因以盛夏征召农人，拘对考验，连滞无已，司隶典司京师，四方是则，

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，托言劳来贫人，而无隐恻之实，烦扰郡县，廉考非急，逮捕一人，罪延十数，上逆时气，下伤农业。案易五月姤用事。经曰：“后以施令诰四方。”言君以夏至之日，施命令止四方行者，所以助微阴也。行者尚止之，况于逮召考掠，夺其时哉！

注 月令曰：“孟夏，命太尉赞桀俊，遂贤良，举长大，行爵出禄，必当其位。”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司隶校尉董领京师及三辅、三河、弘农。”

注 逮，及也。辞所连及，即追捕之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五月姤卦用事。”姤卦巽下干上，初六，一阴爻生，五月之卦也。本多作“后”，古字通。

注 诰，理也。易姤卦象曰：“天下有风，姤，后以施令诰四方。”干为天，君之象也；巽为风，号令之象也；后，君也；故以喻人君施令也。

注 易复卦曰：“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。”故夏至宜止行也。五月阴气始生，故曰微阴。

比年水旱伤稼，人饥流冗。今始夏，百谷权舆，阳气胎养之时。自三月以来，阴寒不暖，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。月令：“孟夏断薄刑，出轻系。行秋令则苦雨数来，五谷不熟。”又曰：“仲夏挺重囚，益其食。行秋令则草木零落，人伤于疫。”夫断薄刑者，谓其轻罪已正，不欲令久系，故时断之也。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，可从此令，其决狱案考，皆以立秋为断，以顺时节，育成万物，则天地以和，刑罚以清矣。

注 冗，散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权舆，始也。”万物皆含胎长养之时。

注 郑玄注礼记云：“申之气乘之也。苦雨，白露之类也，时物得而伤也。”

注 挺犹宽也。

注 西之气乘之也。八月宿直昴，为狱主杀。

注 大陵之气为害也。大陵，星名。春秋合诚图曰“大陵主死丧”也。

初，肃宗时，断狱皆以冬至之前，自后论者互多驳异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，恭议奏曰：

夫阴阳之气，相扶而行，发动用事，各有时节。若不当其时，则物随而伤。王者虽质文不同，而兹道无变，四时之政，行之若一。月令，周世所造，而所据皆夏之时也，其变者唯正朔、服色、牺牲、徽号、器械而已。故曰：“殷因于夏礼，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易曰：“潜龙勿用。”言十一月、十二月阳气潜藏，未得用事。虽煦嘘万物，养其根荄，而犹盛阴在上，地涑水冰，阳气否隔，闭而成冬。故曰：“履霜坚冰，阴始凝也。驯致其道，至坚冰也。”言五月微阴始起，至十一月坚冰至也。

注 谓气候及星辰 旦，皆夏时也。

注 夏以建寅为正，服色、牺牲、徽号、器械皆尚黑；殷以建丑为正，尚白；

周以建子为正，尚赤。周以夜半为朔，殷以鸡鸣为朔，夏以平旦为朔。祭天地宗庙曰牺，卜得吉曰牲。徽号，旌旗之名也。器械，礼乐之器及甲兵也。

注 龙以喻阳气，易干卦初九爻辞。

注 菱，草根也，菱音该，又音皆。

注 易坤卦象辞也。驯，顺也。言阴以卑顺为道，渐至显著，犹自履霜而至坚冰。

夫王者之作，因时为法。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，助三正之微，定律着令，

冀承天心，顺物性命，以致时雍。然从变改以来，年岁不熟，谷价常贵，人不宁安。小吏不与国同心者，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，不问曲直，便即格杀。虽有疑罪，不复讞正。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亏，况于觴乎？易十一月“君子以议狱缓死”可令疑罪使详其法，大辟之科，尽冬月乃断。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，勿以报囚如故事。

注 三正，三微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言阳气始施，万物微而未着，故曰微。”

一曰天统，谓周十一月建子为正，天始施之端也。二曰地统，谓殷十二月建丑为正，地始化之端也。三曰人统，谓夏十三月建寅为正，人始成之端也。

注 易中孚象词也。稽览图中孚十一月卦也。

注 报囚，谓奏请报决也。

后卒施行。

恭再在公位，选辟高第，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。而其耆旧大姓，或不蒙荐举，至有怨望者。恭闻之，曰：“学之不讲，是吾忧也。诸生不有乡举者乎？”

终无所言。恭性谦退，奏议依经，潜有补益，然终不自显，故不以刚直为称。三年，以老病策罢。六年，年八十一，

卒于家。

注 讲，习也。论语孔子之言也。

注 言人患学之不习耳，若能究习，自有乡里之举，岂要待三公之辟乎？

以两子为郎。长子谦，为陇西太守，有名绩。谦子旭，官至太仆，从献帝西入关，与司徒王允同谋共诛董卓。及李傕入长安。旭与允俱遇害。

丕字叔陵，性沈深好学，孳孳不倦，遂杜绝交游，不答候问之礼。士友常以此短之，而丕欣然自得。遂兼通五经，以鲁诗、尚书教授，为当世名儒。后归郡，为督邮功曹，所事之将，无不师友待之。

注 孳孳，不怠之意。

建初元年，肃宗诏举贤良方正，大司农刘宽举丕。时对策者百有余人，唯丕在高第，除为议郎，迁新野令。视事偪年，州课第一，擢拜青州刺史。务在表贤明，慎刑罚。七年，坐事下狱司寇论。

注 司寇，刑名也。决罪曰论，言奏而论决之。前书曰“司寇，二岁刑”也。

元和元年征，再迁，拜赵相。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，关东号之曰“五经复兴鲁叔陵”。赵王商尝欲避疾，便时移住学官，丕止不听。王乃上疏自言，诏书下丕。丕奏曰：“臣闻

礼，诸侯薨于路寝，大夫卒于嫡室，死生有命，未有逃避之典也。学官传五帝之道，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，王欲废塞以广游燕，事不可听。”诏从丕言，王以此惮之。

其后帝巡狩之赵，特被引见，难问经传，厚加赏赐。在职六年，嘉瑞屡降，吏人重之。

注 商，赵王良之孙。

注 学宫谓学舍也。

注 路寝、嫡室皆正寝。礼丧大记之文。

永元二年，迁东郡太守。丕在二郡，为人修通溉灌，百姓殷富。数荐达幽隐名士。明年，拜陈留太守。视事三僮，后坐禀贫人不实，征司寇论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荐王龚等，皆备帷幄近臣。”

十一年复征，再迁中散大夫。时侍中贾逵荐丕道艺深明，宜见任用。和帝因朝会，召见诸儒，丕与侍中贾逵、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，帝善丕说，罢朝，特赐冠帻履屨衣一袭。丕因上疏曰：“臣以愚顽，显备大位，犬马气衰，猥得进见，论难于前，无所甄明，衣服之赐，诚为优过。臣闻说经者，传先师之言，非从己出，不得相让；相让则道不明，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。难者必明其据，说者务立其义，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，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。

法异者，各令自说师法，博观其义。览诗人之旨意，察雅颂之终始，明舜、禹、嚳陶之相戒，显周公、箕子之所陈，观乎人文，化成天下。陛下既广纳谏谏以开四聪，无令当

莛以言得罪； 既显岩穴以求仁贤，无使幽远独有遗失 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秩六百石，无员。”

注 甄，别也。

注 规，圆也。矩，方也。权，秤锤。衡，秤衡。

注 尚书帝舜谓禹曰：“臣作朕股肱耳目。”禹戒舜曰：“安汝止，慎乃在位。”

咎繇戒禹曰：“慎厥身修，思永，惇叙九族，在知人。”禹曰：“吁咸若时，惟帝其难之。”是相诫也。

注 周公作无逸、立政二篇以戒成王，箕子为武王陈洪范九畴之义，并见尚书。

注 易贲卦曰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注云：“解天之文，则时变可知；解人之文，则化成可为也。”

注 刍莛，采薪者也。大雅板诗曰“询于刍莛”也。

十三年，迁为侍中，免。

永初二年，诏公卿举儒术笃学者，大将军邓鹭举丕，再迁，复为侍中、左中郎将，再为三老。 五年，年七十五，卒于官。

注 三老，解见明帝纪也。

魏霸字乔卿，济阴句阳人也。 世有礼义。霸少丧亲，兄弟同居，州里慕其雍和。

注 句音钩。

建初中，举孝廉，八迁。和帝时为钜鹿太守。以简朴宽恕为政。掾史有过，[要](霸)先诲其失，不改者乃罢之。吏或相毁诉，霸辄称它吏之长，终不及人短，言者怀鼻，谮讼遂息。

永元十六年，征拜将作大匠。明年，和帝崩，典作顺陵。时盛冬地冻，中使督促，数罚县吏以厉霸。霸抚循而已，初不切责，而反劳之曰：“令诸卿被辱，大匠过也。”吏皆怀恩，力作倍功。

延平元年，代尹勤为太常。明年，以病致仕，为光禄大夫。永初五年，拜长乐谿尉，以病乞身，复为光禄大夫，卒于官。

刘宽字文饶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父崎，顺帝时为司徒。宽尝行，有人失牛者，乃就宽车中认之。宽无所言，下驾步归。有顷，认者得牛而送还，叩头谢曰：“鼻负长者，随所刑罪。”宽曰：“物有相类，事容脱误，幸劳见归，何为谢之？”州里服其不校。

注 谢承书曰“宽少学欧阳尚书、京氏易，尤明韩诗外传。星官、风角、筭历，皆究极师法，称为通儒。未尝与人争鬻利之事”也。(隅)角，[隅]也。观四隅之风占之也。

注 崎音丘宜反。

注 校，报也。论语曰：曾子曰“犯而不校”。

桓帝时，大将军辟，五迁司徒长史。时京师地震，特见询问，再迁，出为东海相。延熹八年，征拜尚书令，迁南阳太守。典历三郡，温仁多恕，虽在仓卒，未尝疾言遽色。常以为“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”。吏人有过，但用蒲鞭罚之，示辱而已，终不加苦。事有功善，推之自下。灾异或见，引躬克责。

每行县止息亭传，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。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，少年勉以孝悌之训。人感德兴行，日有所化。

注 大将军，梁冀也。

注 东海王强曾孙臻之相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博士祭酒，秩六百石。祭酒本仆射也，中兴改为祭酒。”处士，有道蓺而在家者。

灵帝初，征拜太中大夫，侍讲华光殿。迁侍中，赐衣一袭。转屯骑校尉，迁宗正，转光禄勋。熹平五年，代许训为太尉。灵帝颇好学蓺，每引见宽，常令讲经。宽尝于坐被酒睡伏。帝问：“太尉醉邪？”宽仰对曰：“臣不敢醉，但任重责大，忧心如醉。”帝重其言。

注 洛阳宫殿簿云：“华光殿在华林园内。”

注 汉官仪曰：“许训字季师，平舆人。”

注 被，加也，为酒所加也。被音平寄反。

宽简略嗜酒，不好盥浴，京师以为谚。尝坐客，遣苍头市酒，迂久，大醉而还。客不堪之，骂曰：“畜产。”宽须臾遣人视奴，疑必自杀。顾左右曰：

“此人也，骂言畜产，辱孰甚焉！故吾惧其死也。”夫人欲试宽令恚，伺当朝会，装严已讫，使侍婢奉肉羹，躐污朝衣。婢遽收之，宽神色不异，乃徐言曰：

“羹烂汝手？”其性度如此。海内称为长者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澡手曰盥。”音管。

注 迂久犹良久也。

后以日食策免。拜鞞尉。光和二年，复代段颎为太尉。在职三年，以日变免。

又拜永乐少府，迁光禄勋。以先策黄巾逆谋，以事上闻，封遂乡侯六百户。

中平二年卒，时年六十六。赠车骑将军印绶，位特进，谥曰昭烈侯。子松嗣，官至宗正。

注 先策谓预知也。

注 遂音录。

赞曰：卓、鲁款款，情箴德满。仁感昆虫，爰及胎卵。宽、霸临政，亦称优缓。

注 款款，忠诚也。

注 童儿不捕雉也。

后汉书卷二十六

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 第十六

伏湛子隆

伏湛字惠公，琅邪东武人也。九世祖胜，字子贱，所谓济南伏生者也。湛高祖父孺，武帝时，客授东武，因家焉。父理，为当世名儒，以诗授成帝，为高密太傅，别自名学。

注 为高密王宽傅也。宽，武帝玄孙广陵王胥后也。前书儒林传曰，伏理字君游，受诗于匡衡，由是齐诗有匡伏之学。故言“别自名学”也。

湛性孝友，少传父业，教授数百人。成帝时，以父任为博士弟子。五迁，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，使督大奸，迁后队属正。

注 武帝置绣衣御史，王莽改御史曰执法，故曰“绣衣执法”也。

注 王莽改河内为后队。

更始立，以为平原太守。时仓卒兵起，天下惊扰，而湛独晏然，教授不废。谓妻子曰：“夫一谷不登，国君彻膳；今民皆饥，奈何独饱？”乃共食麤粝，悉分奉禄以赈乡里，来

客者百余家。时门下督素有气力，谋欲为湛起兵，湛恶其惑觶，即收斩之，徇首城郭，以示百姓，于是吏人信向，郡内以安。平原一境，湛所全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年谷不登，君膳不祭肺。”

注 粝，麤米也。九章算术曰：“粟五十，粝率三十。一斛粟得六斗米为粝也。”

光武即位，知湛名儒旧臣，欲令干任内职，征拜尚书，使典定旧制。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，帝以湛才任宰相，拜为司直，行大司徒事。车驾每出征伐，常留镇守，总摄髡司。建武三年，遂代邓禹为大司徒，封阳都侯。

注 干，主也。

注 阳都，县名，属城阳国，故城在今沂州沂水县东。

时彭宠反于渔阳，帝欲自征之，湛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，

必先询之同姓，然后谋于髡臣，加占蓍龟，以定行事，故谋则成，卜则吉，战则胜。其诗曰：‘帝谓文王，询尔仇方，同尔弟兄，以尔钩援，与尔临磨，以伐崇庸。’崇国城守，先退后伐，所以重人命，俟时而动，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。陛下承大乱之极，受命而帝，兴明祖宗，出入四年，而灭檀乡，制五校，降铜马，破赤眉，诛邓奉之属，不为无功。今京师空匮，资用不足，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；且渔阳之地，逼接北狄，黠虏困迫，必求其助。又今所过县邑，尤为困乏。种麦之家，多在城郭，闻官兵将至，当已收之矣。大军远涉二千余里，士

马罢劳，转粮艰阻。今兖、豫、青、冀，中国之都，而寇贼纵横，未及从化。

渔阳以东，本备边塞，地接外虏，贡税微薄。安平之时，尚资内郡，况今荒耗，岂足先图？而陛下舍近务远，弃易求难，四方疑怪，百姓恐惧，诚臣之所惑也。

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，近思征伐前后之宜，顾问有司，使极愚诚，采其所长，择之圣虑，以中土为忧患。”帝览其奏，竟不亲征。

注 五国谓西伯受命伐犬夷，伐密须，伐耆，伐邶，伐崇。见史记。

注 书曰：“谋及卿士，谋及卜筮。”又曰：“文王唯卜用，克绥受兹命。”

诗大雅曰：“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。”

注 诗大雅也。仇，匹也。钩援，梯所引上城也。临，临车也。磨，磨车也。

庸，城也。崇侯倡纣为无道，故伐焉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，军三旬而不降，退修政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。”

时贼徐异卿等万余人据富平，连攻之不下，唯云“愿降司徒伏公”。帝知湛为青、徐所信向，遣到平原，异卿等即日归降，护送洛阳。

注 异卿即获索贼帅徐少也。

注 富平，县名，属平原郡，故城今棣州厌次县也。

湛虽在仓卒，造次必于文德，以为礼乐政化之首，颠沛犹不可违。是岁奏行乡饮酒礼，遂施行也。

注 颠沛犹僵仆也。

其冬，车驾征张步，留湛居守。时蒸祭高庙，而河南尹、司隶校尉于庙中争论，湛不举奏，坐策免。六年，徙封不其侯，邑三千六百户，遣就国。

后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湛曰：“臣闻唐、虞以股肱康，文王以多士宁，是故诗称‘济济’，书曰‘良哉’。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，自行束修，讫无毁玷，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，经为人师，行为仪表。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，吏人畏爱，则而象之。遭时反复，不离兵凶，秉节持重，有不可夺之志。陛下深知其能，显以宰相之重，觐贤百姓，仰望德义。微过斥退，久不复用，有识所惜，儒士痛心，臣窃伤之。湛容貌堂堂，国之光辉；智略谋虑，朝之渊藪。髻发厉志，白首不衰。实足以先后王室，名足以光示远人。”

古者选擢诸侯以为公卿，是故四方回首，仰望京师。柱石之臣，宜居辅弼，出入禁门，补缺拾遗。臣诗愚戆，不足以知宰相之才，窃怀区区，敢不自竭。臣前为侍御史，上封事，言湛公廉爱下，好恶分明，累世儒学，素持名信，经明行修，通达国政，尤宜近侍，纳言左右，旧制九州五尚书，令一郡二人，可以湛代。颇为执事所非。但臣诗蒙恩深渥，所言诚有益于国，虽死无恨，故复越职触冒以闻。”

注 冬祭曰蒸也。

注 不其，县名，属琅邪郡。其音基。

注 大雅诗曰：“济济多士。”尚书曰：“股肱良哉。”

注 讫，竟也。玷，缺也。自行束修谓年十五以上。

注 朝歌，河内县名也，故城在今韃州韃县西。王莽改河内为后队，谓湛为[后]队属正也。

注 堂堂，盛威仪也。

注 埤苍曰：“髻，髻也。”髻发谓童子垂发。

注 先后，相导也。诗大雅曰：“予(则)[曰]有先后。”先音先见反。后音胡豆反。

注 左传曰：“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。”东观记曰：“诗上书：‘武公、庄公所以砥砺蕃屏，劝进忠信，令四方诸侯咸乐回首，仰望京师。’”注 柱石，承栋梁也。前书田延年曰：“将军为国柱石。”尚书大传曰：“古者天子必有四邻，前曰疑，后曰承，左曰辅，右曰弼。天子有问无以对，责之疑；可志而不志，责之承；可正而不正，责之辅；可扬而不扬，责之弼。”

注 盖旧制九州共选五人以任尚书，令则一郡乃有二人，故欲以湛代一人之处。

十三年夏，征，敕尚书择拜吏日，未及就位，因燕见中暑，病卒。赐秘器，帝亲吊祠，遣使者送丧修廞。

二子：隆，翕。

翕嗣爵，卒，子光嗣。光卒，子晨嗣。晨谦敬博爱，好学尤笃，以女孙为顺帝贵人，奉朝请，位特进。卒，子无忌嗣，亦传家学，博物多识，顺帝时，为侍中屯骑校尉。永和元年，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、蓺术。元嘉中，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、崔寔等共撰汉记。又自采集古今，删着事要，号曰伏侯注。无忌卒，子质嗣，官至大司农。质卒，

子完嗣，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。女为孝献皇后。曹操杀后，诛伏氏，国除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晨尚高平公主。”

注 中书，内中之书也。艺文志曰“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”，言百家，举其成数也。艺谓书、数、射、御，术谓医、方、卜、筮。

注 其书上自黄帝，下尽汉质帝，为八卷，见行于今。

初，自伏生已后，世传经学，清静无竞，故东州号为“伏不斗”云。

隆字博文，少以节操立名，仕郡督邮。建武二年，诣怀宫，光武甚亲接之。

注 东观记“隆”作“盛”，字伯明。

时张步兄弟各拥强兵，据有齐地，拜隆为太中大夫，持节使青徐二州，招降郡国。隆移檄告曰：“乃者，猾臣王莽，杀帝盗位。宗室兴兵，除乱诛莽，故髡下推立圣公，以主宗庙。而任用贼臣，杀戮贤良，三王作乱，盗贼从横，忤逆天心，卒为赤眉所害。皇天佑汉，圣哲应期，陛下神武奋发，以少制觴。故寻、邑以百万之军，溃散于昆阳，王郎以全赵之师，土崩于邯郸，大彤、高胡望旗消靡，铁胫、五校莫不摧破。梁王刘永，幸以宗室属籍，爵为侯王，不知厌足，自求祸弃，遂封爵牧守，造为诈逆。今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，已拔睢阳，刘永奔迸，家已族矣。此诸君所闻也。不先自图，后悔何及？”青、徐髡盗得此惶怖，获索贼右师郎等六校实时皆降。张步

遣使随隆，诣阙上书，献鰕鱼。

注 三王见圣公传。

注 全赵谓举赵之地。

注 “右”或为“古”。

注 东观记步遣其掾孙昱随之。

注 郭璞注三苍云：“鰕似蛤，偏着石。”广志曰：“鰕无鳞有壳，一面附石，细孔杂杂，或七或九。”本草云：“石决明，一名鰕鱼。”音步角反。

其冬，拜隆光禄大夫，复使于步，并与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东，诏隆辄拜令长以下。隆招怀绥辑，多来降附。帝嘉其功，比之酈生。即拜步为东莱太守，而刘永亦复遣使立步为齐王。步贪受王爵，允豫未决。隆晓譬曰：“高祖与天下约，非刘氏不王，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。”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，隆不听，求得反命，步遂执隆而受永封。隆遣闲使上书曰：“臣隆奉使无状，受执凶逆，虽在困厄，授命不顾。又吏人知步反畔，心不附之，愿以时进兵，无以臣隆为念。臣隆得生到阙廷，受诛有司，此其大愿；若令没身寇手，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。陛下与皇后、太子永享万国，与天无极。”帝得隆奏，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：“隆可谓有苏武之节。

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！”其后步遂杀之，时人莫不怜哀焉。

注 酈生，酈食其也。说齐王广，下齐七十余城。食其音异基。

注 允音以今反。

注 二州，青州、徐州也。

注 言罪大也。

注 累，托也，音力伪反。

注 武帝时，苏武使匈奴，会卫律所将降者，阴相与谋，劫单于母阏氏归汉，事发，单于使卫律考其事，召武受辞。武不屈节，引佩刀自刺。单于欲降武，武不降，杖节牧羊海上，卧起操持节，节髻尽落。在匈奴中十九年，乃得归汉。

见前书也。

五年，张步平，车驾幸北海，诏隆中弟咸收隆丧，赐给棺斂，太中大夫护送丧事，诏告琅邪作頔，以子瑗为郎中。

侯霸字君房，河南密人也。族父渊，以宦者有才辩，任职元帝时，佐石显等领中书，号曰大常侍。成帝时，任霸为太子舍人。霸矜严有威容，家累千金，不事产业。笃志好学，师事九江太守房元，治谷梁春秋，为元都讲。王莽初，五威司命陈崇举霸德行，迁随宰。县界旷远，滨带江湖，而亡命者多为寇盗。霸到，即案诛豪猾，分捕山贼，县中清静。再迁为执法刺奸，纠案执位者，无所疑惮。后为淮平大尹，政理有能名。及王莽之败，霸保固自守，卒全一郡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太子舍人，选良家子孙，秩二百石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从钟宁君受律”也。

注 王莽置五威司命将军，又改县令长曰宰。随，县名，属南阳郡，今随州县也。

注 王莽传曰：“置执法左右刺奸，选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、六队，如汉刺史。”

注 王莽改临淮郡为淮平。

更始元年，遣使征霸，百姓老弱相携号哭，遮使者车，或当道而卧。皆曰：

“愿乞侯君复留馥年。”民至乃戒乳妇勿得举子，侯君当去，必不能全。使者虑霸就征，临淮必乱，不敢授玺书，具以状闻。会更始败，道路不通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遣谒者侯盛、荆州刺史费遂，赍玺书征霸。”

建武四年，光武征霸与车驾会寿春，拜尚书令。时无故典，朝廷又少旧臣，霸明习故事，收录遗文，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，皆施行之。每春下宽大之诏，奉四时之令，皆霸所建也。明年，代伏湛为大司徒，封关内侯。在位明察守正，奉公不回。

注 月令春布德行庆，施惠下人，故曰宽大。奉四时谓依月令也。

十三年，霸薨，帝深伤惜之，亲自临吊。下诏曰：“惟霸积善清絜。视事九年。

汉家旧制，丞相拜日，封为列侯。朕以军师暴露，功臣未封，缘忠臣之义，不欲相踰，未及爵命，奄然而终。呜呼哀哉！”于是追封谥霸则乡哀侯，食邑二千六百户。子昱嗣。临淮吏人共为立祠，四时祭焉。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。

注 汉自高祖以列侯为丞相，武帝以元勋佐命皆尽，拜公孙弘为丞相，封平津侯，因以为故事。

歆字翁君，南阳人，以从攻伐有功，封扶阳侯。好直言，无隐讳，帝每不能容。

尝因朝会，闻帝读隗嚣、公孙述相与书，歆曰：“亡国之君皆有才，桀纣亦有才。”

帝大怒，以为激发。歆又证岁将饥凶，指天画地，言甚刚切，坐免归田里。帝犹不释，复遣使宣诏责之。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，歆及子婴竟自杀。歆素有重名，死非其罪，觭多不厌，帝乃追赐钱谷，以成礼葬之。

注 厌音一叶反。

注 成礼，具礼也。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礼。

后千乘欧阳歆、清河戴涉相代为大司徒，坐事下狱死，自是大臣难居相任。其后河(南)[内]蔡茂，京兆玉况，魏郡冯勤，皆得薨位。

况字文伯，性聪敏，为陈留太守，以德行化人，迁司徒，四年薨。

注 玉音肃。

昱后徙封于陵侯，永平中兼太仆。昱卒，子建嗣。建卒，子昌嗣。

注 于陵，县名，属济南郡，故城在今淄州长山县南。

宋弘字仲子，京兆长安人也。父尚，成帝时至少府；哀帝立，以不附董贤，违忤抵罪。弘少而温顺，哀平闲作侍中，王

莽时为共工。赤眉入长安，遣使征弘，逼迫不得已，行至渭桥，自投于水，家人救得出，因佯死获免。

注 王莽改少府曰共工。

光武即位，征拜太中大夫。建武二年，代王梁为大司空，封柁邑侯。所得租奉分贍九族，家无资产，以清行致称。徙封宣平侯。

注 柁音恂。

帝尝问弘通博之士，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，几能及杨雄、刘向父子。

于是召谭拜议郎、给事中。帝每燕，辄令鼓琴，好其繁声。弘闻之不悦，悔于荐举，伺谭内出，正朝服坐府上，遣吏召之。谭至，不与席而让之曰：“吾所以荐子者，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，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，非忠正者也。能自改邪？将令相举以法乎？”谭顿首辞谢，良久乃遣之。后大会髡臣，帝使谭鼓琴，谭见弘，失其常度。帝怪而问之。弘乃离席免冠谢曰：“臣所以荐桓谭者，望能以忠正导主，而令朝廷耽悦郑声，臣之罪也。”帝改容谢，使反服，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。弘推进贤士冯翊、桓梁三十余人，或相及为公卿者。

注 几音祈。洽，浹洽也。几，近也。前书班固曰，谷永经书，泛为疏达，不能浹洽如刘向父子及杨雄也。故弘引焉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。”史记曰“郑音好滥淫志”也。

注 及犹继也。

弘当燕见，御坐新屏风，图画列女，帝数顾视之。弘正容言曰“未见好德如好色者。”帝即为彻之。笑谓弘曰：“闻义则服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进德，臣不胜其喜。”

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，帝与共论朝臣，微观其意。主曰：“宋公威容德器，髑臣莫及。”帝曰：“方且图之。”后弘被引见，帝令主坐屏风后，因谓弘曰：“谚言贵易交，富易妻，人情乎？”弘曰：“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”

帝顾谓主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

弘在位五年，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，免归第。 数年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注 言无罪状可据。

弘弟嵩，以刚强孝烈著名，官至河南尹。嵩子由，(章)[元]和闲为太尉，坐阿党窦宪，策免归本郡，自杀。由二子：汉，登。登在儒林传。

汉字仲和，以经行著名，举茂才，四迁西河太守。永建元年，为东平相、度辽将军，立名节，以威恩著称。迁太仆，上病自乞，拜太中大夫，卒。策曰：

“太中大夫宋汉，清修雪白，正直无邪。前在方外，仍统军实，怀柔异类，莫匪嘉绩，戎车载戢，边人用宁。予录乃勋，引登九列。因病退让，守约弥坚，将授三事，未克而终。朝廷轔悼，但其怆然。诗不云乎：‘肇敏戎功，用锡尔祉。’

其令将相大夫会葬，加赐钱十万，及其在殓，以全素丝羔羊之絜焉。”

注 为东平王苍曾孙端相也。

注 仍，频也。统，领也。军实谓军之所资也，左传曰“隳军实”。

注 大雅江汉之诗也。吉甫美宣王能兴衰拨乱，命召公平淮夷。毛苌注云：“肇，谋也。敏，疾也。戎，大也。功，事也。祉谓福庆。”

注 诗国风曰：“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紵，退食自公，委[蛇]委(蛇)蛇。”

退食，减膳也。言卿大夫已下，皆衣羔羊之裘，缝以素丝，自减膳食，从于公事，行步委蛇自得。

子则，字符矩，为鄢陵令，亦有名。拔同郡韦着、扶风法真，称为知人。则子年十岁，与苍头共弩射，苍头弦断矢激，误中之，即死。

奴叩头就诛，则察而恕之。颍川荀爽深以为美，时人亦服焉。

论曰：中兴以后，居台相总权衡多矣，其能以任职取名者，岂非先远业后小数哉？故惠公造次，急于乡射之礼；君房入朝，先奏宽大之令。夫器博者无近用，道长者其功远，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。君子以之得，固贵矣；

以之失，亦得矣。宋弘止繁声，戒淫色，其有关雎之风乎！

注 远业谓德礼，小数谓名法也。

注 根犹本也。

注 以之得，谓行道义而得，固可贵矣。以之失，谓行道义而失，亦为得也。

注 诗序曰：“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也。”

蔡茂字子礼，河内怀人也。哀平闲以儒学显，征试博士，对策陈灾异，以高等擢拜议郎，迁侍中。遇王莽居摄，以病自免，不仕莽朝。

会天下扰乱，茂素与窦融善，因避难归之。融欲以为张掖太守，固辞不就；每所饷给，计口取足而已。后与融俱征，复拜议郎，再迁广汉太守，有政绩称。

时阴氏宾客在郡界多犯吏禁，茂辄纠案，无所回避。会洛阳令董宣举纠湖阳公主，帝始怒收宣，既而赦之。茂喜宣刚正，欲令朝廷禁制贵戚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兴化致教，必由进善；康国宁人，莫大理恶。陛下圣德系兴，再隆大命，即位以来，四海晏然。诚宜夙兴夜寐，虽休勿休。然顷者贵戚椒房之家，数因恩势，干犯吏禁，杀人不死，伤人不论。臣恐绳墨弃而不用，斧斤废而不举。

近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，而与主共舆，出入宫省，逋罪积日，冤魂不报。

洛阳令董宣，直道不顾，干主讨奸。陛下不先澄审，召欲加捶。当宣受怒之初，京师侧耳；及其蒙宥，天下拭目。今者，外戚僭逸，宾客放滥，宜敕有司案理奸罪，使执平之吏永申其用，以厌远近不缉之情。”光武纳之。

注 绳墨谕章程也。

注 斧斤谓刑戮也。贾谊曰“释斤斧之用”也。

注 缉，睹也。

建武二十年，代戴涉为司徒，在职清俭匪懈。二十三年薨于位，时年七十二。

赐东园梓棺，赙赠甚厚。

注 东园，署名，主作棺也。

茂初在广汉，梦坐大殿，极上有三穗禾，茂跳取之，得其中穗，辄复失之。

以问主簿郭贺，贺离席庆曰：“大殿者，宫府之形象也。极而有禾，人臣之上禄也。取中穗，是中台之位也。于字禾失为秩，虽曰失之，乃所以得禄秩也。袞职有阙，君其补之。”旬月而茂征焉，乃辟贺为掾。

注 屋之大者，古通呼为殿也。极，殿梁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三辅闲谓屋梁为极。”

注 三公服袞，画为龙。龙首袞袞然，故言袞龙。诗曰：“袞职有阙，仲山甫补之。”

贺字乔卿，雒(阳)人。祖父坚伯，父游君，并修清节，不仕王莽。贺能明法，累官，建武中为尚书令，在职六年，晓习故事，多所匡益。拜荆州刺史，引见赏赐，恩宠隆异。及到官，有殊政。百姓便之，歌曰：“厥德仁明郭乔卿，忠正朝廷上下平。”显宗巡狩到南阳，特见嗟叹，赐以三公之服，黼黻冕旒。

敕行部去檐帷，使百姓见其容服，以章有德。每所经过，吏人指以相示，莫不荣之。永平四年，征拜河南尹，以清静称。

在官三年卒，诏书螭惜，赐车一乘，钱四十万。

注 三公服衮冕。黼若斧形，黻若两“己”相背。冕以木为之，衣以帛，玄上纁下，广八寸，长尺六寸。旒谓冕前后所垂玉也，天子十二旒，上公九旒。

冯勤字伟伯，魏郡繁阳人也。曾祖父扬，宣帝为弘农太守。有八子，皆为二千石，赵魏闲荣之，号曰“万石君”焉。兄弟形皆伟壮，唯勤祖父偃，长不满七尺，常自耻短陋，恐子孙之似也，乃为子伉娶长妻。伉生勤，长八尺三寸。

八岁善计。

注 东观记偃为黎阳令。

注 计，算术也。

初为太守铄期功曹，有高能称。期常从光武征伐，政事一以委勤。勤同县冯巡等举兵应光武，谋未成而为豪右焦廉等所反，勤乃率将老母兄弟及宗亲归期，期悉以为腹心，荐于光武。初未被用，后乃除为郎中，给事尚书。以图议军粮，在事精勤，遂见亲识。

每引进，帝辄顾谓左右曰：“佳乎吏也！”由是使典诸侯封事。勤差量功次轻重，国土远近，地埶丰薄，不相踰越，莫不厌服焉。自是封爵之制，非勤不定。帝益以为能，尚书觴事，皆令总录之。

注 反音幡。

注 东观记魏郡太守范横上疏荐勤，然始除之。

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。杨素有讥议，帝常嫌之，既见霸

奏，疑其有奸，大怒，赐霸玺书曰：“崇山、幽都何可偶，黄钺一下无处所。欲以身试法邪？”

将杀身以成仁邪？”使勤奉策至司徒府。勤还，陈霸本意，申释事理，帝意稍解，拜勤尚书仆射。职事十五年，以勤劳赐爵关内侯。迁尚书令，拜大司农，三岁迁司徒。

注 崇山，南裔也。幽都，北裔也。偶，对也。言将杀之，不可得流徙也。

尚书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。

注 钺，斧也，以黄金饰之，所以戮人。

先是三公多见罪退，帝贤勤，欲令以善自终，乃因燕见从容戒之曰：“朱浮上不忠于君，下陵轹同列，竟以中伤至今，死生吉凶未可知，岂不惜哉！人臣放逐受诛，虽复追加赏赐贖祭，不足以偿不訾之身。忠臣孝子，览照前世，以为镜诫。能尽忠于国，事君无二，则爵赏光乎当世，功名列于不朽，可不勉哉！”勤愈恭约尽忠，号称任职。

注 朱浮为大司空，坐卖弄国恩免，又为陵轹同列，帝衔之，惜其功，不忍加罪。

注 訾，量也。言无量可比之，贵重之极也。訾与资同。

勤母年八十，每会见，诏敕勿拜，令御者扶上殿，顾谓诸王主曰：“使勤贵宠者，此母也。”其见亲重如此。

中元元年，薨，帝悼惜之，使者吊祠，赐东园秘器，赠赠有加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中元元年，车驾西幸长安，祠园陵还，勤燕见前殿尽日，归府，因病喘逆，上使太医疗视，赏赐钱帛，遂薨。”

勤七子。长子宗嗣，至张掖属国都尉。中子顺，尚平阳长公主，终于大鸿胪。

建初八年，以顺中子奋袭主爵为平阳侯，薨，无子。永元七年，诏书复封奋兄羽林右监劲为平阳侯，奉公主之祀。奋弟由，黄门侍郎，尚平安公主。劲薨，子卯嗣。卯延光中为侍中，薨，子留嗣。

注 平阳主，明帝女。

注 章帝女也。臣贤案：东观记亦云安平，皇后纪云由尚平邑公主，纪传不同，未知孰是。

赵熹字伯阳，南阳宛人也。少有节操。从兄为人所杀，无子，熹年十五，常思报之。乃挟兵结客，后遂往复仇。而仇家皆疾病，无相距者。熹以因疾报杀，非仁者心，且释之而去。顾谓仇曰：“尔曹若健，远相避也。”仇皆卧自搏。

后病愈，悉自缚诣熹，熹不与相见，后竟杀之。

注 自搏犹叩头也。

更始即位，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，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，不肯，云“闻宛之赵氏有孤孙熹，信义著名，愿得降之。”更始乃征熹。熹年未二十，既引见，更始笑曰：“蚩粟犊，岂能负重致远乎？”即除为郎中，行偏将军事，使诣舞阴，

而李氏遂降。熹因进入颍川，击诸不下者，历汝南界，还宛。更始大悦，谓熹曰：“卿名家驹，努力勉之。”会王莽遣王寻、王邑将兵出关，更始乃拜熹为五威偏将军，使助诸将拒寻、邑于昆阳。光武破寻、邑，熹被创，有战劳，还拜中郎将，封勇功侯。

注 犊角如茧栗，言小也。礼纬曰：“天地之牲角茧栗。”

注 武帝谓刘德为千里之驹，故以熹比之。

更始败，熹为赤眉兵所围，迫急，乃踰屋亡走，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，携小弱，越山阻，径出武关。仲伯以妇色美，虑有强暴者，而已受其害，欲弃之于道。熹责怒不听，因以泥涂仲伯妇面，载以鹿车，身自推之。每道逢贼，或欲逼略，熹辄言其病状，以此得免。既入丹水，遇更始亲属，皆裸跣涂炭，饥困不能前。熹见之悲感，所装缣帛资粮，悉以与之，将护归乡里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俗说鹿车窄小，裁容一鹿。”

注 丹水，县名，属南阳郡，故城在今邓州内乡县西南，临丹水。

注 涂炭者，若陷泥坠火，喻穷困之极也。

时邓奉反于南阳，熹素与奉善，数遗书切责之，而谗者因言熹与奉合谋，帝以为疑。及奉败，帝得熹书，乃惊曰：“赵熹真长者也。”即征熹，引见，赐赭马，待诏公车。时江南未宾，道路不通，以熹守简阳侯相。熹不肯受兵，单车驰之简阳。吏民不欲内熹，熹乃告警，呼城中大人，示以国家威信，

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，由是诸营壁悉降。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剧，诏以为平林侯相。攻击髡贼，安集已降者，县邑平定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从骑都尉储融受兵二百人，通利道路。白上，不愿受融兵，单车驰往，度其形况。上许之。”

后拜怀令。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，豪猾并兼，为人所患，熹下车，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，即穷诘其奸，收考子春，二孙自杀。京师为请者数十，终不听。

时赵王良疾病将终，车驾亲临王，问所欲言。王曰：“素与李子春厚，今犯罪，怀令赵熹欲杀之，愿乞其命。”

帝曰：“吏奉法，律不可枉也，更道它所欲。”王无复言。既薨，帝追感赵王，乃赏出子春。

其年，迁熹平原太守。时平原多盗贼，熹与诸郡讨捕，斩其渠帅，余党当坐者数千人。熹上言“恶恶止其身，可一切徙京师近郡”。帝从之，乃悉移置颍川、陈留。于是擢举义行，诛锄奸恶。后青州大蝗，侵入平原界辄死，岁屡有年，百姓歌之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善善及子孙，恶恶止其身。”

二十六年，帝延集内戚燕会，欢甚，诸夫人各各前言“赵熹笃义多恩，往遭赤眉出长安，皆为熹所济活”。帝甚嘉之。后征熹入为太仆，引见谓曰：“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，妇人亦怀卿之恩。”厚加赏赐。

二十七年，拜太尉，赐爵关内侯。时南单于称臣，乌桓、鲜卑并来入朝，帝令熹典边事，思为久长规。熹上复缘边诸

郡，幽并二州由是而定。

注 规，谋也。

注 复音伏。谓建武六年徙云中、五原人于常山、居庸闲，至二十六年复令还云中、五原。东观记曰：“草创苟合，未有还人，盖至此，请徙之令尽也。”

三十年，熹上言宜封禅，正三雍之礼。中元元年，从封泰山。及帝崩，熹受遗诏，典丧礼。是时藩王皆在京师，自王莽篡乱，旧典不存，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，宪章无序。

熹乃正色，横剑殿阶，扶下诸王，以明尊卑。时藩国官属出入宫省，与百僚无别，熹乃表奏谒者将护，分止它县，诸王并令就邸，唯朝晡入临。整礼仪，严门籓，内外肃然。

永平元年，封节乡侯。三年春，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实免。

其冬，代窦融为籓尉。八年，代虞延行太尉事，居府如真。后遭母忧，上疏乞身行丧礼，显宗不许，遣使者为释服，赏赐恩宠甚渥。熹内典宿籓，外干宰职，正身立朝，未尝懈惰。及帝崩，复典丧事，再奉大行，礼事修举。肃宗即位，进为太傅，录尚书事。擢诸子为郎吏者七人。长子代，给事黄门。

注 修，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。

建初五年，熹疾病，帝亲幸视。及薨，车驾往临吊。时年八十四。谥曰正侯。

子代嗣，官至越骑校尉。永元中，副行征西将军刘尚征羌，坐事下狱，疾病物故。和帝怜之，赐秘器钱布。赠越骑校尉、节乡侯印绶。子直嗣，官至步兵校尉。直卒，子淑嗣，无子，

国除。

牟融字子优，北海安丘人也。少博学，以大夏侯尚书教授，门徒数百人，名称州里。以司徒茂才为丰令，视事三年，县无狱讼，为州郡最。

注 大夏侯名胜，宣帝时人也。

注 司徒举为茂才也。丰，今徐州县也。

司徒范迁荐融忠正公方，经行纯备，宜在本朝，并上其理状。永平五年，入代鲍昱为司隶校尉，多所举正，百僚敬惮之。八年，代包咸为大鸿胪。十一年，代鲧阳鸿为大司农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范迁字子庐，沛人也。”

注 鲧阳，姓也，音胡佳反。

是时显宗方勤万机，公卿数朝会，每辄延谋政事，判折狱讼。融经明才高，善论议，朝廷皆服其能；帝数嗟叹，以为才堪宰相。明年，代伏恭为司空，

举动方重，甚得大臣节。肃宗即位，以融先朝名臣，代赵熹为太尉，与熹参录尚书事。

注 恭字叔齐，伏湛同产兄子也。见东观记。

建初四年薨，车驾亲临其丧。时融长子麟归乡里，帝以其余子幼弱，敕太尉掾史教其威仪进止，赠赙恩宠笃密焉。又赐顷莹地于显节陵下，除麟为郎。

韦彪字孟达，扶风平陵人也。高祖贤，宣帝时为丞相。祖

赏，哀帝时为大司马。

彪孝行纯至，父母卒，哀毁三年，不出庐寝。服竟，羸瘠骨立异形，医疗数年乃起。好学洽闻，雅称儒宗。建武末，举孝廉，除郎中，以病免，复归教授。

安贫乐道，恬于进趣，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。

显宗闻彪名，永平六年，召拜谒者，赐以车马衣服，三迁魏郡太守。肃宗即位，以病免。征为左中郎将、长乐讞尉，数陈政术，每归宽厚。比上疏乞骸骨，拜为奉车都尉，秩中二千石，赏赐恩宠，侔于亲戚。

建初七年，车驾西巡狩，以彪行太常从，数召入，问以三辅旧事，礼仪风俗。

彪因建言：“今西巡旧都，宜追录高祖、中宗功臣，矚显先勋，纪其子孙。”

帝纳之。行至长安，乃制诏京兆尹、右扶风求萧何、霍光后。时光无苗裔，唯封何末孙熊为鄮侯。建初二年已封曹参后曹湛为平阳侯，故不复及焉。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，使归平陵上嵎。还，拜大鸿胪。

注 中宗，宣帝。

是时陈事者，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，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，咎在州郡。有诏下公卿朝臣议。彪上议曰：“伏惟明诏，忧劳百姓，垂恩选举，务得其人。夫国以简贤为务，贤以孝行为首。孔子曰：‘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，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’

夫人才行少能相兼，是以孟公绰优于赵、魏老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忠孝之人，持心近厚；锻炼之吏，持心近薄。

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，在其所以磨之故也。士宜以才行为先，不可纯以阀阅。然其要归，在于选二千石。二千石贤，则贡举皆得其人矣。”帝深纳之。

注 孝经纬之文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公绰，鲁大夫。赵、魏皆晋卿之邑也。家臣称老。公绰性寡欲，赵、魏老优闲无事；滕、薛小国，大夫职烦，故不可为也。

注 苍颉篇曰：“锻，椎也。”锻炼犹成熟也。言深文之吏，入人之罪，犹工冶陶铸锻炼，使之成熟也。前汉路温舒上疏曰“锻炼而周内之”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，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，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(之)[也]。”彪引之者，言古之用贤皆磨砺选练，然后用之。

注 史记曰：“明其等曰阀，积功曰阅。”

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后，多以苛刻为能，又置官选职，不必以才，因盛夏多寒，上疏谏曰：“臣闻政化之本，必顺阴阳。伏见立夏以来，当暑而寒，殆以刑罚刻急，郡国不奉时令之所致也。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，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，此其巨患也。夫欲急人所务，当先除其所患。天下枢要，在于尚书，尚书之选，岂可不重？而闲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，虽晓习文法，长于应对，然察察小慧，类无大能。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，唯进退舒弼，时有不逮，然端心向公，奉职周密。宜鉴嗇夫捷急之对，

深思绛侯木讷之功也。往时楚狱大起，故置令史以助郎职，而类多小人，好为奸利。今者务简，可皆停省。又谏议之

职，应用公直之士，通才饬正，有补益于朝者。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。又御史外迁，动据州郡。并宜清选其任，责以言绩。其二千石视事虽久，而为吏民所便安者，宜增秩重赏，勿妄迁徙。惟留圣心。”书奏，帝纳之。

注 二帝，光武、明帝也。

注 百官志曰“尚书，主知公卿二千石吏人上书、外国夷狄事”，故曰枢要。

注 嗇夫，官名也。文帝出上林，登虎圈，因问上林尉禽兽簿，不能对。虎圈嗇夫从傍代对，响应无穷。文帝拜嗇夫为上林令，张释之曰：“夫绛侯、东阳侯言事曾不能出口，岂嗇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？”文帝曰“善”，遂不拜嗇夫为上林令。

注 木，质也。讷，弼钝也。前书曰“周勃木强少文”，又曰“安刘氏者必勃”。

注 辈，类也。

元和二年春，东巡狩，以彪行司徒事从行。还，以病乞身，帝遣小黄门、太医问病，赐以食物。彪遂称困笃。章和二年夏，使谒者策诏曰：“彪以将相之裔，勤身饬行，出自州里，在位历载。中被笃疾，连上求退。君年在耆艾，不可复以加增，恐职事烦碎，重有损焉。其上大鸿胪印绶。其遣太子舍人诣中臧府，受赐钱二十万。”

永元元年，卒，诏尚书：“故大鸿胪韦彪，在位无愆，方欲录用，奄忽而卒。其赐钱二十万，布百匹，谷三千斛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七十曰耆，五十曰艾。”

注 续汉志曰“中臧府，令一人，秩六百石，掌中币帛金钱货物”也。

彪清俭好施，禄赐分与宗族，家无余财。著书十二篇，号曰韦卿子。

族子义。义字季节。高祖父玄成，元帝时为丞相。初，彪独徙扶风，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。

兄顺，字叔文，平舆令。有高名。次兄豹，字季明。数辟公府，辄以事去。

司徒刘恺复辟之，谓曰：“卿以轻好去就，爵位不躋。今岁垂尽，当选御史，意在相荐，子其宿留乎？”豹曰：“犬马齿衰，旅力已劣，仰慕崇恩，故未能自割。且眩瞽滞不疾，堪久待，选荐之私，非所敢当。”遂跣而起。

恺追之，径去不顾。安帝西巡，征拜议郎。

注 平舆，县名，属汝南郡，故城在今豫州汝阳县东北。

注 躋，升也。

注 宿留，待也。宿音秀。留音力救反。

注 旅，觶也。尚书曰：“番番良士，旅力既愆。”

注 眩，风疾也。瞽，乱也。谓视不明之貌也。眩音县。瞽音亡沟反。

义少与二兄齐名，初仕州郡。太傅桓焉辟举理剧，为广都长，甘陵、陈二县令，政甚有绩，官曹无事，牢狱空虚。数上书顺帝，陈宜依古典，考功黜陟，征集名儒，大定其制。又讥切左右，贬刺龚氏。言既无感，而久抑不迁，以兄顺丧去官。比辟公府，不就。广都为生立庙。及卒，三县吏民为义举

哀，若丧考妣。

注 广都，县名，属蜀郡，故城在今益州成都县东南。

注 甘陵故城在今贝州清河县西北。陈属梁国，今陈州。

豹子着，字休明。少以经行知名，不应州郡之命。大将军梁冀辟，不就。延熹二年，桓帝公车备礼征，至霸陵，称病归，乃入云阳山，采药不反。有司举奏加罪，帝特原之。复诏京兆尹重以礼敦劝，着遂不就征。灵帝即位，中常侍曹节以陈蕃、窦氏既诛，海内多怨，欲借宠时贤以为名，白帝就家拜着东海相。诏书逼切，不得已，解巾之郡。政任威刑，为受罚者所奏，坐论输左校。又后妻憍恣乱政，以之失名，竟归，为奸人所害，隐者耻之。

注 敦犹逼也。

注 假借时贤宠荣以求美名，用解怨谤。

注 东海王懿相也。即东海王强四代孙。

注 巾，幅巾也。既服冠冕，故解幅巾。

注 左校，署名，属将作也。

赞曰：湛、霸奋庸，维宁两邦。淮人孺慕，徐寇要降。弘实体远，仁不忘本。熹政多结，彪明理损。牟公简帝，身终上衮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有能奋庸熙帝之载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奋，起也。庸，功也。”

两邦谓湛为平原太守，霸为淮平大尹。

注 徐寇谓徐异卿也。愿要降司徒伏公。

注 谓不忘糟糠妻也。

后汉书卷二十七

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 第十七

宣秉字巨公，冯翊云阳人也。少修高节，显名三辅。哀、平际，见王氏据权专政，侵削宗室，有逆乱萌，遂隐遁深山，州郡连召，常称疾不仕。王莽为宰衡，辟命不应。及莽篡位，又遣使者征之，秉固称疾病。更始即位，征为侍中。

建武元年，拜御史中丞。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、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，故京师号曰“三独坐”。明年，迁司隶校尉。务举大纲，简略苛细，百僚敬之。

注 周公为太宰，伊尹为阿衡，莽欲兼之，故以为号。

注 前书曰，御史中丞，秦官，秩千石，在殿中兰台，掌图籍秘书，外督部刺史，内领侍御史，纠察百寮。

注 续汉志曰“尚书令一人，千石，秦官。武帝用宦者，成帝用士人”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苛，细草也。”以喻(类)[烦]杂也。

秉性节约，常服布被，蔬食瓦器。帝尝幸其府舍，见而叹曰：“楚国二龚，不如云阳宣巨公。”即赐布帛帐帷什物。

四年，拜大司徒司直。所得禄奉，辄以收养亲族。其孤弱者，分与田地，自无担石之储。六年，卒于官，帝敏惜之，

除子彪为郎。

注 二龚谓龚胜字君宾，龚舍字君倩，二人皆以清苦立节著名，事见前书。

注 周礼：“幕人，掌帷帘幄幕。”郑玄曰：“在旁曰帷。”尔雅曰：“帟谓之帐。”军法，五人为伍，二伍为什，则共其器物，故通谓生生之具为什物。

注 司直，武帝元狩五年置，比二千石，掌佐丞相举不法。哀帝元寿二年，改丞相为大司徒，中兴因而不改，犹置司直。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，置长史一人，署诸曹事。至二十七年，司徒又去“大”字。见前书及续汉书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齐人名小罍为担，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。”担音丁滥反。

注 东观记曰，彪官至玄菟太守。

张湛字子孝，扶风平陵人也。矜严好礼，动止有则，居处幽室，必自修整，虽遇妻子，若严君焉。及在乡党，详言正色，三辅以为仪表。人或谓湛伪诈，湛闻而笑曰：“我诚诈也。人皆诈恶，我独诈善，不亦可乎？”

注 周易家人卦曰：“家人有严君[焉]，父母之谓也。”

注 详，审也。

注 仪，法也。表，正也。书曰：“仪表万邦。”

成哀闲，为二千石。王莽时，历太守、都尉。

建武初，为左冯翊。在郡修典礼，设条教，政化大行。后告归平陵，望寺门而步。主簿进曰：“明府位尊德重，不宜

自轻。” 湛曰：“礼，下公门，轼辂马。孔子于乡党，恂恂如也。父母之国，所宜尽礼，何谓轻哉？”

注 告，请也。告归谓请假归。寺门即平陵县门也。风俗通曰：“寺者，嗣也。

理事之吏，嗣续于其中也。”

注 郡守所居曰府。明府者，尊高之称。前书韩延寿为东郡太守，门卒谓之明府，亦其义也。

注 辂，大也。君所居曰路寝，车曰辂车，马曰辂马。轼，车前横木也。乘车必正立，有所敬则抚轼，谓小僂也。礼记曰：“大夫士下公门，式辂马。”郑玄云：“所以广敬。”

注 论语之文也。郑玄云“恂恂，恭顺貌”也。

注 史记孔子谓门弟子曰：“鲁，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也。”诗曰“惟桑与梓，必恭敬止”也。

五年，拜光禄勋。光武临朝，或有惰容，湛辄陈谏其失。常乘白马，帝每见湛，辄言“白马生且复谏矣”。

注 前书光禄勋本名郎中令，秦官，武帝改焉，秩中二千石，掌大夫、郎中从官。

七年，以病乞身，拜光禄大夫，代王丹为太子太傅。及郭后废，因称疾不朝，拜太中大夫，居中东门候舍，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。帝数存问赏赐。后大司徒戴涉被诛，帝强起湛以代之。湛至朝堂，遗失溲便，因自陈疾笃，不能复任朝事，遂罢之。后数年，卒于家。

注 建武十七年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洛阳十二门，东面三门，最北门名上东门，次南曰中东门。

每门校尉一人，秩二千石；司马一人，秩千石；候一人，秩六百石。”候舍，盖候之所居。

注 涉字叔平，冀州清河人也，坐所举人盗金下狱。

注 溲，小便也。溲音所流反。

王丹字仲回，京兆下邳人也。哀、平时，仕州郡。王莽时，连征不至。家累千金，隐居养志，好施周急。每岁农时，辄载酒肴于田间，候勤者而劳之。

其惰懒者，耻不致丹，皆兼功自厉。邑聚相率，以致殷富。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，辄晓其父兄，使黜责之。没者则赙给，亲自将护。其有遭丧忧者，辄待丹为办，乡邻以为常。行之十余年，其化大洽，风俗以笃。

注 周急谓周济困急也。孔子曰：“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载酒肴，便于田头大树下饮食劝勉之，因留其余酒肴而去。”

注 懒与懒同，音力懒反。

丹资性方絜，疾恶强豪。时河南太守同郡陈遵，关西之大侠也。其友人丧亲，遵为护丧事，赙助甚丰。丹乃怀缣一匹，陈之于主人前，曰：“如丹此缣，出自机杼。”遵闻而有鼻色。自以知名，欲结交于丹，丹拒而不许。

注 遵字孟公，杜陵人也。见前书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更始时，遵为大司马[护军]，出使匈奴，过辞于丹。丹曰：

‘俱遭反复，唯我二人为天所遗。今子当之绝域，无以相赠，赠子以不拜。’遂揖而别，遵甚悦之。”

会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，军粮乏，丹率宗族上麦(一)千斛。禹表丹领左冯翊，称疾不视事，免归。后征为太子少傅。

时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，及丹被征，遣子昱候于道。昱迎拜车下，丹下荅之。

昱曰：“家公欲与君结交，何为见拜？”丹曰：“君房有是言，丹未之许也。”

丹子有同门生丧亲，家在中山，白丹欲往奔慰。结侣将行，丹怒而撻之，

令寄缣以祠焉。或问其故。丹曰：“交道之难，未易言也。世称管、鲍，次则王、贡。张、陈凶其终，萧、朱隙其末，故知全之者鲜矣。”时人服其言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丹怒撻之五十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寄帛二匹以祠焉。”

注 史记曰：“管夷吾，颖上人。尝与鲍叔牙游，叔牙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尝欺鲍叔牙，鲍叔牙终善遇之。管仲曰：‘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。’”前书，王吉字子阳，贡禹字少翁，并琅邪人也。二人相善，时人为之语：“王阳在位，贡禹弹冠。”言其趣舍同也。

注 张耳、陈余初为刎颈交，后构隙。耳后为汉将兵，杀陈余于泜水之上。

萧育字次君，朱博字子元，二人为友，着闻当代，后有隙不终，故时以交为难。

并见前书。

客初有荐士于丹者，因选举之，而后所举者陷罪，丹坐以免。客鼻惧自绝，而丹终无所言。寻复征为太子太傅，乃呼客谓曰：“子之自绝，何量丹之薄也？”

不为设食以罚之，相待如旧。其后逊位，卒于家。

王良字仲子，东海兰陵人也。少好学，习小夏侯尚书。王莽时，寝病不仕，教授诸生千余人。

注 夏侯建，大夏侯胜之从兄子也。建受尚书于胜，号小夏侯。见前书。

建武二年，大司马吴汉辟，大应。三年，征拜谏议大夫，数有忠言，以礼进止，朝廷敬之。迁沛郡太守。至蕲县，称病不之府，官属皆随就之，良遂上疾笃，乞骸骨，征拜太中大夫。

六年，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。在位恭俭，妻子不入官舍，布被瓦器。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，过候其家，而良妻布裙曳柴，从田中归。恢告曰：“我司徒史也，故来受书，欲见夫人。”妻曰：“妾是也。苦掾，无书。”恢乃下拜，叹息而还，闻者莫不嘉之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徒跣曳柴。”

注 掾，即谓鲍恢，司徒之掾史也。言劳苦相过，更无书信。

后以病归。一岁复征，至荥阳，疾笃不任进道，乃过其友

人。友人不肯见，曰：

“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，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？”遂拒之。良薨，自后连征，辄称病。诏以玄纁聘之，遂不应。后光武幸兰陵，遣使者问良所苦疾，不能言对。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，卒于家。

注 杨雄方言曰：“屑屑，不安也。秦、晋曰屑屑。”郭景纯曰：“往来貌。”

论曰：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，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。季文子妾不衣帛，鲁人以为美谈。公孙弘身服布被，汲黯讥其多诈。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。何也？

将体之与利之异乎？宣秉、王良处位优重，而秉甘疏薄，良妻荷薪，可谓行过乎俭。然当世咨其清，人君高其节，岂非临之以诚哉！语曰：‘同言而信，则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则诚在令外。’不其然乎！张湛不屑矜伪之谄，斯不伪矣。王丹难于交执之道，斯知交矣。

注 此言履行仁义，其事虽同，原其本心，真伪各异。利仁者谓心非好仁，但以行仁则于己有利，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。若天性自然，体合仁义者，举措云为，不期于体，而冥然自合。礼记曰：“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”

与人同功，其仁未可知；与人同过，其仁则可知。

注 文子，鲁卿季孙行父之谥也。无衣帛之妾，无食粟之马，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于公室。相三君矣而无私积，可不谓忠乎？事见左传。

注 公孙弘，淄川人也。武帝时为丞相。汲黯曰：“弘以

三公而身服布被，诈也。”事见前书。

注 真伪之别既殊，人之信否亦异。同言而信，谓体仁与利仁，二人同出言，而人信服其真者，不信其伪者，则知信不由言，故言信在言前也。同令而行，意亦同也。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，故称“语曰”。

注 屑犹介也。

杜林字伯山，扶风茂陵人也。父邺，成哀闲为凉州刺史。林少好学沉深，家既多书，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，林从竦受学，博洽多闻，时称通儒。

注 案杜邺传，邺本魏郡繁阳人也，武帝时徙茂陵。

注 邺字子夏，祖父皆至郡守。邺少孤。其母，张敞女也。邺从敞子吉学，得其家书。竦即吉之子也。博学文雅过于敞。见前书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儒者，区也。言其区别古今，居则翫圣哲之词，动则行典籍之道，稽先王之制，立当时之事，此通儒也。若能纳而不能出，能言而不能行，讲诵而已，无能往来，此俗儒也。”

初为郡吏。王莽败，盗贼起，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、孟冀等，将细弱俱客河西。道逢贼数千人，遂掠取财装，褫夺衣服，拔刃向林等将欲杀之。冀仰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将军知天神乎？赤眉兵觴百万，所向无前，而残贼不道，卒至破败。今将军以数千之觴，欲规霸王之事，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车，不畏天乎？”贼遂释之，俱免于难。

注 逡音七伦反。

注 褫，解也，音直纸反。

注 言知天道有神乎。

注 贾谊曰：“前车覆，后车诫。”诗曰：“不畏乎天，不媿乎人。”

隗嚣素闻林志节，深相敬待，以为持书平。后因疾告去，辞还禄食。嚣复欲令强起，遂称笃。嚣意虽相望，且欲优容之，乃出令曰：“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，诸侯所不能友，

盖伯夷、叔齐耻食周粟。今且从师友之位，须道开通，使顺所志。”林虽拘于嚣，而终不屈节。建武六年，弟成物故，嚣乃听林持丧东归。既遣而悔，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。贤见林身推鹿车，载致弟丧，乃叹曰：“当今之世，谁能行义？我虽小人，何忍杀义士！”因亡去。

注 望犹恨也。东观记曰：“林寄嚣地，终不降志辱身，至簪蒿席草，不食其粟也。”

注 礼记曰：“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，慎静尚宽，砥砺廉隅，其规为有如此者。”

注 史记曰，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子也。兄弟让位，归文王。后武王东伐纣，伯夷、叔齐扣马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伐君，可谓仁乎？”武王平殷乱，而二人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饿死于首阳山。

光武闻林已还三辅，乃征拜侍御史，引见，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，甚悦之，赐车马衣被。髡察知林以名德用，甚尊惮之。京师士大夫，咸推其博洽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林与马援同乡里，素相亲厚。援从南方还，时林马适死，援令子持马一匹遗林，曰：‘朋友有车马之馈，可且以备乏。’林受之。居数月，林遣子奉书曰：‘将军内施九族，外有宾客，望恩者多。林父子两人食列卿禄，常有盈，今送钱五万。’援受之，谓子曰：‘人当以此为法，是杜伯山所以胜我也。’”博，广也。洽，简也。言其所闻见广大也。

河南郑兴、东海卫宏等，皆长于古学。兴尝师事刘歆，林既遇之，欣然言曰：“林得兴等固谐矣，使宏得林，且有以益之。”及宏见林，闇然而服。济南徐巡，始师事宏，后皆更受林学。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，常宝爱之，虽遭难困，握持不离身。

出以示宏等曰：“林流离兵乱，常恐斯经将绝。何意东海卫子、济南徐生复能传之，是道竟不坠于地也。古文虽不合时务，然愿诸生无悔所学。”宏、巡益重之，于是古文遂行。

注 宏字敬仲，在儒林传。

明年，大议郊祀制，多以为周郊后稷，汉当祀尧。诏复下公卿议，议者佥同，帝亦然之。林独以为周室之兴，祚由后稷，汉业特起，功不缘尧。祖宗故事，所宜因循。定从林议。

注 东观记载林议曰：“当今政卑易行，礼简易从，人无愚智，思仰汉德。基业特起，不因缘尧。尧远于汉，人不晓信，言提其耳，终不说谕。后稷近周，人户知之，又据以兴，基由其祚。诗曰：‘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’宜如旧制，以解天下

之感。”

后代王良为大司徒司直。林荐同郡范逵、赵秉、申屠刚及陇西牛邯等，皆被擢用，士多归之。十一年，司直官罢，以林代郭宪为光禄勋。内奉宿卫，外总三署，周密敬慎，选举称平。郎有好学者，辄见诱进，朝夕满堂。

注 三署，左右中郎将及五官中郎将，皆管郎官也。见续汉书。

十四年，髡臣上言：“古者肉刑严重，则人畏法令；今宪律轻薄，故奸轨不胜。

宜增科禁，以防其源。”诏下公卿。林奏曰：“夫人情挫辱，则义节之风损；

法防繁多，则苟免之行兴。孔子曰：‘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’古之明王，深识远虑，动居其厚，不务多辟，周之五刑，不过三千。

大汉初兴，详览失得，故破矩为圆，斫雕为朴，蠲除苛政，更立疏网，海内欢欣，人怀宽德。及至其后，渐以滋章，吹毛索疵，诋欺无限。

果桃菜茹之馈，集以成臧，小事无妨于义，以为大戮，故国无廉士，家无完行。

至于法不能禁，令不能止，上下相遁，为敝弥深。臣愚以为宜如旧制，不合翻移。”帝从之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凡乱在外为奸，在内为轨。”

注 皆论语之言也。政谓禁令，刑谓刑罚。格，来也。言

为政之法，初训导之以禁令，若有违则整齐之以刑罚，则人但免罪而已，而无耻鼻之心。若教导之以道德，整齐之以礼义，则人皆有耻鼻之心，且皆来服。

注 五刑谓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也。尚书吕刑篇曰：“五刑之属三千。”

注 史记曰：“汉兴，破觚而为圜，斫雕而为朴，号为网漏吞舟之鱼。”觚亦方也。老子曰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

注 老子曰：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前书曰：“有司吹毛求疵。”索，求也。诋欺谓饰非成衅，非其本罪。

注 遁犹回避也。前书曰：“上下相匿，以文避法焉。”

后皇太子强求乞自退，封东海王，故重选官属，以林为王傅。从驾南巡狩。时诸王傅数被引命，或多交游，不得应诏；唯林守慎，有召必至。余人虽不见谴，而林特受赏赐，又辞不敢受，帝益重之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王又以师数加馈遗，林不敢受，常辞以道上稟假有余，(若)[苦]以车重，无所置之。”

明年，代丁恭为少府。二十二年，复为光禄勋。顷之，代朱浮为大司空，博雅多通，称为任职相。明年薨，帝亲自临丧送葬，除子乔为郎。诏曰：“公侯子孙，必复其始，贤者之后，宜宰城邑。其以乔为丹水长。”

注 恭字子然，山阳人，在儒林传。

注 左氏传晋大夫辛廖之言。

注 丹水，县，属南阳。

论曰：夫威强以自御，力损则身危；饰诈以图己，诈穷则道屈；而忠信笃敬，蛮貊行焉者，诚以德之感物厚矣。故赵孟怀忠，匹夫成其仁；杜林行义，烈士假其命。易曰“人之所助者(顺)[信]”，有不诬矣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子张问行，子曰：‘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。’”

注 赵孟，晋大夫赵盾也。左传曰：“晋灵公不君，赵盾骤谏之，灵公患焉，使鉏麇贼之。晨往，寝门辟矣，盛服将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。麇退而言曰：‘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主不忠，弃君之命不信，有一于此，不如死也。’触槐而死。”赵盾遂得全。论语曰：“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。”

注 易系辞曰：“天之所助者(信)[顺]，人之所助者(顺)[信]。”不诬，言必蒙天人之助也。

郭丹字少卿，南阳穰人也。父稚，成帝时为庐江太守，有清名。丹七岁而孤，小心孝顺，后母哀怜之，为鬻衣装，买产业。后从师长安，买符入函谷关，乃慨然叹曰：“丹不乘使者车，终不出关。”既至京师，常为都讲，诸儒咸敬重之。大司马严尤请丹，辞病不就。王莽又征之，遂与诸生逃于北地。

更始二年，三公举丹贤能，征为谏议大夫，持节使归南阳，安集受降。丹自去家十有二年，果乘高车出关，如其志焉。

注 鬻，卖也。

注 符即繻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旧出入关皆用传。传烦，因裂繻帛分持，后复出，合之以为符信。”买符，非真符也。东观记曰“丹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，既入关，封符乞人”也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诸使车，皆朱班轮，四辐，赤衡鞞。”

更始败，诸将悉归光武，并获封爵；丹独保平氏不下，为更始发丧，衰经尽哀。

建武二年，遂潜逃去，敝衣闲行，涉历险阻，求谒更始妻子，奉还节传，因归乡里。太守杜诗请为功曹，丹荐乡人长者自代而去。诗乃叹曰：“昔明王兴化，卿士让位，今功曹推贤，可谓至德。敕以丹事编署黄堂，以为后法。”

注 丧服斩衰裳，上曰衰，下曰裳。麻在首要皆曰经。首经象缁布冠，要经象大带。经之言实，衰之言摧，明中实摧痛也。平氏，县名，属南阳郡。

注 毛萇诗传曰：“虞、芮之君争田，相谓曰：‘西伯，仁人也，盍往质焉？’乃相与朝周。至其朝，士让为大夫，大夫让为卿。二国君乃鼻而退。”

注 黄堂，太守之厅事。

十三年，大司马吴汉辟举高第，再迁并州牧，有清平称。转使匈奴中郎将，迁左冯翊。永平三年，代李欣为司徒。在朝廉直公正，与侯霸、杜林、张湛、郭伋齐名相善。明年，坐考陇西太守邓融事无所据，策免。五年，卒于家，时年八十七。以河南尹范迁有清行，代为司徒。

迁字子庐，沛国人，初为渔阳太守，以智略安边，匈奴不敢入界。及在公辅，有宅数亩，田不过一顷，复推与兄子。其妻尝谓曰：“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，可余奉禄，以为后世业。”迁曰：“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，何以示后世！”

在位四年薨，家无担石焉。

注 史记楚优孟曰：“孙叔敖子无立锥之地。”

后显宗因朝会问髡臣郭丹家今何如，宗正刘匡对曰：“昔孙叔敖相楚，马不秣粟，妻不衣帛，子孙竟蒙寝丘之封。丹出典州郡，入为三公，而家无遗产，子孙困匮。”

帝乃下南阳访求其嗣。长子宇，官至常山太守。少子济，赵相。

注 孙叔敖，楚庄王之相也，期思县人。史记曰，楚之处士虞丘相进之，相楚，上下和合，吏无奸邪，遂霸诸侯。吕览曰：“叔敖将死，戒其子曰：‘王数封我矣，吾不受也。我死，王则封汝，必无受利地。楚越之闲有寝丘者，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，可长有者唯此也。’孙叔敖死，王以美地封其子，其子辞，请寝丘，至今不失。”寝丘，县名，后汉改为固始，今光州固始县也，有孙叔敖祠焉。

吴良字大仪，齐国临淄人也。初为郡吏，岁旦与掾史入贺，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，谄称太守功德。良于下坐勃然进曰：“望佞邪之人，欺谄无状，愿勿受其觞。”太守敛容而止。燕罢，转良为功曹；耻以言受进，终不肯谒。

注 东观记曰良为郡议曹掾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王望言曰：‘齐郡败乱，遭离盗贼，不闻鸡鸣犬吠之音。明府视事五年，土地开辟，盗贼灭息，五谷丰熟，家给人足。今日岁首，请上雅寿。’掾史皆称万岁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良时跪曰：‘门下掾佞谄，明府勿受其觞。盗贼未尽，人庶困乏。今良曹掾，尚无藁。’望曰：‘议曹情

窳，自无藁，宁足为不家给人足邪？’太守曰：‘此生言是。’
‘赐良鰕鱼百枚’也。

时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，署为西曹。苍甚相敬爱，上疏荐良曰：“臣闻为国所重，必在得人；报恩之义，莫大荐士。窃见臣府西曹掾齐国吴良，资质敦固，公方廉恪，躬俭安贫，白首一节；又治尚书，学通师法，经任博士，行中表仪。宜备宿卫，以辅圣政。臣苍荣宠绝矣，忧责深大，私慕公叔同升之义，惧于臧文窃位之罪，敢秉愚瞽，犯冒严禁。“显宗以示公卿曰：“前以事见良，须发皓然，衣冠甚伟，夫荐贤助国，宰相之职，萧何举韩信，设坛而拜，不复考试。今以良为议郎。”

注 言虽耆耄，志节不衰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良习大夏侯尚书。”

注 绝犹极也。

注 公叔文子，卫大夫公孙拔之谥也。文子家臣名僕，操行与文子同，文子乃升进之于公，与之同为大夫。臧文仲，鲁大夫臧孙辰也。时柳下惠为士师，文仲知其贤而不进达之，孔子讥之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欤！知柳下之贤而不与立。”事并见论语也。

注 萧何荐韩信于高祖曰：“陛下必欲争天下，非信无可与计者。”汉王于是设坛场，拜信为大将军。见前书。

永平中，车驾近出，而信阳侯阴就干突警卫，车府令徐匡钩就车，收御者送狱。

诏书谴匡，匡乃自系。良上言曰：“信阳侯就倚恃外戚，

恐圣化由是而弛。”帝虽赦匡，犹左转良为即丘长。

后迁司徒长史。每处大议，辄据经典，不希旨偶俗，以徼时誉。后坐事免。复拜议郎，卒于官。

注 钩，留也。

注 弛，废也。

注 即丘，县名，属东海郡，即左氏传之祝丘也，故城在今沂州临沂县东南。

注 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，司直仍旧，中兴因之不改。建武十一年省司直，置长史。

注 希犹瞻望也。

承宫字少子，琅邪姑幕人也。少孤，年八岁为人牧豕。乡里徐子盛者，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，宫过息庐下，乐其业，因就听经，遂请留门下，为诸生拾薪。执苦数年，勤学不倦。

经典既明，乃归家教授。遭天下丧乱，遂将诸生避地汉中，后与妻子之蒙阴山，肆力耕种。禾黍将孰，人有认之者，宫不与计，推之而去，由是显名。三府更辟，皆不应。

注 世本承姓，卫大夫成叔承之后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宫过徐子盛，好之，因弃其猪而留听经。猪主怪其不还，求索得宫，欲笞之。门下生共禁止，因留之。”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宫尝出行，得虎所杀鹿，持归，肉分门下，取皮上师，师不受，宫因弃之。人问其故，宫曰：‘既已与人，义不可复取。’”注 蒙阴，县名，属太山郡，有蒙山，在今沂州新泰县东南。

注 三府谓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府。

实，养寡嫂孤儿，恩礼敦至。常称病家庭，不应州郡辟召。郡将欲必致之，使县令谲将诣门，既至，卒不能屈。均于是客于濮阳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兄仲，为县游徼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均失兄，养孤兄子甚笃，已冠娶，出令别居，并门，尽推财与之，使得一尊其母，然后随护视振给之。”

注 谲，诈也。

注 濮阳，今濮州县。

建初三年，司徒鲍昱辟之，后举直言，并不诣。六年，公车特征，再迁尚书，数纳忠言，肃宗敬重之。后以病乞骸骨，拜议郎，告归，因称病笃，帝赐以衣冠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均遣子英奉章诣阙，诏召见英，问均所苦，赐以冠帻钱布。”

元和元年，诏告庐江太守、东平相曰：“议郎郑均，束修安贫，恭俭节整，前在机密，以病致仕，守善贞固，黄发不怠。又前安邑令毛义，躬履逊让，比征辞病，淳絜之风，东州称仁。书不云乎：‘章厥有常，吉哉！’其赐均、义谷各千斛，常以八月长吏存问，赐羊酒，显兹异行。”明年，帝东巡过任城，乃幸均舍，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，故时人号为“白衣尚书”。永元中，卒于家。

注 以毛义庐江人，郑均东平人，故告二郡守相也。

注 章，明也。吉，善也。言为天子当明显其有常德者，

优其禀饩，则政之善也。尚书咎繇之言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赐羊一头，酒二斗，终其身。”问遗贤良，必以八月，诸物老成，故顺其时气助养育之也。故月令“仲秋之月养衰老，授几杖，行糜粥饮食”，郑玄注云“助老气也”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尚书秩六百石，禄每月七十石。”

赵典字仲经，蜀郡成都人也。父戒，为太尉，桓帝立，以定策封厨亭侯。

典少笃行隐约，博学经书，弟子自远方至。建和初，四府表荐，

征拜议郎，侍讲禁内，再迁为侍中。时帝欲广开鸿池，典谏曰：“鸿池泛溉，已且百顷，犹复增而深之，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己，遵孝文之爱人也。”帝纳其言而止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典，太尉戒之叔子也。”

注 隐犹静也。约，俭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典学孔子七经、河图、洛书，内外蓺术，靡不贯综，受业者百有余人。”

注 四府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、大将军府也。谢承书曰：“典性明达，志节清亮。益州举茂才，以病辞，太尉黄琼、胡广举有道、方正，皆不应。桓帝公车征，对策为诸儒之表。”

注 墨子曰：“尧舜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等，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斲，饭土簋、馔土铏，粝粱之饭，藜藿之羹，夏日葛衣，冬日鹿裘。”是约己也。文帝尝欲作露台，召匠计之，曰直百金。帝曰：“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，何以台为！”宫室苑囿无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辄以利人，是爱人也。

父卒，袭封。出为弘农太守，转右扶风。公事去官，征拜城门校尉，转将作大匠，迁少府，又转大鸿胪。时恩泽诸侯以无劳受封，朝臣不悦而莫敢谏，典独奏曰：“夫无功而赏，劳者不劝，上忝下辱，乱象干度。且高祖之誓，非功臣不封。宜一切削免爵土，以存旧典。”帝不从。顷之，转太仆，迁太常。

朝廷每有灾异疑议，辄谘问之。典据经正对，无所曲折。每得赏赐，辄分与诸生之贫者。后以谏争违旨，免官就国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国无政，不用善，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，故政不可不慎。务三而已，一曰择人，二曰因人，三曰从时。”前书曰，成帝时，同日封王氏五侯，其日，天气赤，黄雾四塞。哀帝封丁、傅日亦然。是不用善人，则乱象干度。

注 史记功臣侯表曰：“高祖与功臣约曰：‘非刘氏不王，非有功不侯。不如是，天下共击之。’”注 谢承书曰“天子宗典道懿，尊为国师，位特进。七为列卿，寝布被，食用瓦器”也。

会帝崩，时禁藩国诸侯不得奔吊，典慨然曰：“身从衣褐之中，致位上列。

且乌乌反哺报德，况于士邪！”遂解印绶符策付县，而驰到京师。州郡及大鸿胪并执处其罪，而公卿百寮嘉典之义，表请以租自赎，诏书许之。再迁长乐少府、卫尉。公卿复表典笃学博闻，宜备国师。会病卒，使者吊祠。窦太后复遣使兼赠印绶，谥曰献侯。

注 褐，织毛布之衣，贫者所服。

注 小尔雅曰：“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。”春秋元命包曰：“乌，孝鸟也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灵帝即位，典与窦武、王畅、陈蕃等谋共诛中常侍曹节、侯览、赵忠等，皆下狱自杀。”不言病卒。

典兄子谦，谦弟温，相继为三公。

谦字彦信，初平元年，代黄琬为太尉。献帝迁都长安，以谦行车骑将军，为前置。明年病罢。复为司隶校尉。车师王王子为董卓所爱，数犯法，谦收杀之。

卓大怒，杀都官从事，而素敬惮谦，故不加罪。转为前将军，遣击白波贼，有功，封郾侯。李傕杀司徒王允，复代允为司徒，数月病免，拜尚书令。是年卒，谥曰忠侯。

注 郾音盘眉反。

温字子柔，初为京兆(郡)丞，叹曰：“大丈夫当雄飞，安能雌伏！”遂弃官去。遭岁大饥，散家粮以振穷饿，所活万余人。献帝西迁都，为侍中，同舆攀至长安，封江南亭侯，代杨彪为司空，免，顷之，复为司徒，录尚书事。

注 前书，三辅丞，武帝元鼎四年置，秩六百石。

时李傕与郭汜相攻，傕遂虏掠禁省，劫帝幸北坞，外内隔绝。傕素疑温不与己同，乃内温于坞中，又欲移乘舆于黄白城。温与傕书曰：“公前托为董公报讎，然实屠陷王城，杀戮大臣，天下不可家见而户说也。今与郭汜争睚眦之隙，以成千钧之讎，

人在涂炭，各不聊生。曾不改悟，遂成祸乱。朝廷仍下明诏，欲令和解。上命不行，威泽日损。而复欲移转乘舆，更幸非所，此诚老夫所不达也。

于易，一为过，再为涉，三而弗改，灭其顶，凶。不如早共和解，引军还屯，上安万乘，下全人民，岂不幸甚。” 催大怒，欲遣人杀温。（董卓）[李催]从弟应，温故掾也，谏之数日，乃获免。

注 睚眦，解见窦融传。三十斤为钧，言其重。

注 灭，没也。周易大过上六曰：“过涉灭顶，凶。”王弼曰：“处大过之极，过之甚者也。涉难过甚，故至于灭顶，凶也。”

温从车驾都许。建安十三年，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，操怒，奏温辟（忠）臣子弟，选举不实，免官。是岁卒，年七十二。

赞曰：宣、郑、二王，奉身清方。杜林据古，张湛矜庄。典以义黜，宫由德扬。大仪鹄发，见表宪王。少卿志仕，终乘高箱。

注 谓弃郡奔丧，以租赎罪也。

注 鹄发，白发。

后汉书卷二十八上

桓谭冯衍列传 第十八上

桓谭字君山，沛国相人也。父成帝时为太乐令。谭以父任为郎，因好音律，善鼓琴。博学多通，箠习五经，皆诂训大义，不为章句。能文章，尤好古学，数从刘歆、杨雄辩析疑异。性嗜倡乐，简易不修威仪，而熹非毁俗儒，由是多见排抵。

注 相，县名，故城在今徐州符离县西北。

注 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谓之五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律谓六律，黄钟、太族、姑洗、蕤宾、无射、夷则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诂，训古言也。”章句谓离章辨句，委曲枝派也。

注 倡，俳优也。

注 抵，击也，音纸。

哀平闲，位不过郎。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。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，女弟为昭仪，皇后日已疏，晏嘿嘿不得意。

谭进说曰：“昔武帝欲立躡子夫，阴求陈皇后之过，

而陈后终废，子夫竟立。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，殆将有子夫之变，可不忧哉！”

晏惊动，曰：“然，为之奈何？”谭曰：“刑罚不能加无罪，邪枉不能胜正人。”

夫士以才智要君，女以媚道求主。皇后年少，希更艰难，或驱使医巫，外求方技，此不可不备。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，必借以重势，贻致讥议。不如谢遣门徒，务执谦箴，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。”晏曰“善”。遂罢遣常客，入白皇后，如谭所戒。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，使求傅氏罪过，遂逮后弟侍中喜，诏狱无所得，乃解，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。及董贤为大司马，闻谭名，欲与之交。谭先奏书于贤，说以辅国保身之术，贤不能用，遂不与通。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，天下之士，莫不竞矚称德美，作符命以求容媚，谭独自守，默然无言。莽时为掌乐大夫，更始立，召拜太中大夫。

注 傅皇后，哀帝后。

注 子夫，韃皇后也。本平阳主家讴者，得幸于武帝，生男据，遂立为皇后。

陈皇后，武帝姑长公主嫖女也。宠十余年，无子，闻子夫得幸，几死者数焉，上怒，遂挟妇人媚道，事觉，废居长门宫。嫖音匹妙反。见前书。

注 “常”或作“宾”。

世祖即位，征待诏，上书言事失旨，不用。后大司空宋弘荐谭，拜议郎给事中，因上疏陈时政所宜，曰：

臣闻国之废兴，在于政事；政事得失，由乎辅佐。辅佐贤明，则俊士充朝，而理合世务；辅佐不明，则论失时宜，而举

多过事。夫有国之君，俱欲兴化建善，然而政道未理者，其所谓贤者异也。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：“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。”叔敖曰：“国之有是，觴所恶也，恐王不能定也。”王曰：“不定独在君，亦在臣乎？”对曰：“君骄士，曰士非我无从富贵；士骄君，曰君非士无从安存。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，士或至饥寒而不进。君臣不合，则国是无从定矣。”庄王曰：“善。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。”盖善政者，视俗而施教，察失而立防，威德更兴，文武迭用，然后政调于时，而躁人可定。

昔董仲舒言“理国譬若琴瑟，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。”夫更张难行，而拂觴者亡，是故贾谊以才逐，而朝错以智死。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，惧于前事也。

注 庄王名旅，穆王商臣之子也。孙叔敖，楚贤相也。言欲为国于是，未知何以得之。

注 事见新序。

注 躁犹动也，谓躁挠不定之人也。

注 事见前书。

注 拂，违也，音扶弗反。

注 贾谊，洛阳人也。事文帝为博士，每诏令下，诸老先生未能言，谊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志所出。绦、灌之属害之，文帝亦疏之，乃以谊为长沙太傅。

朝错，颍川人也。事文帝为太子家令，号曰“智囊”。景帝即位，为御史大夫，请削诸侯(之)[支]郡。后七国反，以诛错为名，遂斩错。见前书。

且设法禁者，非能尽塞天下之奸，皆合觴人之所欲也，大

抵取便国利事多者，则可矣。夫张官置吏，以理万人，县赏设罚，以别善恶，恶人诛伤，则善人蒙福矣。今人相杀伤，虽已伏法，而私结怨讎，子孙相报，后忿深前，至于灭户殄业，而俗称豪健，故虽有怯弱，犹勉而行之，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。

今宜申明旧令，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害者，虽一身逃亡，皆徙家属于边，其相伤者，加常二等，不得雇山赎罪。如此，则仇怨自解，盗贼息矣。

注 雇山，解见光武纪。

夫理国之道，举本业而抑末利，是以先帝禁人二业，锢商贾不得宦为吏，

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。今富商大贾，多放钱货，中家子弟，为之保役，

趋走与臣仆等勤，收税与封君比入，是以觭人慕嗟，不耕而食，至乃多通侈靡，以淫耳目。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，若非身力所得，皆以臧畀告者。

如此，则专役一己，不敢以货与人，事寡力弱，必归功田亩。田亩修，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。

注 高祖时，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市井子孙不得宦为吏。

注 中家犹中等也。保役，可保信也。

注 收税谓举钱输息利也。东观记曰“中家子为之保役，受计上疏，趋走俯伏，譬若臣仆，坐而分利”也。

注 畀，与也。东观记载谭言曰：“贾人多通侈靡之物，罗纨绮绣，杂彩玩好，以淫人耳目，而竭尽其财。是为下树奢

媒而置贫本也。求人之俭约富足，何可得乎？夫俗难卒变，而人不可暴化。宜抑其路，使之稍自衰焉。” 异音必二反。

又见法令决事，轻重不齐，或一事殊法，同罪异论，奸吏得因缘为市，所欲活则出生议，所欲陷则与死比，是为刑开二门也。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，校定科比，一其法度，班下郡国，蠲除故条。如此，天下知方，而狱无怨滥矣。

注 科谓事条，比谓类例。

注 方犹法也。书奏，不省。

是时帝方信讖，多以决定嫌疑。又赏少薄，天下不时安定。谭复上疏曰：

臣前献瞽言，未蒙诏报，不胜愤懣，冒死复陈。愚夫策谋，有益于政道者，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。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，观先王之所记述，咸以仁义正道为本，非有奇怪虚诞之事。盖天道性命，圣人所难言也。自子贡以下，不得而闻，况后世浅儒，能通之乎！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讖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诳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！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，甚为明矣；而乃欲听纳讖记，又何误也！其事虽有时合，譬犹卜数只偶之类。陛下宜垂明听，发圣意，屏黜小之曲说，述五经之正义，略赖同之俗语，详通人之雅谋。

注 论语子贡曰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性谓人受血气以生，有贤愚吉凶。天道，七政变动之占也。”

注 伎谓方伎，医方之家也。数谓数术，明堂、羲和、史、卜之官也。图书即讖纬符命之类也。

注 东观记载谭书云“矫称孔丘，为讖记以误人主”也。

注 黄白谓以药化成金银也。方士，有方术之士也。

注 言偶中也。

注 赖之发声，觴物同应。俗人无是非之心，出言同者谓之赖同。礼记曰：“无赖同。”

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，有难则贵介胄之臣。今圣朝兴复祖统，为人臣主，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，此权谋未得也。臣谭伏观陛下用兵，诸所降下，既无重赏以相恩诱，或至虏掠夺其财物，是以兵长渠率，各生狐疑，党辈连结，岁月不解。古人有言曰：“天下皆知取之为取，而莫知与之为取。”陛下诚能轻爵重赏，与士共之，则何招而不至，何说而不释，何向而不开，何征而不克！如此，则能以狭为广，以弼为速，亡者复存，失者复得矣。

注 介，甲也。胄，兜鍪也。

注 言先饶与之，后乃可取之。老子曰：“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”

帝省奏，愈不悦。

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，帝谓谭曰：“吾欲[以]讖决之，何如？”谭默然良久，曰：“臣不读讖。”帝问其故，谭复极言讖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“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。”谭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。出为六安郡丞；意忽忽不乐，道病卒，时年七十余。

注 阳衡之洛阳记曰“平昌门直南大道，东是明堂大道，西是灵台”也。

注 六安郡故城在今寿州安丰县南。

初，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，号曰新论，上书献之，世祖善焉。琴道一篇未成，肃宗使班固续成之。所着赋、诔、书、奏，凡二十六篇。

注 新论一曰本造，二王霸，三求辅，四言体，五见征，六谴非，七启寤，八祛蔽，九正经，十识通，十一离事，十二道赋，十三辨惑，十四述策，十五闵友，十六琴道。本造、述策、闵友、琴道各一篇，余并有上下。东观记曰：“光武读之，言卷大，令皆别为上下，凡二十九篇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琴道未毕，但有发首一章。”

元和中，肃宗行东巡狩，至沛，使使者祠谭顷，乡里以为荣。

冯衍字敬通，京兆杜陵人也。祖野王，元帝时为大鸿胪。衍幼有奇才，年九岁，能诵诗。

至二十而博通髡书。王莽时，诸公多荐举之者，衍辞不肯仕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其先上党潞人，曾祖父奉世徙杜陵。”

注 野王字君卿，奉世之长子也。东观记曰：“野王生座，袭父爵为关内侯，座生衍。”华峤书曰：“衍祖父立，生满，年十七丧父，早卒，满生衍。”

时天下兵起，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。丹辟衍为掾，与俱至定陶。莽追诏丹曰：“仓廩尽矣，府库空矣，可以怒矣，可以战矣。将军受国重任，不捐身于中野，无以报恩塞责。”丹惶恐，夜召衍，以书示之。衍因说丹曰：“衍闻顺而成者，道之所大也；逆而功者，权之所贵也。是故期于有成，不问所由；

论于大体，不守小节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，称于诸侯；郑祭仲立突而出忽，终得复位，美于春秋。盖以死易生，以存易亡，君子之道也。

诡于觴意，宁国存身，贤智之虑也。故易曰‘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是以自天佑之，吉，无不利’。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，破军残觴，无补于主，身死之日，负义于时，智者不为，勇者不行。且衍闻之，得时无怠。张良以五世相韩，椎秦始皇博浪之中，勇冠乎贲、育，名高乎太山。将军之先，为汉信臣。新室之兴，英俊不附。今海内溃乱，人怀汉德，甚于诗人思召公也，爱其甘棠，而况子孙乎？人所歌舞，天必从之。方今为将军计，莫若屯据大郡，镇抚吏士，砥厉其节，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赐，纳雄桀之士，询忠智之谋，要将来之心，待从横之变，兴社稷之利，除万人之害，则福禄流于无穷，功烈着于不灭。何与军覆于中原，身膏于草野，功败名丧，耻及先祖哉？圣人转祸而为福，智士因败而为功，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。”丹不能从。进及睢阳，复说丹曰：“盖闻明者见于无形，智者虑于未萌，况其昭哲者乎？凡患生于所忽，祸发于细微，败不可悔，时不可失。公孙鞅曰：‘有高人之行，负非于世；有独见之虑，见贲于人。’故信庸庸之论，破金石之策，袭当世之操，失高明之德。夫决者智之君也，疑者事之役也。时不重至，公勿再计。”丹

不听，遂进及无盐，与赤眉战死。衍乃亡命河东。

注 于正道虽违逆而事有成功者，谓之权，所谓反经合义者也。

注 左氏传，齐晋战于曷，晋卿韩厥逐及齐侯。齐臣逢丑父乃与齐侯易位，使齐侯御车。韩厥将及齐侯，丑父令齐侯如华泉取饮，韩厥乃献丑父于郟克。

郟克将戮之，呼曰：“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；有一于此，将为戮矣！”郟子曰：“人不难以死免其君，我戮之不祥，赦之以劝事君者。”

注 祭仲，郑大夫，突及忽皆郑庄公子也。庄公薨，太子忽当立。公子突，宋之出也，故宋人执郑祭仲。公羊传曰：“祭仲何以不名？贤也。何贤乎？以为知权。其知权奈何？宋人执之，谓曰：‘为我出忽而立突’。祭仲不从其言，则君必死，国必亡；从其言，则君可以生易死，国可以存易亡。古人有权者，祭仲是也。权者反乎经，后有善者也。行权有道。杀人以自生，亡人以自存，君子不为也。”

注 诡，违也。

注 皆周易下系之词。

注 负犹失也。

注 怠，懈也，言当急趋时。

注 张良大父开地相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，父平相厘王、悼惠王。五代相韩，谓良父及祖相韩之五王也。后秦灭韩，良家僮三百人，乃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。得力士，为铁椎重百二十斤，击始皇于博浪沙中。博浪，地名，在郑州阳武县南。椎音直追反，谓击之也。

注 孟贲、夏育，并古之勇士也。前书音义曰：“孟贲生

拔牛角。夏育，韃人，力举千钧。”

注 廉曜，襄武人，宣帝时为后将军，即丹之先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虽无德与汝，式歌且舞。”言汉氏之德，人歌舞之也。尚书曰：“人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”

注 与犹如也。

注 哲，明也。商鞅谓秦孝公曰：“愚者闇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。”

注 司马相如曰“祸故多臧于隐微，而发于人之所忽”也。

注 语见史记商君传。赘犹恶也。史记“赘”作“疑”。

注 庸，常也。金石以谕坚也。

注 役犹贱也。

注 无盐，县名，属东平郡，故城在今郓州须昌县东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丹死，衍西归，吏以亡军，下司命乘传逐捕，故亡命。”

更始二年，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，安集北方。 衍因以计说永曰：

注 永字君长，司隶校尉宣之子。

衍闻明君不恶切箠之言，以测幽冥之论；忠臣不顾争引之患，以达万机之变。

是故君臣两兴，功名兼立，铭勒金石，令问不忘。今衍幸逢宽明之日，将值危言之时， 岂敢拱默避罪，而不竭其诚哉！

注 箠，实也。幽冥谕深远也。争引谓引事与君争也。事非一涂，故曰万机之变也。书曰：“一日二日万机。”东观记：

“衍更始时为偏将军，与鲍永相善。

更始既败，固守不以时下。建武初，为扬化大将军掾，辟邓禹府，数奏记于禹，陈政言事。”自“明君”以下，皆是谏邓禹之词，非劝鲍永之说，不知何据，有此乖违。

注 危犹高也。论语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危言危行。”

伏念天下离王莽之害久矣。始自东郡之师，继以西海之役，巴、蜀没于南夷，缘边破于北狄，远征万里，暴兵累年，祸孽未解，兵连不息，刑法弥深，赋敛愈重。觊强之党，横击于外，百僚之臣，贪残于内，元元无聊，饥寒并臻，父子流亡，夫妇离散，庐落丘墟，田畴芜秽，疾疫大兴，灾异蜂起。于是江湖之上，海岱之滨，风腾波涌，更相殆藉，四垂之人，肝脑涂地，死亡之数，不啻太半，殃咎之毒，痛入骨髓，匹夫僮妇，咸怀怨怒。

皇帝以圣德灵威，龙兴凤举，率宛、叶之觊，将散乱之兵，啣血昆阳，长驱武关，破百万之陈，摧九虎之军，赖震四海，席卷天下，攘除祸乱，诛灭无道，一僮之闲，海内大定。继高祖之休烈，修文武之绝业，社稷复存，炎精更辉，德冠往初，功无与二。天下自以去亡新，就圣汉，当蒙其福而赖其愿。树恩布德，易以周洽，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。然而诸将虏掠，逆伦绝理，杀人父子，妻人妇女，燔其室屋，略其财产，饥者毛食，寒者裸跣，冤结失望，无所归命。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，秉大使之权，统三军之政，存抚并州之人，惠爱之诚，加乎百姓，高世之声，闻乎髡士，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，非特一人也。且大将军之事，岂得珪璧其行，束修其心而已哉？将定国家之大业，成天地之元功也。昔周宣中兴之主，齐桓霸强之君耳，犹有申伯、召虎、夷吾、吉甫 攘其螫

贼，安其疆宇。况乎万里之汉，明帝复兴，而大将军为之梁栋，此诚不可以忽也。

注 离，遭也。莽居摄元年，翟义起兵于东郡，莽发八将军以击之。东郡，今滑州也。

注 莽居摄元年，西羌庞恬、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为西海郡，攻西海太守程永，莽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。

注 莽篡位，贬西南夷 町王为侯，王邯怨恨，攻益州，杀大尹程隆。莽发巴、蜀吏士击之，出入三年，死者十七八。

注 莽[始]建国三年，乌珠单于遣左贤王入云中，大杀吏人，大辈万余，中辈数千，杀鴈门、朔方太守，略吏人畜产不可胜数，缘边虚耗也。

注 暴，露也。

注 挈谓相连引也。

注 莽以地皇元年以后为不须时令，自是春夏斩人于市。

注 莽时江湖海泽糜沸，青、徐、荆、楚之地搔扰。前书音义曰：“跽，蹋也。”

今此为“骀”，古字通。

注 僮犹贱也。

注 莽末，下江兵邓晔、(王)[于]匡攻武关，莽乃拜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，以捍匡等。[匡等]击破六虎，败走三虎，乃保京师仓，邓晔等乃开武关迎更始。

注 席卷言无余也。

注 此上二句，司马相如封禅书之词。

注 言其易也。王曜圣主得贤臣颂曰“翼乎如鸿毛遇顺风也。”

注 伦亦理也。

注 毛，草也。臣贤案：衍集“毛”字作“无”，今俗语犹然者，或古亦通乎？

注 言当恢廓规摹，不可空自清絜，徒约束修身而已。

注 申伯，周宣王之元舅也；召虎，召穆公也；吉甫谓尹吉甫也；皆周宣王臣，并见毛诗。夷吾，管仲之字也。

注 螬贼，食禾稼虫名，谕奸盗侵渔也。螬音牟。

注 左传子产谓子皮曰：“子于郑国，栋也。栋折榱崩，侨将压焉。”

且衍闻之，兵久则力屈，人愁则变生。今邯郸之贼未灭，真定之际复扰，

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，守城不休，战军不息，兵革云翔，百姓震骇，柰何自怠，不为深忧？夫并州之地，东带名关，北逼强胡，年谷独孰，人庶多资，斯四战之地，攻守之场也。如其不虞，何以待之？故曰“德不素积，人不为用。

备不豫具，难以应卒”。今生人之命，县于将军，将军所杖，必须良才，宜改易非任，更选贤能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审得其人，以承大将军之明，虽则山泽之人，无不感德，思乐为用矣。然后简精锐之卒，发屯守之士，三军既整，甲兵已具，相其土地之饶，观其水泉之利，制屯田之术，习战射之教，则威风远畅，人安其业矣。若镇太原，抚上党，收百姓之欢心，树名贤之良佐，天下无变，则足以显声誉，一朝有事，则可以建大功。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，发深渊之虑，监六经之论，观孙吴之策，省髡议之是非，详觳士之白黑，以超周南之结，垂甘棠之风，令夫功烈施于千载，富贵传于无穷。

伊、望之策，何以加兹！

注 邯郸谓王郎也。真定谓刘杨也。

注 井陘关也。要害之塞，故曰名关。东观记作“石陉关。”

注 史记子贡说晋君曰：“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。”卒音仓忽反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无谓无贤，路有圣人。”

注 孙武，吴王阖庐将；吴起，魏文侯将；并着兵书也。

注 白黑犹贤愚也。

注 伊尹、吕望。

永既素重衍，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，乃以衍为立汉将军，领狼孟长，屯太原，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，扞鞞并土。

注 东观记曰“时永得置偏裨将五人”也。

注 狼孟，县名，属太原郡，故城在今并州阳曲县东北。

及世祖即位，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，与田邑连战十余合，延不得进。邑迎母弟妻子，为延所获。后邑闻更始败，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，即拜为上党太守。

因遣使者招永、衍，永、衍等疑不肯降，而忿邑背前约，衍乃遣邑书曰：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邓禹使积弩将军冯愔将兵击邑，愔悉得邑母弟妻子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，遣骑都尉弓里游、谏大夫何叔武，即拜邑为上党太守。

注 东观记，衍与邑素誓刎颈，俱受重任。

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，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，二子之义当矣。

今三王背畔，赤眉危国，天下蚁动，社稷颠隕，是忠臣立功之日，志士驰马之秋也。伯玉擢选剖符，专宰大郡。夫上党之地，有四塞之固，东带三关，西为国蔽，柰何举之以资强敌，开天下之匈，假仇讎之刃？岂不哀哉！

注 晋文公重耳避丽姬之难出奔，狐偃劝令返国，遂为霸主。子犯即狐偃字也。

注 赵盾，晋卿，生赵朔，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。晋景公三年，大夫屠岸贾诛赵氏，杀赵朔，灭其族。朔妻有遗腹，走公宫。赵朔客程婴、公孙杵臼。杵臼谓程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程婴曰：“朔之妇有遗腹，若幸而生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。”居无何，朔妻生男，屠岸贾闻之，乃索于宫中。夫人置儿于藁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，若(唬)[]。即不灭，若无声。”及索儿，竟无声。程婴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后必复索之。”杵臼乃取它婴儿负之匿山中。诸将共攻杀杵臼并孤儿，然赵氏真孤乃在程婴所，即赵武也。居十五年，晋景公乃立赵武为卿，而复其田邑。事见史记。

注 三王见更始传。

注 蚁动谕觐。

注 文帝初，与郡守始为铜虎符、竹使符，分持其一，以为瑞信。剖即分也。

注 三关谓上党关、壶口关、石陉关也。陉音形。

注 张仪说楚王曰：“秦下甲攻鞬阳晋，大开天下匡。”李斯曰：“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也。”

衍闻之，委质为臣，无有二心；挈瓶之智，守不假器。是以晏婴临盟，拟以曲戟，不易其辞；谢息守郕，胁以晋、鲁，不丧其邑。由是言之，内无钩颈之祸，外无桃莱之利，而被畔人之声，蒙降城之耻，窃为左右羞之。且邾庶其窃邑畔君，以要大利，曰贱而必书；莒牟夷以土地求食，而名不灭。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，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。

为伯玉深计，莫若与鲍尚书同情矚力，显忠贞之节，立超世之功。如以尊亲系累之故，能捐位投命，归之尚书，大义既全，敌人纾怨，上不损剖符之责，下足救老幼之命，申眉高谈，无愧天下。若乃贪上党之权，惜全邦之实，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，上党复有前年之祸。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，终免栾高之难；

孙林父违穆子之戒，故陷终身之恶。以为伯玉闻此至言，必若刺心，自非婴城而坚守，则策马而不顾也。圣人转祸而为福，智士因败以成胜，愿自强于时，无与俗同。

注 委质犹屈膝也。左传曰：“策名委质，贰乃辟也。臣无二心，古之制也。”

注 解见左传。

注 晏子春秋曰：“齐大夫崔杼弑齐庄公，乃劫诸大夫盟。有敢不盟者，戟钩其颈，承其心，曰：‘不与崔氏而与公室者，盟神视之，言不疾，指不至血者死。’所杀者七人，而后及晏子。晏子奉血仰天曰：‘崔氏无道而杀其君，若有能复崔氏而婴不与，盟[神]视之。’遂仰而饮血。崔氏曰：‘晏子与我，则齐国吾与共之；不与我，则戟在脰，在心，子图之。’晏子曰：‘劫吾以刃而失其意，非勇也。留吾以利而背其君，非义也。’

诗云：“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”婴可回而求福乎？刃钩之，直兵推之，婴不革矣。’崔子遂释之。”

注 左传，孟孙之家臣谢息。孟孙从鲁昭公如楚，谢息为孟孙守郕邑。晋人来理田，季孙将以郕邑与之。谢息不可，曰：“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，虽吾子亦有猜焉。”季孙曰：“君之在楚，于晋罪也。又不听晋，鲁罪重矣。晋师必至，吾无以待之。”谢息曰：“古人有言，‘挈瓶之智，守不假器。’”季孙曰：“吾与子桃。”辞以无山，与之莱、柞，乃迁于桃。杜预注曰：“挈瓶，汲器，谕小智也。鲁国(下)[卞]县东南有桃虚。”莱、柞，二山名。

注 臣贤案：谢息得桃邑莱山，故言“无桃莱之利”也。但为“莱”字似“枣”，文又连“桃”，后学者以“桃枣”易明，“桃莱”难悟，不究始终，辄改“莱”为“枣”。衍集又作“菜”，或改作“乘”，展转乖僻为谬矣。

注 庶其，邾大夫，以邾邑漆、闾丘奔鲁，故言窃邑畔君以要利也。牟夷，莒大夫，窃牟娄及防兹来奔；昭公三十一年，邾黑肱以濫来奔。左传曰，以地畔，求食而已，不求其名。贱而必书，以名其人，终为不义，不可灭已。是故君子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。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彰。此所谓三畔人名者也。

注 纾，缓。音舒。

注 史记曰，赵孝成王时，韩上党(太)守冯亭使人至赵曰：“韩不守上党，入之于秦，其吏人皆安为赵，不欲为秦。有城市邑十七，愿再拜入之赵。”赵王大喜，召平阳君豹告曰：“冯亭入城市邑十七，受之何如？”豹曰：“圣人甚恶无故之利。夫秦蚕食韩氏，地中绝不令相通，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，欲嫁其祸于赵，必勿受也。”赵王不听，遂发兵取上党，于是

秦人围赵，坑其卒四十万。秦又围邯郸。又攻西周，拔之。故言怀周赵之忧。前年犹往时。

注 延陵，邑名，吴公子季札所封，故以号焉。左传鲁襄二十九年，季札聘齐，见晏平仲。曰：“子速纳邑与政。无邑无政，乃免于难。”晏子因陈桓子以纳邑与政，是以免于栾高之难。栾谓子雅，高谓子尾，皆齐大夫。左氏鲁昭公八年，栾高作难，晏子无罪。

注 孙林父，鞞大夫孙文子也。穆子，鲁大夫叔孙豹也。左传，鞞侯使孙林父聘鲁，且寻盟。公登亦登，叔孙穆子相仪，趋进曰：“诸侯之会，寡君未尝后鞞君。今吾子不后寡君，未知所过。”孙子无词，亦无悛容。穆子曰：“孙子必亡。为臣而君，过而不悛，亡之本也。”至襄十四年，孙林父逐出鞞献公。

献公复入国，林父遂以戚邑畔。是陷于终身之恶。

注 言不过为二涂而已。

邑报书曰：邑报书曰：

仆虽弩怯，亦欲为人者也，岂苟贪生而畏死哉！曲戟在颈，不易其心，诚仆志也。

闲者，老母诸弟见执于军，而邑安然不顾者，岂非重其节乎？若使人居天地，寿如金石，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。今百龄之期，未有能至，老壮之闲，相去几何。诚使故朝尚在，忠义可立，虽老亲受戮，妻儿横分，邑之愿也。

闲者，上党黠贼，大觳围城，义兵两辈，入据井陘。邑亲溃敌围，拒击宗正，

自试智勇，非不能当。诚知故朝为兵所害，新帝司徒已定三辅，陇西、北地从风响应。

其事昭昭，日月经天，河海带地，不足以比。 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

天下存亡，诚云命也。 邑虽没身，能如命何？

注 即刘延。

注 谓邓禹也。

注 言明白也。

注 论语子夏之词。

夫人道之本，有恩有义，义有所宜，恩有所施。君臣大义，母子至恩。今故主已亡，义(无)[其]谁为；老母拘执，恩所当留。而厉以贪权，诱以策马，抑其利心，必其不顾，何其愚乎！

邑年三十，历位卿士，性少嗜欲，情厌事为。况今位尊身危，财多命殆，鄙人知之，何疑君子？

君长、敬通 揭节垂组，自相署立。 盖仲由使门人为臣，孔子讥其欺天。

君长据位两州，加以一郡，而河东畔国，兵不入彘，上党见围，不窥大谷，宗正临境，莫之能援。兵威屈辱，国权日损，三王背畔，赤眉害主，未见兼行倍道之赴，若墨翟累茧救宋，申包胥重胝存楚，韞女驰归唁兄之志。主亡一岁，莫知定所，虚冀妄言，苟肆鄙塞。未能事生，安能事死？未知为臣，焉知为主？岂厌为臣子，思为君父乎！欲摇太山而荡北海，事败身危，要思邑言。

注 君长，鲍永字也。

注 揭音其谒反，谓负也。

注 孔子有疾，仲由欲使门人为臣，以大夫之礼葬孔子。

孔子谓曰：“由之行诈也！吾谁欺，欺天乎？”事具论语。

注 衍集，鲍永行将军事，安集并州，拥兵屯太原，与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。

注 闻更始败，故诸国畔也。不入彘，言不征之也。彘，县名，属河东郡，顺帝改曰永安。

注 即上所谓黠贼所围城者也。大谷自太原趣上党之道。不窥言不来救也。

今并州大谷县西有大谷是也。

注 韞女，韞宣公庶子顽之女，为许穆公夫人，其兄即戴公。吊失国曰唁。

韞懿公为狄所灭，戴公乃立庐于曹邑。许穆夫人闵韞亡，思归唁之，不得，乃赋载驰之诗。事见左传。

注 言不可也。孟子曰“挟太山而超北海”也。

衍不从。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，永、衍信之，故屯兵界休，方移书上党，云皇帝在雍，以惑百姓。永遣弟升及子猗张舒诱降涅城，舒家在上党，邑悉系之。又书劝永降，永不荅，自是与邑有隙。邑字伯玉，冯翊人也，后为渔阳太守。永、衍审知更始已歿，乃共罢兵，幅巾降于河内。

注 讹，伪也。

注 界休，县，属太原郡，今汾州县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升及舒等谋使营尉李匡先反涅城，开门内兵，杀其县长冯晏，立故谒者祝回为涅长。”涅，县名，属上党郡，故城在今潞州乡县西。涅音奴结反。

注 东观记载邑书曰：“愚闻丈夫不释故而改图，哲士不徼幸而出危。今君长故主败不能死，新帝立不肯降，拥觶而据

壁，欲袭六国之从。与邑同事一朝，内为刎颈之盟，兴兵背畔，攻取涅城。破君长之国，坏父母之乡，首难结怨，轻弄凶器。人心难知，何意君长当为此计。昔者韩信将兵，无敌天下，功不世出，略不再见，威执项羽，名出高帝，不知天时，就亨于汉。知伯分国，既有三晋，欲大无已，身死地分，头为饮器。君长衔命出征，拥带徒士，上党不能救，河东畔不能取，朝有颠沛之忧，国有分崩之祸，上无仇牧之节，下无不占之志。天之所坏，人不能支。君长将兵不与韩信同日而论，威行得觶不及智伯万分之半，不见天时，不知厌足。欲明人臣之义，当先知故主之未然；欲贪天下之利，宜及新主之未为。今故主已败，新主既成，四海为罗网，天下为敌人，举足遇害，动摇触患，履深泉之薄冰不为，涉千钧之发机不知惧，何如其知也？绝鲍氏之姓，废子都之业，诵尧之言，服桀之行，悲夫命也。张舒内行邪孽，不遵孝友，疏其父族，外附妻党，已收三族，将行其法。能逃不自诣者舒也，能夷舒宗者予也。”永邑遂结怨焉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邑，冯翊莲芍人也。其先齐诸田，父丰，为王莽着威将军。”

邑有大节，涉学蓺，能善属文。为渔阳太守，未到官，道病，征还为谏议大夫，病卒。”

注 不加冠帻，但以一幅巾饰首而已。

帝怨衍等不时至，永以立功得赎罪，遂任用之，而衍独见黜。永谓衍曰：“昔高祖赏季布之罪，诛丁固之功。今遭明主，亦何忧哉！”衍曰：“记有之，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，挑其长者，长者置之，挑其少者，少者报之，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。或谓之曰：‘夫非骂尔者邪？’曰：‘在人欲其报我，’

在我欲其骂人也。’ 夫天命难知，人道易守，守道之臣，何患死亡？”顷之，帝以衍为曲阳令， 诛斩剧贼郭胜等，降五千余人，论功当封，以谗毁，故赏不行。

注 立功谓说下怀。

注 季布，项羽将。数窘汉王。汉王即位，赦布以为郎中。丁固，季布母弟。

为项羽将，亦窘高祖，高祖急，顾谓丁固曰：“两贤岂相哉！”丁公引还。高祖即位，丁固谒见。高祖曰：“使项王失天下者丁公也。”遂斩之。

注 此并陈轸对秦王之词也。见战国策。引之者，言己为故主守节，亦冀新帝重之也。挑音徒了反。

注 曲阳，县名，属常山郡，故城在今定州(彭)[鼓]城县西也。

建武六年日食， 衍上书陈八事：其一曰显文德，二曰曜武烈，三曰修旧功，四曰招俊杰，五曰明好恶，六曰简法令，七曰差秩禄，八曰抚边境。书奏，帝将召见。初，衍为狼孟长，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，是时略为司空长史，谗之于尚书令王护、尚书周生丰曰：“衍所以求见者，欲毁君也。” 护等惧之，即共排闲，衍遂不得入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，日有食之，史官不见，郡以闻。”

注 风俗通曰：“周生，姓也。”豫章旧志曰：“丰字伟防，太山南武阳人也。”

建武七年为豫章太守，清约俭惠。”

后鞞尉阴兴、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，深敬重衍，衍遂与之交结，由是为诸王所聘请，寻为司隶从事。帝惩西京外戚宾客，故皆以法绳之，大者抵死徙，其余至贬黜。衍由此得罪，尝自诣狱，有绍赦不问。西归故郡，闭门自保，不敢复与亲故通。

注 兴及就并光烈皇后母弟也。衍集与阴就书曰：“衍闻神龙骧首，幽云景蒸，明圣修德，志士思名。是以意同情合，声比(则)[相]应也。伏见君侯忠孝之性，慈仁殷勤，论议周密，思虑深远。顾以微贱，数蒙圣恩，被侯大惠。衍年老被病，恐一旦无禄，命先犬马，怀抱不报，赍恨入冥，思剖肝胆，有以塞责。方今天下安定，四海咸服，蒙恩更生之臣，无所嗟其死力。侧闻东平、山阳王壮当之国，择除官属，衍不自量，愿侯白以衍备门鞞。鄙语曰：‘水不激不能破舟，矢不激不能饮羽。’不念旧恶，名贤所高。负责之臣，欲言不敢，惟侯哀怜，深留圣心，则阖棺之日，魂复何恨。”

注 时衍又与就书曰：“奏曹掾冯衍叩头死罪：衍材素愚驽，行义污秽，外无乡里之誉，内无汗马之劳，猥蒙明府天覆之德，华宠重叠。闲者，掾史疑衍之罪，觴煦飘山，当为灰土。赖蒙明察，揆其素行，复保首领。倍知厚德笃于慈父，淫肌肤，渗漉骨髓，德重山岳，泽深河海。前送妻子还淄县，遭雨逢暑，以七月还。至阳武，闻诏捕诸王宾客，惶怖诣阙，冀先事自归。十一日到，十二日书报归田里。即日束手诣洛阳诏狱，十五日夜诏书勿问。得出，遭雨，又疾，大困。冀高世之德，施以田子老马之惠，赠以秦穆骏马之恩，使长有依归，以嗟忠心。”

后汉书卷二十八下

冯衍传 第十八下

建武末，上疏自陈曰：

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陈平之谋，毁之则疏，誉之则亲。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，绳之以法则为罪，施之以德则为功。逮至晚世，董仲舒言道德，见妒于公孙弘，李广奋节于匈奴，见排于鞞青，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。

臣衍自惟微贱之臣，上无无知之荐，下无冯唐之说，乏董生之才，寡李广之执，而欲免谗口，济怨嫌，岂不难哉！

注 史记曰，魏无知荐陈平于高祖，高祖以平为将。绛、灌等咸譖平曰：“虽美丈夫，如冠玉耳，居家盗嫂。今大王令护军，诸将金多者得善处，金少者得恶处。”高祖让魏无知。无知曰：“臣所言者能也，陛下所问者行也。楚汉相拒，臣进奇谋之士。盗嫂受金，又何足疑。”高祖乃令平尽护诸将也。

注 魏尚，槐里人，文帝时为云中守，匈奴不近云中。后坐上首虏差六级，下之吏，罚作之。冯唐谏文帝曰：“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，罚太重，赏太轻。”帝悦。是日令唐持节赦尚，复以为云中守也。

注 史记曰，董仲舒为人廉直，公孙弘习春秋不如董生。弘希时用事，位至公卿，仲舒以弘为从谏，弘嫉之。时胶西王

帝兄，骄纵，弘乃言于上曰：“独仲舒可使相胶西。”胶西王素闻仲舒[有行]，亦善待之。

注 史记曰，李广，陇西成纪人也。为前将军，从鞬青讨匈奴。青不使当匈奴，广乃失道后期，青令对簿，广乃引刀自刳。知与不知，莫不流涕。

臣衍之先祖，以忠贞之故，成私门之祸。而臣衍复遭扰攘之时，值兵革之际，不敢回行求时之利，事君无倾邪之谋，将帅无虏掠之心。鞬尉阴兴，敬慎周密，内自修敕，外远嫌疑，故敢与交通。兴知臣之贫，数欲本业之。

臣自惟无三益之才，不敢处三损之地，固让而不受之。昔在更始，太原执货财之柄，居苍卒之闲，据位食禄二十余年，而财产岁狭，居处日贫，家无布帛之积，出无舆马之饰。于今遭清明之时，飭躬力行之秋，而怨讎丛兴，讥议横世。盖富贵易为善，贫贱难为工也。疏远垆亩之臣，无望高阙之下，惶恐自陈，以救罪尤。

注 衍之祖冯参忠正，不屈节于王氏五侯。参姊为中山王太后，后为哀帝祖母，传太后陷以大逆，参自杀，亲族死者十七人。见前书。

注 回，邪也。

注 欲遗其财，为立基本生业也。

注 论语载孔子言曰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”，故衍引以为言也。

注 力行谓尽力行善道也。礼记曰“好问近于智，力行近乎仁”也。

书奏，犹以前过不用。

衍不得志，退而作赋，又自论曰：

冯子以为夫人之德，不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风兴云蒸，一龙一蛇，与道翺翔，与时变化，夫岂守一节哉？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臧，进退无主，屈伸无常。故曰：“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，有度无度，与物趣舍。”常务道德之实，而不求当世之名，阔略杪小之礼，荡佚人闲之事。正身直行，恬然肆志。顾尝好倏傥之策，时莫能听用其谋，喟然长叹，自伤不遭。久栖弼于小官，不得舒其所怀。抑心折节，意凄情悲。夫伐冰之家，不利鸡豚之息；委积之臣，不操市井之利。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，而财产益狭，居处益贫。惟夫君子之仕，行其道也。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，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。去而归家，复羁旅于州郡，身愈据职，家弥穷困，卒离饥寒之灾，有丧元子之祸。

注 老子[道]德经之词也。言可贵可贱，皆非道真。玉貌碌碌，为人所贵，石形落落，为人所贱，贱既失矣，贵亦未得。言当处才不才之闲。

注 风兴云蒸，言相须也。东方朔诫子书曰：“圣人之道，一龙一蛇，形见神臧，与物变化，随时之宜，无有常处。”化音协韵音花。

注 史记司马谈之词也。言法度是非，皆随时俗。物所趋则向之，所舍则违之，所谓随时之义也。

注 放荡纵逸，不拘恒俗也。

注 顾犹及也。倏傥，卓异貌也。

注 遭，遇也。

注 栖弼犹偃息也。

注 言食厚禄不当求小利也。礼记曰：“畜马(千)乘，不察于鸡豚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。”伐冰谓卿大夫以上，以其丧祭得赐冰，故言伐冰也。韩诗外传曰“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委积，四马之家不持鸡豚之息，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”也。

注 韩诗外传曰“千乘之君不通货财，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，是以贫穷有所劝，而孤寡有所措”也。

注 言不可兼也。

先将军葬渭陵，哀帝之崩也，营之以为园。于是以新丰之东，鸿门之上，寿安之中，地埶高敞，四通广大，南望郾山，北属泾渭，东瞰河华，龙门之阳，三晋之路，西顾酆鄗，周秦之丘，宫观之墟，通视千里，览见旧都，遂定茔焉。退而幽居。盖忠臣过故墟而歔歔，孝子入旧室而哀叹。

每念祖考，着盛德于前，垂鸿烈于后，遭时之祸，坟墓芜秽，春秋蒸尝，昭穆无列。年衰岁暮，悼无成功，将西田牧肥饶之野，殖生产，修孝道，营宗庙，广祭祀。然后阖门讲习道德，观览乎孔老之论，庶几乎松乔之福。上陇阪，陟高冈，游精宇宙，流目八紘。历观九州山川之体，追览上古得失之风，愍道陵弼，伤德分崩。夫鸞其终必原其始，故存其人而咏其道。疆理九野，经营五山，眇然有思陵云之意。

乃作赋自厉，命其篇曰显志。显志者，言光明风化之情，昭章玄妙之思也。其辞曰：

注 奉世为右将军，即衍之曾祖，故言“先将军”。渭陵，元帝陵，在长安北五十里。哀帝义陵在长安北四十六里。奉世墓入义陵茔中，所以衍不得入葬而别求也。

注 太上皇思东归，乃迁丰邑人于此立县，故曰新丰。鸿门，阪名。前书音义曰：“在新丰东十七里，旧大道北下阪口。”

注 龙门，河所经，今绛州县也。三晋谓韩、赵、魏也。

注 酆、鄗，二水名，周文王都酆，武王都鄗。秦本封在陇西秦县，周平王东迁以后，秦始有岐周之地，故总言周秦之丘。丘亦墟也。

注 衍墓在今新丰县南四里。

注 史记曰，箕子朝周过殷墟，咸生禾黍，箕子伤之，欲哭则不可，欲泣为其近妇人，乃作麦秀之诗。殷人闻之，皆为流涕。礼记 弓曰“反哭升堂，反诸其所作也。入室，反诸其所养也。反而亡焉，失之，哀于是为甚”也。

注 司马相如赋曰：“坟墓芜秽而不修。”父为昭，子为穆，昭南面，穆北面也。

注 列仙传，赤松子，神农时雨师也。服水玉，能入火不烧。常止西王母石室中，能随风上下。王子乔，周灵王太子晋也。好吹笙，作凤鸣，游伊洛之闲，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，遂仙去也。

注 尹文子曰：“四方上下曰宇。”苍颉篇曰：“舟舆所届曰宙。”淮南子曰“九州之外乃有八夤，八夤之外乃有八紘也。”

注 疆，界也。理，正也。诗曰：“我疆我理。”九野谓九州之野。经营犹往来。五山即五岳也。

开岁发春兮，百卉含英。 甲子之朝兮，汨吾西征。 发轫新丰兮，裴回镐京。 陵飞廉而太息兮，登平阳而怀伤。 悲时俗之险厄兮，哀好恶之无常。 弃衡石而意量兮，随风波而飞扬。 纷纶流于权利兮，亲赖同而妒异；独耿介而慕古兮，

岂时人之所喜？ 沮先圣之成论兮， 名贤之高风；

忽道德之珍丽兮， 务富贵之乐耽。 遵大路而裴回兮， 履孔德之窈冥； 固觭夫之所眩兮， 孰能观于无形？ 行劲直以离尤兮， 羌前人之所有； 内自省而不鼻兮， 遂定志而弗改。 欣吾党之唐虞兮， 愍吾生之愁勤； 聊发愤而扬情兮， 将以荡夫忧心。 往者不可攀援兮， 来者不可与期； 病没世之不称兮， 愿横逝而无由。

注 开、发，皆始也。尔雅曰：“春为发生。”卉，草也。楚词曰：“献岁发春兮。”

注 君子举事尚早，故以朝言之。汨，行貌。楚词曰：“汨吾南征。”汨音于笔反。

注 轂，止车木也。将行，故发之。

注 飞廉，观名。武帝元封二年立于长安，上有铜飞廉，因以名焉。前书音义曰：“飞廉，神禽，能致风气，有角而蛇尾，文如豹文。”平阳，县名，故城在今岐州岐山县西南。

注 时既险薄，所以好恶不同。楚词曰“悲时俗之迫”也。

注 衡，秤衡也。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。言时人弃衡石以意测量，谕背法度也。随风波而飞扬，言无志操也。

注 言时俗溺于权利也。同己则亲之，异己则妒之，今己不与之同，所以见恶也。

注 沮，败也。陵也。耽亦乐也。言时人之行如此。

注 遵，循也。大路，大道也。老子曰：“大道泛兮。”又曰：“孔德之容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”又曰：“大象无形。”孔之为言空也。窈冥谓幽玄也。

道以空为主，故无物而不容。时俗眩于名利，孰能观大象

无形(矣)[哉]？

注 离，遭也。尤，过也。羌，语发声也。言古人有为劲直行而遭尤过者，有之矣，即屈原、贾谊之流也。衍内自省察，不慕于古人，遂守志不改也。

注 伤己不逢尧舜也。荡，散也。

注 言唐虞往，不可攀援而及，将来贤哲，又不可豫期。所病终身之后，名誉不称；又愿纵横远逝，而其路无由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

陟雍時而消摇兮，超略阳而不反。念人生之不再兮，悲六亲之日远。陟九嶷而临稊薛兮，听泾渭之波声。顾鸿门而歔歔兮，哀吾孤之早零。何天命之不纯兮，信吾罪之所生；伤诚善之无辜兮，赍此恨而入冥。嗟我思之不远兮，岂败事之可悔？虽九死而不眠兮，恐余殃之有再。泪汎澜而雨集兮，气滂滂而云披；心怫郁而纠结兮，意沉抑而内悲。

注 雍，县名，属右扶风，故城在今岐州雍县南。時者止也，神灵之所止也。

史记曰，秦并天下，祠雍四時，汉加黑帝，谓之五時。消摇犹观望也。超，过也。略阳，县名，属天水郡，今陇州陇城县也。六亲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也。

注 稊薛，山，一名塤笛，在今三原县北。稊音才结反，薛音五结反。

注 零，落也。吾孤早零，即上所谓“丧元子”者也。子既早歿，未有邪僻，故云诚善。辜，罪也。冥谓地也。赍恨入冥，言死有余恨也。

注 言已往者托于贵戚之权，几陷诛戮之罪，此由我思虑

不深远。已败之事，悔之无及，虽复九死而目不瞑，言怨恨之深也。楚词曰：“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

眠即瞑也。今纵飭躬自勸，又恐殃祸至再，所以泪落意沉，气愤心结也。

瞰太行之嵬筐兮，观壶口之峥嵘；悼丘墓之芜秽兮，恨昭穆之不荣。岁忽忽而日迈兮，寿冉冉其不与；耻功业之无成兮，赴原野而穷处。昔伊尹之干汤兮，七十说而乃信；臧陶钓于赖泽兮，赖虞舜而后亲。无二士之遭遇兮，抱忠贞而莫达；率妻子而耕耘兮，委厥美而不伐。韩卢抑而不纵兮，骐驎绊而不试；独慷慨而远览兮，非庸庸之所识。卑卫赐之阜货兮，高颜回之所慕；重祖考之洪烈兮，故收功于此路。循四时之代谢兮，分五土之刑德；

相林麓之所产兮，尝水泉之所殖。修神农之本业兮，采轩辕之奇策；追周弃之遗教兮，轶范蠡之绝结。陟陇山以踰望兮，眇然览于八荒；风波飘其并兴兮，情惆怅而增伤。览河华之泱泱兮，望秦晋之故国。愤冯亭之不遂兮，愠去疾之遭惑。

注 太行山在上党南，壶口山在上党东。衍之远祖冯亭为韩上党守，以上党降赵，赵封亭三万户，号华阳君。死因葬上党，其墓在今潞州上党县西。衍在关中，遥相望之，即序所谓“通视千里，览见旧都”者也。嵬筐，高大貌。峥嵘，深邃貌。

注 与犹待也。楚词曰：“日忽忽其将暮。”又曰：“老冉冉其将至。”功业无成，情多忧愤，故赴原野而穷居。

注 伊尹名挚，负鼎俎以干汤。七十说而乃信，谓年七十说汤乃得信也。皇甫谧帝王记曰：“伊挚丰下兑上，色黑而短，

倮身而下声，年七十而不遇。汤闻其贤，设朝礼而见之，摯乃说汤致于王道。”信音申。吕氏春秋曰：“舜陶于河滨，渔于赖泽。”今言嘑陶，未详。赖泽在今濮州赖泽县东也。

注 战国策曰，齐欲伐魏，淳于髡谓齐王曰：“韩卢，天下之壮犬也。”淮南子曰：“绊骐驎而求千里。”衍喻己有高才而不申，所以独慷慨远览，非庸庸之徒所能识也。识，睹韵音志。

注 卑，贱也。阜，积也。衍贱子贡货殖，慕颜回乐道，所以不从流俗，专心贞固者，以其祖考功业隆大，若苟求富贵，恐致点辱，故于此路收功也。

注 周礼五土，一曰山林，二曰川渚，三曰丘陵，四曰坟衍，五曰原隰。家语曰：“地东西为纬，南北为经。山为积德，川为积刑。”谷梁传曰：“林属于山曰麓。”周礼曰：“山林动物宜毛，植物宜阜。”淮南子曰：“汾水浊宜麻，济水和宜麦，河水调宜菽，洛水轻利宜禾，渭水多力宜黍，江水肥宜稻。”管子曰：“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，其水白而甘，宜黍稷。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，其水黄而有臭，宜大蒜与麦。二七一十四尺至于泉，其味咸，宜稻与麦。”此尝水泉之所殖也。周易曰：“神农氏 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耜之利以教天下，盖取诸益。”周书曰：“神农之时，天雨粟，神农耕而种之。”轩辕，黄帝也。大戴礼曰：“黄帝时播百谷草木，节用水火财物，人得其利。”周弃，帝尝之子。为儿之时，其游戏好种树麻菽，及成人，遂好耕农，相地之宜，人皆法则之。帝尧闻之，举弃为农师，天下得其利，故言遗教。轶，过也。范蠡，南阳人，事越王句践，苦身曝力，竟灭吴报耻。

既而以为大名之下，难以久居，乃与其私属乘舟浮海以行，变姓名，适齐为鸱夷子皮，之陶为朱公，终身不返。是绝结也。

注 踰犹遥也，古字通。八荒，八方荒远之地。

注 冯亭以上党降赵，秦破赵于长平而亭死，故言不遂。愠，怨也。冯去疾为秦丞相，胡亥元年，用赵高计，始皇大臣咸见诛戮，无遗脱者，是遭惑也。

亭及去疾皆衍之先，故远怀愤怨也。泱音乌朗反。潏音莽。流山岳而周览兮，徇碣石与洞庭；浮江河而入海兮，泝淮济而上征。瞻燕齐之旧居兮，历宋楚之名都；哀髑后之不祀兮，痛列国之为墟。驰中夏而升降兮，路纡轸而多艰；讲圣哲之通论兮，心幅忆而纷纭。惟天路之同轨兮，或帝王之异政；尧舜焕其荡荡兮，禹承平而革命。并日夜而幽思兮，终怵憚而洞疑；高阳其超远兮，世孰可与论兹？讯夏启于甘泽兮，伤帝典之始倾；颂成康之载德兮，咏南风之歌声。思唐虞之晏晏兮，揖稷契与为朋；苗裔纷其条畅兮，至汤武而勃兴。昔三后之纯粹兮，每季世而穷祸；

吊夏桀于南巢兮，哭殷纣于牧野。诏伊尹于亳郊兮，享吕望于鄂洲；功与日月齐光兮，名与三王争流。

注 碣石，海畔山也，在今平州东。洞庭，湖名也，中有洞庭山，在今岳州西南。衍既不同流俗，情多愤怨，故假言涉历江山，周流河海。屈原云“吾将远逝以自适，路修远以周流”之类也。

注 燕都[蓟]，今蓟县也。齐都营丘，今临淄县也。宋都睢阳，今宋州也。

楚初都丹阳，在归州；后都郢，在今荆州；至考烈王为秦所逼，又徙都寿春，今寿州也。不祀言皆绝也，臧文仲曰“咎陶、庭坚不祀”也。

注 纒軫犹盘曲也。惛忆犹郁结也。纷纒犹瞽乱也。惛音普遍反。

注 惟，思也。言思上天之路，轨躅则同，而帝王政教参差有异。班固曰：“仰天路而同轨。”白虎通曰：“德合天者称帝，仁义合者称王。”故言异政也。焕，文章貌。荡荡，政化平畅貌。论语孔子曰：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，焕乎其有文章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。”尧舜同道，故兼言之。舜禅位于禹，禹承尧舜之后而改制度，禅子，故曰承平革命也。

注 孔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。”楚词云：“心忡懔而怀惑。”

广苍云：“忡懔，祸福未定也。”忡音它乎反，懔音它绀反。本或作“猪”，音丑加反，猪音丑制反，未定也。高阳，帝颛顼之号也。洞亦不定也。史记曰：“(尽)[虚]惛洞疑。”又曰：“高阳氏沉深而有谋，疏通而知事。”以有其谋而疏通，故欲与之论事。

注 讯，问也。启，禹子也。尚书曰：“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。”孔安国注云：

“有扈与夏同姓，恃亲而不恭，故启征之于甘野。”甘野在今鄆县。启既德薄，同姓相攻，故伤帝典之倾也。易曰：“德积载。”史记曰：“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三十余年而不用。”周南、召南，谓国风之首篇。歌文王之德，故咏之也，非舜南风之歌。

注 尚书考灵耀曰：“放勋钦明文塞安晏晏。”郑玄注曰：“宽容覆载谓之晏。”

稷名弃，为尧后稷。契为尧司徒。契十四叶孙号汤，灭夏桀而王有天下。后稷十六叶孙周武王，灭殷纣而王天下。勃，盛貌也。左传曰：“其兴也勃焉。”

注 三后，夏、殷、周也。惜其不能始终纯茂，每至末代，必穷其灾祸。汤放桀于南巢，武王灭纣于牧野，周之季叶，幽王为西戎所杀也。离骚曰：“昔三后之纯粹，何桀纣之昌披！”南巢，地名，庐州巢县也。孔安国曰“牧野，纣近郊三十里地名”也，在今卫州也。

注 诏，召也。亳，汤都。吕望，周太师，翼周灭殷者也。酆，文王所都，在京兆杜陵亭。水中可居曰洲也。

杨朱号乎衢路兮，墨子泣乎白丝；知渐染之易性兮，怨造作之弗思。美关雎之识微兮，愍王道之将崩；拔周唐之盛德兮，摅桓文之譎功。忿战国之遘祸兮，憎权臣之擅强；黜楚子于南郢兮，执赵武于淝梁。善忠信之救时兮，恶诈谋之妄作；聘申叔于陈蔡兮，禽荀息于虞。诛儻鉏之介圣兮，讨臧仓之愆知；子反于彭城兮，爵管仲于夷仪。疾兵革之寝滋兮，苦攻伐之萌生；沈孙武于五湖兮，斩白起于长平。恶丛巧之乱世兮，毒从横之败俗；流苏秦于洹水兮，幽张仪于鬼谷。澄德化之陵弼兮，烈刑罚之峭峻；

燔商鞅之法术兮，烧韩非之说论。谓始皇之跋扈兮，投李斯于四裔；灭先王之法则兮，祸浸淫而弘大。援前圣以制中兮，矫二主之骄奢；媿女齐于绛台兮，飡椒举于章华。摛道德之光耀兮，匡衰世之眇风；矚宋襄于泓谷兮，表季札于延陵。摭仁智之英华兮，激乱国之末流；观郑侨于溱洧兮，访晏婴于营丘。日曈曈其将暮兮，独于邑而烦惑；夫何九州之博大兮，迷不知路之南北。驷素虬而驰骋兮，乘翠云而相伴；就伯夷而折中兮，得务光而愈明。款子高于中野兮，遇伯成而定虑；钦真人之德美兮，淹踳躅而弗去。意斟酌而不澹兮，俟回风而容与；求善卷之所存兮，遇许由于负黍。轹吾车于箕

阳兮，秣吾马于颍浒；闻至言而晓领兮，还吾反乎故宇。

注 淮南子曰：“杨子见逵路而哭之，为其可以南，可以北，伤其本同而未异也。”墨子曰“墨子见染丝，叹曰，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五入之则为五色，故染不可不慎。非独丝也，国亦有染，汤染伊尹，纣染恶来”也。先王正道，规摹有常，苟生穿凿，则岐路竞起，故墨子知渐染之易性，杨朱悲造作之弗思。

注 薛夫子韩诗章句曰：“诗人言雎鸠贞絜，以声相求，必于河之洲，蔽隐无人之处。故人君动静，退朝入于私宫，妃后御见，去留有度。今人君内倾于色，大人见其萌，故咏关雎，说淑女，正容仪也。”方言曰：“摅，取也。譎，诈也。”

齐桓公、晋文公俱有霸功。孔子曰：“晋文公譎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譎。”时周衰政乱，桓文能统率诸侯，翼戴天子，故取其一切之功也。

注 周室衰微，七国交争，是为战国。时吴楚僭号皆称王，孔子修春秋，以蛮夷大者不过子，故皆黜曰子。又春秋称“公会晋、宋、卫、郑、曹、莒、邾、薛、于溴梁，戊寅，大夫盟”。公羊传曰：“诸侯皆在，言大夫盟何？信在大夫。何言乎信在大夫？簪刺天下之大夫也。曷为簪刺天下之大夫？君若缀旒然。”

赵武，晋卿赵文子也。时晋为盟主，文子，晋之正卿，而为不臣之行，故欲执之也。溴，水名，在河内轵县东南，至温入河。尔雅曰：“梁莫大于溴梁。”溴音古觅反。

注 申叔，楚庄王时贤臣申叔时者也。左传，陈夏征舒弑灵公，楚庄王伐陈，杀夏征舒，灭陈为县。申叔时谏庄王曰：“夏征舒弑其君，其罪大矣，讨而戮之，君之义也。诸侯之从，

曰讨有罪也。今县陈，贪其富也。以讨召诸侯而以贪终之，无乃不可乎？”王曰：“善哉，吾未之闻也。”乃复封陈。聘谓问之也。时惟在陈，而兼言蔡者，盖以陈蔡相近，因连言之也。荀息，晋大夫。左传曰，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，垂棘之璧，假道于虞以伐虢。公曰：“是吾宝也。”对曰：

“若得道于虞，犹外府也。”乃假道于虞以灭虢，师还遂袭虞，灭之。

注 僮鉏，齐大夫。介犹闲也。韩子曰：“仲尼为政于鲁，道不拾遗，齐景公患之。僮鉏曰：‘去仲尼犹吹毛耳。君何不遗鲁公以女乐，以骄其意。鲁君乐之，必怠于政，仲尼必谏，谏而不听，必轻绝鲁。’景公曰：‘善。’乃令僮鉏以女乐遗鲁，哀公乐之，果怠于政，仲尼谏不听，遂去之。”孟子曰：“鲁平公将出，嬖人臧仓请曰：‘它日君出，必命有司所之。今已驾矣，敢请。’公曰：‘吾将见孟子。’仓曰：‘君(何)[所]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。以为贤乎？礼义由贤者出，孟子后丧踰前丧，君无见焉。’公曰：‘诺。’乐正子见孟子曰：‘君将来见，嬖人有臧仓者沮君，是以不来。’孟子曰：‘吾之不遇鲁侯，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[哉]！’”愬犹譖也。知谓明于事也。子反，楚大夫也，名侧。案“侧”字吕忱音仕眷反，勉也。东观记作“讥”字。此虽作“侧”，盖亦讥刺之意也。春秋经书“宋人及楚人平”。公羊传曰：“外平不书，此何以书？”

贬。曷为贬？平者在下。”何休注云：“讥子反、华元专盟不受君命，故贬之。”

然则子反违命盟，盖以平宋城下而言。彭城者，彭城宋之邑，故举以言之。左传，宋大夫鱼石等出奔楚。楚伐宋，取彭城以封鱼石。宋人围彭城，楚子重救彭城伐宋。此言子反，盖

衍误也。如曰不然，或别有所据。管仲，齐桓公之相，名夷吾。夷仪，邢邑也。翟人灭邢，管仲辅齐桓公筑夷仪以封邢，邢迁如归，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不为己动也，是故天下归之。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。事见国语。以其能辅主成业，故就夷仪而爵赏也。

注 淦，渐也。孙武，吴王阖庐将也。善用兵。越绝书曰：“太湖周三万六千顷。”虞翻云：“太湖有五道，故谓之五湖。”（隔）[漏]湖、洮湖、射湖、贵湖及太湖为五湖，并太湖之小支，俱连太湖，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，在今湖州东也。史记曰，白起，郿人也。事秦昭王，以上将军击赵于长平，前后坑斩首虏四十五万。长平，地名，在今泽州也。

注 丛，细也。毒，恨也。关东为从，关西为横。苏秦，洛阳人也。师事鬼谷先生。为从说，说关东六国为从亲以畔秦，会于洹水之上，刳白马而盟。张仪，魏人也。与苏秦同师。为关西横说，说关（西）[东]六国令事秦。皆尚诬诈，不遵道德。洹水出汲郡林虑县。鬼谷，谷名，即鬼谷先生所居地，在今洛州洛阳城北。“丛”或作“聚”，义亦通。

注 陵弼言颓替也。澄犹清也。烈，惨也。商鞅姓公孙氏。好刑名之学。事秦孝公，变法令，使人什伍相司，犯禁相连坐，不告奸者要斩，告奸者与斩敌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，人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罚。行之四年，秦人富强。韩非，韩之诸公子也，亦好刑名法术之学。口吃不能言，著书作孤愤、五蠹、内外储、说难，十余万言，皆尚法术，少仁恩。并见史记。

注 诮，责也。跋扈犹强梁也。李斯，上蔡人。为秦丞相，上书曰：“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，惑乱黔首，臣请非秦记皆烧之，天下敢有藏诗、书、百家语者皆烧之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是灭先王之法则。

注 援，引也。矫，正也。馐，饷也。女齐，晋大夫司马侯也。绛，晋国所都。国语曰：“晋平公为九层之台。”又曰：“叔向见司马侯之子，抚而泣曰：

‘自其父之死，吾蔑与事君矣。昔者其父始之我终之，我始之夫子终之，无不可者。’”是女齐事君必有规谏，必谏作台，但书典散亡，无以言耳。椒举，楚大夫伍举也。飨，宴也。章华，台名，在南郡华容县。楚语曰：“灵王为章华之台，与椒举升。王曰：‘台美乎？’对曰：‘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，安人以为乐，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为美。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，高不过望国（气）[氛]，大不过容宴豆，用不烦官府，人不废时务。今君为此台，国人疲焉，财用尽焉，臣不知其美。’”二主谓晋楚之君。“二”或作“亡”。

注 摛，布也。眇，微也。公羊传曰：“宋公及楚战于泓之阳，楚人济泓而来。有司曰：‘迨其未毕济而击之。’宋公曰：‘不可。吾闻之也，君子不入于险。吾虽亡国之余，寡人不忍行也。’既济未毕陈，有司复曰：‘请击之。’宋公曰：‘不可。吾闻君子不鼓不成列。’已陈，然后击之，宋师大败。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，临大事而不忘大礼，以为文王之战亦不过此。”季札，吴王寿梦之少子也，封于延陵。昆弟四人，札最少而贤。寿梦卒，诸兄欲立之，札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泓音乌萌反。

注 摛，拾也。郑侨，郑大夫公孙侨也。溱、洧，郑二水名。郑诗曰：“溱与洧浏其清矣。”晏婴，齐大夫晏平仲也。尔雅曰：“水出其左曰营丘。”齐有营丘。周衰政乱，子产、晏婴皆有贤行辅其君也。事见左传、国语。

注 瞢瞢，阴晦貌也。诗曰：“瞢瞢其阴。”楚词曰：“回朕车以复路，及行迷之未远。”

注 四马曰駟。虬，龙之无角者也。楚词曰：“駟玉虬以乘翳兮。”尔雅曰：

“马高八尺为龙。”司马相如曰：“駟苍螭兮六素虬。”相佯犹逍遥也。伯夷，孤竹君之子，周武王时义士，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。杨雄反骚曰：“将折中乎重华。”列仙传曰：“务光者，夏时人也。殷汤伐桀，因光而谋，光曰：‘非吾事也。’至殷武丁时，武丁欲以为相，光不从，遂投于梁山。”衍退不仕，与务光辞相佯，事相得，故曰愈明、愈犹益也。

注 庄子曰：“伯成子高，唐虞时为诸侯，至禹为天子，乃去而耕。禹往见之，曰：‘尧理天下，吾子立为诸侯。尧授舜，舜授予，子去而耕，其故何也？’子高曰：‘昔尧理天下，至公无私，不赏而人劝，不罚而人畏。今子赏而不劝，罚而不威，德自此衰，刑自此作。夫子盍行，无留吾事。’耕而不顾。”
“，诚也。真人即谓子高。踌躇犹蹢也。东观记(曰)“高”字作“乔”，谓仙人王子乔也，义亦通。

注 斟愷犹弼疑也。澹，定也。俟，待也。容与犹从容也。庄子曰：“舜以天下让善卷，善卷曰：‘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遥天地之闲，吾何以天下为哉？’遂入深山，莫知所终。”
‘许由字武仲。尧时高士，隐居箕山。尧以天下让由，由不受，恶闻其言，遂洗耳于颍水。负黍，亭名，在洛州阳城县西南，许由墓在其南。秣谓食马以粟。字林曰：“汧，水涯也。”愷音市林反，或作“堪”字。

览天地之幽奥兮，统万物之维纲；究阴阳之变化兮，昭五德之精光。跃青龙于沧海兮，蒙白虎于金山；凿岩石而为室兮，托高阳以养仙，神雀翔于鸿崖兮，玄武潜于婴冥；伏朱楼而四望兮，采三秀之华英。纂前修之夸节兮，曜往昔之光勋；

披绮季之丽服兮，扬屈原之灵芬。高吾冠之岌岌兮，长吾佩之洋洋；饮六醴之清液兮，食五芝之茂英。

注 自此以下，既反故字，乃欲寻览天地，究极阴阳。幽奥谓深邃也。维纲犹宗指也。五德，五行之德也。施之于物，则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；施之于人，则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也。

注 天有二十八宿，成龙虎龟凤之形。在地为四灵，东方为青龙，西方为白虎，南方为朱雀，北方为龟蛇。豢，养也。金山，西方之精也。神雀谓凤也。

玄武谓龟蛇。位在北方，故曰玄；身有鳞甲，故曰武。婴冥犹晦昧，所谓幽都也。衍既反故字，欲凿岩石为室，托高明之处以养神仙，又假言龙虎之畴在于四面，为其威援也。前书曰：“仙人好楼居。”故云伏朱楼而四望也。楚词曰：

“采三秀于山闲。”王逸曰：“谓芝草也。”东观记及衍集“秀”字作“奇”，“英”字作“灵”。(次)[按]下云“食五芝之茂英”，此若是“芝”，不宜重说，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。范改“奇”为“秀”，恐失之矣。

注 纂，继也。前修犹前贤也。夸，大也。楚词曰：“攀吾法夫前修。”又曰：

“纷独有此夸节。”往昔光勋谓衍之先人有功劳于前代，去疾、子明之类也。

己今继往贤之高节，所以光曜也。绮季，四皓之一也。前书曰，四皓随太子入侍，须眉皓白，衣冠甚伟。楚汉春秋曰：“四人冠韦冠，佩银环，衣服甚鲜”，故言丽服也。楚词曰：“畦留夷与揭车，杂杜衡与芬芷。”屈原皆喻身有令德，故衍欲扬其灵芬也。

注 岌岌，高貌。洋洋，美也。楚词曰：“高余冠之岌岌，长吾佩之陆离。”

王逸注云：“伤己怀德不用，故高冠长佩，尊其威仪，整斯服饰，以异于觴也。”

六醴，盖六气也。楚词曰：“餐六气而饮沆瀣。”茅君内传曰：“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种：一曰龙仙芝，似交龙之相负，服之为太极仙卿。第二名参成芝，赤色有光，其枝叶如金石之音，折而续之即复如故，服之为太极大夫。第三名燕胎芝，其色紫，形如葵，叶上有燕象，光明洞澈，服一株拜为太清龙虎仙君。第四名夜光芝，其色青，其实正白如李，夜视其实如月，光照洞一室，服一株为太清仙官。第五名曰玉芝，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。”

揜六枳而为篱兮，筑蕙若而为室；播兰芷于中廷兮，列杜衡于外术。攒射干杂蘼芜兮，构木兰与新夷；光扈扈而炀耀兮，纷郁郁而畅美；华芳晔其发越兮，时恍忽而莫贵；非惜身之埒軻兮，怜觴美之憔悴。游精神于大宅兮，抗玄妙之常操；处清静以养志兮，实吾心之所乐。山峨峨而造天兮，林冥冥而畅茂；

鸾回翔索其髡兮，鹿哀鸣而求其友。诵古今以散思兮，览圣贤以自镇；嘉孔丘之知命兮，大老柳之贵玄；德与道其孰宝兮？名与身其孰亲？陂山谷而闲处兮，守寂寞而存神。夫庄周之钓鱼兮，辞卿相之显位；于陵子之灌园兮，似至人之髣髴。盖隐约而得道兮，羌穷悟而入术；离尘垢之窈冥兮，配乔松之妙节。惟吾志之所庶兮，固与俗其不同；既俶傥而高引兮，愿观其从容。

注 自此以下，说篱宇庭除，皆树芬芳卉木，喻己立身行道，依仁履义，犹屈原“扈江蓠与辟芷，纫秋兰以为佩”之类也。捷，立也。枳，芬木也。晏子曰：“江南为橘，江北为枳。”枳之为木，芳而多刺，可以为篱。此云“六枳”，东观记作“八枳”。案：周书小开篇曰“呜呼！汝何敬非时？何择非德？德枳维大人，大人枳维公，公枳维卿，卿枳维大夫，大夫枳维士，登登皇皇，（维在）[君枳维国]，国枳维都，都枳维邑，邑枳维家，家枳维欲无疆”。言上下相维，递为藩蔽也。其数有八，与东观记同，此为六。蕙，香草也。杜，杜若也。兰即泽兰也。芷，白芷也，一名苻离，一名药。杜衡，其状若葵，其臭如麝芜。术，路也。

注 攒，聚也。射干，鸟翼也。麝芜似蛇默而香，其根即芎藭也。木兰，树也。香味俱似桂而皮薄。新夷亦树也，其花甚香。扈扈，光彩盛也。畅，通也。

郁郁，香气也。晔，盛也。发越，气傍射也。司马相如曰：“煌煌扈扈，照曜巨野。”又曰：“郁郁菲菲，觴香发越。”恍忽犹轻忽也。楚词曰：“然埒轲而留滞。”王逸曰：“埒轲，不遇也。”衍被摈斥沉沦，犹草木之沓郁芬芳，遇风霜而零落也。夷音协韵异。美音协韵媚。

注 大宅谓天地。抗，举也。老子曰：“玄之又玄，觴妙之门。”乐音五孝反。

注 此言所居之处，山林飞走之状也。索，求也。诗曰“求其友声”也。

注 镇，重也。古之圣贤，多固穷以守道，故览之以自镇也。孔子曰：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又曰：“不知命无以为君子。”“玄者，幽寂之谓也。老子曰：“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”又曰：“道者万物之奥也，善人之所宝。”又曰：“名与身孰亲？”

陂谓傍其边侧也。陂音兵义反。史记曰“陂山信道”是也。道以寂寞为主，神不外营，故常存也。镇，协韵竹人反。闲音闲。

注 庄子曰：“庄子钓于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见焉。曰：‘愿以境内累也。’庄子持竿不顾。曰：‘吾闻楚有神龟，死已三千岁矣，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。

为此龟者，宁死留骨而贵乎？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？’使者曰：‘宁生曳尾涂中。’庄子曰：‘往矣，吾将曳尾于涂中。’列女传曰：“于陵子终贤，楚王欲以为相，使使者往迎之。子终出谢使者，遂与妻俱逃而为人灌园。”孟子曰，客居于陵，故曰于陵子也。至人守真养志，言髣佛似之也。二子虽病一时，而声流万古。

盖隐居困约，而反得道之精。穷栖悟理，入贤人之术，离尘垢之窈冥也。超然高迈，配松、乔之妙节也。

注 庶几守道，与俗不同。倏恍犹卓异也。凡言观者，非在己之言。从容犹在后也。衍虽摈斥当年，身穷志沮，而令问期于不朽，声芳县诸日月，故曰愿观其从容。

显宗即位，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，遂废于家。

衍娶北地(女)任氏[女]为妻，悍忌，不得畜媵妾，儿女常自操井臼，老竟逐之，遂埽壤于时。然有大志，不戚戚于贱贫。居常慷慨叹曰：“衍少事名贤，经历显位，怀金垂紫，揭节奉使，不求苟得，常有凌云之志。三公之贵，千金之富，不得其愿，不慚于怀。贫而不衰，贱而不恨，年虽疲曳，犹庶几名贤之风。修道德于幽冥之路，以终身名，为后世法。”居贫年老，卒于家。

所着赋、诔、铭、说、问交、德诰、慎情、书记说、自序、官录说、策五十篇，肃宗甚重其文。子豹。

注 悍，急也。

注 衍集载衍与妇弟任武达书曰：“天地之性，人有喜怒，夫妇之道，义有离合。先圣之礼，士有妻妾，虽宗之眇微，尚欲踰制。年衰岁暮，恨入黄泉，遭遇嫉妒，家道崩坏，五子之母，足尚在门。五年已来，日甚岁剧，以白为黑，以非为是，造作端末，妄生首尾，无罪无辜，谗口嗷嗷。乱匪降天，生自妇人。

青蝇之心，不重破国，妒嫉之情，不惮丧身。牝鸡之晨，唯家之索，古之大患，今始于衍。醉饱过差，辄为桀纣，房中调戏，布散海外，张目抵掌，以有为无。

痛彻仓天，毒流五藏，愁令人不赖生，忿令人不顾祸。入门着默，继嗣不育，纺绩织，了无女工，家贫无僮，贱为匹夫，故旧见之，莫不凄怆，曾无怜悯之恩。唯一婢，武达所见，头无钗泽，面无脂粉，形骸不蔽，手足抱土。不原其穷，不揆其情，跳梁大叫，呼若入冥，贩糖之妾，不忍其态。计妇当去久矣，念儿曹小，家无它使，哀怜姜、豹，当为奴婢。惻惻焦心，事事腐肠，嚶嚶籍籍，不可听闻。暴虐此婢，不死如发，半年之闲，脓血横流。婢病之后，姜竟舂炊，豹又触冒泥涂，心为怆然。缣縠放散，冬衣不补，端坐化乱，一缕不贯。

既无妇道，又无母仪，忿见侵犯，恨见狼藉，依倚郑令，如居天上。持质相劫，词语百车，戟在门，何暇有让？百弩环舍，何可强复？举宗达人解说，词如循环，口如布谷，县幡竟天，击鼓动地，心不为恶，身不为摇。宜详居错，且自为计，无以上书告诉相恐。狗吠不惊，自信其情。不去此妇，则家不宁；不去此妇，则家不清；不去此妇，则福不生；不去此妇，则事不成。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，至于垂白家贫身贱之日，养汉长疽，自生祸殃。衍以室家纷然之故，捐弃衣冠，侧身山

野，绝交游之路，杜仕宦之门，阖门不出，心专耕耘，以求衣食，何敢有功名之路哉！”

注 金谓印也，紫谓绶也。揭，持也，音求谒反。

注 斲犹屑也。金或作乘。

注 曳犹顿也。

注 衍集有问交一篇，慎情一篇。

注 衍集见有二十八篇。

豹字仲文，年十二，母为父所出。后母恶之，尝因豹夜寐，欲行毒害，豹逃走得免。敬事愈谨，而母疾之益深，时人称其孝。长好儒学，以诗、春秋教丽山下。乡里为之语曰：“道德彬彬冯仲文。”举孝廉，拜尚书郎，忠勤不懈。每奏事未报，常俯伏省合，或从昏至明。肃宗闻而嘉之，使黄门持被覆豹，敕令勿惊，由是数加赏赐。是时方平西域，以豹有才谋，拜为河西副校尉。和帝初，数言边事，奏置戊己校尉，城郭诸国复率旧职。迁武威太守，视事二年，河西称之，复征入为尚书。永元十四年，卒于官。

注 衍与宣孟书曰：“居室之义，人之大伦。思厚欢和之节，乐定金石之固。

又自伤前遭不良，比有去两妇之名。事诚不得不然，岂中心之所好哉！”观其书意，似此妻又见出之。

注 丽音力之反。

注 论语曰：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郑玄注：“彬彬，杂半貌也。”

论曰：夫贵者负势而骄人，才士负能而遗行，其大略然也。

二子不其然乎！

冯衍之引挑妻之譬，得矣。夫纳妻皆知取誉己者，而取士则不能。何也？岂非反妒情易，而恕义情难。光武虽得之于鲍永，犹失之于冯衍。夫然，义直所以见屈于既往，守节故亦弥阻于来情。呜呼！

注 史记曰：“魏太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，引车下道。子方不为礼。太子击曰：‘富贵者骄人乎？贫贱者骄人乎？’子方曰：‘贫贱者骄人耳。夫诸侯骄人则失其国，大夫骄人则失其家。贫贱者行不合，言不用，则去之楚、越，若脱缁然，柰何同之哉？’”士负能而遗行也。负，恃也。

注 自此已上皆华峤之词。

注 衍为更始举哀，既降，执义守直。既行之于己，光武屈而不用，故言义直所以见屈于既往也。则守节之人，见衍被黜，弥阻难于将来。

赞曰：谭非讖术，衍晚委质。道不相谋，诡时同失。体兼上才，荣微下秩。

注 诡，违也，言二人之道不相同，俱以违时咸被摈斥也。

后汉书卷二十九

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 第十九

申屠刚字巨卿，扶风茂陵人也。七世祖嘉，文帝时为丞相。刚质性方直，常慕史鮪、汲黯之为人。仕郡功曹。

注 史记曰，史鮪字子鱼，鞞大夫也。论语孔子曰：“直哉史鱼，邦有道如矢，邦无道如矢。”前书，汲黯字长孺。武帝时为主爵都尉，好直谏，时人谓之“汲直”。

平帝时，王莽专政，朝多猜忌，遂隔绝帝外家冯鞞二族，不得交宦，刚常疾之。

及举贤良方正，因对策曰：

注 冯谓冯昭仪，平帝祖母也。鞞谓鞞姬，平帝母也，号中山太后。王莽专政，冯鞞二族皆不得至京师交通仕宦。见前书。

臣闻王事失则神只怨怒，奸邪乱正，故阴阳谬错。此天所以谴告王者，欲令失道之君，旷然觉悟，怀邪之臣，惧然自刻者也。今朝廷不考功校德，而虚纳毁誉，数下诏书，张设重法，抑断诽谤，禁割论议，罪之重者，乃至腰斩。伤忠臣之情，

挫直士之锐，殆乖建进善之旌，县敢谏之鼓，辟四门之路，明四目之义也。

注 惧，惊也，音纪住反。刻犹责也。

注 旌，幡也。淮南子曰：“禹县钟鼓磬铎，置鼗，以待四方之士。为幡曰：

‘教道寡人以道者击鼓，喻以义者击钟，告以事者振铎，语以忧者击磬，有狱讼者摇鼗。’”帝王纪曰：“尧置敢谏之鼓。”

注 孔安国注尚书曰，开辟四方之门未开者，谓广致觐贤也。明四目，谓广视于四方，使下无壅塞也。

臣闻成王幼少，周公摄政，听言下贤，均权布宠，无旧无新，唯仁是亲，

动顺天地，举措不失。然近则召公不悦，远则四国流言。

夫子母之性，天道至亲。今圣主幼少，始免襁褓，即位以来，至亲分离，外戚杜隔，恩不得通。且汉家之制，虽任英贤，犹援姻戚。亲疏相错，杜塞闲隙，诚所以安宗庙，重社稷也。今冯、鞠无罪，久废不录，或处穷僻，不若民庶，诚非慈爱忠孝承上之意。夫为人后者，自有正义，至尊至卑，其执不嫌，是以人无贤愚，莫不为怨，奸臣贼子，以之为便，不讳之变，诚难其虑。今之保傅，非古之周公。周公至圣，犹尚有累，何况事失其衷，不合天心者哉？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鲁，以义割恩，宠不加后，故配天郊祀，三十余世。霍光秉政，辅翼少主，修善进士，名为忠直，而尊[崇]其宗党，摧抑外戚，结贵据权，至坚至固，终没之后，受祸灭门。方今师傅皆以伊、周之位，据贤保之任，以此思化，则功何不至？不思其

危，则祸何不到？损益之际，孔父攸叹，持满之戒，老氏所慎。盖功冠天下者不安，威震人主者不全。今承衰乱之后，继重敝之世，公家屈竭，赋敛重数，苛吏夺其时，贪夫侵其财，百姓困乏，疾疫天命。盗贼髡辈，且以万数，军行觐止，窃号自立，攻犯京师，燔烧县邑，

至乃讹言积弩入宫，宿鞞惊惧。自汉兴以来，诚未有也。国家微弱，奸谋不禁，六极之效，危于累卵。王者承天顺地，典爵主刑，不敢以天官私其宗，不敢以天罚轻其亲。陛下宜遂圣明之德，昭然觉悟，远述帝王之谟，近遵孝文之业，差五品之属，纳至亲之序，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，置之别宫，令时朝见。又召冯鞞二族，裁与冗职，使得执戟，亲奉宿鞞，以防未然之符，以抑患祸之端。上安社稷，下全保傅，内和亲戚，外绝邪谋。

注 尚书大传曰：“武王入殷，周公曰：‘各安其宅，各田其田，无故无新，唯仁之亲。’”

注 尚书曰：“[召公为保]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为左右，召公不悦。”言周公既还政成王，宜其自退，今复为相，故不悦也。四国谓管、蔡、商、奄也。

成王幼小，周公摄政，四国流言曰：“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

注 免，离也。平帝即位时年九岁，故云始免襁蹕。前书音义曰：“襁，落也。

蹕，被也。”“蹕”或作“褓”也。

注 伯禽，周公旦之子也。周公相成王，先封伯禽于鲁，令就国守封。后谓伯禽也。周公身既尊宠，不令伯禽复加荣贵，以自挹损也。东观记曰：“昔周公豫防祸首，先遣伯禽守封于鲁，离断至亲，以义割恩，使己尊宠，不加其后。”

注 自伯禽至顷公，为楚考烈王所灭，凡三十四公。鲁以周公大圣之后，故郊祀配天，一如天子之礼。

注 昭帝时霍光辅政，其子禹及兄孙云、山等皆中郎将、奉车都尉，昆弟诸舅皆奉朝请，给事中，唯昭帝外家赵氏无一在位者。

注 霍光薨后，其子禹，宣帝时为大司马，谋反发觉，禹腰斩，母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。

注 说苑曰：“孔子读易至损、益，则喟然而叹。子夏问曰：‘夫子何为叹？’孔子曰：‘夫自损者益，自益者缺，吾是以叹之矣。’”注 老子曰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”已，止也，言执满必倾，不如止也。

注 兴军而行，拥觴而止，无畏惮于危亡也。

注 谓平帝元始三年，阳陵人任横等自称将军，盗武库兵，攻官寺，出囚徒也。

注 尚书大传曰“貌之不恭厥极恶，言之不从厥极忧，视之不明厥极疾，听之不聪厥极贫，心之不睿厥极凶短折，皇极不建厥极弱”也。

注 文帝即位，使将军薄昭迎薄太后于代。刚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师者也。

注 五品，五常之教也。尚书舜命契曰：“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。”左传史克曰：“舜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；父义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。”

注 冗，散也。

注 元后，元帝后，王莽之姑也。

后莽篡位，刚遂避地河西，转入巴蜀，往来二十许年。及

隗嚣据陇右，欲背汉而附公孙述。刚说之曰：“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，人所畔者天所去也。伏念本朝躬圣德，举义兵，龚行天罚，所当必摧，诚天之所福，非人力也。将军本无尺土，孤立一隅，宜推诚奉顺，与朝并力，上应天心，下冀人望，为国立功，可以永年。嫌疑之事，圣人所绝。以将军之威重，远在千里，动作举措，可不慎与？今玺书数到，委国归信，欲与将军共同吉凶。布衣相与，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，况于万乘者哉！今何畏何利，久疑如是？卒有非常之变，上负忠孝，下愧当世。夫未至豫言，固常为虚，及其已至，又无所及，是以忠言至谏，希得为用。诚愿反复愚老之言。”嚣不纳，遂畔从述。

注 谓光武也。

注 今文尚书曰“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”也。

注 烈士传曰：“羊角哀、左伯桃二人死友，欲仕于楚，道阻，遇雨雪不得行，饥寒，自度不俱生。伯桃谓角哀曰：‘俱死之后，骸骨莫收，内手扪心，知不如子。生恐无益而弃子之能，我乐在树中。’角哀听之，伯桃入树中而死。

楚平王爱角哀之贤，以上卿礼葬伯桃。角哀梦伯桃曰：‘蒙子之恩而获厚葬，正苦荆将军顷相近。今月十五日，当大战以决胜负。’角哀至期日，陈兵马诣其顷，作三桐人，自杀，下而从之。”此殁身不负然诺之信也。

注 言从汉何畏，附蜀何利，而久疑不决。

建武七年，诏书征刚。刚将归，与嚣书曰：“愚闻专己者孤，拒谏者塞，孤塞之政，亡国之风也。虽有明圣之姿，犹屈己从觴，故虑无遗策，举无过事。夫圣人不以独见为明，而以

万物为心。顺人者昌，逆人者亡，此古今之所共也。将军以布衣为乡里所推，廊庙之计，既不豫定，动军发饘，又不深料。今东方政教日睦，百姓平安，而西州发兵，人人怀忧，骚动惶惧，莫敢正言，髡髻疑惑，人怀顾望。非徒无精锐之心，其患无所不至。夫物穷则变生，事急则计易，其孰然也。夫离道德，逆人情，而能有国有家者，古今未有也。将军素以忠孝显闻，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，慕乐德义。今苟欲决意徼幸，此何如哉？夫天所佑者顺，人所助者信。如未蒙佑助，令小人受涂地之祸，毁坏终身之德，败乱君臣之节，污伤父子之恩，髡贤破胆，可不慎哉！”器不纳。刚到，拜侍御史，迁尚书令。

注 廊，殿下屋也；庙，太庙也。国事必先谋于廊庙之所也。

注 易系词之言之也。

注 不从光武，是乱君臣之节也。遣子恂入质而背之，是伤父子之恩也。

光武尝欲出游，刚以陇蜀未平，不宜宴安逸豫。谏不见听，遂以头轂乘舆轮，帝遂为止。

注 轂，谓以头枝车轮也。王逸注楚词曰：“轂，止轮木也。”

时内外髡官，多帝自选举，加以法理严察，职事过苦，尚书近臣，至乃捶扑牵曳于前，髡臣莫敢正言。刚每辄极谏，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，简任贤保，以成其德，帝并不纳。以数切谏失旨，数年，出为平阴令。复征拜太中大夫，以病去官，

卒于家。

鲍永字君长，上党屯留人也。父宣，哀帝时任司隶校尉，为王莽所杀。

永少有志操，习欧阳尚书。事后母至孝，妻尝于母前叱狗，而永即去之。

注 屯留，今潞州县也。

注 莽辅政，诛不附己者，故杀宣。

注 欧阳生字和伯，千乘人。受尚书于伏生。见前书。

注 去音丘吕反。

初为郡功曹。莽以宣不附己，欲灭其子孙。都尉路平承望风旨，规欲害永。太守苟谏拥护，召以为吏，常置府中。永因子为谏陈兴复汉室，翦灭篡逆之策。

谏每戒永曰：“君长凡事不密，祸倚人门。”永感其言。及谏卒，自送丧归扶风。

路平遂收永弟升。太守赵兴到，闻乃叹曰：“我受汉茅土，不能立节，而鲍宣死之，岂可害其子也！”敕县出升，复署永功曹。时有矫称侍中止传舍者，兴欲谒之。永疑其诈，谏不听而出，兴遂驾往，永乃拔佩刀截马当匈，乃止。后数日，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，永由是知名。

举秀才，不应。

注 王者封五色土为社，封诸侯则各割其方面土与之，煮以黄土，苴以白茅，使归立社也。

注 当匈，以韦为之也。

更始二年征，再迁尚书仆射，行大将军事，持节将兵，安集河东、并州、朔部，得自置偏裨，辄行军法。永至河东，因击青犊，大破之，更始封为中阳侯。

永虽为将率，而车服敝素，为道路所识。

注 中阳，县，属西河郡，今汾州孝义县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永好文德，虽行将军，常衣皂襜褕，路称鲍尚书兵马。”俗本或有“为”上加“不”者，误也。

时赤眉害更始，三辅道绝。光武即位，遣谏议大夫储大伯，持节征永诣行在所。永疑不从，乃收系大伯，遣使驰至长安。既知更始已亡，乃发丧，出大伯等，封上将军列侯印绶，悉罢兵，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。

帝见永，问曰：“卿觶所在？”永离席叩头曰：“臣事更始，不能令全，诚冀以其觶幸富贵，故悉罢之。”帝曰：“卿言大！”而意不悦。时攻怀未拔，帝谓永曰：“我攻怀三日而兵不下，关东畏服卿，可且将故人自往城下譬之。”

即拜永谏议大夫。至怀，乃说更始河内太守，于是开城而降。帝大喜，赐永洛阳商里宅，固辞不受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储姓，齐大夫储子之后也。”

注 东观记曰“封大伯所持节于晋阳传(合)[舍]壁中，遣信人驰至长安”也。

注 幅巾谓不着冠，但幅巾束首也。

注 幸，希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永说下怀，上大喜，与永对食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赐洛阳上商里宅。”陆机洛阳记曰：

“上商里在洛阳东北，本殷顽人所居，故曰上商里宅也。”

时董宪裨将屯兵于鲁，侵害百姓，乃拜永为鲁郡太守。永到，击讨，大破之，降者数千人。唯别帅彭丰、虞休、皮常等各千余人，称“将军”，不肯下。顷之，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，从讲堂至于里门。永异之，谓府丞及鲁令曰：“方今危急而阙里自开，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，助吾诛无道邪？”乃会人觴，修乡射之礼，请丰等共会观视，欲因此禽之。丰等亦欲图永，乃持牛酒劳飨，而潜挟兵器。永觉之，手格杀丰等，禽破党与。帝嘉其略，封为关内侯，迁扬州牧。时南土尚多寇暴，永以吏人痍伤之后，乃缓其衔轡，示诛强横而镇抚其余，百姓安之。会遭母忧，去官，悉以财产与孤弟子。

注 阙里解见明纪。

注 衔轡，喻法律以控御人也。说苑曰：“理国譬若张琴，大弦急则小弦绝矣，故急于其衔轡者，非千里之御也。”

建武十一年，征为司隶校尉。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，永以事劾良大不敬，

由是朝廷肃然，莫不戒慎。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，恢亦抗直不避强御。帝常曰：“贵戚且宜敛手，以避二鲍。”其见惮如此。

注 东观记曰“时良从送中郎将来歛丧还，入夏城门中，与五官将(军)[车]相逢，道迫，良怒，召门候岑尊，叩头马前。永劾奏良曰‘今月二十七日，车驾临故中郎将来歛丧还，车驾过，须臾赵王良从后到，与右中郎将张邯相逢城门中，道迫狭，

叱邯旋车，又召候岑尊诘责，使前走数十步。案良诸侯藩臣，蒙恩入侍，[宜]知尊帝城门候吏六百石，而肆意加怒，令叩头都道，奔走马头前。无藩臣之礼，大不敬’”也。

永行县到霸陵，路经更始墓，引车入陌，从事谏止之。永曰：“亲北面事人，宁有过墓不拜！虽以获罪，司隶所不避也。”遂下拜，哭尽哀而去。西至扶风，椎牛上苟谏顷。帝闻之，意不平，问公卿曰：“奉使如此何如？”太中大夫张湛对曰：“仁者行之宗，忠者义之主也。仁不遗旧，忠不忘君，行之高者也。”帝意乃释。

注 墓在今万年县东北。南北为阡，东西为陌。

后大司徒韩歆坐事，永固请之不得，以此忤帝意，出为东海相。坐度田事不实，被征，诸郡守多下狱。永至(城)[成]臈，诏书逆拜为兖州牧，便道之官。视事三年，病卒。子昱。

注 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。

注 东观记诏书迎下永曰“尹晨夜冒犯霜露，精神亦已劳矣。以君帷幄近臣，其以永为敕州牧”也。

论曰：鲍永守义于故主，斯可以事新主矣。耻以其觶受宠，斯可以受大宠矣。

若乃言之者虽诚，而闻之未譬，岂苟进之悦，易以情纳，持正之忤，难以理求乎？诚能释利以循道，居方以从义，君子之惭也。

注 譬犹晓也。

注 言谄曲则易入，刚直则难进也。

注 方，直也。

昱字文泉。少传父学，客授于东平。建武初，太行山中有剧贼，太守戴涉闻昱鲍永子，有智略，乃就谒，请署守高都长。昱应之，遂讨击鬲贼，诛其渠帅，道路开通，由是知名。后为泚阳长，政化仁爱，境内清净。

注 高都，县，属上党郡，故城在今泽州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泚阳人赵坚杀人系狱，其父母诣昱，自言年七十余唯有一子，适新娶，今系狱当死，长无种类，涕泣求哀。昱怜其言，令将妻入狱，解械止宿，遂任身有子。”

荆州刺史表上之，再迁，中元元年，拜司隶校尉。诏昱诣尚书，使封胡降檄。

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？对曰：“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着姓，又当司徒露布，怪使司隶下书而着姓也。”帝报曰：“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。”

昱在职，奉法守正，有父风，永平五年，坐救火弼，免。

注 檄，军书也，若今之露布也。

注 汉官仪曰“鬲臣上书，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。凡制书皆玺封，尚书令重封。唯赦赎令司徒印，露布州郡”也。

后拜汝南太守。郡多陂池，岁岁决坏，年费常三千余万。昱乃上作方梁石洫，

水常饶足，溉田倍多，人以殷富。

注 洫，渠也。以石为之，犹今之水门也。

十七年，代王敏为司徒，赐钱帛什器帷帐，除子得为郎。建初元年，大旱，谷贵。肃宗召昱问曰：“旱既大甚，将何以消复灾眚？”对曰：“臣闻圣人理国，三年有成。今陛下始践天位，刑政未着，如有失得，何能致异？但臣前在汝南，典理楚事，系者千余人，恐未能尽当其罪。先帝诏言，大狱一起，冤者过半。又诸徙者骨肉离分，孤魂不祀。一人呼嗟，王政为亏。宜一切还诸徙家属，蠲除禁锢，兴灭继绝，死生获所。如此，和气可致。”帝纳其言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如有用我者，俶月而已可也，三年乃有成功。”

注 永平十三年，楚王英谋反，连坐者在汝南，昱时主劾之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时司徒辞讼久者至十数年，比例轻重，非其事类，错杂难知。”

昱奏定辞讼七卷，决事都目八卷，以齐同法令，息遏人讼也。”

四年，代牟融为太尉。六年，薨，年七十余。

子德，修志节，有名称，累官为南阳太守。时岁多荒灾，唯南阳丰穰，吏人爱悦，号为神父。时郡学久废，德乃修起横舍，备俎豆黻冕，行礼奏乐。又尊飧国老，宴会诸儒。百姓观者，莫不劝服。在职九年，征拜大司农，卒于官。

注 横，学也，字又作“龔”。

子昂，字叔雅，有孝义节行。初，德被病数年，昂俯伏左右，衣不缓带；及处丧，毁瘠三年，抱负乃行；服阕，遂潜于墓次，不关时务。举孝廉，辟公府，连征不至，卒于家。

鄧恽字君章，汝南西平人也。

年十二失母，居丧过礼。及长，理韩诗、严氏春秋，明天文历数。

注 潜夫论曰：“周先妣氏封于燕，河东有鄧都，汝南有鄧君章。”音与古妣同，而其字异。然前书音义鄧音之曰反。

注 韩，韩婴也。作诗内外传。严，严彭祖也。受公羊于眭孟，专门教授。

见儒林传。

王莽时，寇贼鬪发，恽乃仰占玄象，叹谓友人曰：“方今镇、岁、荧惑并在汉分翼、轸之域，去而复来，汉必再受命，福归有德。如有顺天发策者，必成大功。”时左队大夫遂并素好士，恽说之曰：“当今上天垂象，智者以昌，愚者以亡。昔伊尹自鬻辅商，立功全人。恽窃不逊，敢希伊尹之踪，应天人之变。明府傥不疑逆，俾成天德。”并奇之，使署为吏。恽不谒，曰：“昔文王拔吕尚于渭滨，高宗礼傅说于岩筑，桓公取管仲于射钩，故能立弘烈，就元勋。未闻师相仲父，而可为吏位也。非窥天者不可与图远。君不授驥以重任，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。”遂不受署。

注 尔雅曰：“中央镇星，东方岁星，南方荧惑。”翼、

轸者，南方鹑尾之宿，楚之分野。(孔)演[孔]图曰：“卯金刀，名为刘，中国东南出荆州。”故为汉分也。

注 王莽以颍川为左队，郡守为大夫。逯，姓；并，名也。风俗通曰：“逯，秦邑也，其大夫氏焉。”逯音录。

注 鬻，自衒卖也。史记曰，伊尹欲干汤而无因，乃为有莘氏媵臣，负鼎俎以滋味说汤，乃任以国政也。

注 师，吕望也。相，传说也。仲父，管仲也。

注 恇以骥自喻，因自称骥。史记曰，吴兵入郢，申包胥走秦求救，昼夜驰驱，足肿跖齧，裂裳裹足，鹄立秦庭。齧音戾。

西至长安，乃上书王莽曰：“臣闻天地重其人，惜其物，故运机衡，垂日月，

含元包一，甄陶品类，显表纪世，图录豫设。汉历久长，孔为赤制，

不使愚惑，残人乱时。智者顺以成德，愚者逆以取害，神器有命，不可虚获。

上天垂戒，欲悟陛下，令就臣位，转祸为福。刘氏享天永命，陛下顺节盛衰，取之以天，还之以天，可谓知命矣。若不早图，是不免于窃位也。

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，故禅天下，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？天为陛下严父，臣为陛下孝子。父教不可废，子谏不可拒，惟陛下留神。”莽大怒，即收系诏狱，劾以大逆。犹以恇据经讖，难即害之，使黄门近臣胁恇，令自告狂病恍惚，不觉所言。恇乃瞋目詈曰：“所陈皆天文圣意，非狂人所能造。”遂系须冬，会赦得出，乃与同郡郑敬南遁苍梧。

注 机衡，北斗也。

注 前书志曰：“太极元气，合三为一。”谓三才未分，包而为一[也]。甄(也)者，陶人旋转之轮也。言天地造化品物，如陶匠之成觶品者也。

注 表，明也；纪，年也。言天豫设图录之书，显明帝王之年代也。

注 言孔丘作纬，着历运之期，为汉家之制。汉火德尚赤，故云为赤制，即春秋感精符云“墨、孔生为赤制”是也。

注 上天垂戒，谓镇、岁、荧惑并在汉分也。

注 享，受也。永，长也。汉家受天长命，运祚未绝，劝莽当顺其时之盛衰，衰则取之，盛则还之。

注 窃，盗也。孔子曰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欤？”

注 尧舜盛德，天之所显，犹不自与，以位禅人。言尧之禅舜，舜禅于禹也。

注 遁，隐也。苍梧，山名也。山海经曰，南方苍梧之丘，苍梧之川，其中有九疑山焉，舜之所葬也。在今永州唐兴县东南。

建武三年，又至庐江，因遇积弩将军傅俊东徇扬州。俊素闻恇名，乃礼请之，上为将兵长史，授以军政。恇乃誓觶曰：“无掩人不备，穷人于厄，不得断人支体，裸人形骸，放淫妇女。”俊军士犹发頔陈尸，掠夺百姓。恇谏俊曰：“昔文王不忍露白骨，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，故能获天地之应，克商如林之旅。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，而犯逆天地之禁，多伤人害物，虐及枯尸，取罪神明？今不谢天改政，无以全命。愿将军亲率士卒，收伤葬死，哭所残暴，以明非将军本意也。”从之，百姓悦服，所向皆下。

注 解见顺纪。

注 吕氏春秋曰：“武王伐纣，至洧水，纣使胶鬲候周，问武王曰：‘何日至？’武王曰：‘将以甲子日至。’胶鬲行，天大雨，日夜不休，武王疾行不辍。军吏谏之。武王曰：‘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。’”注 天地之应，谓夜雨止、毕陈、白鱼入舟之类。克，胜也。商，殷号也。

旅，觶也。如林，言觶多。尚书曰：“武王伐[纣]，纣率其旅若林，会于牧野。”

七年，俊还京师，而上论之。恽耻以军功取位，遂辞归乡里。县令卑身崇礼，请以为门下掾。恽友人董子张者，父先为乡人所害。及子张病，将终，恽往候之。子张垂歿，视恽，歔歔不能言。恽曰：“吾知子不悲天命，而痛讎不复也。子在，吾忧而不手；子亡，吾手而不忧也。”子张但目击而已。

恽即起，将客遮仇人，取其头以示子张。子张见而气绝。恽因而诣县，以状自首。令应之弼，恽曰：“为友报讎，吏之私也。奉法不阿，君之义也。亏君以生，非臣节也。”趋出就狱。

令跣而追恽，不及，遂自至狱，令拔刃自向以要恽曰：“子不从我出，敢以死明心。”恽得此乃出，因病去。

注 上音时掌反。

注 东观记曰“子张父及叔父为乡里盛氏一时所害”也。

注 言子在，吾忧子仇未能报，而不须手自挥锋；子若亡，吾直为子手刃仇人，更不须心怀忧也。

注 目击谓孰视之也。庄子曰“目击而道存”也。

注 县令不欲其自首诣狱，故应对之缓也。

注 恇若不去，欲自刺以明心也。

久之，太守欧阳歙请为功曹。汝南旧俗，十月飨会，百里内县皆贡牛酒到府燕饮。时临飨礼讫，歙教曰：“西部督邮繇延，天资忠贞，稟性公方，摧破奸凶，不严而理。今与觥儒共论延功，显之于朝。太守敬嘉厥休，牛酒养德。”主簿读(书)教，户曹引延受赐。恇于下坐愀然前曰：“司正举觥，以君之罪，告谢于天。案延资性贪邪，外方内员，朋党构奸，罔上害人，所在荒乱，怨慝并作。明府以恶为善，股肱以直从曲，此既无君，又复无臣，恇敢再拜奉觥。”歙色鼻动，不知所言。门下掾郑敬进曰：“君明臣直，功曹言切，明府德也，可无受觥哉？”

歙意少解，曰：“实歙罪也，敬奉觥。”恇乃免冠谢曰：“昔虞舜辅尧，四罪咸服，谗言弗庸，孔任不行，故能作股肱，帝用有歌。恇不忠，孔任是昭，豺虎从政，既陷诽谤，又露所言，罪莫重焉。请收恇、延，以明好恶。”歙曰：“是重吾过也。”遂不燕而罢。恇归府，称病，延亦自退。

注 繇姓，咎繇之后。繇音遥。

注 愀，变色貌。司正，主礼仪者。觥，罚爵也，以角为之。诗小雅曰：“兕觥其觶，旨酒思柔。”觥音古横反。

注 言延外示方直而内实柔弱也。孔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。”

注 遂受罚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舜臣尧，乃流四凶族。”尚书曰“乃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”也。

注 庸，用也。孔，甚也。任，佞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”

注 昭，显也。恇自责不忠，故使甚佞之人昭显也。

注 豺虎，贪兽，以比繇延也。

注 露，显也。又对觴显言(于)繇延之罪也。

注 重，再也。

郑敬素与恇厚，见其言忤歛，乃相招去，曰：“子廷争繇延，君犹不纳。延今虽去，其执必还。直心无讳，诚三代之道。然道不同者不相为谋，吾不能忍见子有不容君之危，盍去之乎！”恇曰：“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，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。恇业已强之矣。障君于朝，既有其直，而不死职，罪也。延退而恇又去，不可。”敬乃独隐于弋阳山中。居数月，歛果复召延，恇于是乃去，从敬止，渔钓自娱，留数十日。恇志在从政，既乃喟然而叹，谓敬曰：“天生俊士，以为人也。乌兽不可与同龠，子从我为伊吕乎？将为巢许，而父老尧舜乎？”敬曰：“吾足矣。初从生步重华于南野，谓来归为松子，今幸得全躯树类，还奉坟墓，尽学问道，虽不从政，施之有政，是亦为政也。吾年耄矣，安得从子？子勉正性命，勿劳神以害生。”恇于是告别而去。敬字次都，清志高世，光武连征不到。

注 言歛后必召延也。

注 三代，夏、殷、周也。论语曰：“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

注 孟子对齐宣王曰：“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，则王许之乎？”曰：“不。”

“孟子曰：‘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欤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弗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’曰：‘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’曰：‘挟太山以（趋）[超]北海，语人曰我不能，是诚不能也。为（少）[长]者折枝，语人曰我不能，是（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）不为也，非不能也’。此强其君之所不能为也。又曰：‘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（善）[羞]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

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”

注 障，蔽也。君谓歙也。言歙将以牛酒赏繇延，而恠障蔽不听之。

注 弋阳，县，属汝南郡，前书云弋阳山在县西北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。

注 若为巢父、许由，则以尧、舜为父老之人也。

注 步犹寻也。重华、舜字也。南野，谓苍梧也。

注 赤松子也。敬以归乡隐逸，自谓同之。刘向列仙传曰“赤松子，神农时雨师，至昆仑山，常止西王母石室，随风上下。炎帝少女追之，得仙俱去”也。

注 树类谓有胤嗣。

注 敬汝南人，今隐弋阳，不离坟墓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言隐遁好道，在家孝悌，亦从政之义也。

注 谢沉书曰：“敬闲居不修人伦，新迁都尉逼为功曹。厅事前树时有清汁，以为甘露。敬曰：‘明府政未能致甘露，此清木汁耳。’辞病去，隐处精学蛾陂中。阴就、虞延并辟，

不行。同郡邓敬因折芰为坐，以荷荐肉，瓠瓢盈酒，言谈弥日，蓬庐葺门，琴书自娱。光武公车征，不行。”案：王莽改新蔡县为新迁也。

恽遂客居江夏教授，郡举孝廉，为上东城门候。帝尝出猎，车驾夜还，恽拒关不开。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闲。恽曰：“火明辽远。”遂不受诏。帝乃回从东中门入。明日，恽上谏书曰：“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，以万人惟忧。而陛下远猎山林，夜以继昼，其如社稷宗庙何？暴虎冯河，未至之戒，诚小臣所窃忧也。”书奏，赐布百匹，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。

注 洛阳城东面北头门也。

注 东面中门也。

注 盘，乐也。尚书无逸曰“文王不敢盘于游田，以万人惟政之共”也。

注 参封，县，属琅邪郡。

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，侍讲殿中。及郭皇后废，恽乃言于帝曰：“臣闻夫妇之好，父不能得之于子，况臣能得之于君乎？是臣所不敢言。虽然，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，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。”帝曰：“恽善恕己量主，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。”后既废，而太子意不自安，恽乃说太子曰：“久处疑位，上违孝道，下近危殆。昔高宗明君，吉甫贤臣，及有纤介，放逐孝子。春秋之义，母以子贵。太子宜因左右及诸皇子引愆退身，奉养母氏，以明圣教，不背所生。”太子从之，帝竟听许。

注 建武十七年废。

注 得犹制御也。司马迁曰：“妃匹之爱，君不能得之臣，父不能得之子。况卑下乎？”

注 左右犹向背也。言其齐等。

注 家语曰：“曾参妻为梨蒸不熟，因出之，终身不娶。其子请焉。曾参曰：‘高宗以后妻杀孝子，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，吾上不及高宗，中不比吉甫，知其得免于非乎！’遂不娶。”

恽再迁长沙太守。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，遭父丧未葬，邻人失火，初匍匐枢上，以身扞火，火为之灭。恽甄异之，以为首举。后坐事左转芒长，又免归，避地教授，著书八篇。以病卒。子寿。

注 芒，县，属沛国，故城在今亳州永城县北，一名临睢城。东观记曰“坐前长沙太守张禁多受遗送千万，以恽不推劾，故左迁”也。

注 避地谓隐遁也。东观记曰：“芒守丞韩龚受大盗丁仲钱，阿拥之，加笞八百，不死，入见恽，称仲健。恽怒，以所杖铁杖捶龚。龚出怨恚，遂杀仲，恽故坐免。”

寿字伯考，善文章，以廉能称，举孝廉，稍迁冀州刺史。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，宾客放纵，类不检节，寿案察之，无所容贷。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，又徙督邮舍王宫外，动静失得，实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，于是藩国畏惧，并为遵节。视事三年，冀土肃清。三迁尚书令。朝廷每有疑议，常独进见。肃宗奇其智策，擢为京兆尹。郡多强豪，奸暴不禁。三辅素闻寿在冀州，皆怀震竦，各相检敕，莫敢干犯。寿虽威严，而推

诚下吏，皆愿嗟死，莫有欺者。以公事免。

注 类犹皆也。

注 近王宫置督邮舍，以察王得失。

复征为尚书仆射。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，威倾天下。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，有所请托，寿即送诏狱。前后上书陈宪骄恣，引王莽以诫国家。是时宪征匈奴，海内供其役费，而宪及其弟笃、景并起第宅，骄奢非法，百姓苦之。寿以府臧空虚，军旅未休，遂因朝会讥刺宪等，厉音正色，辞旨甚切。宪怒，陷寿以买公田诽谤，下吏当诛。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：“臣闻圣王辟四门，开四聪，延直言之路，下不讳之诏，立敢谏之旗，听歌谣于路，争臣七人，以自鉴照，考知政理，违失人心，辄改更之，故天人并应，传福无穷。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于台上，与诸尚书论击匈奴，言议过差，及上书请买公田，遂系狱考劾大不敬。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，匡救为职。若怀默不言，其罪当诛。”

今寿违觴正议，以安宗庙，岂其私邪？又台阁平事，分争可否，虽唐虞之隆，三代之盛，犹谓谔谔以昌，不以诽谤为罪。

请买公田，人情细过，可裁隐忍。

寿若被诛，臣恐天下以为国家横罪忠直，贼伤和气，忤逆阴阳。臣所以敢犯严威，不避夷灭，触死瞽言，非为寿也。忠臣尽节，以死为归。臣虽不知寿，度其甘心安之。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，以伤晏晏之化，杜塞忠直，垂讥无穷。臣敞谬豫机密，言所不宜，罪名明白，当填牢狱，先寿僵仆，万死有余。”

书奏，寿得减死，论徙合浦。未行，自杀，家属得归乡

里。

注 歌谣谓诗也。禹置敢谏之幡，解已见上。礼记王制曰：“命太师陈诗观民风。”郑玄注云：“陈诗谓采其诗而示之。”

注 孔子曰，天子有争臣七人。

注 史记赵良谓商君曰：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。武王谔谔以昌，殷纣嘿嘿以亡。”

注 论语曰“侍于君子有三愆，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”也。

注 郑玄注尚书考灵耀云：“道德纯备谓之塞，宽容覆载谓之晏。”

注 今(广)[廉]州县。

赞曰：鲍永沉吟，晚乃归正。志达义全，先号后庆。申屠对策，郅恽上书。

有道虽直，无道不愚。

注 易曰“先号咷而后笑”，谓初凶后吉也。

后汉书卷三十上

苏竟杨厚列传 第二十上

苏竟字伯况，扶风平陵人也。平帝世，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。善图纬，能通百家之言。王莽时，[与]刘歆等共典校书，拜代郡中尉。时匈奴扰乱，北边多罹其祸，竟终完辑一郡。光武即位，就拜代郡太守，使固塞以拒匈奴。

建武五年冬，卢芳略得北边诸郡，帝使偏将军随弟屯代郡。竟病笃，以兵属弟，诣京师谢罪。拜侍中，数月，以病免。

注 王莽置六经祭酒，秩上卿，每经各一人，竟为讲尚书祭酒。

注 随姓，弟名也。弟音悌。

初，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，而刘歆兄子龚为其谋主。

竟时在南阳，与龚书晓之曰：

注 阴，县名，属南阳郡，故城在今襄州谷城县界北。

注 臣贤案：前书及三辅决录并云向曾孙，今言歆兄子，则不同也。

君执事无恙。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， 与国师公从事出入，校定秘书，

窃自依依，末由自远。盖闻君子愍同类而伤不遇。人无愚智，莫不先避害然后求利，先定志然后求名。昔智果见智伯穷兵必亡，故变名远逝， 陈平知项王为天所弃，故归心高祖，皆智之至也。 闻君前权时屈节，北面延牙，

乃后觉悟，栖弼养德。 先世数子，又何以加。 君处阴中，士多贤士，若以须臾之闲，研考异同，揆之图书，测之人事，则得失利害，可陈于目，何自负畔乱之困，不移守恶之名乎？与君子之道，何其反也？

注 执事犹言左右也。敬前人，故呼其执事者。尔雅曰：“恙，忧也”。

注 走谓驰走之人，谦称也，犹司马迁与任少卿书云“牛马走”之类也。说文曰：“编，次也。”削谓简也，一曰削书刀也。研音午见反。

注 刘歆为王莽国师公也。

注 智果，智伯臣也。逝，去也。战国策曰，智伯与韩、魏共围赵，智伯之臣智果说智伯曰：“韩魏二主色动而喜，必背君矣。不如杀之。”智伯曰：“晋阳旦暮将拔之，而殄其利，乃有它心，不可，子勿复言。”智果见言之不听，出，更其姓为辅氏，遂去不见。其后韩、魏乃反杀智伯，三分其地。“果”或作“过”。

注 陈平初事项羽，后知羽必败，乃仗 度河归汉，见前书也。

注 延岑字牙。屈节谓臣事也。

注 尔雅曰“栖弼，息偃也”，言后息偃养德，不复事延

牙也。诗小雅曰：“或栖弼偃仰。”

注 谓智果、陈平也。

世之俗儒末学，醒醉不分，而稽论当世，疑误视听。或谓天下迭兴，未知谁是，称兵据土，可图非冀。或曰圣王未启，宜观时变，倚强附大，顾望自守。二者之论，岂其然乎？夫孔丘秘经，为汉赤制，玄包幽室，文隐事明。且火德承尧，虽昧必亮，承积世之祚，握无穷之符，王氏虽乘闲偷篡，而终婴大戮，支分体解，宗氏屠灭，非其嗟欤？皇天所以眷顾脚亦，忧汉子孙者也。论者若不本之于天，参之于圣，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，说土作书，乱夫大道，焉可信哉？

注 秘经，幽秘之经，即纬书也。赤制，解见郅恽传。

注 包，臧也。言纬书玄秘，臧于幽室，文虽微隐，事甚明验。

注 昧，暗也。亮，明也。言汉承唐尧、刘累之后，以火德王，虽遭王莽篡夺，一时闇昧，今光武中兴，必盛明也。

注 王莽传曰：“校尉公宾就斩莽首，军人分裂莽身，支节肌肉齑分。”三辅旧事曰：“齑切千段。”

注 脚亦犹裴回也。

注 师旷杂事，杂占之书也。前书曰阴阳书十六家，有师旷八篇也。

诸儒或曰：今五星失晷，天时谬错，辰星久而不暎，太白出入过度，荧惑进退见态，镇星绕带天街，岁星不舍氐、房。以为诸如此占，归之国家。盖灾不徒设，皆应之分野，各有所主。夫房、心即宋之分，东海是也。尾为燕分，渔阳

是也。东海董宪迷惑未降，渔阳彭宠逆乱拥兵，王赫斯怒，命将并征，故荧惑应此，宪、宠受殃。太白、辰星自亡新之末，失行筭度，以至于今，或守东井，或没羽林，或裴回藩屏，或踣躅帝宫，或经天反明，或潜臧久沉，或衰微闇昧，或煌煌北南，或盈缩成钩，或偃蹇不禁，皆大运荡除之祥，圣帝应符之兆也。贼臣乱子，往往错互，指麾妄说，传相坏误。

由此论之，天文安得遵度哉！

注 五星谓东方岁星，南方荧惑星，西方太白[星]，北方辰星，中央镇星。

失晷，失于常度。

注 不暘谓出入失度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昴、毕闲为天街。”氐、房，东方之宿。岁星，岁舍一次，当次舍于氐、房，今不舍之，是变常也。

注 前书天文志曰：“卯为房、心，宋之分也。”

注 前书天文志曰：“寅为尾、箕，燕之分也。”

注 东井，南方之宿。天官书曰：“北宫虚、危，南方有觜星曰羽林天军。”

“筭”或作“舛”。

注 帝宫，北辰也。藩屏，两傍之星也。裴回谓萦绕淹留。踣躅谓上下不去也。

注 盈缩犹进退，曲如钩形也。偃蹇，高而明大无禁制。

乃者，五月甲申，天有白虹，自子加午，广可十丈，长可万丈，正临倚弥。倚弥即黎丘，秦丰之都也。是时月入于毕。毕为天网，主网罗无道之君，故武王将伐纣，上祭于毕，求助天也。夫仲夏甲申为八魁。八魁，上帝开塞之将也，主

退恶攘逆。流星状似蚩尤旗，或曰营头，或曰天枪，出奎而西北行，至延牙营上，散为数百而灭。奎为毒螫，主库兵。此二变，郡中及延牙士觶所共见也。是故延牙遂之武当，托言发兵，实避其殃。今年比卦部岁，坤主立冬，坎主冬至，水性灭火，南方之兵受岁祸也。德在中宫，刑在木，木胜土，刑制德，今年兵事毕已，中国安宁之嗟也。五七之家三十五姓，彭、秦、延氏不得豫焉。如何怪惑，依而恃之？葛累之诗，“求福不回”，其若是乎！

注 盖秦丰黎丘一名倚弥也。

注 毕，西方宿也。

注 史记曰，周武王即位九年，上祭于毕，东观兵于孟津也。

注 历法，春三月己巳、丁丑，夏三月甲申、壬辰，秋三月己亥、丁未，冬三月甲寅、壬戌，为八魁。

注 春秋合诚图曰“奎主武库之兵”也。

注 今均州县也。

注 比卦，坤下坎上，坎为水也。

注 春秋运斗枢曰：“五七三十五，人皆共一德。”

注 诗大雅曰：“莫莫葛藟，施于条枚，恺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。”注云：“葛延蔓于木之枝而茂盛，喻子孙依缘先人之功而起也。回，违也。言不违先祖之道。”

图讖之占，觶变之验，皆君所明。善恶之分，去就之决，不可不察。无忽鄙言！

夫周公之善康叔，以不从管蔡之乱也；景帝之悦济北，以不从吴濞之畔也。

自更始以来，孤恩背逆，归义向善，臧否粲然，可不察欤！良医不能救无命，强梁不能与天争，故天之所坏，人不得支。宜密与太守刘君共谋降议。仲尼栖栖，墨子遑遑，忧人之甚也。屠羊救楚，非要爵禄；茅焦干秦；岂求报利？尽忠博爱之诚，愤满不能已耳。

又与仲况书谏之，文多不载，于是仲况与龚遂降。

注 史记曰，周公以成王命伐殷，杀管叔，放蔡叔，以殷余人封康叔为籛君。

注 济北王志，高帝孙，齐王肥之子也。吴楚反时，坚守不从，景帝贤之，徙封为淄川王也。

注 扁鹊之见桓侯，项王之敌汉祖也。

注 支，持也。左传曰，晋汝叔宽曰：“天之所坏，不可支也；觴之所为，不可干也。”

注 班固曰“栖栖遑遑，孔席不暖，墨突不黔”也。

注 庄子曰“楚昭王失国，屠羊说走而从于王。昭王反国，将赏从亡者，及屠羊说。屠羊说曰：‘大王失国，说失屠羊；大王反国，说亦反屠羊。臣之爵禄已复矣，又何赏之有？’遂不受”也。

注 秦始皇迁太后于咸阳宫，又扑杀两弟。齐人茅焦解衣伏质入谏，始皇乃迎太后归于咸阳，爵茅焦为上卿，焦辞不受。事见说苑也。

龚字孟公，长安人，善论议，扶风马援、班彪并器重之。

竟终不伐其功，潜乐道术，作记海篇及文章传于世。年七十，卒于家。

注 三辅决录注曰：“唯有孟公论可观者。”班叔皮与京兆丞郭季通书曰：“刘孟公臧器于身，用心笃固，实瑚璉之器，宗庙之宝也。”

杨厚字仲桓，广汉新都人也。祖父春卿，善图讖学，为公孙述将。汉兵平蜀，春卿自杀，临命戒子统曰：“吾绋鲙中有先祖所传秘记，为汉家用，尔其修之。”统感父遗言，服阕，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，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。建初中为彭城令，一州大旱，统推阴阳消伏，县界蒙泽。太守宗湛使统为郡求雨，亦即降澍。自是朝廷灾异，多以访之。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讖二卷解说，位至光禄大夫，为国三老。年九十卒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绋，厚繒也。”绋音提。

注 益部耆旧传曰：“统字仲通。曾祖父仲续举河东方正，拜祁令，甚有德惠，人为立祠。乐益部风俗，因留家新都，代修儒学，以夏侯尚书相传。”

注 袁山松书曰“统在县，休征时序，风雨得节，嘉禾生于寺舍，人庶称神”也。

统生厚。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，厚年九岁，思令和亲，乃托疾不言不食。

母知其旨，惧然改意，恩养加笃。博后至光禄大夫。

注 惧音九具反。

厚少学统业，精力思述。初，安帝永初(二)年，太白入

(北)斗，洛阳大水。时统为侍中，厚随在京师。朝廷以问统，统对年老耳目不明，子厚晓读图书，粗识其意。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，厚对以为“诸王子多在京师，容有非常，宜亟发遣各还本国”。太后从之，星寻灭不见。又克水退期日，皆如所言。除为中郎。太后特引见，问以图讖，厚对不合，免归。复习业鞬为，不应州郡、三公之命，方正、有道、公车特征皆不就。

注 续汉志曰，时正月己亥，太白入北斗中，以为贵相凶也。又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，邓太后专政也。

注 亟音纪力反。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邓太后问厚曰：‘大将军邓鹭应辅臣(以)[星]不？’对曰：‘不应。’以此不合其旨。”

永建二年，顺帝特征，诏告郡县督促发遣。厚不得已，行到长安，以病自上，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厄，宜蠲法改宪之道，及消伏灾异，凡五事。制书矐述，有诏太医致药，太官赐羊酒。及至，拜议郎，三迁为侍中，特蒙引见，访以时政。四年，厚上言“今夏必盛寒，当有疾疫蝗虫之害”。是岁，果六州大蝗，疫气流行。后又连上“西北二方有兵气，宜备边寇。”车驾临当西巡，感厚言而止。

至阳嘉三年，西羌寇陇右，明年，乌桓围度辽将军耿晔。永和元年，复上“京师应有水患，又当火灾，三公有免者，蛮夷当反畔。”是夏，洛阳暴雨，杀千余人；至冬，承福殿灾，太尉庞参免；荆、交二州蛮夷贼杀长吏，寇城郭。又言“阴臣、近戚、妃党当受祸”。明年，宋阿母与宦者矐信侯李元等遭奸废退；后二年，中常侍张逵等复坐诬罔大将军梁商专恣，

悉伏诛。每有灾异，厚辄上消救之法，而阉宦专政，言不得信。

注 春秋命历序曰：“四百年之闲，闭四门，听外难，鬻异并贼，官有孽臣，州有兵乱，五七弱，暴渐之嗟也。”宋均注云：“五七三百五十岁，当顺帝渐微，四方多逆贼也。”

注 鬻，明也。

注 阴，私也。

注 阿母，顺帝乳母山阳君宋娥也。

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，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、珍玩致遗于厚，欲与相见。厚不荅，固称病求退。帝许之，赐车马钱帛归家。修黄老，教授门生，上名录者三千余人。

太尉李固数荐言之。(太)[本]初元年，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，遂辞疾不就。建和三年，太后复诏征之，经四年不至。年八十二，卒于家。策书吊祭。乡人谥曰文父。门人为立庙，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。

注 古礼谓以束帛加璧，安车蒲轮等。

后汉书卷三十下

郎顛襄楷列传 第二十下

郎顛字雅光，北海安丘人也。父宗，字仲绥，学京氏易，善风角、星筭、六日七分，能望气占候吉凶，常卖卜自奉。

安帝征之，对策为诸儒表，后拜吴令。时卒有暴风，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，记识时日，遣人参候，果如其言。诸公闻而表上，以博士征之。宗耻以占验见知，闻征书到，夜县印绶于县廷而遁去，遂终身不仕。

注 京氏，京房也，作易传。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，以占吉凶也。星筭谓善天文筭数也。易稽览图曰：“甲子卦气起中孚，六日八十分日之七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六以候也。八十分为一日之七者，一封六日七分也。”

注 奉音扶用反。

注 吴，县名，属会稽郡，今苏州县也。

顛少传父业，兼明经典，隐居海畔，延致学徒常数百人。昼研精义，夜占象度，勤心锐思，朝夕无倦。州郡辟召，举有道、方正，不就。

顺帝时，灾异屡见，阳嘉二年正月，公车征，顛乃诣阙拜章曰：

臣闻天垂妖象，地见灾符，所以谴告人主，责躬修德，使正机平衡，流化兴政也。易内传曰：“凡灾异所生，各以其政。变之则除，消之亦除。”伏惟陛下躬日昃之听，温三省之勤，思过念咎，务消只悔。

注 易稽览图曰：“凡异所生，灾所起，各以其政，变之则除，其不可变，则施之亦除。”郑玄注云：“改其政者，谓失火令则行水令，失土令则行木令，失金令则行火令，则灾除去也。不可变谓杀贤者也。施之者，死者不可复生，封祿其子孙，使得血食，则灾除也。”

注 论语曾子曰“吾日三省吾身”也。

注 只，大也。易复卦初九曰：“无只悔元吉。”

方今时俗奢侈，浅恩薄义。夫救奢必于俭约，拯薄无若敦厚，安上理人，莫善于礼。修礼遵约，盖惟上兴，革文变薄，事不在下。故周南之德，关雎政本。

本立道生，风行草从，澄其源者流清，溷其本者未浊。天地之道，其犹鼓钥，以虚为德，自近及远者也。伏见往年以来，园陵数灾，炎光炽猛，惊动神灵。易天人应曰：“君子不思遵利，兹谓无泽，厥灾孽火烧其宫。”又曰：

“君高台府，犯阴侵阳，厥灾火。”又曰：“上不俭，下不节，炎火并作烧君室。”

自顷缮理西苑，修复太学，宫殿官府，多所构饰。昔盘庚迁殷，去奢即俭，夏后卑室，尽力致美。又鲁人为长府，闵子骞曰：“仍旧贯，何必改作。”臣愚以为诸所缮修，事可省减，稟恤贫人，赈赡孤寡，此天之意也，人之庆也，仁之本也，俭之要也。焉有应天养人，为仁为俭，而不降福者哉？

注 周南诗序曰：“关雎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也。”故夫妇为政本也。

注 钥如笛，六孔。鼓钥，其形内虚而气无穷。老子曰：“天地之闲其犹 钥，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”

注 阳嘉元年冬，恭陵百丈庀灾。永建元年秋，茂陵园寝灾。

注 永建六年修太学也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盘庚以耿在河北，迫近山川，自祖辛以来奢淫不绝，乃度河将徙都亳之殷地。人咨嗟相怨，不欲徙，盘庚乃作书三篇以告喻之。”今尚书盘庚三篇是也。亳在偃师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禹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。”

注 长府，鲁之府名也。仍，因也。贯，事也。言因旧事则可，何必更作。

见论语。

土者地只，阴性澄静，宜以施化之时，敬而勿扰，窃见正月以来，阴闇连日。

易内传曰：“久阴不雨，乱气也，蒙之比也。蒙者，君臣上下相冒乱也。”

又曰：“欲德不用，厥异常阴。”夫贤者化之本，云者雨之具也。得贤而不用，犹久阴而不雨也。又顷前数日，寒过其节，冰既解释，还复凝合。夫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此言日月相推，寒暑相避，以成物也。今立春之后，火卦用事，当温而寒。

违反时节，由功赏不至，而刑罚必加也。宜须立秋，顺气行罚。

注 易稽览图曰：“日食之比，阴(得)[覆]阳[也]。蒙之比也，阴冒阳也。”郑玄注云：“蒙，气也。比非一也。邪臣谋覆冒其君，先雾从夜昏起，或从夜半或平旦。君不觉悟，日中不解，遂成蒙；君复不觉悟，下为雾也。”比音庇。

注 易系词之文也。

臣伏案飞候，参察觴政，以为立夏之后，当有震裂涌水之害。又比荧惑失度，盈缩往来，涉历舆鬼，环绕轩辕。火精南方，夏之政也。政有失礼，不从夏令，则荧惑失行。正月三日至乎九日，三公卦[也]。

三公上应台阶，下同元首。政失其道，则寒阴反节。“节彼南山”，咏自周诗；

“股肱良哉”，着于虞典。而今之在位，竞托高虚，纳累钟之奉，忘天下之忧，栖弭偃仰，寢疾自逸，被策文，得赐钱，即复起矣。何疾之易而愈之速？

以此消伏灾眚，兴致升平，其可得乎？今选举牧守，委任三府。长吏不良，既咎州郡，州郡有失，岂得不归责举者？而陛下崇之弥优，自下慢事愈甚，所谓大网疏，小网数。三公非臣之仇，臣非狂夫之作，所以发愤忘食，恳恳不已者，诚念朝廷欲致兴平，非不能面誉也。

注 京房作易飞候。

注 天官书曰，舆鬼，南方之宿。轩辕黄龙体，女主后宫之象也。

注 荧惑，南方，主夏，为礼为视。礼亏视失，不行夏令，则荧惑逆行也。

见天文志。

注 凡卦法，一为元士，二为大夫，三为三公，四为诸侯，五为王位，六为宗庙。前书曰：“梁人焦延寿，字贛，长于灾变，分六十四卦，更直日用事，以风、雨、寒、温为候。”音义云：“分卦直日之法，爻主一日，即三日九日，并为三公之(日)[卦]也。”

注 春秋元命包曰：“魁下六星，两两而比，曰三台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泰阶，三台也。”又黄帝泰阶六符经曰：“泰阶者，天之三阶也。上阶为天子，中阶为诸侯、公卿、大夫，下阶为士、庶人。三阶平则阴阳和，风雨时。”尚书曰：“君为元首，臣作股肱。”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阶，下与人君同体也。

注 诗小雅曰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，赫赫师尹，人具尔瞻。”注云：“节，高峻貌也。喻三公之位，人所高严也。赫赫，显盛也。师尹，三公也。言三公之位，天下之人共瞻视之。”

注 六斛四斗曰钟，左传曰四(斗)[升]为豆，四豆为区，四区为釜，(四)[十]釜为钟也。

注 三公也。

注 谓缓于三公，切于州郡也。

臣生长草野，不晓禁忌，披露肝胆，书不择言。伏顿鼎镬，死不敢恨。谨诣阙奉章，伏待重诛。

书奏，帝复使对尚书。 顛对曰：

注 使就尚书更对也。

臣闻明王圣主好闻其过，忠臣孝子言无隐情。臣备生人伦视听之类，而稟性愚悷，不识忌讳，故出死忘命，恳恳重言。

诚欲陛下修乾坤之德，开日月之明，披图籍，案经典，览帝王之务，识先后之政。如有阙遗，退而自改。本文武之业，拟尧舜之道，攘灾延庆，号令天下。此诚臣顓区区之愿，夙夜梦寤，尽心所计。谨条序前章，畅其旨趣，条便宜七事，具如状对：

注 重，再也。

注 谓前诣阙所上章也。

一事：陵园至重，圣神攸冯，而灾火炎赫，迫近寝殿，魂而有灵，犹将惊动。

寻宫殿官府，近始永平，岁时未积，便更修造。又西苑之设，禽畜是处，离房别观，本不常居，而皆务精土木，营建无已，消功单贿，巨亿为计。易内传曰：

“人君奢侈，多饰宫室，其时旱，其灾火。”是故鲁僖遭旱，修政自救，下钟鼓之县，休缮治之官，虽则不宁，而时雨自降。由此言之，天之应人，敏于景响。今月十七日戊午，征日也，日加申，风从寅来，丑时而止。丑、寅、申皆征也，不有火灾，必当为旱。愿陛下校计缮修之费，永念百姓之劳，罢将作之官，减雕文之饰，损庖厨之饌，退宴私之乐。易中孚传曰：“阳感天，不旋日。”如是，则景云降集，眚沴息矣。

注 春秋考异邮曰：“僖公三年春夏不雨，于是僖公忧闵，玄服避舍，释更徭之逋，罢军寇之诛，去苛刻峻文惨毒之教，所蠲浮令四十五事。曰：‘方今天旱，野无生稼，寡人当死，百姓何(谤)[罪]？不敢烦人请命，愿抚万人害，以身塞无状。’”

‘ 禱已，舍齐南郊，雨大澍也。 ’

注 左传僖公“六月雨”。

注 敏，疾也。

注 阳嘉二年正月。

注 日在申时也。

注 南方为征，故为火及早也。

注 易中孚传曰：“阳感天，不旋日，诸侯不旋时，大夫不过僮。”郑玄注云：

“阳者天子，为善一日，天立应以善；为恶一日，天立应以恶。诸侯为善一时，天立应以善；为恶一时，天立应以恶。大夫为善一岁，天亦立应以善；为恶一岁，天亦立应以恶。”一说云“不旋日，立应之；不过时，三辰闲；不过僮，从今旦至明日旦”也。阳即指天子也。

注 景云，五色云也，一曰庆云。孝经援神契曰：“德至山陵则景云出。”顛以陵园火灾，故引之也。眚沴谓灾气。

二事：去年已来，兑卦用事，类多不暘。易传曰：“有貌无实，佞人也；有实无貌，道人也。”寒温为实，清浊为貌。

今三公皆令色足恭，外厉内荏，以虚事上，无佐国之实，故清浊效而寒温不效也，是以阴寒侵犯消息。占曰：

“日乘则有妖风，日蒙则有地裂。”如是三年，则致日食，阴侵其阳，渐积所致。立春前后温气应节者，诏令宽也。其后复寒者，无宽之实也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率土之人，岂无贞贤，未闻朝廷有所赏拔，非所以求善赞务，弘济元元。宜采纳良臣，以助圣化。

注 易稽览图曰：“有实无貌，屈道人也；有貌无实，佞

人也。”郑玄注曰：

“有寒温，无貌浊清静，此贤者屈道，仕于不肖君也。有貌浊清静，无寒温，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。”

注 易稽览图曰：“侵消息者，或阴专政，或阴侵阳。”郑玄注：“温卦以温侵，寒卦以寒侵。阳者君也，阴者臣也，专君政事亦阴侵阳也。”

三事：臣闻天道不远，三五复反。今年少阳之岁，法当乘起，恐后年已往，将遂惊动，涉历天门，灾成戊己。今春当旱，夏必有水，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。夫灾眚之来，缘类而应。行有玷缺，则气逆于天，精感变出，以戒人君。王者之义，时有不登，则损滋彻膳。数年以来，谷收稍减，家贫户谨，岁不如昔。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？水旱之灾，虽尚未至，然君子远览，防微虑萌。

老子曰：“人之饥也，以其上食税之多也。”故孝文皇帝绋袍革舄，木器无文，约身薄赋，时致升平。今陛下圣德中兴，宜遵前典，惟节惟约，天下幸甚。

易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是故高宗以享福，宋景以延年。

注 春秋合诚图曰：“至道不远，三五而反。”宋均注云：“三，三正也。五，五行也。三正五行，王者改代之际会也。能于此际自新如初，则通无穷也。”

注 戌亥之闲为天门也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孝文帝身衣弋绋，足履革舄，兵木无刃，衣缁无文。”

注 高宗，殷王武丁也。尚书大传曰：“武丁祭成汤，有

雉飞升鼎耳而响，祖己曰：‘雉者野鸟，升于鼎者，欲为用也，无则远方将有来朝者。’故武丁内反诸己，以思先王之道。三年，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。孔子曰：‘吾于高宗彤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。’”帝王纪曰“高宗脩国五十有九年，年百岁”也。

注 吕氏春秋曰“宋景公时，荧惑在心，召子韦问焉。子韦曰：‘祸当君。虽然，可移宰相。’公曰：‘宰相，寡人所与理国家也。’曰：‘可移于人。’公曰：‘人死，寡人将谁为君？’曰：‘可移于岁。’公曰：‘岁饥人饿，谁以我为君乎？’子韦曰：‘君有至德之言三，天必三赏君，荧惑必退三舍。一舍行七星，星当一年，君延二十一年矣。’荧惑果退三舍”也。

四事：臣窃见皇子未立，储宫无主，仰观天文，太子不明。荧惑以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五度，推步三统，荧惑今当在翼九度，今反在柳三度，则不及五十余度。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，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，出后星北，东去四度，北旋复还。轩辕者，后宫也。荧惑者，至阳之精也，天之使也，而出入轩辕，绕还往来。易曰：“天垂象，见吉凶。”其意昭然可见矣。礼，天子一娶九女，嫡媵毕具。今宫人侍御，动以千计，或生而幽隔，人道不通，郁积之气，上感皇天，故遣荧惑入轩辕，理人伦，垂象见异，以悟主上。昔武王下车，出倾宫之女，表商容之间，以理人伦，以表贤德，故天授以圣子，成王是也。今陛下多积宫人，以违天意，故皇胤多天，嗣体莫寄。诗云：“敬天之怒，不敢戏豫。”方今之福，莫若广嗣，广嗣之术，可不深思？宜简出宫女，恣其姻嫁，则天自降福，子孙千亿。

惟陛下丁宁再三，留神于此。左右贵幸，亦宜惟臣之言，以悟陛下。盖善言古者合于今，善言天者合于人。愿访问百

僚，有违臣言者，臣当受苟言之罪。

注 洪范五行传曰：“心之大星天王也，其前星太子也，后星庶子也。”

注 娄，西方宿也。

注 翼，南方宿也。

注 柳，东方宿也。

注 言荧惑行弼也。

注 荧惑南方火，盛阳之精也。天文要集曰：“天有五帝，五星为之使。”

注 尚书大传曰：“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间，归倾宫之女。”

注 诗大雅板篇之文也。注云：“戏豫，逸豫也。”

注 前书武帝诏曰：“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。”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。”

五事：臣窃见去年闰(十)月十七日己丑夜，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左足，入玉井，数日乃灭。春秋曰：“有星孛于大辰。大辰者何？大火也。大火为大辰，伐又为大辰，北极亦为大辰。”所以孛一宿而连三宿者，言北辰王者之宫也。凡中宫无节，政教乱逆，威武衰微，则此三星以应之也。罚者白虎，其宿主兵，其国赵、魏，变见西方，亦应三辅。凡金气为变，发在秋节。臣恐立秋以后，赵、魏、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。宜豫宣告诸郡，使敬授人时，轻徭役，薄赋敛，勿妄缮起，坚仓狱，备守籓，回选贤能，以镇抚之。金精之变，责归上司。宜以五月丙午，遣太尉服干戚，建井旗，书玉板之策，引白气之异，于西郊责躬求愆，谢咎皇天，消灭妖气。

盖以火胜金，转祸为福也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时客星气白，广二尺，长五丈，起天苑西南。”天官书曰：

“西有句曲九星，三处罗：一曰天旗，二曰天苑，三曰九游。”参星下四小星为玉井，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。

注 春秋昭十七年：“有星孛于大辰。”尔雅曰：“大辰，房、心、尾也。”

孙炎曰：“龙星明者可以为时候，故曰大辰。”

注 广雅曰“罚谓之大辰”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北极谓之北辰。”李巡曰：“北极，天心也，居北方，正四时，谓之北辰也。”

注 天官书曰：“参为白虎，下有三星曰罚，为斩刈之事。“故主兵。昴、毕之闲，赵、魏之分也。

注 西方白气入玉井，是金气之变也。

注 回，易也。

注 上司谓司马也，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。韩诗外传曰：“司马主天。阴阳不调，星辰失度，责之司马。”故云责归上司也。

注 干，楯也。戚，斧也。西方主兵，故太尉执持楯斧，所以厌金气也。井，南方火宿也。鸟隼曰旗也。以火胜金，故画井星之文于旗而建之也。

注 书祝辞于玉板也。

注 以五月丙午日，火胜金也。

六事：臣窃见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时，白虹贯日。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。

贯日中者，侵太阳也；见于春者，政变常也。方今中官外司，各各考事，

其所考者，或非急务。又恭陵火灾，主名未立，多所收捕，备经考毒。寻火为天戒，以悟人君，可顺而不可违，可敬而不可慢。陛下宜恭己内省，以备后灾。凡诸考案，并须立秋。又易传曰：“公能其事，序贤进士，后必有喜。”

反之，则白虹贯日。以甲乙见者，则谴在中台。自司徒居位，阴阳多谬，

久无虚己进贤之策，天下兴议，异人同咨。且立春以来，金气再见，

金能胜木，必有兵气，宜黜司徒以应天意。陛下不早攘之，将负臣言，遗患百姓。

注 考，劾也。

注 立犹定也。时考问延火者姓名未定也。

注 谴，责也。韩诗外传曰：“三公者何？司空、司徒、司马也。司马主天，司空主地，司徒主人。故阴阳不调，星辰失度，责之司马；山陵崩绝，川谷不流，责之司空；五谷不殖，草木不茂，责之司徒。”甲乙东方主春，生殖五谷之时也。而白虹以甲乙日见，明责在司徒也。

注 时刘崎为司徒，至阳嘉三年策免。

注 咨，嗟叹也。

注 谓元年闰十二月己丑夜，有白气入玉井，二年正月乙卯，白虹贯日，此金气再见。

七事：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。于诗三基，高祖起亥仲二年，今在戌仲十年。诗泛历枢曰：“卯酉为革政，午

亥为革命，神在天门，出入候听。”

言神在戌亥，司候帝王兴衰得失，厥善则昌，厥恶则亡。于易雄雌秘历，今值困乏。凡九二困者，觴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。经曰：“困而不失其所，其唯君子乎！”唯独贤圣之君，遭困遇险，能致命遂志，不去其道。陛下乃者潜龙养德，幽隐屈厄，即位之元，紫宫惊动，历运之会，时气已应。

然犹恐妖祥未尽，君子思患而豫防之。臣以为戌仲已竟，来年入季，文帝改法，除肉刑之罪，至今适三百载。宜因斯际，大蠲法令，官名称号，舆服器械，事有所更，变大为小，去奢就俭，机衡之政，除烦为简。改元更始，招求幽隐，举方正，征有道，博采异谋，开不讳之路。

注 “基”当作“髓”，谓以三髓之法推之也。诗泛历枢曰：“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，此天地所定位，阴阳气周而复始，万物死而复苏，大统之始，故王命一节为之十岁也。”

注 宋均注云：“神，阳气，君象也。天门，戌亥之闲，干所据者。”

注 易困卦之辞也。

注 易困卦曰：“泽无水，困，君子以致命遂志。”困卦坎下兑上。坎为水，兑为泽，水在泽下，是谓竭涸之象，故以喻困。致命遂志，谓君子委命固穷，不离于道也。

注 谓顺帝为太子时，废为济阴王。

注 汉法肉刑三，谓黥也，劓也，左右趾也。文帝除之，当黥者髡钳城旦舂，当劓者笞三百，当左右(指)[趾]者笞五百也。

注 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，至顺帝阳嘉二年，合三百年也。

臣陈引际会，恐犯忌讳，书不尽言，未敢究畅。

台诰顓曰：“对云‘白虹贯日，政变常也’。朝廷率由旧章，何所变易而言变常？”

又言‘当大蠲法令，革易官号’。或云变常以致灾，或改旧以除异，何也？又阳嘉初建，复欲改元，据何经典？其以实对。”顓对曰：

方春东作，布德之元，阳气开发，养导万物。王者因天视听，奉顺时气，宜务崇温柔，遵其行令。而今立春之后，考事不息，秋冬之政，行乎春夏，故白虹春见，掩蔽日曜。凡邪气乘阳，则虹蜺在日，斯皆臣下执事刻急所致，殆非朝廷优宽之本。此其变常之咎也。又今选举皆归三司，非有周召之才，而当则哲之重，每有选用，辄参之掾属，公府门巷，宾客填集，送去迎来，财货无已。其当迁者，竞相荐谒，各遣子弟，充塞道路，开长奸门，兴致浮伪，非所谓率由旧章也。尚书职在机衡，宫禁严密，私曲之意，羌不得通，偏党之恩，或无所用。选举之任，不如还在机密。臣诚愚戆，不知折中，斯固远近之论，当今之宜。又孔子曰：“汉三百载，(计)[斗]历改宪。”

三百四岁为一德，五德千五百二十岁，五行更用。王者随天，譬犹自春徂夏，改青服绛者也。自文帝省刑，适三百年，而轻微之禁，渐已殷积。王者之法，譬犹江河，当使易避而难犯也。故易曰：“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。”今去奢即俭，以先天下，改易名号，随事称谓。易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同归殊涂，一致百虑。”是知变常而善，可以除灾，变常而恶，必致于异。今年仲竟，来年入季，仲终季始，历运变改，故可改元，所以顺天道也。

注 礼记月令，孟春，天子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人。仲春，安萌芽，养幼少，存诸孤，省圜圜，去桎梏，止狱讼。是遵其行令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知人则哲。”

注 参，豫也。

注 北斗魁星第三为机，第五为衡，于天文为喉舌。李固对策曰：“陛下之有尚书，犹天有北斗，主为喉舌，斟酌元气，运平四时，出纳王命也。”

注 欲使尚书专掌选也。

注 春秋保干图曰：“阳起于一，天帝为北辰，气成于三，以立五神，三五展转，机以动运。”故三百岁斗历改宪也。

注 易干凿度孔子曰：“立德之数，先立木、金、水、火、土德，各三百四岁。”

五德备凡千五百二十岁，太终复初，故曰五行更用。更犹变改也。

注 礼记月令，孟春天子衣青衣，服苍玉，孟夏则衣朱衣，服赤玉也。

臣顓愚蔽，不足以荅圣问。

顓又上书荐黄琼、李固，并陈消灾之术曰：

臣前对七事，要政急务，宜于今者，所当施用。诚知愚浅，不合圣听，人贱言废，当受诛罚， 征营惶怖，靡知厝身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不以人废言。”

臣闻剡舟剡楫，将欲济江海也； 聘贤选佐，将以安天下也。昔唐尧在上，髡龙为用， 文武创德，周召作辅，是以能

建天地之功，增日月之耀者也。

诗云：“赫赫王命，仲山甫将之。邦国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”
“宣王是赖，以致雍熙。陛下践祚以来，勤心庶政，而三九之位，未见其人，是以灾害屡臻，四国未宁。

臣考之国典，验之闻见，莫不以得贤为功，失士为败。且贤者出处，翔而后集，爵以德进，则其情不苟，然后使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矣。若有德不报，有言不莛，来无所乐，进无所趋，则皆怀归藪泽，修其故志矣。夫求贤者，上以承天，下以为人。不用之，则逆天统，违人望。逆天统则灾眚降，违人望则化不行。灾眚降则下呼嗟，化不行则君道亏。四始之缺，五际之厄，其咎由此。岂可不刚健笃实，矜矜栗栗，以守天功盛德大业乎？

注 易曰：“黄帝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。”

注 髀龙喻贤臣也。郑玄注易干卦云：“爻皆体干，髀龙之象。”舜既受禅，禹与稷、契、咎繇之属并在朝。

注 诗大雅也。将，行也。若，顺也。顺否犹臧否，谓善恶也。言国有善恶，仲山甫能明之。

注 三公九卿也。

注 四方之国。

注 论语：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。”

注 无爵赏也。

注 四始谓关雎为国风之始，鹿鸣为小雅之始，文王为大雅之始，清庙为颂之始。缺犹废也。翼奉传曰：“易有阴阳五际。”孟康曰：“韩诗外传云‘五际，卯、酉、午、戌、亥也，阴阳终始际会之岁，于此则有变改之政。’”注 易系词曰：“日新之谓盛德，富有之谓大业。”

臣伏见光禄大夫江夏黄琼，耽道乐术，清亮自然，被褐怀宝，含味经籍，

又果于从政，明达变复。 朝廷前加优宠，宾于上位。琼入朝日浅，谋谟未就，因以丧病，致命遂志。老子曰：“大音希声，大器晚成。” 善人为国，三年乃立。 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，而复怪其不时还任。陛下宜加隆崇之恩，极养贤之礼，征反京师，以慰天下。又处士汉中李固，年四十，通游夏之艺，履颜闵之仁。絜白之节，情同皦日，忠贞之操，好是正直，卓冠古人，当世莫及。元精所生，王之佐臣， 天之生固，必为圣汉，宜蒙特征，以示四方。夫有出伦之才，不应限以官次。昔颜子十八，天下归仁； 子奇嚙齿，化阿有声。若还琼征固，任以时政，伊尹、傅说，不足为比，则可垂景光，致休祥矣。 臣顛明不知人，伏听觴言，百姓所归，臧否共叹。愿泛问百僚，核其名行，有一不合，则臣为欺国。 惟留圣神，不以人废言。

注 家语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有人于此，被褐而怀玉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国无道，隐可也；国有道，则衮冕而执玉也。”

注 言明于变异消复之术也。

注 声震宇内谓之大音，其动有时，故希声也。无所不容谓之大器，其功既博，故晚成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乃成功。”又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可以胜残去杀。”

注 元为天精，谓之精气。春秋演孔图曰“正气为帝，闲气为臣，宫商为(佐)[姓]，秀气为人”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颜渊问仁。孔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’”注 子奇，齐人，年十八为阿

邑宰，出仓廩以振贫乏，邑内大化。见说苑。

谨复条便宜四事，附奏于左：

一事：孔子作春秋，书“正月”者，敬岁之始也。王者则天之象，因时之序，宜开发德号，爵贤命士，流宽大之泽，垂仁厚之德，顺助元气，含养庶类。如此，则天文昭烂，星辰显列，五纬循轨，四时和睦。不则太阳不光，天地溷浊，时气错逆，霾雾蔽日。自立春以来，累经旬朔，未见仁德有所施布，但闻罪罚考掠之声。夫天之应人，疾于景响，而自从入岁，常有蒙气，月不舒光，日不宣曜。日者太阳，以象人君。政变于下，日应于天。清浊之占，随政抑扬。天之见异，事无虚作。岂独陛下倦于万机，帷幄之政有所阙欤？何天戒之数见也！臣愿陛下发扬干刚，援引贤能，勤求机衡之寄，以获断金之利。臣之所陈，辄以太阳为先者，明其不可久闇，急当改正。其异虽微，其事甚重。臣言虽约，其旨甚广。惟陛下乃眷臣章，深留明思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元年春正月。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岁之始也。”

注 礼记，正月迎春于东郊，还，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。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人，庆赏遂行，无有不当。

注 五纬，五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风而雨土为霾。”

注 帷幄谓谟谋之臣也。

注 易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

二事：孔子曰：“赖之始发大壮始，君弱臣强从解起。”

今月九日至十四日，大壮用事，消息之卦也。于此六日之中，赖当发声，发声则岁气和，王道兴也。

易曰：“赖出地奋，豫，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。赖者，所以开发萌芽，辟阴除害。万物须赖而解，资雨而润。故经曰：“赖以动之，雨以润之。”王者崇宽大，顺春令，则赖应节，不则发动于冬，当震反潜。

故易传曰：“当赖不赖，太阳弱也。”今蒙气不除，日月变色，则其效也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，随时进退，应政得失。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璇玑动作，与天相应。赖者号令，其德生养。号令殆废，当生而杀，则赖反作，其时无岁。陛下若欲除灾昭祉，顺天致和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，亟加斥黜，以安黎元，则太皓悦和，赖声乃发。

注 周书时训曰“春分之日玄鸟至，又五日赖乃发声。赖不发声，诸侯失人”也。

注 豫卦，坤下震上。坤为地，震为赖，赖在地上，故曰赖出地[奋]，豫。

奋，动也。豫，喜也。

注 殷，盛也。荐，进也。上帝，天帝也。赖动于地，万物喜豫，作乐之象。

注 易解卦曰“天地解而赖雨作，赖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”也。

注 易说卦文。

注 老子之文也。

注 易干卦文言之词也。大人，天子也。

注 赖以冬鸣，则岁饥也。

注 太皓，天也。

三事：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，太白与岁星合于房、心。太白在北，岁星在南，相离数寸，光芒交接。房、心者，天帝明堂布政之宫。孝经钩命决曰：“岁星守心年谷丰。”尚书洪范记曰：“月行中道，移节应期，德厚受福，重华留之。”

重华者，谓岁星在心也。今太白从之，交合明堂，金木相贼，而反同合，此以阴陵阳，臣下专权之异也。房、心东方，其国主宋。石氏经曰：“岁星出左有年，出右无年。”今金木俱东，岁星在南，是为出右，恐年谷不成，宋人饥也。陛下宜审详明堂布政之务，然后妖异可消，五纬顺序矣。

注 春秋元命包曰：“房四星，心三星。”

注 岁星守心为重华，故年丰也。

注 天官书曰“岁星一曰摄提，一曰重华”也。

注 太白，金也。岁星，木也。金(刻)[克]木，故相贼也。

注 卯为房、心，宋之分也。

注 石氏，魏人石中夫也，见蓺文志。

注 五纬，五星也。

四事：易传曰：“阳无德则旱，阴僭阳亦旱。”阳无德者，人君恩泽不施于人也。

阴僭阳者，禄去公室，臣下专权也。自冬涉春，讫无嘉泽，数有西风，反逆时节。朝廷劳心，广为祷祈，荐祭山川，暴龙移市。臣闻皇天感物，不为伪动，灾变应人，要在责己。若令雨可请降，水可攘止，则岁无隔并，太平可待。然而灾害不息者，患不在此也。立春以来，未见朝廷赏录有功，表显有德，存问孤寡，赈恤贫弱，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，收系纤介，牢狱充盈。臣闻恭陵火处，比有光曜，明此天灾，非

人之咎。丁丑大风，掩蔽天地。风者号令，天之威怒，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。又连月无雨，将害宿麦。

若一谷不登，则饥者十三四矣。陛下诚宜广被恩泽，贷贍元元。昔尧遭九年之水，人有十载之蓄者，简税防灾，为其方也。愿陛下早宣德泽，以应天功。

若臣言不用，朝政不改者，立夏之后乃有澍雨，于今之际未可望也。若政变于朝而天不雨，则臣为诬上，愚不知量，分当鼎鑊。

注 春当东风也。

注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：“春旱，以甲乙日为仓龙一，长八尺，居中央；为小龙七，各长四尺，于东方。皆东向，其闲相去八尺。小童八人，皆斋三日，服青衣而舞之。夏，以丙丁日为赤龙，服赤衣。季夏，以戊己日为黄龙，服黄衣。

秋，以庚辛日为白龙，服白衣。冬，以壬癸日为黑龙，服黑衣。牲各依其方色，皆燔雄鸡，烧豶猪尾，于里北门及市中以祈焉。”礼记，岁旱，鲁穆公问于县子，县子曰：“为之徙市，不亦可乎？”见 弓篇。

注 不在祈祷。

注 比，频也。时恭陵百丈庀灾，仍有光耀不绝。

注 简，少也。方，法也。

书奏，特诏拜郎中，辞病不就，即去归家。至四月京师地震，遂陷。其夏大旱。秋，鲜卑入马邑城，破代郡兵。明年，西羌寇陇右。皆略如顛言。

后复公车征，不行。

注 阳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，六月丁丑洛阳地陷，是月旱也。

注 阳嘉三年七月，种羌寇陇西。

同县孙礼者，积恶凶暴，好游侠，与其同里人常慕顓名德，欲与亲善。顓不顾，以此结怨，遂为礼所杀。

襄楷字公矩，平原鬲阴人也。 好学博古，善天文阴阳之术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襄姓，楚大夫襄老之后，”鬲阴，县，在鬲水之南，故城在今齐州临邑县西也。

桓帝时，宦官专朝，政刑暴滥，又比失皇子，灾异尤数。延熹九年，楷自家诣阙上疏曰：

臣闻皇天不言，以文象设教。尧舜虽圣，必历象日月星辰，察五纬所在，故能享百年之寿，为万世之法。 臣窃见去岁五月，荧惑入太微，犯帝坐，出端门，不轨常道。 其闰月庚辰，太白入房，犯心小星，震动中耀。中耀，天王也；傍小星者，天王子也。夫太微天廷，五帝之坐，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，

于占，天子凶；又俱入房、心，法无继嗣。今年岁星久守太微，逆行西至掖门，还切执法。 岁为木精，好生恶杀，而淹留不去者，咎在仁德不修，诛罚太酷。前七年十二月，荧惑与岁星俱入轩辕，逆行四十余日，而邓皇后诛。其冬大寒，杀鸟兽，害鱼鳖，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。 臣闻于师曰：“柏伤竹枯，不出三年，天子当之。”今洛阳城中人夜无故叫呼，云有火光，人声正誼，

于占亦与竹柏枯同。自春夏以来，连有霜雹及大雨赖，而

臣作威作福，刑罚急刻之所感也。

注 尧年一百一十七岁，舜年一百一十二岁。言百年，举全数。

注 天官书曰：“太微南四星，中为端门。”轨犹依也。

注 太白金也，荧惑火也。天文志曰：“逆夏令，伤火气，罚见荧惑。逆秋令，伤金气，罚见太白。”故金火并为罚星也。

注 天官书曰：“端门左右星为掖门。太微南四星为执法。切谓迫近也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延熹九年，雒阳城傍竹柏叶有伤者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桓帝延熹九年三月，京师有火光转行，人相惊噪。”

太原太守刘瓚、南阳太守成瑨，志除奸邪，其所诛翦，皆合人望，而陛下受阉竖之讐，乃远加考逮。三公上书乞哀瓚等，不见采察，而严被谴让。

忧国之臣，将遂杜口矣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刘瓚字文理，平原人。迁太原太守。郡有豪强，中官亲戚，为百姓所患。瓚深疾之，到官收其魁帅杀之，所臧匿主人悉坐伏诛。桓帝征诣廷尉，以瓚宗室，不忍致之于刑，使自杀。”“成瑨字幼平，弘农人。迁南阳太守。时桓帝美人外亲张子禁怙恃荣贵，不畏法网，瑨与功曹岑暄捕子禁付宛狱，笞杀之。桓帝征瑨诣廷尉，下狱死。”瓚音质。瓚音晋。

注 时太尉陈蕃、司徒刘矩、司空刘茂共上书讼等，帝不纳。

臣闻杀无罪，诛贤者，祸及三世。自陛下即位以来，频行诛伐，梁、寇、孙、邓，并见族灭，其从坐者，又非其数。李云上书，明主所不当讳，杜觭乞死，谅以感悟圣朝，曾无赦宥，而并被残戮，天下之人，咸知其冤。

汉兴以来，未有拒谏诛贤，用刑太深如今者也。

注 黄石公三略曰：“伤贤者殃及三世，蔽贤者身当其害，达贤者福流子孙，疾贤者名不全。”

注 梁冀、寇荣、孙寿、邓万世等也。

注 时弘农五官掾杜觭伤云以忠谏获罪，遂上书云，愿与李云同日死也。

永平旧典，诸当重论皆须冬狱，先请后刑，所以重人命也。顷数十岁以来，州郡翫习，又欲避请谏之烦，辄托疾病，多死牢狱。长吏杀生自己，死者多非其罪，魂神冤结，无所归诉，淫厉疾疫，自此而起。昔文王一妻，诞致十子，今宫女数千，未闻庆育。宜修德省刑，以广螽斯之祚。

注 广雅曰：“谏，疑也。”谓罪有疑者谏于廷尉也。

注 淫，过也。左传曰：“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。”

注 史记曰，太姒，文王正妃也。其长子伯邑考，次武王发，次管叔鲜，次周公旦，次蔡叔度，次曹叔振铎，次成叔武，次霍叔处，次康叔封，冉季载，同母兄弟十人也。

注 诗国风序曰：“螽斯，后妃子孙觭多也，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觭多也。”

注云：“螽斯，蚣蝮也。凡有情欲者无不妒忌，唯蚣蝮不

尔，各得受气而生子，故以喻焉。”祚，福也。

又七年六月十三日，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，长可数十丈。

扶风有星陨为石，声闻三郡。夫龙形状不一，小大无常，故周易况之大人，帝王以为符瑞。

或闻河内龙死，讳以为蛇。夫龙能变化，蛇亦有神，皆不当死。昔秦之将衰，华山神操璧以授郑客，曰“今年祖龙死”，始皇逃之，死于沙丘。王莽天凤二年，讹言黄山宫有死龙之异，后汉诛莽，光武复兴。虚言犹然，况于实邪？夫星辰丽天，犹万国之附王者也。下将畔上，故星亦畔天。石者安类，坠者失埶。春秋五石陨宋，其后襄公为楚所执。秦之亡也，石陨东郡。今陨扶风，与先帝园陵相近，不有大丧，必有畔逆。

注 延熹七年也。袁山松书曰“长可百余尺”。

注 大人，天子也。干卦九五曰：“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”“九五处天子之位，故以飞龙喻焉。尚书中候曰：“舜沉璧于清河，黄龙负图出水。”

注 祖龙谓秦始皇也。乐资春秋后传曰：“使者郑客入函谷，至平舒，见素车白马，曰：‘吾华山君，愿以一牋致瀆池君。子之咸阳，过瀆池见一大梓树，有文石取以扣树，当有应者，以书与之。’郑客如其言，见宫阙如王者居，谒者出受书，入有顷，云‘今年祖龙死’。”

注 史记曰：“始皇崩于沙丘平台。”沙丘在今邢州平乡县东北。

注 王莽传曰：“时讹言黄龙墮地，死黄山宫中，百姓奔走往观者乃有万数。

莽恶之，捕系诘语所从起，而竟不得。”

注 左传鲁僖公十六年“陨石于宋五”，陨星也。至二十年，诸侯会宋公于 ，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。

注 史记：“始皇三十六年，有坠星下东郡，至地为石，人或刻其石曰‘始皇死而地分’。始皇闻之，尽取石旁舍诛之，因燔其石。”

注 桓帝延熹七年陨石于鄆。鄆属扶风，与高帝诸陵相近也。

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，未有河清及学门自坏者也。臣以为河者，诸侯位也。

清者属阳，浊者属阴。河当浊而反清者，阴欲为阳，诸侯欲为帝也。太学，天子教化之宫，其门无故自坏者，言文德将丧，教化废也。京房易传曰：“河水清，天下平。”今天垂异，地吐妖，人厉疫，三者并时而河清，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，孔子书之以为异也。

注 延熹五年，太学西门自坏。八年，济阴、东郡、济北河水清也。

注 孝经援神契曰：“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也。”

注 公羊传曰：“西狩获麟何以书？记异也。何以异？麟非中国兽也。”

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，不合明听。臣闻布谷鸣于孟夏，蟋蟀吟于始秋，物有微而志信，人有贱而言忠。臣虽至贱，诚愿赐清闲，极尽所言。

注 干姓，吉名也。神书，即今道家太平经也。其经以甲、

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为部，每部一十七卷也。

注 布谷，一名戴，一名戴胜。蟋蟀，促织也。春秋考异邮曰：“孟夏戴胜降，立秋促织鸣。”言虽微物不失信也。

音女林反。

书奏不省。

十余日，复上书曰：

臣伏见太白北入数日，复出东方，其占当有大兵，中国弱，四夷强。臣又推步，荧惑今当出而潜，必有阴谋。皆由狱多冤结，忠臣被戮。德星所以久守执法，亦为此也。陛下宜承天意，理察冤狱，为刘瓊、成瑨亏除罪辟，追录李云、杜觭等子孙。

注 德星，岁星也。

夫天子事天不孝，则日食星斗。比年日食于正朔，三光不明，五纬错戾。

前者宫崇所献神书，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，亦有兴国广嗣之术。其文易晓，参同经典，而顺帝不行，故国胤不兴，孝冲、孝质频世短祚。

注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，日食。九年正月辛卯朔，日食。

注 太平经兴帝王篇曰：“真人问神人曰：‘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，岂可闻邪？’神人言：‘但顺天地之道，不失铢分，则立致太平。元气有三名，为太阳、太阴、中和。形体有三名，为天、地、人。天有三名，为日、月、星，北极为中也。

地有三名，为山、川与平土。人有三名，为父、母、子。政有三名，为君、臣、人。此三者，常相得腹心，不失铢分，使其同一忧，合成一家，立致太平，延年不疑也。’又问曰：‘今何故其生子少也？’天师曰：‘善哉子之言也，但施不得其意耳。如令施其人欲生也，开其玉户，施种于中，比若春种于地也，十十相应和而生。其施不以其时。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，十十尽死，固无生者。

真人欲重知其审，今无子之女，虽日百施其中，犹无所生也。不得其所生之处，比若此矣。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，名为亡种，竭气而无所生成。

今太平气到，或有不生子者，反断绝天地之统，使国少人。理国之道，多人则国富，少人则国贫。今天上皇之气已到，天皇气生物，乃当万倍其初天地。’”臣又闻之，得主所好，自非正道，神为生虐。故周衰，诸侯以力征相尚，于是夏育、申休、宋万、彭生、任鄙之徒生于其时。殷纣好色，妲己是出。

叶公好龙，真龙游廷。今黄门常侍，天刑之人，陛下爱待，兼倍常宠，系嗣未兆，岂不为此？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，明当给使主市里也。

今乃反处常伯之位，实非天意。

注 并多力之人也。夏育，卫人，力举千钧。宋万，宋人，杀愍公，遇大夫仇牧于门，批而杀之，齿着门闾。彭生，齐人，拉鲁桓公干而杀之。范睢曰：“以任鄙之力焉而死。”申休未详何世也。

注 妲己，苏人之美女也，献于纣，纣纳以为妻，常与沉湎于酒。事见列女传。

注 子张见鲁哀公也，七日，哀公不礼。子张曰：“君之好士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。叶公子高好画龙，天龙闻之，降之，窥头于牖。叶公子高见之，弃而反走，五色无主。是叶公子高好夫似龙而非好真龙也。”事见新序。

注 山阳公载记曰：“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，宦者四星，唯供市买之事也。”

注 常伯，侍中也。尚书曰：“常伯常任。”

又闻宫中立黄老、浮屠之祠。此道清虚，贵尚无为，好生恶杀，省欲去奢。

今陛下嗜欲不去，杀罚过理，既乖其道，岂获其祚哉！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。

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不欲久生恩爱，精之至也。天神遗以好女，浮屠曰：

“此但革囊盛血。”遂不眄之。其守一如此，乃能成道。今陛下淫女艳妇，极天下之丽，甘肥饮美，单天下之味，柰何欲如黄老乎？

注 浮屠即佛次，但声转耳，并谓佛也，解见楚王英传也。

注 或闻言当时言也。老子西入夷狄，始为浮屠之化。

注 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，不经三宿便即移去，示无爱恋之心也。

注 四十二章经：“天神献玉女于佛，佛曰：‘此是革囊盛糝耳。’”书上，即召(诏)[诣]尚书问状。楷曰：“臣闻古者本无宦臣，武帝末，春秋高，数游后宫，始置之耳。

后稍见任，至于顺帝，遂益繁炽。今陛下爵之，十倍于前，至今无继嗣者，岂独好之而使之然乎？”尚书上其对，诏

下有司处正，尚书承旨奏曰：“其宦者之官，非近世所置。汉初张泽为大谒者，佐绛侯诛诸吕；孝文使赵谈参乘，而子孙昌盛。楷不正辞理，指陈要务，而析言破律，违背经蓺，假借星宿，伪托神灵，造合私意，诬上罔事。请下司隶，正楷罪法，收送洛阳狱。”帝以楷言虽激切，然皆天文恒象之数，故不诛，犹司寇论刑。

注 元帝时，任宦者石显为中书令，前将军萧望之等曰：“尚书百官之本，宜以公正处之。武帝游宴后廷，故用宦者，非古制也。宜罢中书宦官，应古不近刑人之法。”

注 张泽，阉人也。绛侯周勃诛诸吕，乃迎立代王入宫，顾麾左右执戟皆罢兵。有数人不肯去，宦者令张泽喻告之，乃去。此其佐诛诸吕之功。见前书。

注 文帝使宦者赵谈参乘，爰盎伏车前曰：“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！”于是上笑，推下赵谈，谈泣而下车。文帝生景帝，其后昌盛也。

注 谓上干吉神书也。

注 前书曰司寇，二岁刑。

初，顺帝时，琅邪宫崇诣阙，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，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，号太平清领书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，而多巫覡杂语。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，乃收藏之。后张角颇有其书焉。

注 今润州有曲阳山，有神溪水；定州有曲阳山，有神溪水；海州有曲阳城，北有羽潭水；寿州有曲阳城，又有北溪水。而干吉、宫崇并琅邪人，盖东海曲阳是也。缥，青白也。素，

缣也。以朱为介道。首，髻也。目，题目也。太平经曰：“吾书中，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，合乎吾之道，乃丹青之信也。青者，生仁而有心。赤者太阳，天之正色也。”江表传：“时有道士琅邪干吉，先寓居东方，来吴会，立精舍，烧香读道书，制作符水以疗病，吴会人多事之。孙策尝于郡城楼上请会宾客，吉乃盛服趋度门下。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拜之，掌客者禁诃不能止。策即令收之。诸事之者，悉使妇女入见策母，请之。母谓策曰：

‘干先生亦助军作福，医护将士，不可杀之。’策曰：

‘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，舍前圣典训，废汉家法律，常着绛袖头，鼓琴焚香，读邪俗道书，云以助化，卒为蛮夷所杀。此甚无益，诸君但未悟耳。今此子已在鬼录，勿复费纸笔也。’即催斩之，县首于市。”

注 太平经曰：“天失阴阳则乱其道，地失阴阳则乱其财，人失阴阳则绝其后，君臣失阴阳则其道不理，五行四时失阴阳则为灾。今天垂象为人法，故当承顺之也。”又曰：“天上有常神圣要语，时下授人以言，用使神吏应气而往来也。人觴得之谓神也。百中百，十中十，其有可使神为除灾疾，用之所向无不愈也。”

及灵帝即位，以楷书为然。太傅陈蕃举方正，不就。乡里宗之，每太守至，辄致礼请。中平中，与荀爽、郑玄俱以博士征，不至，卒于家。

论曰：古人有云：“善言天者，必有验于人。”而张衡亦云：“天文历数，阴阳占候，今所宜急也。”郎顛、襄楷能仰瞻俯察，参诸人事，祸福吉凶既应，引之教义亦明。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，后人所当取鉴者也。然而其敝好巫，故君子

不以专心焉。

注 前书武帝策茂才之词也。

注 好巫谓好鬼神之事也。范 谷梁序曰“左氏艳而富，其敝也巫”也。

赞曰：仲桓术深，蒲车屡寻。 苏竟飞书，清我旧阴。
襄、郎灾戒，寔由政淫。

注 频征不至。

注 阴，县，属南阳。与光武同郡，故云我旧也。

后汉书卷三十一

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第二十一

郭伋字细侯，扶风茂陵人也。高祖父解，武帝时以任侠闻。父梵，为蜀郡太守。伋少有志行，哀平闲辟大司空府，三迁为渔阳都尉。王莽时为上谷大尹，迁并州牧。

注 前书云，解字翁伯，河内轵人，徙茂陵也。

注 王莽改太守为大尹。

更始新立，三辅连被兵寇，百姓震骇，强宗右姓各拥觶保营，莫肯先附。

更始素闻伋名，征拜左冯翊，使镇抚百姓。世祖即位，拜雍州牧，再转为尚书令，数纳忠谏争。

注 右姓犹高姓也。

建武四年，出为中山太守。明年，彭宠灭，转为渔阳太守。渔阳既离王莽之乱，重以彭宠之败，民多猾恶，寇贼充斥。

伋到，示以信赏，纠戮渠帅，盗贼销散。时匈奴数抄郡界，边境苦之。伋整勒士马，设攻守之略，匈奴畏惮远徙，不敢复入塞，民得安业。在职五岁，户口增倍。后颍川盗贼髡起，九

年，征拜颍川太守。召见辞谒，帝劳之曰：“贤能太守，去帝城不远，河润九里，冀京师并蒙福也。君虽精于追捕，而山道险厄，自斗当一土耳，深宜慎之。”伋到郡，招怀山贼阳夏赵宏、

襄城召吴等数百人，皆束手诣伋降，悉遣归附农。因自劾专命，帝美其策，不以咎之。后宏、吴等党与闻伋威信，远自江南，或从幽、冀，不期俱降，骆驿不绝。

注 离犹遭也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充，满；斥，见也。”

注 因辞而谒见也。

注 庄子曰：“河润九里，泽及三族。”

注 阳夏，县名，属陈国。夏，公雅反。

注 谓擅放降贼也。

注 骆驿，连续。

十一年，省朔方刺史属并州。帝以卢芳据北土，乃调伋为并州牧。过京师谢恩，帝即引见，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，赏赐车马衣服什物。伋因言选补觭职，当简天下贤俊，不宜专用南阳人。帝纳之。伋前在并州，素结恩德，及后入界，所到县邑，老幼相携，逢迎道路。

所过问民疾苦，聘求耆德雄俊，设几杖之礼，朝夕与参政事。

注 礼记曰：“谋于长者，必操几杖以从之。”

始至行部，到西河美稷，有童儿数百，各骑竹马，道次迎

拜。伋问“儿曹何自远来”。对曰：“闻使君到，喜，故来奉迎。”伋辞谢之。及事讫，诸儿复送至郭外，问“使君何日当还”。伋谓别驾从事，计日(当)告之。行部既还，先期一日，伋为违信于诸儿，遂止于野亭，须期乃入。

注 曹，辈也。

是时朝廷多举伋可为大司空，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傲，且匈奴未安，欲使久于其事，故不召。伋知卢芳夙贼，难卒以力制，常严烽候，明购赏，以结寇心。芳将隋昱遂谋胁芳降伋，芳乃亡入匈奴。

注 傲，急也。

注 夙，旧也。

伋以老病上书乞骸骨。二十二年，征为太中大夫，赐宅一区，及帷帐钱谷，以充其家，伋辄散与宗亲九族，无所遗余。明年卒，时年八十六。帝亲临吊，赐顷莹地。

杜诗字(公)君[公]，河内汲人也。少有才能，仕郡功曹，有公平称。更始时，辟大司马府。建武元年，岁中三迁为侍御史，安集洛阳。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，暴横民闲，百姓惶扰，诗敕晓不改，遂格杀广，还以状闻。世祖召见，赐以棨戟，复使之河东，诛降逆贼杨异等。诗到大阳，闻贼规欲北度，乃与长史急焚其船，部勒郡兵，将突骑趁击，斩异等，贼遂翦灭。拜成曦令，

视事三岁，举政尤异。再迁为沛郡都尉，转汝南都尉，所在称治。

注 汉杂事曰：“汉制假桀戟以代斧钺。”崔豹古今注曰：“桀戟，前驱之器也，以木为之。后代刻伪，无复典刑，以赤油韬之，亦谓之油戟，亦曰桀戟，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驱也。”

注 大阳，县名，属河东郡。

注 成曦，县，属河南郡，今洛州汜水县是。

七年，迁南阳太守。性节俭而政治清平，以诛暴立威，善于计略，省爱民役。

造作水排，铸为农器，用力少，见功多，百姓便之。又修治陂池，广拓土田，郡内比室殷足。时人方于召信臣，故南阳为之语曰：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。”

注 排音蒲拜反。冶铸者为排以吹炭，今激水以鼓之也。“排”当作“𠄎”，古字通用也。

注 比室犹比屋也。前书曰：“召信臣字翁卿，九江寿春人也。迁南阳太守，为人兴利，务在富之，开通沟渠凡十数处。”

诗自以无劳，不安久居大郡，求欲降避功臣，乃上疏曰：陛下亮成天工，克济大业，偃兵修文，饬帅反旅，海内合和，万世蒙福，天下幸甚。唯匈奴未譬圣德，威侮二垂，陵虐中国，边民虚耗，不能自守，臣恐武猛之将虽勤，亦未得解甲囊弓也。夫勤而不息亦怨，劳而不休亦怨，怨恨之师，难复责功。臣伏冀将帅之情，功臣之望，冀一休足于内郡，然后即戎出命，不敢有恨。臣愚以为“师克在和不在觮”，陛下虽垂念北边，亦当颇泄用之。昔汤武善御觮，故无忿鸷之师。陛下起兵十有三年，将帅和睦，士卒皁藻。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军垒，则将帅自厉；士卒之复，比于宿鞞，则

戎士自百。何者？天下已安，各重性命，大臣以下，咸怀乐土，不讎其功而厉其用，无以劝也。陛下诚宜虚缺数郡，以俟振旅之臣，重复厚赏，加于久役之士。如此，缘边屯戍之师，竞而忘死，乘城拒塞之吏，不辞其劳，则烽火精明，守战坚固。圣王之政，必因人心。今猥用愚薄，塞功臣之望，诚非其宜。

注 反旅谓班师也。

注 譬犹晓也。威，虐也。侮，慢也。二垂谓西与北也。

注 囊，韬也。音高。诗曰“载囊弓矢”也。

注 休足，止行役也。

注 春秋左氏传文也。

注 泄犹杂也。

注 鸷，击也。汤武顺天应人，其所征讨，皆吊伐而已，故无忿怒而击也。

注 言其和睦欢悦，如鳧之戏于水涇也。

注 垒，军壁。厉，勉也。

注 复谓优宽也，音福。续汉志曰：“羽林郎，秩比三百石，掌侍从宿卫。”

言士卒得比于郎，则人百其勇。

臣诗伏自惟忖，本以史吏一介之才，遭陛下创制大业，贤俊在外，空乏之闲，超受大恩，(收)[牧]养不称，奉职无嗟，久窃禄位，令功臣怀愠，诚惶诚恐。八年，上书乞避功德，陛下殊恩，未许放退。臣诗蒙恩尤深，义不敢苟冒虚请，诚不胜至愿，愿退大郡，受小职。及臣齿壮，力能经营剧事，如使臣诗必有补益，复受大位，虽析珪授爵，所不辞也。惟陛下哀矜！

注 史吏谓初为郡功曹也。书曰“如有一介臣”也。

帝惜其能，遂不许之。

诗雅好推贤，数进知名士清河刘统及鲁阳长董崇等。

初，禁网尚简，但以玺书发兵，未有虎符之信，诗上疏曰：“臣闻兵者国之凶器，圣人所慎。旧制发兵，皆以虎符，其余征调，竹使而已。符第合会，取为大信，所以明着国命，敛持威重也。闲者发兵，但用玺书，或以诏令，如有奸人诈伪，无由知觉。愚以为军旅尚兴，贼虏未殄，征兵郡国，宜有重慎，可立虎符，以绝奸端。昔魏之公子，威倾邻国，犹假兵符，以解赵围，若无如姬之仇，则其功不显。事有烦而不可省，费而不得已，盖谓此也。”书奏，从之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符，信也。汉制以竹，长六寸，分而相合。前书文帝二年，初与郡守为铜虎符、竹使符。音义曰：“铜虎第一至第五，发兵遣使，符合乃听之。竹使符以竹五寸，鐫刻篆书，亦第一至第五也”。

注 秦昭王已破赵长平，又进围邯郸。魏昭王之子无忌号信陵君，其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。平原君数遗公子书，请救于魏，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觴救赵，实持两端以观望。平原君使者相属，谓公子曰：“今邯郸旦暮降秦，魏救不至，独不怜公子姊耶？”公子患之，过侯嬴问之。嬴屏人语曰：“嬴闻晋鄙兵符常在王卧内，而如姬最幸，力能窃之。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，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，姬为公子死无所辞。公子诚一开口以请如姬，姬必诺。”公子从其计，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，于是遂矫魏王令夺晋鄙兵，进击，秦军解去。事见史记也。

诗身虽在外，尽心朝廷，说言善策，随事献纳。视事七年，政化大行。十四年，坐遣客为弟报仇，被征，会病卒。司隶校尉鲍永上书言诗贫困无田宅，丧无所归。诏使治丧郡邸，赙绢千匹。

孔奋字君鱼，扶风茂陵人也。曾祖霸，元帝时为侍中。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，歆称之，谓门人曰：“吾已从君鱼受道矣。”

注 言君鱼之道已过于己也。

遭王莽乱，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。建武五年，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，守姑臧长。八年，赐爵关内侯。时天下扰乱，唯河西独安，而姑臧称为富邑，通货羌胡，市日四合，每居县者，不盈数月辄致丰积。奋在职四年，财产无所增。事母孝谨，虽为俭约，奉养极求珍膳。躬率妻子，同甘菜茹。

时天下未定，士多不修节操，而奋力行清絜，为觴人所笑，或以为身处脂膏，不能以自润，徒益苦辛耳。奋既立节，治贵仁平，太守梁统深相敬待，不以官属礼之，常迎于大门，引入见母。

注 古者为市，一日三合。周礼曰：“大市日侧而市，百族为主。[朝市]朝时而市，商贾为主。[夕市]夕时而市，贩夫贩妇为主。”今既人货殷繁，故一日四合也。

注 广雅曰：“茹，食也。”

陇蜀既平，河西守令咸被征召，财货连轂，弥竟川泽。唯奋无资，单车就路。

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：“孔君清廉仁贤，举县蒙恩，如何今去，不共报德！”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，追送数百里。奋谢之而已，一无所受。既至京师，除武都郡丞。

时陇西余贼隗茂等夜攻府舍，残杀郡守，贼畏奋追急，乃执其妻子，欲以为质。

奋年已五十，唯有一子，终不顾望，遂穷力讨之。吏民感义，莫不倍用命焉。

郡多氐人，便习山谷，其大豪齐钟留者，为髡氏所信向。奋乃率厉钟留等令要遮钞击，共为表里。贼窘惧逼急，乃推奋妻子以置军前，冀当退浚，而击之愈厉，遂禽灭茂等，奋妻子亦为所杀。世祖下诏矚美，拜为武都太守。

奋自为府丞，已见敬重，及拜太守，举郡莫不改操。为政明断，甄善疾非，

见有美德，爱之如亲，其无行者，忿之若讎，郡中称为清平。

注 甄，明也。

弟奇，游学洛阳。奋以奇经明当仕，上病去官，守约乡闾，卒于家。奇博通经典，作春秋左氏删。奋晚有子嘉，官至城门校尉，作左氏说云。

注 删定其义也。

注 说，犹今之疏也。

张堪字君游，南阳宛人也，为郡族姓。堪早孤，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。年十六，受业长安，志美行厉，诸儒号曰

“圣童”。

世祖微时，见堪志操，常嘉焉。及即位，中郎将来歆荐堪，召拜郎中，三迁为谒者。使送委输缣帛，并领骑七千匹，诣大司马吴汉伐公孙述，在道追拜蜀郡太守。时汉军余七日粮，阴具船欲遁去。堪闻之，驰往见汉，说述必败，不宜退师之策。汉从之，乃示弱挑敌，述果自出，战死城下。成都既拔，堪先入据其城，检阅库藏，收其珍宝，悉条列上言，秋毫无私。慰抚吏民，蜀人大悦。

注 秋毫者，喻细也。

在郡二年，征拜骑都尉，后领票骑将军杜茂营，击破匈奴于高柳，拜渔阳太守。

捕击奸猾，赏罚必信，吏民皆乐为用。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，堪率数千骑奔击，大破之，郡界以静。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，劝民耕种，以致殷富。百姓歌曰：“桑无附枝，麦穗两歧。张君为政，乐不可支。”视事八年，匈奴不敢犯塞。

帝尝召见诸郡计吏，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。蜀郡计掾樊显进曰：“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，其仁以惠下，威能讨奸。前公孙述破时，珍宝山积，卷握之物，足富十世，而堪去职之日，乘折辕车，布被囊而已。”帝闻，良久叹息，拜显为鱼复长。

方征堪，会病卒，帝深悼惜之，下诏矜扬，赐帛百匹。

注 卷握犹掌握也，谓珠玉之类也。

注 良犹甚也。

注 鱼复，县，属巴郡，故城在今夔州人复县北赤甲城是。

廉范字叔度，京兆杜陵人，赵将廉颇之后也。汉兴，以廉氏豪宗，自苦陘徙焉。

世为边郡守，或葬陇西襄武，故因仕焉。曾祖父曜，成哀闲为右将军，祖父丹，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，皆有名前世。范父遭丧乱，客死于蜀汉，范遂流寓西州。西州平，归乡里。年十五，辞母西迎父丧。蜀郡太守张穆，丹之故吏，乃重资送范，范无所受，与客步负丧归葭萌。载船触石破没，范抱持棺柩，遂俱沉溺。觶伤其义，钩求得之，疗救仅免于死。穆闻，复驰遣使持前资物追范，范又固辞。归葬服竟，诣京师受业，事博士薛汉。京兆、陇西二郡更请召，皆不应。永平初，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，会融为州所举案，范知事谴难解，欲以权相济，乃托病求去，融不达其意，大恨之。范于是东至洛阳，变名姓，求代廷尉狱卒。居无几，融果征下狱，范遂得鞶侍左右，尽心劝劳。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，乃谓曰：“卿何似我故功曹邪？”范诃之曰：“君困厄瞽乱邪！”语遂绝。融系出困病，范随而养视，及死，竟不言，身自将车送丧致南阳，葬毕乃去。

注 苦陘，县，属中山国，章帝更名汉昌。

注 王莽改益州为庸部。

注 谓巴蜀也。

注 葭萌，县名，属广汉郡。今利州益昌县，即汉葭萌地也。

注 汉字公子，见儒林传。

注 谒，请也。

注 举其罪案验之。

注 郑玄注礼记曰：“瞽，目不明之罔。”

后辟公府，会薛汉坐楚王事诛，故人门生莫敢视，范独往收敛之，吏以闻，显宗大怒，召范入，诘责曰：“薛汉与楚王同谋，交乱天下，范公府掾，不与朝廷同心，而反收敛罪人，何也？”范叩头曰：“臣无状愚蠢，以为汉等皆已伏诛，不胜师资之情，罪当万坐。”帝怒稍解，问范曰：“卿廉颇后邪？与右将军曜、大司马丹有亲属乎？”范对曰：“曜，臣之曾祖；丹，臣之祖也。”帝曰：

“怪卿志胆敢尔！”因赏之。由是显名。

注 楚王英谋反也。

注 老子曰“善人为不善人之师，不善人为善人之资”也。

注 赏，赦也。

举茂才，数月，再迁为云中太守。会匈奴大入塞，烽火日通。故事，虏(人)[入]过五千人，移书傍郡。吏欲传檄求救，范不听，自率士卒拒之。虏觮盛而范兵不敌。会日暮，令军士各交缚两炬，三头爇火，营中星列。虏遥望火多，谓汉兵救至，大惊。待旦将退，范乃令军中蓐食，晨往赴之，斩首数百级，虏自相躏藉，死者千余人，由此不敢复向云中。

注 用两炬交缚如十字，爇其三头，手持一端，使敌人望之，疑兵士之多。

注 蓐食，早起食于寝蓐中也。

注 躏，辄也。藉，相蹈藉也。

后频历武威、武都二郡太守，随俗化导，各得治宜。建初中，迁蜀郡太守，其俗尚文辩，好相持短长，范每厉以淳厚，不受偷薄之说。成都民物丰盛，邑宇逼侧，旧制禁民夜作，以防火警，而更相隐蔽，烧者日属。范乃毁削先令，但严使储水而已。百姓为便，乃歌之曰：“廉叔度，来何暮？不禁火，民安作。平生无襦今五菽。”在蜀数年，坐法免归乡里。范世在边，广田地，积财粟，悉以赈宗族朋友。

注 作，协韵音则护反。

肃宗崩，范奔赴敬陵。时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，俱会于路。麟乘小车，涂深马死，不能自进，范见而愍然，命从骑下马与之，不告而去。麟事毕，不知马所归，乃缘踪访之。或谓麟曰：“故蜀郡太守廉叔度，好周人穷急，今奔国丧，独当是耳。”麟亦素闻范名，以为然，即牵马造门，谢而归之。世伏其好义，然依倚大将军窦宪，以此为讥。卒于家。

初，范与洛庆鸿为刎颈交，时人称曰：“前有管鲍，后有庆廉。”鸿慷慨有义节，位至琅邪、会稽二郡太守，所在有异结。

论曰：张堪、廉范皆以气侠立名，观其振危急，赴险厄，有足壮者。堪之临财，范之忘施，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。若夫高祖之召栾布，明帝之引廉范，加怒以发其志，就戮更延其宠，闻义能徙，诚君道所尚，然情理之枢，亦有开塞之感焉。

注 信音申。

注 栾布，梁人，为人所略卖为奴，梁王彭越赎为梁大夫，

使于齐。汉召彭越，以谋反夷三族，诏有收视者辄捕之。布还，秦事彭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以闻，上召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邪？”布曰：“今汉一征兵于梁，彭王不行，而疑以为反，则人人自危也。”上乃释布，拜为都尉也。

注 户之开阖，必由于枢；情之通塞，必在于感。言高祖、明帝初怒栾布、廉范，后感其义而赦之。

王堂字敬伯，广汉郫人也。初举光禄茂才，迁谷城令，治有名结。永初中，西羌寇巴郡，为民患，诏书遣中郎将尹就攻讨，连年不克。三府举堂治剧，拜巴郡太守。堂驰兵赴贼，斩虏千余级，巴、庸清静，吏民生为立祠。

刺史张乔表其治能，迁右扶风。

注 光禄举之为茂才也。

注 谷城，县，属东郡，故城在今济州东阿县东。

注 庸即上庸县也，故城在今房州清水县西也。

安帝西巡，阿母王圣、中常侍江京等并请属于堂，堂不为其用。掾(吏)[史]固谏之，堂曰：“吾蒙国恩，岂可为权宠阿意，以死守之！”即日遣家属归，闭合上病。果有诬奏堂者，会帝崩，京等悉诛，堂以守正见称。永建二年，征入为将作大匠。四年，坐公事左转议郎。复拜鲁相，政存简一，至数年无辞讼。迁汝南太守，搜才礼士，不苟自专，乃教掾(吏)[史]曰：“古人劳于求贤，逸于任使，故能化清于上，事缉于下。其宪章朝右，简核才职，委功曹陈蕃。匡政理务，拾遗补阙，任主簿应嗣。庶循名责实，察言观效焉。”

自是委诚求当，不复妄有辞教，郡内称治。时大将军梁商

及尚书令袁汤，以求属不行，并恨之。后庐江贼进入弋阳界，堂勒兵追讨，即便奔散，而商、汤犹因此风州奏堂在任无警，免归家。

注 阿，曲也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议郎，秩六百石，无员。”

年八十六卒。遗令薄敛，瓦棺以葬。子暭，清行不仕。曾孙商，益州牧刘焉以为蜀郡太守，有治声。

苏章字孺文，扶风平陵人也。八世祖建，武帝时为右将军。

祖父纯，字桓公，有高名，性强切而持毁誉，士友咸惮之，至乃相谓曰：“见苏桓公，患其教责人，不见，又思之。”三辅号为“大人”。永平中，为奉车都尉窦固军，出击北匈奴，车师有功，封中陵乡侯，官至南阳太守。

注 前书曰，建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，封平陵侯。中子武最知名也。

注 持，执也。执毁誉之论，谓品藻其臧否。

注 大人，长老之称，言尊事之也。

章少博学，能属文。安帝时，举贤良方正，对策高第，为议郎。数陈得失，其言甚直。出为武原令，时岁饥，辄开仓廩，活三千余户。顺帝时，迁冀州刺史。故人为清河太守，章行部案其奸臧。乃请太守，为设酒肴，陈平生之好甚欢。太守喜曰：“人皆有一天，我独有二天。”章曰：“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，私恩也；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，公法也。”遂举正其罪。州境知章无私，望风畏肃。换为并州刺史，以摧折权豪，

忤旨，坐免。隐身乡里，不交当世。

后征为河南尹，不就。时天下日敝，民多悲苦，论者举章有干国才，朝廷不能复用，卒于家。兄曾孙不韦。

注 武原，县，属楚国，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北。

不韦字公先。父谦，初为郡督邮。时魏郡李嵩为美阳令，与中常侍具瑗交通，贪暴为民患，前后监司畏其执援，莫敢恧问。及谦至，部案得其臧，论输左校。

谦累迁至金城太守，去郡归乡里。汉法，免罢守令，自非诏征，不得妄到京师。

而谦后私至洛阳，时嵩为司隶校尉，收谦诘掠，死狱中，嵩又因刑其尸，以报昔怨。

不韦时年十八，征诣公车，会谦见杀，不韦载丧归乡里，瘞而不葬，仰天叹曰：

“伍子胥独何人也！”乃藏母于武都山中，遂变名姓，尽以家财募剑客，邀嵩于诸陵闲，不克。会嵩迁大司农，时右校白廡在寺北垣下，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廡中，夜则凿地，昼则逃伏。如此经月，遂得傍达嵩之寝室，出其默下。

值嵩在厕，因杀其妾并及小儿，留书而去。嵩大惊惧，乃布棘于室，以板籍地，一夕九徙，虽家人莫知其处。每出，辄剑戟随身，壮士自鞞。不韦知嵩有备，乃日夜飞驰，径到魏郡，掘其父阜顷，断取阜头，以祭父坟，又标之于市曰“李君迁父头”。嵩匿不敢言，而自上退位，归乡里，私掩塞顷畿。捕求不韦，历岁不能得，愤恚感伤，发病欧血死。

注 子胥父伍奢为楚王所杀，子胥复讎，鞭平王之尸。解

具寇荣传。

注 武都，郡名，其地在今成州上禄县界。有仇池山，东西悬绝，壁立百仞，故藏于其中也。

注 说文云：“廕，刍瞻藏。”音工外反。垣，墙也。

不韦后遇赦还家，乃始改葬，行丧。士大夫多讥其发掘顷墓，归罪枯骨，不合古义，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。太原郭林宗闻而论之曰：“子胥虽云逃命，而见用强吴，凭阖庐之威，因轻悍之觮，雪怨旧郢，曾不终朝，而但鞭墓戮尸，以舒其愤，竟无手刃后主之报。岂如苏子单特子立，靡因靡资，强雠豪援，据位九卿，城阙天阻，宫府幽绝，埃尘所不能过，雾露所不能沾。不韦毁身焦虑，出于百死，冒触严禁，陷族祸门，虽不获逞，为报已深。况复分骸断首，以毒生者，使鬲怀忿结，不得其命，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。力唯匹夫，功隆千乘，比之于员，不以优乎？”议者于是贵之。

注 毒，苦也。

后太傅陈蕃辟，不应，为郡五官掾。初，弘农张奂睦于苏氏，而武威段颍与鬲素善，后奂颍有隙。及颍为司隶，以礼辟不韦，不韦惧之，称病不诣。颍既积愤于奂，因发怒，乃追咎不韦前报鬲事，以为鬲表治谦事，被报见诛，君命天也，而不韦仇之。又令长安男子告不韦多将宾客夺舅财物，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。乃先以鸩与贤父曰：“若贤不得不韦，便可饮此。”贤到扶风，郡守使不韦奉谒迎贤，实时收执，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灭之，诸苏以是衰破。及段颍为阳球所诛，天下以为苏氏之报焉。

羊续字兴祖，太山平阳人也。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。祖父侵，安帝时司隶校尉。

父儒，桓帝时为太常。

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，去官后，辟大将军窦武府。及武败，坐党事，禁锢十余年，幽居守静。及党禁解，复辟太尉府，四迁为庐江太守。后扬州黄巾贼攻舒，焚烧城郭，续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，皆持兵勒陈，其小弱者，悉使负水灌火，会集数万人，并执力战，大破之，郡界平。后安风贼戴风等作乱，续复击破之，斩首三千余级，生获渠帅，其余党辈原为平民，赋与佃器，使就农业。

注 安风，县，属庐江郡。

注 原，免也。

中平三年，江夏兵赵慈反叛，杀南阳太守秦颉，攻没六县，拜续为南阳太守。

当入郡界，乃羸服闲行，侍童子一人，观历县邑，采问风谣，然后乃进。其令长贪絜，吏民良猾，悉逆知其状，郡内惊竦，莫不震慑。乃发兵与荆州刺史王敏共击慈，斩之，获首五千余级。属县余贼并诣续降，续为上言，宥其枝附。

贼既清平，乃班宣政令，候民病利，百姓欢服。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，续深疾之，常敝衣薄食，车马羸败。府丞尝献其生鱼，续受而悬于庭；丞后又进之，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。续妻后与子秘俱往郡舍，续闭门不内，妻自将秘行，其资藏唯有布衾、敝祗裯，盐、麦数斛而已，顾敕秘曰：“吾自奉若此，何以资尔母乎？”使与母俱归。

注 损于人曰病，益于人曰利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祗裯，短衣也。”广雅云即襜褕也。祗音丁奚反，裯音丁劳反。

六年，灵帝欲以续为太尉。时拜三公者，皆输东园礼钱千万，令中使督之，名为“左驺”。其所之往，辄迎致礼敬，厚加赠賂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，举缁袍以示之，曰：“臣之所资，唯斯而已。”左驺白之，帝不悦，以此不登公位。而征为太常，未及行，会病卒，时年四十八。遗言薄敛，不受赠遗。旧典，二千石卒官赙百万，府丞焦俭遵续先意，一无所受。诏书矚美，敕太山太守以府赙钱赐续家云。

注 驺，骑士也。

注 缁，故絮也。

贾琮字孟坚，东郡聊城人也。举孝廉，再迁为京(兆)令，有政理结。

注 聊城，今博州县。

旧交址土多珍产，明玃、翠羽、犀、象、樞璫、异香、美木之属，莫不自出。

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，上承权贵，下积私賂，财计盈给，辄复求见迁代，故吏民怨叛。中平元年，交址屯兵反，执刺史及合浦太守，自称“柱天将军”。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，有司举琮为交址刺史。琮到部，讯其反状，咸言赋敛过重，百姓莫不空单，京师遥远，告冤无所，民不聊生(自活)，故聚为盗

贼。琮即移书告示，各使安其资业，招抚荒散，蠲复徭役，诛斩渠帅为大害者，简选良吏试守诸县，岁闲荡定，百姓以安。巷路为之歌曰：“贾父来晚，使我先反；今见清平，吏不敢饭。”在事三年，为十三州最，征拜议郎。

注 说文曰：“玨，珠之不圆者。”异物志曰：“翠鸟形似燕，翡赤而翠青，其羽可以为饰。”广雅曰“樞瑁形似龟，出南海巨延州”也。

时黄巾新破，兵凶之后，郡县重敛，因缘生奸。诏书沙汰刺史、二千石，更选清能吏，乃以琮为冀州刺史。旧典，传车驂驾，垂赤帷裳，迎于州界。及琮之部，升车言曰：“刺史当远视广听，纠察美恶，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？”乃命御者褰之。百城闻风，自然竦震。其诸臧过者，望风解印绶去，唯瘦陶长济阴董昭、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琮，于是州界翕然。

灵帝崩，大将军何进表琮为度辽将军，卒于官。

陆康字季宁，吴郡吴人也。祖父续，在独行传。父曜，有志操，连征不至。

康少仕郡，以义烈称，刺史臧旻举为茂才，除高成令。县在边垂，旧制，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，不得行来。长吏新到，辄发民缮修城郭。康至，皆罢遣，百姓大悦。以恩信为治，寇盗亦息，州郡表上其状。光和元年，迁武陵太守，转守桂阳、乐安二郡，所在称之。

注 高成，县，属渤海郡也。

注 行来犹往来也。

时灵帝欲铸铜人，而国用不足，乃诏调民田，亩敛十钱。而比水旱伤稼，百姓贫苦。康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先王治世，贵在爱民。省徭轻赋，以宁天下，除烦就约，以崇简易，故万姓从化，灵物应德。末世衰主，穷奢极侈，造作无端，兴制非一，劳割自下，以从苟欲，故黎民吁嗟，阴阳感动。陛下圣德承天，当隆盛化，而卒被诏书，亩敛田钱，铸作铜人，伏读惆怅，悼心失图。夫十一而税，周谓之彻。彻者通也，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。故鲁宣税亩，而螽蟚自生；哀公增赋，而孔子非之。岂有聚夺民物，以营无用之铜人；

捐舍圣戒，自蹈亡王之法哉！传曰：‘君举必书，书而不法，后世何述焉？’陛下宜留神省察，改敝从善，以塞兆民怨恨之望。”书奏，内幸因此譖康援引亡国，以譬圣明，大不敬，槛车征诣廷尉。侍御史刘岱典考其事，岱为表陈解释，免归田里。复征拜议郎。

注 易曰：“干以易知，坤以简能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”

注 劳苦割剥于下人也。

注 孟子曰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十一也。”

注 公羊传曰：“初税亩者何？履亩而税也。”何休注云：“宣公无恩信于人，人不肯尽力于公田，起履践案行，择其亩谷好者税取之。”螽，蟚蛄也。公羊传：“冬螽生。此言螽生何？上变古易常也。”注云：“上谓宣公，变易公田旧制而税亩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季孙欲以田赋，使冉有访诸仲尼。仲尼私于冉有曰：‘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；若欲苟而行之，又何访焉！’”注 谓秦始皇铸铜人十二，卒致灭亡也。

会庐江贼黄穰等与江夏蛮连结十余万人，攻没四县，拜康庐江太守。康申明赏罚，击破穰等，余党悉降。帝嘉其功，拜康孙尚为郎中。献帝即位，天下大乱，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，诏书策劳，加忠义将军，秩中二千石。时袁术屯兵寿春，部曲饥饿，遣使求委输兵甲。康以其叛逆，闭门不通，内修战备，将以御之。术大怒，遣其将孙策攻康，围城数重。康固守，吏士有先受休假者，皆遁伏还赴，暮夜缘城而入。受敌二年，城陷。月余，发病卒，年七十。宗族百余人，遭离饥饿，死者将半。朝廷愍其守节，拜子铄为郎中。

少子绩，仕吴为郁林太守，博学善政，见称当时。悬年曾谒袁术，怀橘墮地者也，有名称。

注 绩字公纪，吴志有传。

赞曰：伋牧朔藩，信立童昏。诗守南楚，民作谣言。奋驰单乘，堪驾毁辕。范得其朋，堂任良肱。二苏劲烈，羊、贾廉能。季宁拒策，城隍冲翱。

注 易曰：“西南得朋。”廉范迁蜀郡太守，百姓便之，蜀在西南，故云得朋也。

注 谓委任功曹陈蕃、主簿应嗣，郡中大化也。

注 翱，兵车也，音彭，协韵音普(胜)[滕]反。

后汉书卷三十二

樊宏阴识列传 第二十二

宏子儵族曾孙准识弟兴

樊宏字靡卿，南阳湖阳人也，世祖之舅。其先周仲山甫，封于樊，因而氏焉，

为乡里着姓。父重，字君云，世善农稼，好货殖。重性温厚，有法度，三世共财，子孙朝夕礼敬，常若公家。其营理产业，物无所弃，课役童隶，各得其宜，故能上下矚力，财利岁倍，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。其所起庐舍，皆有重堂高阁，陂渠灌注。又池鱼牧畜，有求必给。尝欲作器物，先种梓漆，时人嗤之，然积以岁月，皆得其用，向之笑者咸求假焉。货至巨万，而赈赡宗族，恩加乡闾。外孙何氏兄弟争财，重耻之，以田二顷解其忿讼。县中称美，推为三老。年八十余终。其素所假贷人闲数百万，遗令焚削文契。责家闻者皆鼻，争往偿之，诸子从敕，竟不肯受。

注 樊，今襄州安养县也。

注 郦元水经注曰：“(湖)[朝]水支分，东北为樊氏陂，东西十里，南北五里，亦谓之凡亭。陂东樊氏故宅，樊氏既灭，庾氏取其陂，故谚曰：‘陂汪汪，下田良，樊氏失业庾氏昌。’”

其陂至今犹名为樊陂，在今邓州新野县之西南也。

注 责音侧界反。

宏少有志行。王莽末，义兵起，刘伯升与族兄赐俱将兵攻湖阳，城守不下。赐女弟为宏妻，湖阳由是收系宏妻子，令出警伯升，宏因留不反。湖阳军帅欲杀其妻子，长吏以下共相谓曰：“樊重子父，礼义恩德行于乡里，虽有罪，且当在后。”会汉兵日盛，湖阳惶急，未敢杀之，遂得免脱。更始立，欲以宏为将，宏叩头辞曰：“书生不习兵事。”竟得免归，与宗家亲属作营燎自守，老弱归之者千余家。时赤眉贼掠唐子乡，多所残杀，欲前攻宏营，宏遣人持牛酒米谷，劳遗赤眉。赤眉长老先闻宏仁厚，皆称曰：“樊君素善，且今见待如此，何心攻之。”引兵而去，遂免寇难。

世祖即位，拜光禄大夫，位特进，次三公。建武五年，封长罗侯。十三年，封弟丹为射阳侯，兄子寻玄乡侯，族兄忠更父侯。十五年，定封宏寿张侯。

十八年，帝南祠章陵，过湖阳，祠重墓，追爵谥为寿张敬侯，立庙于湖阳。车驾每南巡，常幸其墓，赏赐大会。

注 长罗，县名，属陈留郡，故城在今滑州匡城县东北。

注 在射水之阳。水经注曰：“泚水西南流，射水注之，水出射城北。建武十三年，封樊重少子丹为射阳侯，即其国也。”案临淮郡别有射阳县，疑远，非此地也。

宏为人谦柔畏慎，不求苟进。常戒其子曰：“富贵盈溢，未有能终者。吾非不喜荣势也，天道恶满而好谦，前世贵戚皆明戒也。保身全己，岂不乐哉！”

每当朝会，辄迎期先到，俯伏待事，时至乃起。帝闻之，常敕驺骑临朝乃告，勿令豫到。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，辄手自书写，毁削草本。公朝访逮，不敢觴对。宗族染其化，未尝犯法。帝甚重之。及病困，车驾临视，留宿，问其所欲言。宏顿首自陈：“无功享食大国，诚恐子孙不能保全厚恩，令臣魂神鼻负黄泉，愿还寿张，食小乡亭。”帝悲伤其言，而竟不许。

注 易曰“天道亏盈而益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”也。

二十七年，卒。遗敕薄葬，一无所用，以为棺柩一臧，不宜复见，如有腐败，伤孝子之心，使与夫人同坟异臧。帝善其令，以书示百官，因曰：“今不顺寿张侯意，无以彰其德。且吾万岁之后，欲以为式。”赙钱千万，布万匹，谥为恭侯，赠以印绶，车驾亲送葬。子儵嗣。帝悼宏不已，复封少子茂为平望侯。

樊氏侯者凡五国。明年，赐儵弟鲔及从昆弟七人合钱五千万。

注 平望，县，属北海郡，故城在今青州北海县西北，俗名平望台也。

论曰：昔楚顷襄王问阳陵君曰：“君子之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假人不德不责，食人不使不役，亲戚爱之，觴人善之。”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讼，其庶几君子之富乎！

分地以用天道，实廩以崇礼节，取诸理化，则亦可以施于政也。与夫爱而畏者，何殊闲哉！

注 假贷人者不自以为德，不责其报也。食善人者不使役之，故觶人称善也。

说苑曰楚王问庄辛之言也。

注 管子曰：“仓廩实而知礼节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是以其人畏而爱之，何殊闲哉！”言不异也。闲音古莧反。

儵字长鱼，谨约有父风。事后母至孝，及母卒，哀思过礼，毁病不自支，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饘粥。服阕，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。建武中，禁网尚阔，诸王既长，各招引宾客，以儵外戚，争遣致之，而儵清静自保，无所交结。及沛王辅事发，贵戚子弟多见收捕，儵以不豫得免。帝崩，儵为复土校尉。

注 饘，糜也。

注 严彭祖也。

注 复土校尉主葬事，复土于圻也。

永平元年，拜长水校尉，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，以讖记正五经异说。北海周泽、琅邪承宫并海内大儒，儵皆以为师友而致之于朝。上言郡国举孝廉，率取年少能报恩者，耆宿大贤多见废弃，宜敕郡国简用良俊。又议刑辟宜须秋月，以顺时气。显宗并从之。

二年，以寿张国益东平王，徙封儵燕侯。其后广陵王荆有罪，帝以至亲悼伤之，诏儵与羽林监南阳任隗杂理其狱。事竟，奏请诛荆。引见宣明殿，帝怒曰：“诸卿以我弟故，欲诛之，即我子，卿等敢尔邪！”儵仰而对曰：“天下高帝天下，

非陛下之天下也。春秋之义，‘君亲无将，将而诛焉’。是以周公诛弟，季友鸩兄，经传大之。臣等以荆属托母弟，陛下留圣心，加恻隐，故敢请耳。如令陛下子，臣等专诛而已。”

帝叹息良久。儵益以此知名。

其后弟鲋为子赏求楚王英女敬乡公主，儵闻而止之，曰：“建武时，吾家并受荣宠，一宗五侯。时特进一言，女可以配王，男可以尚主，但以贵宠过盛，即为祸患，故不为也。且尔一子，柰何弃之于楚乎？”鲋不从。

注 燕，县名，属东郡。

注 公羊传之文也。将者，将为弑逆之事也。

注 周公之弟管、蔡二叔，流言于国，云周公摄政将不利于成王，故周公诛之。左传曰：“周公杀管叔而蔡叔，夫岂不爱，王室故也。”杜预注曰“，放也。”又曰，鲁庄公有疾，叔牙欲立庆父为后，牙弟季友欲立公子般，友遂鸩叔牙杀之。公羊传曰：“季子杀母兄，何善(其)[尔]？诛不得避兄，君臣之义也。”上 音萨。

注 专谓不请也。

注 谓宏封长罗侯，弟丹射阳侯，兄子寻玄乡侯，族兄忠更公侯，宏又封寿张侯也。

注 宏为特进。

十年，儵卒，赠赠甚厚，谥曰哀侯。帝遣小黄门张音问所遗言。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，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觶，遂委责于人，以偿其耗。乡部吏司因此为奸，儵常疾之。又野王岁献甘醪、膏饴，每辄扰人，吏以为利。儵并欲奏罢之，疾病未及得上。音归，具以闻，帝览之而悲叹，敕二郡并令从之。

注 典谓主典，负谓久负。

注 醪，醇酒，汁滓相将也。

长子汜嗣，以次子郴、梵为郎。其后楚事发觉，帝追念儵谨恪，又闻其止鮪婚事，故其诸子得不坐焉。

梵字文高，为郎二十余年，三署服其重慎。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，官至大鸿胪。

注 三署解见和帝纪也。

汜卒，子时嗣。时卒，子建嗣。建卒，无子，国绝。永宁元年，邓太后复封建弟盼。盼卒，子尚嗣。

初，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，世号“樊侯学”，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。弟子颍川李修、九江夏勤，皆为三公。勤字伯宗，为京、宛二县令，零陵太守，所在有理能称。安帝时，位至司徒。

准字幼陵，宏之族曾孙也。父瑞，好黄老言，清静少欲。准少励志行，修儒术，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。永元十五年，和帝幸南阳，准为郡功曹，召见，帝器之，拜郎中，从车驾还宫，特补尚书郎。邓太后临朝，儒学陵替，准乃上疏曰：

注 “准”或作“淮”臣闻贾谊有言，“人君不可以不学。”故虽大舜圣德，孳孳为善；成王贤主，崇明师傅。及光武皇帝受命中兴，髡雄崩扰，旌旗乱野，东西诛战，不遑启处，然犹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。至孝明皇帝，兼天地之姿，用日月之明，庶政万机，无不简心，而垂情古典，游意经艺，每飨射礼毕，正坐自讲，诸儒并听，四方欣欣。虽阙里之化，黉

相之事，诚不足言。又多征名儒，以充礼官，如沛国赵孝、琅邪承宫等，或安车结驷，告归乡里；或丰衣博带，从见宗庙。其余以经术见优者，布在廊庙。故朝多皤皤之良，华首之老。每燕会，则论难衍衍，共求政化。详览髡言，响如振玉。朝者进而思政，罢者退而备问。小大随化，雍雍可嘉。朝门羽林介冑之士，悉通孝经。

博士议郎，一人开门，徒觶百数。化自圣躬，流及蛮荒，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。八方肃清，上下无事。是以议者每称盛时，咸言永平。

注 孟子曰：“鸡鸣而起，孜孜为善者，舜之徒。”

注 尚书曰“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为左右”也。

注 孔子，阙里人也。礼记云，孔子射于矍相之圃，盖观者如堵墙也。

注 安车，坐乘之车也。告归谓休假归也。

注 皤皤，白首貌也，音步河反。书曰：“皤皤良士。”华首谓白首也。

注 衍衍，和乐貌也。

注 孟子曰“金声而玉振”也。

注 开门谓开一家之说。

今学者盖少，远方尤甚。博士倚席不讲，儒者竞论浮丽，忘謇謇之忠，习諛諛之辞。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，锐锥刀之锋，断刑辟之重，德陋俗薄，以致苛刻。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，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闲。臣愚以为宜下明诏，博求幽隐，发扬岩穴，宠进儒雅，有如孝、宫者，征诣公车，以俟圣上讲习之期。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，进其爵位，使缙其业。

复召郡国书佐，使读律令。如此，则延颈者日有所见，倾耳者月有所闻。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。

注 譏譏，谄言也，音践。前书曰“昔秦穆公说譏譏之言也。”

注 诋亦欺也。

注 左传曰，郑人铸刑书，叔向使贻子产书曰：“今子相郑，立谤政，铸刑书，人知争端矣。将弃礼而征于书，锥刀之末，将尽争之，郑其败乎！”杜预注云：

“锥刀喻小事也。”

注 周易曰：“君子进德修业。”

太后深纳其言，是后屡举方正、敦朴、仁贤之士。

准再迁御史中丞。永初之初，连年水旱灾异，郡国多被饥困，准上疏曰：

臣闻传曰：“饥而不损兹曰太，厥灾水。”春秋谷梁传曰：“五谷不登，谓之大侵。大侵之礼，百官备而不制，鬻神禱而不祠。”由是言之，调和阴阳，寔在俭节。朝廷虽劳心元元，事从省约，而在职之吏，尚未奉承。夫建化致理，由近及远，故诗曰“京师翼翼，四方是则”。今可先令太官、尚方、考功、上林池籩诸官，实减无事之物，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。

如此，则化及四方，人劳省息。

注 洪范五行传之文也。言下人饥馑，君上不能损减，谓之太。太犹甚也。

注 官职备列，不造作也。

注 祷请而已，无祭祀也。

注 韩诗之文也。翼翼然，盛也。

注 前书百官表曰，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，属官有太官、考工、尚方、上林中十池监也。太官掌御膳饮食，考工主作器械，尚方主作刀籥器物。籥者，于池苑中以竹绵联之为禁籥也。实减谓实覆其数减之也。

注 五府谓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、大将军也。调，征发也。省，减也。

中都官吏，在京师之官吏也。作谓营作者也。

伏见被灾之郡，百姓凋残，恐非赈给所能胜贍，虽有其名，终无其实。可依征和元年故事，遣使持节慰安。尤困乏者，徙置荆、扬孰郡，既省转运之费，且令百姓各安其所。今虽有西屯之役，宜先东州之急。如遣使者与二千石随事消息，悉留富人守其旧土，转尤贫者过所衣食，诚父母之计也。愿以臣言下公卿平议。

注 武帝征和元年诏曰：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桑，无乏武备而已。”

注 时先零羌断陇道，大为寇害，遣车骑将军邓骘、征西校尉任尚讨之，故曰“西屯役”也。东州谓冀、兖州，时又遣光禄大夫樊准、吕仓分冀兖二州廩贷流人也。

注 衣音于既反，食音。

太后从之，悉以公田赋与贫人。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，准使冀州，仓使兖州。准到部，开仓禀食，慰安生业，流人咸得苏息。还，拜钜鹿太守。时饥荒之余，人庶流进，

家户且尽，准课督农桑，广施方略，儻年闲，谷粟丰贱数十倍。而赵、魏之郊数为羌所钞暴，准外御寇虏，内抚百姓，郡境以安。

注 稟，给。

五年，转河内太守。时羌复屡入郡界，准辄将兵讨逐，修理坞壁，威名大行。视事三年，以疾征，三转为尚书令，明习故事，遂见任用。元初三年，代周畅为光禄勋。五年，卒于官。

注 说文曰：“坞，小障也。”

阴识字次伯，南阳新野人也，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。其先出自管仲，管仲七世孙修，自齐适楚，为阴大夫，因而氏焉。秦汉之际，始家新野。

及刘伯升起义兵，识时游学长安，闻之，委业而归，率子弟、宗族、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。伯升乃以识为校尉。更始元年，迁偏将军，从攻宛，别降新野、涪阳、杜衍、冠军、(胡)[湖]阳。二年，更始封识阴德侯，行大将军事。

注 五县并属南阳郡也。

建武元年，光武遣使迎阴贵人于新野，并征识。识随贵人至，以为骑都尉，更封阴乡侯。二年，以征伐军功增封，识叩头让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将帅有功者觶，臣托属掖廷，仍加爵邑，不可以示天下。”帝甚美之，以为关都尉，镇函谷。迁侍中，

以母忧辞归。十五年，定封原鹿侯。及显宗立为皇太子，以识守执金吾，辅导东宫。帝每巡郡国，识常留镇守京师，委以禁兵。入虽极言正议，及与宾客语，未尝及国事。帝敬重之，常指识以敕戒贵戚，激厉左右焉。识所用掾史皆简贤者，如虞(延)[廷]、傅宽、薛悺等，多至公卿校尉。

注 原鹿，县，属汝南郡。俗本“鹿”作“庆”者误。

显宗即位，拜为执金吾，位特进。永平二年，卒，赠以本官印绶，谥曰贞侯。

子躬嗣。躬卒，子璜嗣。永初七年，为奴所杀，无子，国绝。永宁元年，邓太后以璜弟淑绍封。淑卒，子鲋嗣。

躬弟子纲女为和帝皇后，封纲吴房侯，位特进，三子轶、辅、敞，皆黄门侍郎。

后坐巫蛊事废，纲自杀，辅下狱死，轶、敞徙日南。识弟兴。

兴字君陵，光烈皇后母弟也，为人有膂力。建武二年，为黄门侍郎，守期门仆射，典将武骑，从征伐，平定郡国。兴每从出入，常操持小盖，障翳风雨，躬履涂泥，率先期门。光武所幸之处，辄先入清宫，甚见亲信。虽好施接宾，然门无侠客。与同郡张宗、上谷鲜于裒不相好，知其有用，犹称所长而达之；友人张汜、杜禽与兴厚善，以为华而少实，但私之以财，终不为言：是以世称其忠平。第宅苟完，裁蔽风雨。

九年，迁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帝后召兴，欲封之，置印绶于前，兴固让曰：“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，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，令天下缺望，诚为盈溢。臣蒙陛下、贵人恩泽至厚，富贵已极，不可复加，至诚不愿。”帝嘉兴之让，不夺其志。贵

人问其故，兴曰：“贵人不读书记邪？‘亢龙有悔。’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，嫁女欲配侯王，取妇眄眄公主，愚心实不安也。富贵有极，人当知足，夸奢益为观听所讥。”贵人感其言，深自降挹，卒不为宗亲求位。十九年，拜鞞尉，亦辅导皇太子。明年夏，帝风眩疾甚，后以兴领侍中，受顾命于云台广室。会疾瘳，召见兴，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。兴叩头流涕，固让曰：“臣不敢惜身，诚亏损圣德，不可苟冒。”至诚发中，感动左右，帝遂听之。

注 缺音羌志反。前书音义曰：“缺犹冀也。一音决，犹望之也。”

注 易干卦上九爻曰：“亢龙有悔，穷之灾也。”亢，极也，龙以喻君。言居上体之极，则有悔吝之灾也。

注 尚书曰，成王将崩，命召公作顾命。孔安国注云：“临终之命曰顾命。”

洛阳南宫有云台广德殿。

二十三年，卒，时年三十九。兴素与从兄嵩不相能，然敬其威重。兴疾病，帝亲临，问以政事及髡臣能不。兴顿首曰：“臣愚不足以知之。然伏见议郎席广、谒者阴嵩，并经由明深，踰于公卿。”兴没后，帝思其言，遂擢广为光禄勋；嵩为中郎将，监羽林十余年，以谨敕见幸。显宗即位，拜长乐鞞尉，迁执金吾。

永平元年诏曰：“故侍中鞞尉关内侯兴，典领禁兵，从平天下，当以军功显受封爵，又诸舅比例，应蒙恩泽，兴皆固让，安乎里巷。辅导朕躬，有周昌之直，

在家仁孝，有曾、闵之行，不幸早卒，朕甚伤之。贤者子

孙，宜加优异。其以汝南之颍阳封兴子庆为颍阳侯，庆弟博为潁强侯。”博弟员、丹并为郎，庆推田宅财物悉与员、丹。帝以庆义让，擢为黄门侍郎。庆卒，子琴嗣。

建初五年，兴夫人卒，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，追谥兴曰翼侯。琴卒，子万全嗣。万全卒，子桂嗣。

注 前书曰，周昌，沛人也。为御史大夫。为人强力，敢直言极谏也。

注 颍阳故城在今豫州新蔡县北，在颍水之阳也，音纣。

注 潁强，县，属汝南郡，在潁水之北。

兴弟就，嗣父封宣恩侯，后改封为新阳侯。就善谈论，朝臣莫及，然性刚彊，不得觭誉。显宗即位，以就为少府，位特进。就子丰尚郾邑公主。公主娇妒，丰亦狷急。永平二年，遂杀主，被诛，父母当坐，皆自杀，国除。

帝以舅氏故，不极其刑。

注 新阳，县，属汝南郡，故城在今豫州真阳县西南。

注 光武女也。

注 狷，疾也，音绢。

阴氏侯者凡四人。初，阴氏世奉管仲之祀，谓为“相君”。宣帝时，阴子方者，至孝有仁恩，腊日晨炊而醢神形见，子方再拜受庆。家有黄羊，因以祀之。

自是已后，暴至巨富，田有七百余顷，舆马仆隶，比于邦君。子方常言“我子孙必将强大”，至识三世而遂繁昌，故后常以腊日祀醢，而荐黄羊焉。

注 杂五行书曰：“醮神名禫，字子郭，衣黄衣，夜被发从醮中出，知其名呼之，可除凶恶。宜市劓肝泥醮，令妇孝。”

赞曰：权族好倾，后门多毁。樊氏世笃，阴亦戒侈。恂恂苗胤，传龟袭紫。

注 恂恂，恭顺貌也。公侯皆紫绶、金印、龟钮，见应劭汉官仪。

后汉书卷三十三

朱冯虞郑周列传 第二十三

朱浮字叔元，沛国萧人也。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，迁偏将军，从破邯郸。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，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，守蓟城，遂讨定北边。

建武二年，封舞阳侯，食三县。

浮年少有才能，颇欲厉风结，收士心，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，以为从事，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，皆引置幕府，乃多发诸郡仓谷，禀贍其妻子。

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，师旅方起，不宜多置官属，以损军实，不从其令。浮性矜急自多，颇有不平，因以峻文诋之；宠亦很强，兼负其功，嫌怨转积。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，又受货贿，杀害友人，多聚兵谷，意计难量。宠既积怨，闻[之]，遂大怒，而举兵攻浮。浮以书质责之曰：

注 风化之结也。

注 岑后为梁州牧。

注 谓甲兵粮储也。左传曰“隳军实”也。

注 矜夸多自取也。

注 峻，严切也。诋，诬也。

注 质，正也。

盖闻知者顺时而谋，愚者逆理而动，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，卒自弃于郑也。

注 左传曰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及庄公即位，武姜为之请京，使居，谓之京城太叔。既而太叔将袭郑，公命子封伐京，京畔太叔段，段出奔共也。

伯通以名字典郡，有佐命之功，临人亲职，爱惜仓库，而浮乘征伐之任，欲权时救急，二者皆为国耳。即疑浮相谮，何不诣阙自陈，而为族灭之计乎？朝廷之于伯通，恩亦厚矣，委以大郡，任以威武，事有柱石之寄，情同子孙之亲。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，岂有身带三绶，职典大邦，

而不顾恩义，生心外畔者乎！伯通与吏人语，何以为颜？行步拜起，何以为容？

坐卧念之，何以为心？引镜窥影，何施眉目？举措建功，何以为人？惜乎弃休令之嘉名，造泉鸱之逆谋，捐传世之庆祚，招破败之重灾，高论尧舜之道，不忍桀纣之性，生为世笑，死为愚鬼，不亦哀乎！

注 伯通，彭宠字也，以名字显著也。

注 光武初镇河北，宠遣吴汉等发步兵三千人先归光武，及围邯郸，宠转食前后不绝也。

注 光武赐宠号大将军，故云“任以威武”也。

注 柱石，以屋为谕也。

注 左传曰，赵盾田于首山，舍于翳桑，见灵辄饿，问，曰“三日不食矣”，食之。后晋灵公欲杀赵盾，辄为公甲士，倒戟以御公徒而免盾。媵母，未详也。

注 宠为渔阳太守、建忠侯、大将军，故带三绶。

注 枭鸱即鸱枭也，其子适大，还食其母。说文云不孝鸟也。

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，同被国恩。侠游谦让，屡有降挹之言；而伯通自伐，以为功高天下。往时辽东有豕，生子白头，异而献之，行至河东，见鬻豕皆白，怀鼻而还。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，则为辽东豕也。今乃愚妄，自比六国。六国之时，其势各盛，廓土数千里，胜兵将百万，故能据国相持，多历年世。今天下几里，列郡几城，柰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？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！

注 侠游，耿况字也。况为上谷太守，初与宠结谋共归光武也。

注 挹，损也。

方今天下适定，海内愿安，士无贤不肖，皆乐立名于世。而伯通独中风狂走，自捐盛时，内听骄妇之失计，外信谗邪之谏言，长为鬻后恶法，永为功臣鉴戒，岂不误哉！定海内者无私讎，勿以前事自误，愿留意顾老母幼弟。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，而为见讎者所快。

注 浮密奏宠，上征之，宠妻劝宠无应征。又与所亲信计议，吏皆怨浮，劝宠止不应征也。

宠得书愈怒，攻浮转急。明年，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。

注 愈犹益也。

时二郡畔戾，北州忧恐，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，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。浮怀惧，以为帝怠于敌，不能救之，乃上疏曰：“昔楚宋列国，俱为诸侯，庄王以宋执其使，遂有投袂之师。魏公子顾朋友之要，触冒强秦之锋。夫楚魏非有分职匡正之大义也，庄王但为争强而发忿，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。

今彭宠反畔，张丰逆节，以为陛下必弃捐它事，以时灭之。既历时月，寂寞无音。

从围城而不救，放逆虏而不讨，臣诚惑之。昔高祖圣武，天下既定，犹身自征伐，未尝宁居。陛下虽兴大业，海内未集，而独逸豫，不顾北垂，百姓遑遑，无所系心，三河、冀州，曷足以传后哉！今秋稼已孰，复为渔阳所掠。张丰狂悖，奸党日增，连年拒守，吏士疲劳，甲冑生虬虱，弓弩不得施，上下焦心，相望救护，仰希陛下生活之恩。”诏报曰：“往年赤眉跋扈长安，吾策其无谷必东，果来归降。今度此反虏，孰无久全，其中必有内相斩者。今军资未充，故须后麦耳。”

浮城中粮尽，人相食。会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，浮乃得遁走。南至良乡，其兵长反遮之，浮恐不得脱，乃下马刺杀其妻，仅以身免，城降于宠。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，构成宠罪，徒劳军师，不能死节，罪当伏诛。帝不忍，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，徙封父城侯。后丰、宠并自败。

注 左传曰，楚庄王使申舟无畏聘于齐，曰：“无假道于宋。”宋人杀无畏，庄王闻之，投袂而起，遂发兵围宋。史记，魏公子无忌，魏昭王之少子，封信陵君，仁而好士，食客三千人。公子姊为赵平原君胜妻，秦围邯郸，求救于魏，魏以秦强

不敢救，公子乃窃兵符，夺晋鄙军以救赵，秦兵遂解也。

注 高祖定天下之后，犹自征匈奴、陈豨、黥布等也。

注 郑玄注周礼曰：“施，释下也。”

注 跋扈犹暴横也。

注 须，待也。

注 兵长，兵之长帅也。

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，时有纤微之过者，必见斥罢，交易纷扰，百姓不宁。

六年有日食之异，浮因上疏曰：“臣闻日者太阳之所宗，君上之位也。凡居官治民，据郡典县，皆为阳为上，为尊为长。若阳上不明，尊长不足，则干动三光，垂示王者。五典纪国家之政，鸿范别灾异之文，皆宣明天道，以征来事者也。

陛下哀愍海内新离祸毒，保宥生人，使得苏息。而今牧人之吏，多未称职，小违理实，辄见斥罢，岂不粲然黑白分明哉！

然以尧舜之盛，犹加三考，大汉之兴，亦累功嗟，吏皆积久，养老于官，至名子孙，因为氏姓。当时吏职，何能悉理；论议之徒，岂不諠哗。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，艰难之业当累日也。而闲者守宰数见换易，迎新相代，疲劳道路。寻其视事日浅，未足昭见其职，既加严切，人不自保，各相顾望，无自安之心。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，苟求长短，求媚上意。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，惧于刺讥，故争饰诈伪，以希虚誉。斯皆鬻阳骚动，日月失行之应。夫物暴长者必夭折，功卒成者必亟坏，如摧长久之业，而造速成之功，非陛下之福也。天下非一时之用也，海内非一旦之功也。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，望化于一世之后。天下幸甚。”帝下其议，鬻臣多同于浮，自是牧守易代颇简。

注 干，犯也。三光，日、月、星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。疏通知远，书教也。絜静精微，易教也。

恭俭庄敬，礼教也。属辞比事，春秋教也。”

注 鸿范，尚书篇名，箕子为武王陈政道阴阳之法。灾异即咎征之类也。

注 征，验也。

注 宥，宽也。

注 淮南子曰“圣人见是非，若白黑之别于目，清浊之形于耳”也。

注 考谓考其功最也。尚书舜典曰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”也。

注 前书：“武帝时，汉有天下已七十余年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，人人自爱而重犯法。”音义曰：“时无事，吏不数转，至于子孙而不转职，今仓氏、库氏因以为姓，即仓库吏之后也。”

注 孔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代而后仁。”

见论语。

旧制，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，事皆先下三公，三公遣掾史案验，然后黜退。帝时用明察，不复委任三府，而权归刺举之吏。浮复上疏曰：“陛下清明履约，率礼无违，自宗室诸王、外家后亲，皆奉遵绳墨，无党执之名。至或乘牛车，齐于编人。斯固法令整齐，下无作威者也。求之于事，宜以和平，而灾异犹见者，而岂徒然？天道信诚，不可不察。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，下专国命，即位以来，不用旧典，信刺举之官，黜鼎辅之任，至于有所劾奏，便加免退，覆案不关三府，

罪譴不蒙澄察。陛下以使者为腹心，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，是为尚书之平，决于百石之吏，故髡下苛刻，各自为能。兼以私情容长，憎爱在职，皆竞张空虚，以要时利，故有罪者心不厌服，无咎者坐被空文，不可经盛衰，貽后王也。夫事积久则吏自重。吏安则人自静。传曰：‘五年再闰，天道乃备。’夫以天地之灵，犹五载以成其化，况人道哉！臣浮愚戆，不胜惓惓，愿陛下留心千里之任，省察偏言之奏。”

注 刺举即州牧也。

注 使者，刺史也。续汉志曰，每州有从事，秩百石。耳目谓令采察也。平谓平决也。

注 貽，遗也。

注 重犹爱惜也。

注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日行一度，一年十二月，除小月六日，即一岁三百五十四日，是为每岁日行天。余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，不匝一年，余十一日四分日之一，故三年即余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，闰月又小，是五年即得再闰。

七年，转太仆。浮又以国学既兴，宜广博士之选，乃上书曰：“夫太学者，礼义之宫，教化所由兴也。陛下尊敬先圣，垂意古典，宫室未饰，干戈未休，而先建太学，进立横舍，比日车驾亲临观飧，将以弘时雍之化，显勉进之功也。

寻博士之官，为天下宗师，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。旧事，策试博士，必广求详选，爰自畿夏，延及四方，是以博举明经，唯贤是登，学者精励，远近同慕。伏闻诏书更试五人，唯取见在洛阳城者。臣恐自今以往，将有所失。

求之密迩，容或未尽，而四方之学，无所劝乐。凡策试之

本，贵得其真，非有期会，不及远方也。又诸所征试，皆私自发遣，非有伤费烦扰于事也。语曰：‘中国失礼，求之于野。’臣浮幸得与讲图讖，故敢越职。”帝然之。

注 横，学也。或作“簧”，义亦同。

注 雍，和也。书曰“黎人于变时雍”，乃勉劝也。

注 畿，王畿；夏，华夏也。汉官仪曰：“博士，秦官也。武帝初置五经博士，后增至十四人。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，总领纲纪。其举状曰：‘生事爱敬，丧没如礼。通易、尚书、孝经、论语，兼综载籍，穷微阐奥。隐居乐道，不求闻达。身无金痍痼疾，(世)[卅]六属不与妖恶交通、王侯赏赐。行应四科，经任博士。’下言某官某甲保举。”

注 刘歆移书太常曰：“夫礼失求之于野，古文不犹愈于野乎？”

注 与音预。

二十年，代窦融为大司空。二十二年，坐卖弄国恩免。二十五年，徙封新息侯。

帝以浮陵辄同列，每衔之，惜其功能，不忍加罪。永平中，有人单辞告浮事者，显宗大怒，赐浮死。长水校尉樊(儵)[儵]言于帝曰：“唐尧大圣，兆人获所，尚优游四凶之狱，厌服海内之心，使天下咸知，然后殛罚。”

浮事虽昭明，而未达人听，宜下廷尉，章着其事。”帝亦悔之。

注 陵辄犹欺蔑也。

注 单辞谓无证据也。书曰：“明清于单辞。”

注 获，得也。

注 优游谓优柔也。四凶者，鯀、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。左传曰舜流四凶族，今云尧者，舜为尧臣而流之也。尚书曰：“四罪而天下咸服。”

注 殛，诛也，音纪力反。

论曰：吴起与田文论功，文不及者三，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，弘不得其一，终之田文相魏，公孙宰汉，诚知宰相自有体也。故曾子曰：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，笱豆之事则有司存。

“而光武、明帝躬好吏事，亦以课核三公，

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，至有诛斥诘辱之累。任职责过，一至于此，追感贾生之论，不亦笃乎！朱浮讥讽苛察欲速之弊，然矣，焉得长者之言哉！

注 史记：“魏置相田文，吴起不悦，谓田文曰：‘请与子论功，可乎？’田文曰：‘可。’起曰：‘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’田文曰：‘不如子。’吴起曰：‘理百官，亲万人，实府库，子孰与起？’田文曰：‘不如子。’吴起曰：‘守西河，秦人不敢东向，韩、赵宾从，子孰与起？’田文曰：

‘不如子。’吴起曰：‘此三者，子皆出吾下，而位加吾上，何也？’田文曰：

‘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方是时，属之于子乎，属之于我乎？’吴起默然良久，曰：‘属之于子矣。’田文曰：‘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。’吴起方乃自知不如。”武帝时，方筑朔方，公孙弘谏，以为罢弊中国。上使朱买臣难弘，发十策，弘不得一。

注 三谓动容貌，正颜色，出辞气。事见论语。

注 笱豆，礼器也。小细之务，有司所主，非人君之事也。

注 课其殿最，核其得失。

注 贾谊曰：“廉耻礼节以绳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戮辱，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，以其离主上不远也。”是时人告周勃谋反，系长安，卒无事，故谊以此讥上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无欲速，未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”

以光武帝明察烦刻，故引之。

注 前书龚遂为勃海郡太守，王生谓遂曰：“君即见上，问君何以化勃海？宜曰圣主之(力)[德]，非小臣之力也。”既至前，上果问，遂对如王生言。

天子悦，曰：“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也！”

冯鲂字孝孙，南阳湖阳人也。其先魏之支别，食菜冯城，因以氏焉。秦灭魏，迁于湖阳，为郡族姓。

注 东观记曰“其先魏之别封曰华侯，华侯孙长卿食菜冯城，因以氏焉。鲂父名杨”也。

王莽末，四方溃畔，鲂乃聚宾客，招豪桀，作营燎，以待所归。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，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，而杀其兄，谋灭季族。季亡归鲂，鲂将季欲还其营，道逢都尉从弟长卿来，欲执季。鲂叱长卿曰：“我与季虽无素故，士穷相归，要当以死任之，卿为何言？”遂与俱归。季谢曰：“蒙恩得全，死无以为报(恩)，有牛马财物，愿悉献之。”鲂作色曰：“吾老亲弱弟皆[在]贼城中，今日相与，尚无所顾，何云

财物乎？”季髡不敢复言。鲂自是为县邑所敬信，故能据营自固。

注 待真主也。

时天下未定，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觭，唯鲂自守，兼有方略。光武闻而嘉之，建武三年，征诣行在所，见于云台，拜虞令。为政敢杀伐，以威信称。迁邾令。后车驾西征隗嚣，颍川盗贼髡起，邾贼延矚等觭三千余人，攻围县舍，鲂率吏士七十许人，力战连日，弩矢尽，城陷，鲂乃遁去。帝闻郡国反，即驰赴颍川，鲂诣行在所。帝案行斗处，知鲂力战，乃嘉之曰：“此健令也。

所当讨击，勿拘州郡。”矚等闻帝至，皆自髡剔，负鉄铍，将其觭请罪。帝且赦之，使鲂转降诸聚落，县中平定，诏乃悉以矚等还鲂诛之。鲂责让以行军法，皆叩头曰：“今日受诛，死无所恨。”鲂曰：“汝知悔过伏罪，今一切相赦，听各反农桑，为令作耳目。”皆称万岁。是时每有盗贼，并为矚等所发，无敢动者，县界清静。

注 即南宫云台也。

注 虞，县，属梁国，本虞国，舜后所封之邑，今宋州虞城县也。

注 剔音他狄反。声类曰亦“鬣”字，音他计反，谓剃去发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鉄，剡刃也。”铍，楯也，音质。

十三年，迁魏郡太守。二十七年，以高第入代赵熹为太仆。

中元元年，从东封岱宗，行鞞尉事。还，代张纯为司空，赐爵关内侯。二年，帝崩，使魴持节起原陵，更封杨邑乡侯，食三百五十户。永平四年，坐考陇西太守邓融，听任奸吏，策免，削爵土。六年，显宗幸鲁，复行鞞尉事。七年，代阴嵩为执金吾。

魴性矜严公正，在位数进忠言，多见纳用。十四年，诏复爵土。明年，东巡郡国，留魴宿鞞南宫。建初三年，以老病乞身，肃宗许之。其冬为五更，诏魴朝贺，就列侯位。元和二年，卒，时年八十六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魴车驾发后将缙骑宿玄武门复道上，领南宫吏士，保给默席，子孙得到魴所。”

子柱嗣，尚显宗女获嘉长公主，少为侍中，以恭肃谦约称，位至将作大匠。柱卒，子定嗣，官至羽林中郎将。定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定弟石，袭母公主封获嘉侯，亦为侍中，稍迁鞞尉。能取悦当世，为安帝所宠。

帝尝幸其府，留饮十许日，赐驳犀具剑、佩刀、紫艾绶、玉玦各一，

拜子世为黄门侍郎，世弟二人皆郎中。自永初兵荒，王侯租秩多不充，于是特诏以它县租税足石，令如旧限，岁入谷三万斛，钱四万。迁光禄勋，遂代杨震为太尉。及北乡侯立，

迁太傅，与太尉东莱刘喜参录尚书事。顺帝既立，石与喜皆以阿党阎显、江京等策免，复为鞞尉。

卒，子代嗣。代卒，弟承嗣，为步兵校尉。

注 以班犀饰剑也。

注 艾即螿，绿色也，其色似艾。

注 半环曰玦，以饰带也。

注 足音即谕反。

注 章帝孙济北惠王寿之子懿也。

石弟珣，和帝时诏封杨邑侯，亦以石宠，官至城门校尉。卒，子肃嗣，为黄门侍郎。

注 珣音光。

虞延字子大，陈留东昏人也。延初生，其上有物若一匹练，遂上升天，占者以为吉。及长，长八尺六寸，要带十围，力能扛鼎。少为户牖亭长。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从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，以此见怨，故位不升。

性敦朴，不拘小节，又无乡曲之誉。王莽末，天下大乱，延常婴甲冑，拥鞬亲族，扞御钞盗，赖其全者甚觭。延从女弟年在孩乳，其母不能活之，弃于沟中，延闻其号声，哀而收之，养至成人。建武初，仕执金吾府，除细阳令。每至岁时伏腊，辄休遣徒系，各使归家，并感其恩德，应期而还。有囚于家被病，自载诣狱，既至而死，延率掾(吏)[史]，殓于门外，百姓感悦之。

注 东昏，县，故城在今汴州陈留县东北。东缙属山阳郡，俗本为“缙”者，误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扛鼎，横关对举也。”[扛]音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莽贵人魏氏以椒房之宠，威倾郡县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养育成人，以妻同县人王氏。”

注 细阳，县，属汝南郡，故城在今颍州汝阴县西北。

后去官还乡里，太守富宗闻延名，召署功曹。宗性奢靡，车服器物，多不中节。延谏曰：“昔晏婴辅齐，鹿裘不完，季文子相鲁，妾不衣帛，以约失之者鲜矣。”宗不悦，延即辞退。居有顷，宗果以侈从被诛，临当伏刑，闇涕而叹曰：“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谏！”光武闻而奇之。二十年东巡，路过小黄，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，时延为部督邮，诏呼引见，问园陵之事。延进止从容，占拜可观，其陵树株罐，皆谙其数，俎豆牺牲，颇晓其礼。帝善之，敕延从驾到鲁。还经封丘城门，门下小，不容羽盖，帝怒，使搃侍御史，延因下见引咎，以为罪在督邮。言辞激扬，有感帝意，乃制诰曰：“以陈留督邮虞延故，赏御史罪。”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，于是声名遂振。

注 富姓，宗名。

注 晏子曰：“晏子布衣鹿裘以朝，公曰：‘夫子之家若此其贫也，奚衣之恶也？’”

注 左传曰，季文子相鲁，妾不衣帛，马不食粟。

注 小黄，县，属陈留郡，故城在今汴州陈留县东北。汉官仪注曰：“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北，后为作陵庙于小黄。”陈留风俗传云：“沛公起兵野战，丧皇妣于黄乡。天下平，乃使使者梓宫招魂幽野，有丹蛇在水，自洗濯，入于梓宫，其浴处仍有遗发，故谥曰昭灵夫人。因作园陵、寝殿、司马门、钟簾、鞞守。”

小黄有祭器笾豆鼎俎之属十四种，庙基尚存焉。

注 株，根也。斲，伐木更生也。

注 封丘，今汴州县也。

注 贳，放也。

二十三年，司徒玉况辟焉。时元正朝贺，帝望而识延，遣小黄门驰问之，即日召拜公车令。明年，迁洛阳令。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，常为奸盗，延收考之。阴氏屡请，获一书辄加笱二百。信阳侯阴就乃诉帝，谮延多所冤枉。帝乃临御道之馆，亲录囚徒。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，无理者居西。成乃回欲趋东，延前执之，谓曰：“尔人之巨蠹，久依城社，不畏熏烧。今考实未竟，宜当尽法！”成大呼称枉，陞戟郎以戟刺延，叱使置之。帝知延不私，谓成曰：“汝犯王法，身自取之！”呵使速去。后数日伏诛。于是外戚敛手，莫敢干法。在县三年，迁南阳太守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况字文伯，京兆杜陵人也。代为三辅名族，该总五经，志节高亮，为陈留太守。性聪敏，善行德教。永平十五年，蝗虫起泰山，弥衍兖、豫，过陈留界，飞逝不集，五谷独丰。章和元年，诏以况为司徒。”玉，姓，音宿。

注 笱，榘也，音彭。

注 就，光烈皇后弟也。就本传“信”作“新”。

注 齐景公问晏子曰：“理国何患？”对曰：“患社鼠。”公曰：“何谓社鼠？”

对曰：“社鼠不可熏。人君之左右，亦国之社鼠也。”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凡郎官皆主执戟宿韞也。”

永平初，有新野功曹邓衍，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，而容姿

趋步，有出于觴，显宗目之，顾左右曰：“朕之仪貌，岂若此人！”特赐舆马衣服。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，未尝加礼。帝既异之，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。既到，拜郎中，迁玄武司马。衍在职不服父丧，帝闻之，乃叹曰：“‘知人则哲，惟帝难之。’信哉斯言！”衍鼻而退，由是以延为明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帝赐舆马衣服 佩刀，钱二万，南阳计吏归，具以启延。延知衍华不副实，行不配容，积三年不用，于是上乃自 衍称南阳功曹诣阙。”

注 玄武，宫之北门也。每宫城门皆有司马一人，秩千石，见续汉志。

三年，征代赵熹为太尉；八年，代范迁为司徒。历位二府，十余年无异政绩。

会楚王英谋反，阴氏欲中伤之，使人私以楚谋告延，延以英藩戚至亲，不然其言，又欲辟幽州从事公孙弘，以弘交通楚王而止，并不奏闻。及英事发觉，诏书切让，延遂自杀。家至清贫，子孙不免寒餒。

注 郡国有从事，主督促文书，察举非法，皆州自辟除，故通为百石，即功曹从事、理中从事之类是也。见续汉志也。

注 餒，饿也。谢承书曰：“身没之后，家贫空，子孙同衣而出，并日而食。”

延从曾孙放，字子仲。少为太尉杨震门徒，及震被谗自杀，顺帝初，放诣阙追讼震罪，由是知名。桓帝时为尚书，以议诛大将军梁冀功封都亭侯，后为司空，坐水灾免。性疾恶宦官，

遂为所陷，灵帝初，与长乐少府李膺等俱以党事诛。

郑弘字巨君，会稽山阴人也。从祖吉，宣帝时为西域都护。弘少为乡啬夫，太守第五伦行春，见而深奇之，召署督邮，举孝廉。

注 孔灵符会稽记曰：“射的山南有白鹤山，此鹤为仙人取箭。汉太尉郑弘尝采薪，得一遗箭，顷有人约，弘还之，问何所欲，弘识其神人也，曰：‘常患若邪溪载薪为难，愿旦南风，暮北风。’后果然。故若邪溪风至今犹然，呼为‘郑公风’也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其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，官至蜀郡属国都尉。武帝时徙强宗大姓，不得族居，将三子移居山阴，因遂家焉。长子吉，云中都尉、西域都护；

中子兖州刺史；少子举孝廉，理剧东部候也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为灵文乡啬夫，爱人如子。”续汉志曰：“其乡小者县署啬夫一人，主知人善恶，为役先后；知人贫富，为赋多少，平其差品也。”

注 太守常以春行所主县，勤人农桑，振救乏绝，见续汉志也。

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贲。楚王英谋反发觉，以疏引贲，贲被收捕，疾病于道亡没，妻子闭系诏狱，掠考连年。诸生故人惧相连及，皆改变名姓，以逃其祸，弘独髡头负铁锺，诣阙上章，为贲讼罪。显宗觉悟，即赦其家属，弘躬送贲丧及妻子还乡里，由是显名。

注 疏，书也。

拜为驸令，政有仁惠，民称苏息。迁淮(阴)[阳]太守。四迁，建初[初]，为尚书令。旧制，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。弘奏以为台职虽尊，而酬赏甚薄，至于开选，多无乐者，请使郎补千石[令]，令史为长。帝从其议。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，皆着之南宫，以为故事。

注 驸，今兖州县也。谢承书曰“弘勤行德化，部人王逢等得路遗宝物，县于道衢，求主还之。鲁国当春大旱，五谷不丰，驸独致雨偏孰。永平十五年，蝗起泰山，流被郡国，过驸界不集。郡因以状闻，诏书以为不然，遣使案行，如言”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弘消息繇赋，政不烦苛。行春天旱，随车致雨。白鹿方道，侠毂而行。弘怪问主簿黄国曰：‘鹿为吉为凶？’国拜贺曰：‘闻三公车輶画作鹿，明府必为宰相。’”

注 乐音五孝反。

出为平原相，征拜侍中。建初八年，代郑觿为大司农。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，皆从东冶泛海而至，风波艰阻，沉溺相系。弘奏开零陵、桂阳峽道，于是夷通，至今遂为常路。在职二年，所息省三亿万计。时岁天下遭旱，边方有警，人食不足，而帑藏殷积。弘又奏宜省贡献，减徭费，以利饥人。帝顺其议。

注 东冶，县，属会稽郡。太康地理志云汉武帝名为东冶，后改为东候官，今泉州闽县是。

注 峽，岭也。夷，平也。

注 今谓范曄时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帑，金布所藏之府。”

元和元年，代邓彪为太尉。时举将第五伦为司空，班次在下，每正朔朝见，弘曲躬而自卑。帝问知其故，遂听置云母屏风，分隔其闲，由此以为故事。

在位四年，奏尚书张林阿附侍中窦宪，而素行臧秽，又上洛阳令杨光，宪之宾客，在官贪残，并不宜处位。书奏，吏与光故旧，因以告之。光报宪，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。帝诘让弘，收上印绶。弘自诣廷尉，诏敕出之，因乞骸骨归，未许。病笃，上书陈谢，并言窦宪之短。帝省章，遣医占弘病，比至已卒。临歿悉还赐物，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殓，以还乡里。

注 以云母饰屏风也。

周章字次叔，南阳随人也。初仕郡为功曹。时大将军窦宪免，封冠军侯就国。章从太守行春到冠军，太守犹欲谒之。章进谏曰：“今日公行春，岂可越仪私交。且宪椒房之亲，执倾王室，而退就藩国，祸福难量。明府剖符大臣，千里重任，举止进退，其可轻乎？”太守不听，遂便升车。章前拔佩刀绝马鞅，于是乃止。及宪被诛，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，太守幸免，以此重章。举孝廉，六迁为五官中郎将。延平元年，为光禄勋。

注 “叔”或作“升”。

注 剖符解见杜诗传。

永初元年，代魏霸为太常。其冬，代尹勤为司空。是时中常侍郑觿、蔡伦等皆秉执豫政，章数进直言。初，和帝崩，邓太后以皇子胜有痼疾，不可奉承宗庙，贪殇帝孩抱，养为己

子，故立之，以胜为平原王。及殇帝崩，髡臣以胜疾非痼，意咸归之，太后以前既不立，恐后为怨，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佑，是为安帝。章以觭心不附，遂密谋闭宫门，诛车骑将军邓鹭兄弟及郑觭、蔡伦，劫尚书，废太后于南宫，封帝为远国王，而立平原王[胜]。事觉，(胜)策免，章自杀。家无余财，诸子易衣而出，并日而食。

注 痼犹废也。

注 遥远之国也。

论曰：孔子称“可与立，未可与权”。权也者，反常者也。将从反常之事，必资非常之会，使夫举无违妄，志行名全。周章身非负图之托，

德乏万夫之望，主无绝天之饗，地有既安之執，而创虑于难图，希功于理绝，不已悖乎！如令君器易以下议，即斗筭必能叨天业，狂夫竖臣亦自奋矣。孟轲有言曰：“有伊尹之心则可，无伊尹之心则篡矣。”于戏，方来之人戒之哉！

注 论语载孔子之词也。立谓立功立事也。

注 公羊传曰：“权者何？权者反乎经，然后有善也。”

注 会，际也。

注 武帝欲立昭帝为太子，乃画周公负成王图赐霍光。

注 诗云：“颀颀昂昂，万夫之望。”

注 书曰“纣自绝于天，结怨于人”也。

注 悖，逆也。

注 孟子曰：“公孙丑问曰：‘伊尹放太甲于桐宫，人大悦。太甲贤，又反之，人大悦。贤者之为人臣也，其君不贤，’

故可放欤？’”孟子荅以此言。

赞曰：朱定北州，激成宠尤。魴用降帑，延感归囚。郑、
寗怨偶，代相为仇。周章反道，小智大谋。

注 帑，虜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怨偶曰仇。”

注 易曰“智小而谋大，力少而任重，鲜不及矣”也。

后汉书卷三十四

梁统列传 第二十四

子松竦曾孙商玄孙冀

梁统字仲宁，安定乌氏人，晋大夫梁益耳，即其先也。统高祖父子都，自河东迁居北地，子都子桥，以赏千万徙茂陵，至哀、平之末，归安定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其先与秦同祖，出于伯益，别封于梁。”梁益耳见左传。氏音支。

注 东观记，桥子溥。溥子延，以明军谋特除西域司马。延生统。

统性刚毅而好法律。初仕州郡。更始二年，召补中郎将，使安集凉州，拜酒泉太守。会更始败，赤眉入长安，统与窦融及诸郡守起兵保境，谋共立帅。初以位次，咸共推统，统固辞曰：“昔陈婴不受王者，以有老母也。今统内有尊亲，又德薄能寡，诚不足以当之。”遂共推融为河西大将军，更以统为武威太守。为政严猛，威行邻郡。

注 前书曰，陈婴故东阳令史，少年杀其令，相聚数千人，

乃请立婴为王。

婴母谓曰：“吾自为汝家妇，闻先故未尝贵，今暴得大名，不祥，不如有所属。”婴乃不敢为王。

建武五年，统等各遣使随窦融长史刘钧诣阙奉贡，愿得诣行在所，诏加统宣德将军。八年夏，光武自征隗嚣，统与窦融等将兵会车驾。及嚣败，封统为成义侯，同产兄巡、从弟腾并为关内侯，拜腾酒泉典农都尉，悉遣还河西。十二年，统与融等俱诣京师，以列侯奉朝请，更封高山侯，拜太中大夫，除四子为郎。

统在朝廷，数陈便宜。以为法令既轻，下奸不胜，宜重刑罚，以遵旧典，乃上疏曰：

臣窃见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，手杀人者减死一等，自是以后，着为常准，故人轻犯法，吏易杀人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元帝初元五年，轻殊死刑三十四事，哀帝建平元年，轻殊死刑八十一事，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。”

臣闻立君之道，仁义为主，仁者爱人，义者政理，爱人以除残为务，政理以去乱为心。刑罚在衷，无取于轻，是以五帝有流、殛、放、杀之诛，三王有大辟、刻肌之法。故孔子称“仁者必有勇”，又曰“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”。高帝受命诛暴，平荡天下，约令定律，诚得其宜。文帝宽惠柔克，遭世康平，唯除省肉刑、相坐之法，它皆率由，无革旧章。武帝值中国隆盛，财力有余，征伐远方，军役数兴，豪桀犯禁，奸吏弄法，故重首匿之科，着知从之律，以破朋

党，以惩隐匿。宣帝聪明正直，总御海内，臣下奉宪，无所失坠，因循先典，天下称理。至哀、平继体，而即位日浅，听断尚寡，丞相王嘉轻为穿凿，亏除先帝旧约成律，

数年之闲，百有余事，或不便于理，或不厌民心。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。

注 唐尧时流共工，放驩兜，(服)[杀]三苗，殛鲧。尧为五帝之一，故举言焉。

注 大辟，罪之大者，谓死刑也。刻肌谓墨、劓、腓、刖。

注 论语载孔子之言也。五帝、三王皆以仁义而化，而能用肉刑以正俗，是为勇也。

注 易系词曰：“何以守位？曰仁。何以聚人？曰财。理财正辞，禁人为非曰义。”系词亦孔子作，故称“又曰”。

注 高祖定天下，使萧何次律令。

注 克，能也。言以和柔能理俗也。尚书曰“高明柔克”也。

注 秦法，一人有罪，(并)[坐]其家室。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，余则仍旧不改。

注 凡首匿者，为谋首，臧匿罪人。至宣帝时，除子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罪，余至殊死上请。知纵谓见知故纵，武帝时立见知故纵之罪，使张汤等着律，并见前书也。

注 王嘉字公仲，平陵人。案嘉传及刑法志并无其事，统与嘉时代相接，所引故不妄矣，但班固略而不载也。

注 体，政体也。傅音附。

伏惟陛下包元履德，权时拨乱，功踰文武，德侔高皇，诚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轨。回神明察，考量得失，宣诏有司，

详择其善，定不易之典，施无穷之法，天下幸甚。

注 拨，理也。公羊传曰：“拨乱代反之正。”

事下三公、廷尉，议者以为隆刑峻法，非明王急务，施行日久，岂一朝所厘。

统今所定，不宜开可。

注 厘犹改也。

统复上言曰：“有司以臣今所言，不可施行。寻臣之所奏，非曰严刑。窃谓高帝以后，至乎孝宣，其所施行，多合经传，宜比方今事，验之往古，聿遵前典，事无难改，不胜至愿。愿得召见，若对尚书近臣，口陈其要。”帝令尚书问状，统对曰：

闻圣帝明王，制立刑罚，故虽尧舜之盛，犹诛四凶。经曰：“天讨有罪，五刑五庸哉。”又曰：“爰制百姓于刑之衷。”孔子曰：“刑罚不衷，则人无所厝手足。”衷之为言，不轻不重之谓也。春秋之诛，不避亲戚，所以防患救乱，全安觚庶，岂无仁爱之恩，贵绝残贼之路也？

注 尚书咎繇谏之词也。庸，用也。言天以五刑讨有罪，用五刑必当也。

注 尚书吕刑云：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咎繇作士，制百官于刑之中。”此作“爰”，爰，于也，义亦通。衷音丁仲反，下同也。

注 厝，置也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大义灭亲。”又曰：“周公杀管叔，夫岂

不爱，王室故也。”

自高祖之兴，至于孝宣，君明臣忠，谟谋深博，犹因循旧章，不轻改革，海内称理，断狱益少。至初元、建平，所减刑罚百有余条，而盗贼浸多，岁以万数。闲者三辅从横，髡鬣并起，至燔烧茂陵，火见未央。其后陇西、北地、西河之贼，越州度郡，万里交结，攻取库兵，劫略吏人，诏书讨捕，连年不获。是时以天下无难，百姓安平，而狂狡之执，犹至于此，皆刑罚不衷，愚人易犯之所致也。

注 初元，元帝年也。建平，哀帝年也。

注 从音子用反，横音户孟反。

注 东观记统对尚书状曰“元寿二年，三辅盗贼髡鬣并起，至燔烧茂陵都邑，烟火见未央宫，前代[所]未尝(所)有。其后陇西新兴，北地任横、任(崖)[崖]，西河(曹)[漕]况，越州度郡，万里交结，或从远方，四面会合，遂攻取库兵，劫略吏人，国家开封侯之科，以军法追捕，仅能破散”也。

由此观之，则刑轻之作，反生大患；惠加奸轨，而害及良善也。故臣统愿陛下采择贤臣孔光、师丹等议。

注 孔光字子夏，师丹字公仲，并哀帝时丞相。光明习汉制及法令，丹初以论议深博，征入为光禄大夫，皆有议，见前书。

议上，遂寝不报。

注 上音时掌反。

后出为九江太守，定封陵乡侯。统在郡亦有治绩，吏人畏爱之。卒于官。子松嗣。

松字伯孙，少为郎，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，再迁虎贲中郎将。松博通经书，明习故事，与诸儒修明堂、辟廱、郊祀、封禅礼仪，常与论议，宠幸莫比。光武崩，受遗诏辅政。永平元年，迁太仆。

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，二年，发觉免官，遂怀怨望。四年冬，乃县飞书诽谤，下狱死，国除。

注 飞书者，无根而至，若飞来也，即今匿名书也。

子扈，后以恭怀皇后从兄，永元中，擢为黄门侍郎，历位卿、校尉。温恭谦让，亦敦诗书。永初中，为长乐少府。松弟竦。

竦字叔敬，少习孟氏易，弱冠能教授。后坐兄松事，与弟恭俱徙九真。既徂南土，历江、湖，济沅、湘，感悼子胥、屈原以非辜沉身，乃作悼骚赋，系玄石而沉之。

注 孟喜字长卿，东海人，见前书。

注 湖谓洞庭湖，在今岳州。水经云沅[水]出牂柯且兰县，注云入洞庭，会于江。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，至巴丘入于江。

注 东观记载其文曰：“彼仲尼之佐鲁兮，先严断而后弘衍。虽离谗以鸣邑兮，卒暴诛于两观。殷伊尹之协德兮，暨太甲而俱宁。岂齐量其几微兮，徒信己以荣名。虽吞刀以奉命兮，

抉目鷓于门闾。吴荒萌其已殖兮，可信颜于王庐？图往镜来兮，关北在篇。君名既泯没兮，后辟亦然。屈平濯德兮，絜显芬香。句践罪种兮，越嗣不长。重耳忽推兮，六卿卒强。赵殒鸣犊兮，秦人入疆。乐毅奔赵兮，燕亦是丧。武安赐命兮，昭以不王。蒙宗不幸兮，长平颠荒。范父乞身兮，楚项不昌。何尔生不先后兮，推洪勋以遐迈。服荔裳如朱绂兮，骋鸾路于礧瀨。历苍梧之崇丘兮，宗虞氏之俊乂。临觴读之神林兮，东 取于蓬碣。

祖圣道而垂典兮，矚忠孝以为珍。既匡救而不得兮，必殒命而后仁。惟贾傅其违指兮，何杨生之欺真。彼皇麟之高举兮，熙太清之悠悠。临岷川以怆恨兮，指丹海以为期。”

显宗后诏听还本郡。竦闭门自养，以经籍为娱，著书数篇，名曰七序。班固见而称曰：“孔子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，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鼻。”性好施，不事产业。长嫂舞阴公主贍给诸梁，亲簠有序，特重敬竦，虽衣食器物，必有加异。竦悉分与亲族，自无所服。

注 左传：“书齐豹曰盗，三叛人名，不惩不义。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”孟子云：“仲尼成春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

注 服犹用也。

竦生长京师，不乐本土，自负其才，郁郁不得意。尝登高远望，叹息言曰：“大丈夫居世，生当封侯，死当庙食。如其不然，闲居可以养志，诗书足以自娱，州郡之职，徒劳人耳。“后辟命交至，并无所就。有三男三女，肃宗纳其二女，皆为贵人。小贵人生和帝，窦皇后养以为子，而竦家私相庆。后诸窦闻之，恐梁氏得志，终为己害，建初八年，遂譖杀二贵人，

而陷竦等以恶逆。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，死狱中，家属复徙九真。辞语连及舞阴公主，坐徙新城，使者护守。宫省事密，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。

注 礼记曰：“诸侯五庙，卿大夫三庙，士一庙。”

注 新城，今洛州伊阙县也。

永元九年，窦太后崩，松子扈遣从兄禅 奏记三府，以为汉家旧典，崇贵母氏，而梁贵人亲育圣躬，不蒙尊号，求得申议。太尉张酺引禅讯问事理，会后召见，因白禅奏记之状。帝感恻良久，曰：“于君意若何？”酺对曰：“春秋之义，母以子贵。汉兴以来，母氏莫不隆显，臣愚以为宜上尊号，追慰圣灵，存录诸舅，以明亲亲。”帝悲泣曰：“非君孰为朕思之！”会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嫫 上书自讼曰：“妾同产女弟贵人，前充后宫，蒙先帝厚恩，得见宠幸。皇天授命，诞生圣明。而为窦宪兄弟所见讐诉，使妾父竦冤死牢狱，骸骨不掩。老母孤弟，远徙万里。独妾遗脱，逸伏草野，常恐没命，无由自达。今遭值陛下神圣之运，亲统万机，髑物得所。宪兄弟奸恶，既伏辜诛，海内旷然，各获其宜。妾得苏息，拭目更视，乃敢昧死自陈所天。妾闻太宗即位，薄氏蒙荣；宣帝继统，史族复兴。妾门虽有薄、史之亲，独无外戚余恩，诚自悼伤。妾父既冤，不可复生，母氏年殊七十，及弟棠等，远在绝域，不知死生。愿乞收竦朽骨，使母弟得归本郡，则施过天地，存歿幸赖。”帝览章感悟，乃下中常侍、掖庭令验问之，嫫辞证明审，遂得引见，具陈其状。乃留嫫止宫中，连月乃出，赏赐衣被钱帛第宅奴婢，旬月之闲，累资千万。嫫素有行操，帝益爱之，加号梁夫人；擢樊调为羽林左监。调，光禄大夫宏兄曾

孙也。

注 禅，古“禫”字也。

注 求申理而议之也。

注 解见光武纪。

注 嫫音于计反。

注 臣以君为天，故云“所天”。

注 文帝即位，尊薄太后为皇太后，封弟昭为轺侯。太后母前死栢阳，乃追尊太后父为灵文侯，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，栢阳亦置灵文夫人园，令如灵文侯园仪也。

注 史良娣，宣帝祖母也。宣帝初生，母王夫人死，无所归，史良娣母贞君养视焉。宣帝即位，以旧恩封史恭三子，高为乐陵侯，曾为将陵侯，玄为平台侯。

注 殊犹过也。

注 宏，光武舅也。

于是追尊恭怀皇后。其冬，制诏三公、大鸿胪曰：“夫孝莫大于尊尊亲亲，其义一也。诗云：‘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抚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’朕不敢兴事，览于前世。太宗、中宗，寔有旧典，追命外祖，以笃亲亲。其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曜亲愍侯，比灵文、顺成、[恩成]侯。魂而有灵，嘉斯宠荣，好爵显服，以慰母心。”

遣中谒者与嫫及扈，备礼西迎竦丧，诣京师改殓，赐东园画棺、玉匣、衣衾，建茔于恭怀皇后陵傍。帝亲临送葬，百官毕会。

注 礼记曰：“上正祖祢，尊尊也。下正子孙，亲亲也。”

注 诗小雅也。毛萇注云：“鞠，养也。腹，厚也。”郑玄注云：“畜，起也。

育，覆育也。顾，旋视也。复，反复也。腹，怀抱也。极，已也。欲报父母之德，昊天乎，我心无已也。”

注 太宗，文帝也。中宗，宣帝也。

注 昭帝母赵婕妤，帝即位，追封婕妤父为顺成侯，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乃始为恩成侯，各置园庙也。

注 竦死汉阳狱，故西迎也。

注 东园，署名，主知棺槨。汉仪注，王侯葬，已下玉为札，长尺，广二寸半；为匣，下至足，缀以黄金缕为之。“匣”字或作“柙”也。

征还竦妻子，封子棠为乐平侯，棠弟雍乘氏侯，雍弟翟单父侯，邑各五千户，位皆特进，赏赐第宅奴婢车马兵弩什物以巨万计，宠遇光于当世。诸梁内外以亲簠并补郎、谒者。

棠官至大鸿胪，雍少府。棠卒，子安国嗣，延光中为侍中，有罪免官，诸梁为郎吏者皆坐免。

商字伯夏，雍之子也。少以外戚拜郎中，迁黄门侍郎。永建元年，袭父封乘氏侯。三年，顺帝选商女及妹入掖庭，迁侍中、屯骑校尉。阳嘉元年，女立为皇后，妹为贵人，加商位特进，更增国土，赐安车驷马，其岁拜执金吾。二年，封子冀为襄邑侯，商让不受。三年，以商为大将军，固称疾不起。四年，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，商乃诣阙受命。明年，夫人阴氏薨，追号开封君，

赠印绶。

注 开封，县，故城在今汴州浚仪县南。

商自以戚属居大位，每存谦柔，虚己进贤，辟汉阳巨览、上党陈龟为掾属，李固、周举为从事中郎，于是京师翕然，称为良辅，帝委重焉。每有饥馑，辄载租谷于城门，赈与贫餒，不宣己惠。检御门族，未曾以权盛干法。而性懦弱无威断，颇溺于内竖。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，遂遣子冀、不疑与为交友，然宦者忌商宠任，反欲陷之。永和四年，中常侍张逵、蓬政，内者令石光，尚方令傅福，冗从仆射杜永连谋，共譖商及中常侍曹腾、孟贲，云欲征诸王子，图议废立，请收商等案罪。帝曰：“大将军父子我所亲，腾、贲我所爱，必无是，但汝曹共妒之耳。”逵等知言不用，惧迫，遂出矫诏收缚腾、贲于省中。帝闻震怒，敕宦者李歛急呼腾、贲释之，收逵等，悉伏诛。辞所连染及在位大臣，商惧多侵枉，乃上疏曰：“春秋之义，功在元帅，罪止首恶，故赏不僭溢，刑不淫滥，五帝、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。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，辞语多所牵及。大狱一起，无辜者觴，死囚久系，纤微成大，非所以顺迎和气，平政成化也。宜早讫竟，以止逮捕之烦。”

帝乃纳之，罪止坐者。

注 东观汉记：“商少持韩诗，兼读觚书传记，天资聪敏，昭达万情。举措动作，直推雅性，务在诚实，不为华饰。孝友着于闾闾，明信结于友朋。其在朝廷，俨恪乡严，威而不猛。退食私馆，接宾待客，宽和肃敬。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皆若在己。轻财货，不为蓄积，故衣裘裁足卒岁，奴婢车马供用而已。

朝廷由是敬惮委任焉。”

注 内者，署名，令一人，秩六百石，属少府，见汉官仪也。

注 春秋经书“虞师、晋师灭下阳”。公羊传曰：“虞，微国也，曷为序于大国之上？使虞首恶也。曷为(序)[使]虞首恶？虞受赂，假灭国者道，以取亡焉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善为国者，赏不僭而刑不滥。赏僭则惧及淫人，刑滥则惧及善人。若不幸而过，宁僭无滥。”

注 言久系，则细微之事引牵而成大也。

注 礼记月令“孟春之月，天子亲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以迎春于东郊，命相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人”也。

注 逮，及也，辞所连及即追捕之也。

六年秋，商病笃，敕子冀等曰：“吾以不德，享受多福。生无以辅益朝廷，死必耗费帑臧，衣衾饭噲玉匣珠贝之属，何益朽骨。百僚劳扰，纷华道路，祇增尘垢，虽云礼制，亦有权时。方今边境不宁，盗贼未息，岂宜重为国损！”

气绝之后，载至顷舍，实时殡敛。敛以时服，皆以故衣，无更裁制。殡已开顷，顷开即葬。祭食如存，无用三牲。孝子善述父志，不宜违我言也。”及薨，帝亲临丧，诸子欲从其诲，朝廷不听，赐以东园朱寿(之)器、银镂、黄肠、玉匣、什物二十八种，钱二百万，布三千匹。皇后钱五百万，布万匹。及葬，赠轻车介士，赐谥忠侯。中宫亲送，帝幸宣阳亭，瞻望车骑。

注 噲，口实也。白虎通曰“大夫饭以玉，噲以贝；士饭以珠，噲以贝”也。

注 权时谓不依礼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孝子善述父之志，善成人之事。”

注 寿器，棺也，以朱饰之，以银镂之。前书音义曰“以木黄心为椁，曰黄椽”也。

注 轻车，兵车也。介士，甲士也。

注 每城门皆有亭，即宣阳门之亭也。

注 东观记云：“初，帝作谶曰‘孰云忠侯，不闻其音。背去国家，都兹玄阴。

幽居冥冥，靡所且穷’也。”

子冀嗣。

冀字伯卓。为人鸢肩豺目，洞精矐眇，口吟舌言，裁能书计。少为贵戚，逸游自恣。性嗜酒，能挽满、弹滹、格五、六博、蹴鞠、意钱之戏，又好臂鹰走狗，骑马斗鸡。初为黄门侍郎，转侍中，虎贲中郎将，越骑、步兵校尉，执金吾。

注 鸢，鸱也，鸱肩上竦也。豺目，目矐也。

注 洞，通也。矐音它荡反。说文：“目精直视。”

注 谓语吃不能明了。

注 挽满犹引强也。蓺经曰：“弹滹，两人对局，白黑滹各六枚，先列滹相当，更先弹也。其局以石为之。”

注 前书吾丘寿王善格五。音义云：“也，音苏代反。说文曰：“，行滹相塞谓之。”鲍宏经曰：“有四采，塞、白、乘、五是也。至五即格，不得行，故谓之格五。”

注 楚词曰：“琨蔽象滹有六博。”王逸注云：“投六着，行六滹，故云六博。”

鲍宏博经曰：“用十二瀉，六瀉白，六瀉黑。所擲头谓之琼。琼有五采，刻为一画者谓之塞，刻为两画者谓之白，刻为三画者谓之黑，一边不刻者五塞之闲，谓之五塞。”

注 刘向别录曰：“蹴鞠者，传言黄帝所作，或曰起战国之时。蹋鞠，兵执也，所以讲武知有材也。”

注 何承天纂文曰：“诡亿一曰射意，一曰射数，即摊钱也。”

永和元年，拜河南尹。冀居职暴恣，多非法，父商所亲客洛阳令吕放，颇与商言及冀之短，商以让冀，冀即遣人于道刺杀放。而恐商知之，乃推疑于放之怨仇，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，使捕之，尽灭其宗亲、宾客百余人。

注 安慰放家，欲以灭口。

商薨未及葬，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，弟侍中不疑为河南尹。及帝崩，冲帝始在襁褓，太后临朝，诏冀与太傅赵峻、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。

冀虽辞不肯当，而侈暴滋甚。

冲帝又崩，冀立质帝。帝少而聪慧，知冀骄横，尝朝謁臣，目冀曰：“此跋扈将军也。”冀闻，深恶之，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，帝即日崩。

注 跋扈犹强梁也。

复立桓帝，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，海内嗟惧，语在李固传。建和元年，益封冀万三千户，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，

官属倍于三公。 又封不疑为颍阳侯，不疑弟蒙西平侯，冀子胤襄邑侯，各万户。和平元年，重增封冀万户，并前所袭合三万户。

注 汉官仪，三公府有长史一人，司徒府掾属三十一人，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也。

弘农人宰宣素性佞邪，欲取媚于冀，乃上言大将军有周公之功，今既封诸子，则其妻宜为邑君。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，兼食阳翟租，岁入五千万，加赐赤绂，比长公主。

寿色美而善为妖态，作愁眉，啼妆，堕马髻，折腰步，龇齿笑， 以为媚惑。

冀亦改易舆服之制，作平上鞞车， 埤帻，狭冠， 折上巾， 拥身扇， 狐尾单衣。 寿性钳忌， 能制御冀，冀甚宠惮之。

注 长公主仪服同藩王，解见皇后纪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愁眉者，细而曲折。啼妆者，薄拭目下若啼处。堕马髻者，侧在一边。折腰步者，足不任体。龇齿笑者，若齿痛不忻忻。始自冀家所为，京师翕然皆放效之。”龇音丘禹反。

注 郑玄注周礼云：“鞞犹屏也，所用自蔽隐也。”苍颉篇云：“衣车也，形制上平。”异于常也。

注 埤，下也，音频尔反，一音皮彼反。

注 盖折其中之上角也。

注 大扇也。

注 后裾曳地，若狐尾也。

注 钳，也。言性忌害，如钳之物也。音女辄反。

初，父商献美人友通期于顺帝，通期有微过，帝以归商，商不敢留而出嫁之，冀即遣客盗还通期。会商薨，冀行服，于城西私与之居。寿伺冀出，多从仓头，篡取通期归，截发刮面，笞掠之，欲上书告其事。冀大恐，顿首请于寿母，寿亦不得已而止。冀犹复与私通，生子伯玉，匿不敢出。寿寻知之，使子胤诛灭友氏。冀虑寿害伯玉，常置复壁中。冀爱监奴秦宫，官至太仓令，得出入寿所。寿见宫，辄屏御者，托以言事，因与私焉。

宫内外兼宠，威权大震，刺史、二千石皆谒辞之。

注 友，姓也。东观记“友”作“支”。

冀用寿言，多斥夺诸梁在位者，外以谦让，而实崇孙氏宗亲。冒名而为侍中、卿、校尉、郡守、长吏者十余人，皆贪叨凶淫，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，被以它罪，闭狱掠拷，使出钱自赎，赏物少者至于死徙。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，冀因以马乘遗之，从贷钱五千万，奋以三千万与之，冀大怒，乃告郡县，认奋母为其守臧婢，云盗白珠十斛、紫金千斤以叛，遂收考奋兄弟，死于狱中，悉没赏财亿七千余万。

注 籍谓疏录之也。

注 挚虞三辅决录注曰“士孙奋字景卿，少为郡五官掾起家，得钱赏至一亿七千万，富闻京师”也。

其四方调发，岁时贡献，皆先输上第于冀，乘舆乃其次

焉。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，道路相望。冀又遣客出塞，交通外国，广求异物。因行道路，发取(妓)[伎]女御者，而使人复乘執横暴，妻略妇女，驱击吏卒，所在怨毒。

注 上第，第一也。

冀乃大起第舍，而寿亦对街为宅，殫极土木，互相夸竞。堂寝皆有阴阳奥室，

连房洞户。柱壁雕镂，加以铜漆；窗牖皆有绮簷青琐，图以云气仙灵。台阁周通，更相临望；飞梁石蹬，陵跨水道。金玉珠玑，异方珍怪，充积臧室。远致汗血名马。又广开园囿，采土筑山，十里九溪，以像二嶠，深林绝涧，有若自然，奇禽驯兽，飞走其闲。冀寿共乘辇车，张羽盖，饰以金银，游观第内，多从倡伎，鸣钟吹管，酣讴竟路。或连继日夜，以骋娱恣。客到门不得通，皆请谢门者，门者累千金。又多拓林苑，禁同王家，西至弘农，东界荥阳，南极鲁阳，北达河、淇，包含山藪，远带丘荒，周旋封域，殆将千里。

又起苑于河南城西，经亘数十里，发属县卒徒，缮修楼观，数年乃成。移檄所在，调发生苑，刻其毛以为识，人有犯者，罪至刑死。尝有西域贾胡，不知禁忌，误杀一兔，转相告言，坐死者十余人。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，冀闻而捕其宾客，一时杀三十余人，无生还者。冀又起别第于城西，以纳奸亡。或取良人，悉为奴婢，至数千人，名曰“自卖人”。

注 奥，深室也。

注 洞，通也，谓相当也。

注 牖，小窗也。绮簷谓镂为绮文。青琐谓刻为琐文，而

以青饰之也。

注 架虚为桥若飞也。

注 二嶠，山，在今洛州永宁县西北。

元嘉元年，帝以冀有援立之功，欲崇殊典，乃大会公卿，共议其礼。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谒赞不名，礼仪比萧何；悉以定陶、(阳)成[阳]余户增封为四县，比邓禹；赏赐金钱、奴婢、彩帛、车马、衣服、甲第，比霍光；以殊元勋。每朝会，与三公绝席。十日一入，平尚书事。宣布天下，为万世法。冀犹以所奏礼薄，意不悦。专擅威柄，凶恣日积，机事大小，莫不谘决之。宫卫近侍，并所亲树，禁省起居，纤微必知。百官迁召，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，然后敢诣尚书。下邳人吴树为宛令，之官辞冀，冀宾客布在县界，以情托树。树对曰：“小人奸蠹，比屋可诛。明将军以椒房之重，处上将之位，宜崇贤善，以补朝阙。宛为大都，士之渊藪，自侍坐以来，未闻称一长者，而多托非人，诚非敢闻！”冀嘿然不悦。树到县，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，由是深怨之。树后为荆州刺史，临去辞冀，冀为设酒，因鸩之，树出，死车上。又辽东太守侯猛，初拜不谒，冀托以它事，乃腰斩之。

注 事见王莽传也。

注 冀初封襄邑，袭封乘氏，更以定陶、(阳)成[阳](是)[足]四县。

注 绝席。别也。

注 谓平议也。

注 树，置也。

时郎中汝南袁着，年十九，见冀凶纵，不胜其愤，乃诣阙上书曰：“臣闻仲尼叹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自伤卑贱，不能致也。今陛下居得致之位，又有能致之资，而和气未应，贤愚失序者，孰分权臣，上下壅隔之故也。夫四时之运，功成则退，高爵厚宠，鲜不致灾。今大将军位极功成，可为至戒，宜遵悬车之礼，高枕颐神。传曰：‘木实繁者，披枝害心。’若不抑损权盛，将无以全其身矣。左右闻臣言，将侧目切齿，臣特以童蒙见拔，故敢忘忌讳。昔舜、禹相戒无若丹朱，周公戒成王无如殷王纣，愿除诽谤之罪，以开天下之口。”书得奏御，冀闻而密遣掩捕着。着乃变易姓名，后托病伪死，结蒲为人，市棺殡送。冀廉问知其诈，阴求得，笞杀之，隐蔽其事。学生桂阳刘常，当世名儒，素善于着，冀召补令史以辱之。时太原郝絜、胡武，皆危言高论，与着友善。先是絜等连名奏记三府，荐海内高士，而不诣冀，冀追怒之，又疑为着党，敕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记者并杀之，遂诛武家，死者六十余人。

絜初逃亡，知不得免，因舆棹奏书冀门。书入，仰药而死，家乃得全。及冀诛，有诏以礼祀着等。冀诸忍忌，皆此类也。

注 此董仲舒对策之词，着引而略之也。

注 易系辞曰：“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相推，而岁(功)成焉。”

老子曰：“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”

注 薛广德为御史大夫，乞骸骨，赐安车四马，悬其安车传子孙。欲令冀遵致仕之礼也。

注 尚书禹谓帝舜曰：“亡若丹朱傲，惟慢游是好。”

注 尚书周公戒成王曰：“无若殷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

哉！”

注 廉，察也。

注 危亦高，谓峻也。

不疑好经书，善待士，冀阴疾之，因中常侍白帝，转为光禄勋。又讽觭人共荐其子胤为河南尹。胤一名胡狗，时年十六，容貌甚陋，不胜冠带，道路见者，莫不嗤笑焉。不疑自耻兄弟有隙，遂让位归第，与弟蒙闭门自守。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，阴使人变服至门，记往来者，南郡太守马融、江夏太守田明，初除，过谒不疑，冀讽州郡以它事陷之，皆髡笞徙朔方。融自刺不殊，明遂死于路。

永兴二年，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，胤子桃为城父侯。冀一门前后七封侯，三皇后，六贵人，二大将军，夫人、女食邑称君者七人，尚公主者三人，其余卿、将、尹、校五十七人。在位二十余年，穷极满盛，威行内外，百僚侧目，莫敢违命，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。

帝既不平之。延熹元年，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，陈灾异日食之变，咎在大将军，冀闻之，讽洛阳[令]收考授，死于狱。帝由此发怒。

初，掖庭人邓香妻宣生女猛，香卒，宣更适梁纪。梁纪者，冀妻寿之舅也。

寿引进猛入掖庭，见幸，为贵人，冀因欲认猛为其女以自固，乃易猛姓为梁。

时猛姊睥邴尊为议郎，冀恐尊沮败宣意，乃结刺客于偃城，刺杀尊，而又欲杀宣。宣家在延熹里，与中常侍袁赦相比。冀使刺客登赦屋，欲入宣家。

赦觉之，鸣鼓会觭以告宣。宣驰入以白帝，帝大怒，遂与

中常侍单超、具瑗、唐衡、左悺、徐璜等五人成谋诛冀。语在宦者传。

注 香盖掖庭署人之名也。

注 沮，坏也。恐尊坏败宣意，不从其改梁姓也。

注 相邻比也。

冀心疑超等，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，以防其变。具瑗敕吏收恽，以辄从外入，欲图不轨。帝因是御前殿，召诸尚书入，发其事，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，敛诸符节送省中。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、虎贲、羽林、都候剑戟士，合千余人，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。使光禄勋袁盱

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，徙封比景都乡侯。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。悉收子河南尹胤、叔父屯骑校尉让，及亲从卫尉淑、越骑校尉忠、长水校尉戟等，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，无老少皆弃市。不疑、蒙先卒。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，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，朝廷为空，唯尹勋、袁盱及廷尉邯郸义在焉。是时事卒从中发，使者交驰，公卿失其度，官府市里鼎沸，数日乃定，百姓莫不称庆。

注 驺，骑士也。

注 续汉志曰“左右都候各一人，秩六百石，主剑戟士，徼循宫中及天子有所收考”也。

注 音吁。

注 卒音七讷反。

收冀财货，县官斥卖，合三十余万万，以充王府，用减天下税租之半。散其苑囿，以业穷民。录诛冀功者，封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。

论曰：顺帝之世，梁商称为贤辅，岂以其地居亢满，而能以愿谨自终者乎？

夫宰相运动枢极，感会天人，中于道则易以兴政，乖于务则难乎御物。商协回天之执，属雕弱之期，而匡朝恤患，未闻上术，憔悴之音，载谣人口。虽舆粟盈门，何救阻饥之厄；永言终制，未解尸官之尤。况乃倾侧孽臣，传宠凶嗣，以至破家伤国，而岂徒然哉！

注 亢，上极之名也。愿，箴也。

注 枢谓斗枢也，极，北极也。

注 阻，难也。书曰“黎人阻饥”也。

注 尸官犹尸禄。终制谓薄葬也。

注 商遣冀、不疑与曹节等为交友也。

赞曰：河西佐汉，统亦定筹。曜亲幽愤，升高累叹。商恨善柔，冀遂贪乱。

注 谓统初与窦融定计归光武。

注 善柔，失刑断之道也。

后汉书卷三十五

张曹郑列传 第二十五

张纯字伯仁，京兆杜陵人也。高祖父安世，宣帝时为大司马鞬将军，封富平侯。

父放，为成帝侍中。纯少袭爵土，哀平闲为侍中，王莽时至列卿。遭值篡伪，多亡爵土，纯以敦谨守约，保全前封。

注 臣贤案：张安世昭帝元凤六年以右将军宿鞬忠谨封富平侯，今此言宣帝封，误也。宣帝即位，但益封万户耳。

建武初，先来诣阙，故得复国。五年，拜太中大夫，使将颍川突骑安集荆、徐、杨部，督委输，监诸将营。后又将兵屯田南阳，迁五官中郎将。有司奏，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。光武曰：“张纯宿鞬十有余年，其勿废，更封武始侯，食富平之半。”

注 督，促也。委输，转运也。

注 武始，县，属魏郡。富平，县，属平原郡也。

纯在朝历世，明习故事。建武初，旧章多阙，每有疑议，辄以访纯，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，多所正定。帝甚重之，以纯

兼虎贲中郎将，数被引见，一日或至数四。

纯以宗庙未定，昭穆失序，十九年，乃与太仆朱浮共奏言：“陛下兴于匹庶，荡涤天下，诛鋹暴乱，兴继祖宗。窃以经义所纪，人事觴心，虽实同创革，而名为中兴，宜奉先帝，恭承祭祀者也。元帝以来，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，孝武皇帝为世宗，皆如旧制。又立亲庙四世，推南顿君以上尽于春陵节侯。礼，为人后者则为之子，既事大宗，则降其私亲。今禘祫高庙，陈序昭穆，而春陵四世，君臣并列，以卑厕尊，不合礼意。设不遭王莽，而国嗣无寄，推求宗室，以陛下继统者，安得复顾私亲，违礼制乎？昔高帝以自受命，不由太上，宣帝以孙后祖，不敢私亲，故为父立庙，独髡臣侍祠。

臣愚谓宜除今亲庙，以则二帝旧典，愿下有司博采其议。“诏下公卿，大司徒戴涉、大司空竇融议：“宜以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，宣、元皇帝尊为祖、父，可亲奉祠，成帝以下，有司行事，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。其祭上至春陵节侯，髡臣奉祠，以明尊尊之敬，亲亲之恩。”帝从之。是时宗庙未备，自元帝以上，祭于洛阳高庙，成帝以下，祠于长安高庙，其南顿四世，随所在而祭焉。

注 过三以至于四也。

注 南顿令钦即光武之父。春陵侯买，光武高祖也。

注 大宗谓元帝也。据代相承，高祖至元帝八代，光武即高帝九代孙，以代数相推，故继体元帝，故曰“既事大宗”。

下又云“宣、元皇帝尊为祖、父”，又曰“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阳，成帝以下祭于长安”，其义明矣。降其私亲，谓春陵

已下不别序昭穆。

明年，纯代朱浮为太仆。二十三年，代杜林为大司空。在位慕曹参之结，务于无为，选辟掾史，皆知名大儒。明年，上穿阳渠，引洛水为漕，百姓得其利。

注 曹参，惠帝时代萧何为相国，遵萧何法，无所变更。

注 上音时丈反。阳渠在洛阳城南。

二十六年，诏纯曰：“禘、祫之祭，不行已久矣。‘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’。宜据经典，详为其制。”纯奏曰：“礼，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春秋传曰：‘大祫者何？合祭也。’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，合食乎太祖，五年而再殷。汉旧制三年一祫，毁庙主合食高庙，存庙主未尝合祭。”

元始五年，诸王公列侯庙会，始为禘祭。又前十八年亲幸长安，亦行此礼。

礼说三年一闰，天气小备；五年再闰，天气大备。故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

禘之为言谛，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。禘祭以夏四月，夏者阳气在上，阴气在下，故正尊卑之义也。祫祭以冬十月，冬者五谷成熟，物备礼成，故合聚饮食也。斯典之废，于兹八年，谓可如礼施行，以时定义。”帝从之，自是禘、祫遂定。

注 论语载宰我之言也。

注 周礼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。又公羊传曰：“大祫者何？合祭也。合祭柰何？”

毁庙主陈于太祖，未毁主皆升，合食于太祖，五年而再殷

祭。”注云：“殷，盛也。谓三年禘，五年禘也。”

注 臣贤案：平帝元始五年春，禘祭明堂，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，赐爵金帛。

今纯及司马彪书并云“禘祭”，盖禘、禘俱是大祭，名可通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十八年上幸长安，诏太常行禘礼于高庙，序昭穆。父为昭，南向，子为穆，北向。”

注 四月干卦用事，故言阳气在上也。

注 自十八年至此。

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，边境无事，百姓新去兵革，岁仍有年，家给人足。

纯以圣王之建辟雍，所以崇尊礼义，既富而教者也。乃案七经讖、明堂图、河闲古辟雍记、孝武太山明堂制度，及平帝时议，欲具奏之。未及上，会博士桓荣上言宜立辟雍、明堂，章下三公、太常，而纯议同荣，帝乃许之。

注 仍，频也。

注 论语曰“子适籓，冉子仆。子曰：‘庶矣哉！’冉子曰：‘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富之。’‘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教之。’”也。

注 讖，验也。解见光武纪。七经谓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易、春秋及论语也。

注 武帝时，河闲献王德献雅乐，对三雍宫，有其书记也。又武帝封太山，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，明堂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水环宫垣，为复道，上有楼也。

注 平帝时起明堂，征天下通一蓺以上皆议于公车也。

三十年，纯奏上宜封禅，曰：“自古受命而帝，治世之隆，必有封禅，以告成功焉。乐动声仪曰：‘以雅治人，风成于颂。’有周之盛，成康之闲，郊配封禅，皆可见也。书曰‘岁二月，东巡狩，至于岱宗，[崇]’，则封禅之义也。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，平海内之乱，修复祖宗，抚存万姓，天下旷然，咸蒙更生，恩德云行，惠泽雨施，黎元安宁，夷狄慕义。诗云：‘受天之祜，四方来贺。’今摄提之岁，仓龙甲寅，德在东宫。

宜及嘉时，遵唐帝之典，继孝武之业，以二月东巡狩，封于岱宗，明中兴，勒功勋，复祖统，报天神，禅梁父，祀地只，传祚子孙，万世之基也。”中元元年，帝乃东巡岱宗，以纯视御史大夫从，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。三月，薨，谥曰节侯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因名山，升中于天。”郑玄注曰：“谓巡守至于方岳，燔柴祭天，告以诸侯之成功也。”

注 动声仪，乐纬篇名也。

注 易曰：“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”

注 下武之诗也。郑玄注云：“言武王受此万年之寿，辅佐之臣亦宜蒙余福也。”

注 尔雅曰：“太岁在寅曰摄提格。”建武三十年太岁在甲寅，时岁德在东宫。

前书音义曰：“苍龙，太岁也。”

注 视，比也。

注 武帝元封元年封禅仪，令侍中皮弁搢绅，射牛行事。封广丈二，高九尺，有玉牒书，书秘，其事皆禁。禅肃然，天子亲拜，衣上黄。江淮闲一茅三脊为神籍，五色土杂封。纵远

方奇兽飞禽之属也。

子奋嗣。

奋字嘏通。父纯，临终敕家丞曰：“司空无功于时，猥蒙爵土，身死之物，勿议传国。”奋兄根，少被病，光武诏奋嗣爵，奋称纯遗敕，固不肯受。帝以奋违绍，敕收下狱，奋惶怖，乃袭封。永平四年，随例归国。

注 东观记曰家丞名歙。

奋少好学，节俭行义，常分损租奉，赡恤宗亲，虽至倾匮，而施与不怠。

十年，儋耳降附，奋来朝上寿，引见宣平殿，应对合旨，显宗异其才，以为侍祠侯。建初元年，拜左中郎将，转五官中郎将，迁长水校尉。

七年，为将作大匠，章和元年，免。永元元年，复拜城门校尉。四年，迁长乐鞞尉。明年，代桓郁为太常。六年，代刘方为司空。

注 奉音扶用反。

注 儋耳，郡，武帝置，故城即今儋州义伦县也。

注 名臣子孙侍祠封侯，解见邓禹传。

时岁灾旱，祈雨不应，乃上表曰：“比年不登，人用饥匮，今复久旱，秋稼未立，阳气垂尽，岁月迫促。夫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谷为命，政之急务，忧之重者也。臣蒙恩尤深，受职过任，夙夜忧惧，章奏不能睦心，愿对中常侍疏奏。”

实时引见，复口陈时政之宜。明日，和帝召太尉、司徒幸洛阳狱，录囚徒，收洛阳令陈歆，即大雨三日。

注 立，成也。

注 疏犹条录也。

奋在位清白，无它异绩。九年，以病罢。在家上疏曰：“圣人所美，政道至要，本在礼乐。五经同归，而礼乐之用尤急。孔子曰：‘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’又曰：‘揖让而化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。’先王之道，礼乐可谓盛矣。孔子谓子夏曰：‘礼以修外，乐以制内，丘已矣夫！’又曰：

‘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厝其手足。’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，是以先帝圣德，数下诏书，愍伤崩缺，而觴儒不达，议多驳异。臣累世台辅，而大典未定，私窃惟忧，不忘寝食。臣犬马齿尽，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。”十三年，更召拜太常。复上疏曰：“汉当改作礼乐，图书着明。

王者化定制礼，功成作乐。谨条礼乐异议三事，愿下有司，以时考定。昔者孝武皇帝、光武皇帝封禅告成，而礼乐不定，事不相副。先帝已诏曹曜，

今陛下但奉而成之，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，非自为制，诚无所疑。久执谦谦，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，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，建太平之基，为后世法。”帝虽善之，犹未施行。其冬，复以病罢。明年，卒于家。

注 礼记乐记孔子之辞也。

注 礼稽命征之辞也。宋均注云：“修外，饰容貌也。修

内，荡涤心性也。已矣夫，恨不制作礼乐也。”

注 奋七代祖汤，武帝时为御史大夫；六代祖子孺，宣帝时为韃将军，领尚书；父纯，光武时为司空。

注 先死谓未死之前也。

注 见曹曜传。

注 礼乐记之文也。功成化定同耳，功谓王业，化谓教人也。

注 章帝 曹曜于东观次序礼事，依准旧典，凡百五十篇奏之也。

注 周公制礼，皆斟酌文武之美德，为之(节)[等]制，不自述也。今先帝已诏曹曜，非陛下出意，何所疑而不为也。诗颂曰：“于乎不显，文王之德之纯，假以溢我，我其收之，骏惠我文王。”又曰“执竞武王，无竞维烈”也。

子甫嗣，官至津城门候。 甫卒，子吉嗣。永初三年，吉卒，无子，国除。

自昭帝封安世，至吉，传国八世， 经历篡乱，二百年闲未尝谴黜，封者莫与为比。

注 津城门，洛阳南面西门也，当洛水浮桥。汉官仪曰“候一人，秩六百石”也。

注 张安世字子孺，昭帝时为右将军，始封富平侯。卒，子延寿嗣。卒，子勃嗣。卒，子临嗣。卒，子放嗣。卒，子纯嗣，建武初，改封武始侯。卒，子奋嗣。卒，子甫嗣。卒，子吉嗣，无子，国除。此言八代者，除安世始封也。

注 篡乱谓王莽也。张子孺昭帝元凤六年封，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，故曰“闲”也。

曹囡字叔通，鲁国薛人也。父充，持庆氏礼，建武中为博士，从巡狩岱宗，定封禅礼，还，受诏议立七郊、三雍、大射、养老礼仪。显宗即位，充上言：“汉再受命，仍有封禅之事，而礼乐崩阙，不可为后嗣法。五帝不相沿乐，三王不相袭礼，大汉[当]自制礼，以示百世。”帝问：“制礼乐云何？”

充对曰：“河图括地象曰：‘有汉世礼乐文雅出。’尚书璇机铃曰：‘有帝汉出，德洽作乐，名予。’”帝善之，下诏曰：“今且改太乐官曰太予乐，歌诗曲操，以俟君子。”拜充侍中。作章句辩难，于是遂有庆氏学。

注 前书，沛人庆普字孝公，为东平太傅，受礼于后苍，号庆氏礼也。

注 五帝及天地为七郊。三雍以下解见明帝纪。

注 礼记正文也，言损益不同也。

注 操犹曲也。刘向别录曰：“君子因雅琴之适，故从容以致思焉。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，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。”

囡少笃志，有大度，结发传充业，博雅簫通，尤好礼事。常感朝廷制度未备，慕叔孙通为汉礼仪，昼夜研精，沉吟专思，寝则怀抱笔札，行则诵习文书，当其念至，忘所之适。

初举孝廉，再迁圉令，以礼理人，以德化俗。时它郡盗徒五人来入圉界，吏捕得之，陈留太守马严闻而疾恶，风县杀之。囡敕吏曰：“夫绝人命者，天亦绝之。臧陶不为盗制死刑，管仲遇盗而升诸公。今承旨而杀之，是逆天心，顺府意也，其罚重矣。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，吾所愿也。”遂不为杀。严奏囡奕弱，免官归郡，为功曹。

注 圉，县，属陈留，故城在今汴州雍丘县南也。

注 礼杂记云孔子曰：“管仲遇盗，取二人焉，上以为公臣。”注云：“此人但居恶人之中，使犯法耳。”

征拜博士。会肃宗欲制定礼乐，元和二年下诏曰：“河图称‘赤九会昌，十世以光，十一以兴’。尚书璇机钤曰：‘述尧理世，平制礼乐，放唐之文。’

予末小子，托于数终，曷以纘兴，崇弘祖宗，仁济元元？帝命谥曰：‘顺尧考德，题期立象。’且三五步骤，优劣殊轨，况予顽陋，无以克堪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每见图书，中心恋焉。”曩知帝旨欲有兴作，乃上疏曰：“昔者圣人受命而王，莫不制礼作乐，以着功德。功成作乐，化定制礼，所以救世俗，致祯祥，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。今皇天降祉，嘉瑞并臻，制作之符，甚于言语。宜定文制，着成汉礼，丕显祖宗盛德之美。”章下太常，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，非曩所定，不可许。帝知髡僚拘挛，难与图始，朝廷礼宪，宜时刊立，明年复下诏曰：“朕以不德，膺祖宗弘烈。乃者鸾凤仍集，麟龙并臻，甘露宵降，嘉谷滋生，赤草之类，纪于史官。朕夙夜祗畏，上无以彰于先功，下无以克称灵物。汉遭秦余，礼坏乐崩，且因循故事，未可观省，有知其说者，各尽所能。”曩省诏，乃叹息谓诸生曰：“昔奚斯颂鲁，考甫咏殷。夫人臣依义显君，竭忠彰主，行之美也。当仁不让，吾何辞哉！”遂复上疏，具陈礼乐之本，制改之意。

拜曩侍中，从驾南巡，既还，以事下三公，未及奏，诏召玄武司马班固，

问改定礼制之宜。固曰：“京师诸儒，多能说礼，宜广招集，共议得失。”帝曰：

“谚言‘作舍道边，三年不成’。会礼之家，名为聚讼，互生疑异，笔不得下。昔尧作大章，一夔足矣。”章和元年正月，乃召曜诣嘉德门，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，敕曜曰：“此制散略，多不合经，

今宜依礼条正，使可施行。于南宫、东观尽心集作。”曜既受命，乃次序礼事，依准旧典，杂以五经讖记之文，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，以为百五十篇，写以二尺四寸简。其年十二月奏上。帝以觴论难一，故但纳之，不复令有司平奏。会帝崩，和帝即位，曜乃为作章句，帝遂以新礼二篇冠。擢曜监羽林左骑。永元四年，迁射声校尉。后太尉张酺、尚书张敏等奏曜擅制汉礼，破乱圣术，宜加刑诛。帝虽寝其奏，而汉礼遂不行。

注 九谓光武，十谓明帝，十一谓章帝也。

注 纬本文云：“使帝王受命，用吾道述尧理代，平制礼放唐之文，化洽作乐名斯在。”宋均注云：“述，修也。”

注 宋均注曰：“尧巡省于河、洛，得龟龙之图书。舜受禅后习尧礼，得之演以为考河命，题五德之期，立将起之象，凡三篇，在中候也。”

注 孝经钩命决曰：“三皇步，五帝骤，三王驰。”宋均注云：“步谓德隆道用，日月为步。时事弥顺，日月亦骤。勤思不已，日月乃驰，”是优劣也。

注 言明白也。

注 拘挛犹拘束也。前书邹阳曰“能越拘挛之语”也。

注 赤草即朱草也。大戴礼曰“朱草日生一叶，至十五日，十六日落一叶，周而复始”也。

注 韩诗曰：“新庙奕奕，奚斯所作。”薛君传云：“是

诗公子奚斯所作也。”

注 正考甫，孔子之先也，作商颂十二篇。

注 玄武司马主玄武门。续汉志云“宫掖门，每门司马一人，秩比千石”也。

注 言相争不定也。

注 夔，尧乐官也。吕氏春秋曰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，乐正夔一足矣。

注 散略犹簠略也。

注 汉官仪曰“羽林左骑秩六百石，领羽林，属光禄勋”也。

曜在射声，营舍有停棺不葬者百余所，曜亲自履行，问其意故。吏对曰：“此等多是建武以来绝无后者，不得埋掩。”曜乃怆然，为买空地，悉葬其无主者，设祭以祀之。迁城门校尉、将作大匠。时有疾疫，曜巡行病徒，为致医药，经理饘粥，多蒙济活。

七年，出为河内太守。时春夏大旱，粮谷踊贵。曜到，乃省吏并职，退去奸残，澍雨数降。其秋大孰，百姓给足，流冗皆还。后坐上灾害不实免。有顷征，再迁，复为侍中。

曜博物识古，为儒者宗。十四年，卒官。作通义十二篇，演经杂论百二十篇，又传礼记四十九篇，教授诸生千余人，庆氏学遂行于世。

论曰：汉初天下创定，朝制无文，叔孙通颇采经礼，参酌秦法，虽适物观时，有救崩敝，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，是以贾谊、仲舒、王吉、刘向之徒，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。资文、宣之远图明懿(美)，而终莫或用，故知自燕而观，有不尽矣。孝章永言前王，明发兴作，专命礼臣，撰定国宪，

洋洋乎盛德之事焉。 而业绝天筭，议黜异端，斯道竟复坠矣。

夫三王不相袭礼，五帝不相沿乐，所以咸、茎异调，中都殊绝。 况物运迁回，情数万化，制则不能随其流变，品度未足定其滋章， 斯固世主所当损益者也。且乐非夔、襄，而新音代起，律谢曦、苏，而制令亟易， 修补旧文，独何猜焉？ 礼云礼云，曷其然哉！

注 容，礼容也，典，法则也，谓行礼威仪俯仰之容貌也。文帝时，鲁徐生以容为礼官，孙襄亦善为容。“容”或作“宏”，义亦通也。

注 贾谊等以叔孙通礼制简略，并上书对策，请更改作，皆不从，所以叹息也。班固曰：“今大汉久旷大义，此贾谊、仲舒、王吉、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。”见前书。

注 资，用也。言用文帝、宣帝美略远谋，而终不能用贾谊等言。谊，文帝时人。王吉，宣帝时人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孔子之丧，有自燕来观者，舍于子夏氏。子夏曰：‘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，子何观焉？’”有不尽矣言未备也。

注 明发谓发夕至明也。诗曰：“明发不寐。”

注 洋洋，美也。

注 业绝天筭谓章帝晏驾也。议黜异端谓张酺等奏曜制礼，遂不行也。

注 咸，咸池，黄帝乐也。茎，六茎，颀頊乐也。见前书。异调言古今不同处。中都，鲁邑名也。家语曰：“孔子为中都宰，制为养生送死之节。”殊绝犹断绝也。言古乐不同，旧礼亦绝也。

注 言时代迁移，繁省不定也。

注 夔，舜乐官。襄，鲁乐官也。嚳繇，虞士官。苏忿生，周武王之司寇也。

注 言刑乐数改，而修礼则疑之。

注 叹其不能定也。

郑玄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也。八世祖崇，哀帝时尚书仆射。玄少为乡嗇夫，

得休归，常诣学官，不乐为吏，父数怒之，不能禁。遂造太学受业，师事京兆第五元先，始通京氏易、公羊春秋、三统历、九章算术。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、礼记、左氏春秋、韩诗、古文尚书。以山东无足问者，乃西入关，因涿郡卢植，事扶风马融。

注 前书曰“乡有嗇夫，掌听讼收赋税”也。

注 郑玄别传曰“玄年十一二，随母还家，正腊会同列十数人，皆美服盛饰，语言闲通，玄独漠然如不及，母私督数之，乃曰‘此非我志，不在所愿’”也。

注 三统历，刘歆所撰也。九章算术，周公作也，凡有九篇，方田一，粟米二，差分三，少广四，均输五，方程六，傍要七，盈不足八，钩股九。

融门徒四百余人，升堂进者五十余生。融素骄贵，玄在门下，三年不得见，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。玄日夜寻诵，未尝怠倦。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，闻玄善算，乃召见于楼上，玄因从质诸疑义，问毕辞归。融喟然谓门人曰：“郑生今去，吾道东矣。”

注 前书曰：“田何授易于丁宽，学成，宽东归，何谓门人曰：‘易东矣。’”玄自游学，十余年乃归乡里。家贫，客耕东莱，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。及党事起，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，遂隐修经业，杜门不出。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，遂着公羊墨守、左氏膏肓、谷梁废疾；玄乃发墨守，针膏肓，起废疾。休见而叹曰：“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，以伐我乎！”初，中兴之后，范升、陈元、李育、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，后马融荅北地太守刘縯及玄荅何休，义据通深，由是古学遂明。

注 嵩字宾石，见赵岐传。

注 言公羊义理深远，不可驳难，如墨翟之守城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肓，隔也。”心下为膏，喻左氏之疾不可为也。

灵帝末，党禁解，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。州郡以进权威，不敢违意，遂迫胁玄，不得已而诣之。

进为设几杖，礼待甚优。玄不受朝服，而以幅巾见。一宿逃去。

时年六十，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。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，以父丧不行。国相孔融深敬于玄，屣履造门。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，曰：“昔齐置‘士乡’，越有‘君子军’，皆异贤之意也。郑君好学，实怀明德。昔太史公、廷尉吴公、谒者仆射邓公，皆汉之名臣。又南山四皓有园公、夏黄公，潜光隐耀，世嘉其高，皆悉称公。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，不必三事大夫也。

今郑君乡宜曰‘郑公乡’。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，犹或戒

乡人侈其门闾，矧乃郑公之德，而无駉牡之路！可广开门衢，令容高车，号为‘通德门’。”

注 屣谓纳履未正，曳之而行，言趋贤急也。

注 管仲相桓公，制国为二十一乡，工商乡六，士乡十五，以居工商士也。

事见国语也。

注 吴越相攻，越王句践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，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。

注云：“君子，王所亲近有志行者。”见国语。

注 吴公，文帝时为河南守。邓公，景帝时为谒者仆射。太史公司马谈，武帝时。四皓，高帝时也，有园公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、绮里季也。须眉皓白，故言皓。秦末隐于商雒南山，以待天下之定，汉兴，迎而致之也。

注 一节谓决狱也。昭帝时，东海于公为县狱吏，决狱平，郡为生立祠，号曰于公祠。先是于公闾门坏，父老方共修之。于公曰“少高大其门，令容駉马车。我决狱多阴德，子孙必有兴者”也。

董卓迁都长安，公卿举玄为赵相，道断不至。会黄巾寇青部，乃避地徐州，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。建安元年，自徐州还高密，道遇黄巾贼数万人，见玄皆拜，相约不敢入县境。玄后尝疾笃，自虑，以书戒子益恩曰：“吾家旧贫，[不]为父母髡弟所容，去厮役之吏，游学周、秦之都，往来幽、并、兖、豫之域，获覲乎在位通人，处逸大儒，得意者咸从捧手，有所受焉。遂博稽六艺，粗览传记，时鬻秘书纬术之奥。年过四十，乃归供养，假田播殖，以娱朝夕。遇阍尹擅执，坐党

禁锢，十有四年，而蒙赦令，举贤良方正有道，辟大将军三司府。公车再召，比牒并名，早为宰相。惟彼数公，懿德大雅，克堪王臣，故宜式序。吾自忖度，无任于此，但念述先圣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齐，亦庶几以竭吾才，故闻命罔从。

而黄巾为害，萍浮南北，复归邦乡。入此岁来，已七十矣。宿素衰落，仍有失误，案之礼典，便合传家。今我告尔以老，归尔以事，将闲居以安性，覃思以终业。自非拜国君之命，问族亲之忧，展敬坟墓，观省野物，胡尝扶杖出门乎！家事大小，汝一承之。咨尔杀杀一夫，曾无同生相依。其勸求君子之道，研钻勿替，敬慎威仪，以近有德。显誉成于僚友，德行立于己志。若致声称，亦有荣于所生，可不深念邪！可不深念邪！吾虽无绂冕之绪，颇有让爵之高。自乐以论赞之功，庶不遗后人之羞。未所愤愤者，徒以亡亲坟墓未成，所好髑书率皆腐敝，不得于礼堂写定，传与其人。日西方暮，其可图乎！

家今差多于昔，勤力务时，无恤饥寒。菲饮食，薄衣服，节夫二者，尚令吾寡恨。若忽忘不识，亦已焉哉！”

注 赵王干之相也。

注 厮，贱也。

注 处逸谓处士隐逸之大儒。

注 比牒犹连牒也，并名谓齐名也，言连牒齐名被召者并为宰相也。并音步鼎反。

注 式，用也。序，列也。

注 传家谓家事任子孙也。曲礼曰：“七十老而传。”

注 诗大雅人劳篇之言也。

注 谓频被辟不就也。

注 其人谓好学者也。前书司马迁曰“仆诚已着此书，传

之其人”也。

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，遣使要玄，大会宾客，玄最后至，乃延升上坐。身長八尺，飲酒一斛，秀眉明目，容儀溫偉。紹客多豪俊，并有才說，見玄儒者，未以通人許之，竟設異端，百家互起。玄依方辯對，咸出問表，皆得所未聞，莫不嗟服。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，因自贊曰：“故太山太守應中遠，北面稱弟子何如？”玄笑曰：“仲尼之門考以四科，回、賜之徒不稱官闕。”劭有鼻色。

紹乃舉玄茂才，表為左中郎將，皆不就。公車征為大司農，給安車一乘，所過長吏送迎。玄乃以病自乞還家。

注 四科謂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，顏淵、閔子騫及子游、子夏，并見論語也。

五年春，夢孔子告之曰：“起，起，今年歲在辰，來年歲在巳。”既寤，以讖合之，知命當終，有頃寢疾。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度，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。不得已，載病到元城縣，疾篤不進，其年六月卒，年七十四。遺令薄葬。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，縗經赴會千餘人。

注 北齊劉昼高才不遇傳論玄曰“辰為龍，巳為蛇，歲至龍蛇賢人嗟，玄以讖合之”，蓋謂此也。

注 官度，津名也，在今鄭州中牟縣北。前書者義曰：“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，以通宋、鄭、淮、泗，即今官度。”

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，依論語作鄭志八篇。凡玄

所注周易、尚书、毛诗、仪礼、礼记、论语、孝经、尚书大传、中候、干象历，又着天文七政论、鲁礼禘祫义、六蓺论、毛诗谱、驳许慎五经异义、苍临孝存周礼难，凡百余万言。

注 案：谢承书载玄所注与此略同，不言注孝经，唯此书独有也。

玄质于辞训，通人颇讥其繁。至于经传洽孰，称为纯儒，齐鲁闲宗之。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，东莱王基、清河崔琰著名于世。又乐安国渊、任嘏，

时并童幼，玄称渊为国器，嘏有道德，其余亦多所鉴拔，皆如其言。玄唯有一子益恩，孔融在北海，举为孝廉；及融为黄巾所围，益恩赴难陨身。有遗腹子，玄以其手文似己，名之曰小同。

注 虑字鸿豫。基字伯舆，魏镇南将军安乐乡侯。琰字季珪，魏东(西)曹掾，迁中尉。渊字子尼，魏司空掾，迁太仆。嘏字昭光，魏黄门侍郎也。

注 魏氏春秋曰：“小同，高贵乡公时为侍中。尝诣司马文王，文王有密疏，未之屏也，如厕还，问之曰：‘卿见吾疏乎？’荅曰：‘不。’文王曰：‘宁我负卿，无卿负我。’遂酖之。”

论曰：自秦焚六经，圣文埃灭。汉兴，诸儒颇修蓺文；及东京，学者亦各名家。而守文之徒，滞固所稟，异端纷纭，互相诡激，遂令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，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。郑玄括囊大典，网罗觴家，

删裁繁诬，刊改漏失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。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，而长于玄，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。及传授生徒，并专以郑氏家法云。

注 埃，尘也。

注 稟，受；滞固犹固执也。言学者各守所见，不疏通也。

注 括，结也。易坤卦曰“括囊无咎”也。

注 王父，祖父也。尔雅曰“父之父为王父”也。范曄祖父宁，字武子，晋[孝]武帝时为豫章太守，经义每以玄为长也。

注 言宁教授专崇郑学也。

赞曰：富平之绪，承家载世。伯仁先归，厘我国祭。玄定义乖，曜修礼缺。孔书遂明，汉章中辍。

注 载，重也。易师卦曰“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”也。

注 厘，理也。言纯厘理禘裕之祭也。

注 孔书谓六经也。辍，止也。中辍谓曹曜礼不行也。

后汉书卷三十六

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二十六

郑兴字少贛，河南开封人也。少学公羊春秋。晚善左氏传，遂积精深思，通达其旨，同学者皆师之。天凤中，将门人从刘歆讲正义，歆美兴才，使撰条例、章句、传诂，及校三统历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。”

注 王莽年也。

注 左氏义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诂，训古言也。”音古度反。三统历，刘歆撰，谓夏、殷、周历也。

更始立，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，先入长安，松以兴为长史，令还奉迎迁都。更始诸将皆山东人，咸劝留洛阳。兴说更始曰：“陛下起自荆楚，权政未施，

一朝建号，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，开关郊迎者，何也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，而思高祖之旧德也。今久不抚之，臣恐百姓离心，盗贼复起矣。春秋书‘齐小白入齐’，不称侯，未朝庙故也。

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，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，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，虽卧洛阳，庸得安枕乎？”更始曰：

“朕西决矣。”拜兴为谏议大夫，使安集关西及朔方、凉、益三州，还拜凉州刺史。会天水有反者，攻杀郡守，兴坐免。

注 更始起南阳，南阳属荆州，故曰荆楚也。

注 山西谓陕山已西也。

注 小白，齐桓公也。春秋“齐小白入于齐”。公羊传曰：“曷为以国氏？当国也。其言入何？篡辞也。”

注 言若不早都关中，有人先入，则国家镇守转在函谷也。

注 庸，用也。

时赤眉入关，东道不通，兴乃西归隗嚣，[嚣]虚心礼请，而兴耻为之屈，称疾不起。嚣乡己自饰，常以为西伯复作，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。兴闻而说嚣曰：“春秋传云：‘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，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。’闲者诸将集会，无乃不道忠信之言；大将军之听，无乃阿而不察乎？昔文王承积德之绪，加之以睿圣，三分天下，尚服事殷。及武王即位，八百诸侯不谋同会，皆曰‘纣可伐矣’，武王以未知天命，还兵待时。高祖征伐累年，犹以沛公行师。今令德虽明，世无宗周之祚，威略虽振，未有高祖之功，而欲举未可之事，昭速祸患，无乃不可乎？惟将军察之。”嚣竟不称王。后遂广置职位，以自尊高。兴复止嚣曰：“夫中郎将、太中大夫、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，非人臣所当制也。孔子曰：‘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’不可以假人者，亦不可以假于人也。无益于实，有损于名，非尊上之意也。”嚣病之而止。

注 西伯，文王也。作，起也。

注 左传富辰谏周襄王之辞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”

注 史记曰，武王观兵孟津，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人，皆曰：“纣可伐矣。”

王曰：“汝未知天命。”乃还师。后闻纣杀比干，囚箕子，乃告诸侯以伐之。故曰待时也。

注 左传杜预注曰：“器，车服；名，爵号也。”

注 病犹难也。

及器遣子恂入侍，将行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，器不听而徙兴舍，益其秩礼。兴入见器曰：“前遭赤眉之乱，以将军僚旧，故敢归身明德。幸蒙覆载之恩，复得全其性命。兴闻事亲之道，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，奉以周旋，弗敢失坠。今为父母未葬，请乞骸骨，若以增秩徙舍，中更停留，是以亲为饵，无礼甚矣。将军焉用之！”器曰：“器将不足留故邪？”兴曰：“将军据七郡之地，拥羌胡之觶，以戴本朝，德莫厚焉，威莫重焉。居则为专命之使，入必为鼎足之臣。兴，从俗者也，不敢深居屏处，因将军求进，不患不达，因将军求入，何患不亲，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。兴业为父母请，不可以已，愿留妻子独归葬，将军又何猜焉？”器曰：“幸甚。促为辨装，遂令与妻子俱东。时建武六年也。”

注 兴尝为凉州刺史，器为西州将军，故曰“僚旧”也。

注 周旋犹遵奉也。左传季文子曰“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，奉以周旋，弗敢失坠”也。

注 犹钓饵也。

注 七郡，天水、陇西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金城也。

侍御史杜林先与兴同寓陇右，乃荐之曰：“窃见河南郑兴，执义坚固，敦悦诗书，好古博物，见疑不惑，有公孙侨、观射父之德，宜侍帷幄，典职机密。

昔张仲在周，燕翼宣王，而诗人悦喜。惟陛下留听少察，以助万分。”乃征为太中大夫。

注 左传赵衰曰“臣亟闻郟穀之言矣，郟穀悦礼乐而敦诗书”也。

注 左传，子产辨黄熊，晋侯闻之，曰：“博物君子也。‘观射父，楚大夫也，对楚昭王以重黎、羲和之事。见国语。

注 张仲，周宣王时贤臣也。燕，乐也。翼，敬也。诗小雅曰：“侯谁在矣，张仲孝友。”

明年三月晦，日食。

兴因上疏曰：

春秋以天反时为鬻，地反物为妖，人反德为乱，乱则妖鬻生。往年以来，鬻咎连见，意者执事颇有阙焉。案春秋‘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’。

传曰：‘日过分而未至，三辰有鬻，于是百官降物，君不举，避移时，乐奏鼓，祝用币，史用辞。’今孟夏，纯干用事，阴气未作，其鬻尤重。夫国无善政，则鬻见日月，变咎之来，不可不慎，其要在因人之心，择人处位也。

尧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，是屈己之明，因人之心也。齐桓反政而相管仲，晋文归国而任郟穀者，是不私其私，择人处位也。

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，而不以时定，道路流言，咸曰“朝廷欲用功臣”，功臣用则人位谬矣。愿陛下上师唐、虞，下览齐、晋，以成屈己从觴之德，以济髑臣让善

之功。

注 左传晋伯宗之辞。天反时为鬻谓寒暑易节也。地反物为妖谓鬻物失性也。

注 杜预注曰：“于周为六月，于夏为四月，纯阳用事，阴气未动而侵阳也。”

注 言过春分而未及夏至也。

注 三辰，日、月、星也。

注 降物，素服。

注 不举盛饌。

注 避正寝过日食时也。

注 伐鼓。

注 用币于社。

注 用辞以自责也。此以上皆左传载鲁太史荅季平子之词也。

注 左传晋士文伯曰“国无政，不用善，则自取鬻于日月之鬻，故政不可不慎也。务三而已，一曰择人，二曰因人，三曰从时”也。

注 史记曰，桓公与兄子纠纷位，纠使管仲将兵遮道，射桓公钩带，及桓公即位，任政于管仲也。又晋文公自秦归国，怀公故臣郤芮谋烧公宫，杀文公，宦者勃鞞告之，后文公以郤穀为中军帅。穀即郤芮之族，文公不以为讎而任焉，言唯贤是用，不私其私也。

注 济，成也。

夫日月交会，数应在朔，而顷年日食，每多在晦。先时而合，皆月行疾也。日君象而月臣象，君亢急则臣下促迫，故行

疾也。今年正月繁霜，自尔以来，率多寒日，此亦急咎之罚。

天子贤圣之君，犹慈父之于孝子也，丁宁申戒，欲其反政，故鬻变仍见，此乃国之福也。今陛下高明而髡臣惶促，宜留思柔克之政，垂意洪范之法，博采广谋，纳髡下之策。

注 正月，夏之四月。

注 书曰：“急恒寒若。”

注 克，能也。柔克谓和柔而能立事也。尚书洪范曰：“高明柔克。”

书奏，多有所纳。帝尝问兴郊祀事，曰：“吾欲以讖断之，何如？”兴对曰：“臣不为讖。”帝怒曰：“卿之不为讖，非之邪？”兴惶恐曰：“臣于书有所未学，而无所非也。”

帝意乃解。兴数言政事，依经守义，文章温雅，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。

九年，使监征南、积弩营于津乡，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，兴领其营，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。述死，诏兴留屯成都。顷之，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，坐左转莲勺令。是时丧乱之余，郡县残荒，兴方欲筑城郭，修礼教以化之，会以事免。

注 征南将军岑彭、积弩将军傅俊屯津乡，以拒公孙述。津乡在今荆州也。

注 莲勺，县，属左冯翊，故城在今同州下邽县东北。莲音攀，勺音酌。

兴好古学，尤明左氏、周官，长于历数，自杜林、桓谭、韞宏之属，莫不斟酌焉。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，而贾逵自传

其父业，故有郑、贾之学。兴去蓬勺，后遂不复仕，客授闾乡，三公连辟不肯应，卒于家。子觭。

注 斟酌谓取其意指也。

注 闾音闻，古字也，建安中改作“闻”。

觭字仲师。年十二，从父受左氏春秋，精力于学，明三统历，作春秋难记条例，兼通易、诗，知名于世。建武中，皇太子及山阳王荆，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觭，欲为通义，引籍出入殿中。觭谓松曰：“太子储君，无外交之义，汉有旧防，蕃王不宜私通宾客。”遂辞不受。松复风觭以“长者意，不可逆”。觭曰：“犯禁触罪，不如守正而死。”太子及荆闻而奇之，亦不强也。及梁氏事败，宾客多坐之，唯觭不染于辞。

注 梁松坐悬飞书诽谤下狱死，事见梁统传也。

永平初，辟司空府，以明经给事中，再迁越骑司马，复留给事中。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。八年，显宗遣觭持节使匈奴。觭至北庭，虏欲令拜，觭不为屈。单于大怒，围守闭之，不与水火，欲胁服觭。觭拔刀自誓，单于恐而止，乃更发使随觭还京师。朝议复欲遣使报之，觭上疏谏曰：“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，欲以离南单于之觭，坚三十六国之心也。又当扬汉和亲，夸示邻敌，令西城欲归化者局促狐疑，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。汉使既到，便偃蹇自信。若复遣之，虏必自谓得谋，其轔臣驳议者不敢复言。如是，南庭动摇，乌桓有离心矣。南单于久居汉地，具知形势，万分离析，旋为边害。

今幸有度辽之觭扬威北垂，虽勿报荅，不敢为患。”帝不从，复遣觭。觭因上言：“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，单于恚恨，故遣兵围臣。今复衔命，必见陵折。

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。如令匈奴遂能服臣，将有损大汉之强。”帝不听，觭不得已，既行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。诏切责觭，追还系廷尉，会赦归家。

注 汉官仪曰“越骑司马一人，秩千石”也。

注 武帝开通西域，本三十六国。

注 信音申。

注 驳议谓劝单于归汉。

注 明帝八年，初置度辽将军，屯五原曼。

其后帝见匈奴来者，问觭与单于争礼之状，皆言匈奴中传觭意气壮勇，虽苏武不过。乃复召觭为军司马，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。至敦煌，拜为中郎将，使护西域。会匈奴胁车师，围戍已校尉，觭发兵救之。迁武威太守，谨修边备，虏不敢犯。迁左冯翊，政有名劄。

建初六年，代邓彪为大司农。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，觭谏以为不可。诏数切责，至被奏劾，觭执之不移。帝不从。在位以清正称。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。八年，卒官。

注 武帝时国用不足，乃卖盐铁，置官以主之。昭帝罢之，今议欲复之。

子安世，亦传家业，为长乐、未央厩令。延光中，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，安世与太常桓焉、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。

及顺帝立，安世已卒，追赐钱帛，除子亮为郎。觭曾孙公业，自有传。

注 续汉志曰：“厩令一人，秩六百石。”

范升字辩卿。代郡人也。少孤，依外家居。九岁通论语、孝经，及长，习梁丘易、老子，教授后生。

注 宣帝时梁丘贺之易也。

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。时莽频发兵役，征赋繁兴，升乃奏记邑曰：“升闻子以人不闲于其父母为孝，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。今觭人咸称朝圣，皆曰公明。盖明者无不见，圣者无不闻。今天下之事，昭昭于日月，震震于雷霆，而朝云不见，公云不闻，则元元焉所呼天？公以为是而不言，则过小矣；

知而从令，则过大矣。二者于公无可以免，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。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，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。今动与时戾，事与道反，驰骛覆车之辙，探汤败事之后，后出益可怪，晚发愈可惧耳。

方春岁首，而动发远役，藜藿不充，田荒不耕，谷价腾跃，斛至数千，吏人陷于汤火之中，非国家之人也。如此，则胡、貉守关，青、徐之寇在于帷帐矣。

升有一言，可以解天下倒县，免元元之急，不可书传，愿蒙引见，极陈所怀。”

邑虽然其言，而竟不用。升称病乞身，邑不听，令乘传使上党。升遂与汉兵会，因留不还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孝哉闵子骞，人不闲于其父母兄弟之言。”闲，非也。言子骞之孝，化其父母兄弟，言人无非之者。忠臣事君，有过即谏。在下无有非君者，是忠臣也。

注 贾谊曰：“前车覆，后车诫。”论语曰：“见不善如探汤。”

注 王莽时，青徐二部为寇，号“青徐贼”。

建武二年，光武征诣怀宫，拜议郎，迁博士，上疏让曰：“臣与博士梁恭、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。二臣年并耆艾，经学深明，而臣不以时退，与恭并立，深知羌学，又不能达，辜负二老，无颜于世。诵而不行，知而不言，不可开口以为人师，愿推博士以避恭、羌。”帝不许，然由是重之，数诏引见，每有大议，辄见访问。

注 达，进也。

时尚书令韩歆上疏，欲为费氏易、左氏春秋立博士，诏下其议。四年正月，朝公卿、大夫、博士，见于云台。帝曰：“范博士可前平说。”升起对曰：“左氏不祖孔子，而出于丘明，师徒相传，又无其人，且非先帝所存，无因得立。”

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，日中乃罢。升退而奏曰：“臣闻主不稽古，无以承天；臣不述旧，无以奉君。陛下愍学微缺，劳心经蓺，情存博闻，故异端竞进。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，髡下执事，莫能据正。京氏既立，费氏怨望，左氏春秋复以比类，亦希置立。京、费已行，次复高氏，春秋之家，又有驹、夹。如令左氏、费氏得置博士，高氏、驹、夹，五经奇异，并复求立，各有所执，乖戾分争，从之则失道，

不从则失人，将恐陛下必有猷倦之听。孔子曰：‘博学约之，弗叛矣夫。’夫学而不约，必叛道也。颜渊曰：‘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’孔子可谓知教，颜渊可谓善学矣。老子曰：‘学道日损。’损犹约也。又曰：‘绝学无忧。’绝末学也。今费、左二学，无有本师，而多反异，先帝前世，有疑于此，故京氏虽立，辄复见废。疑道不可由，疑事不可行。

诗书之作，其来已久。孔子尚周流游观，至于知命，自鞭反鲁，乃正雅、颂。

今陛下草创天下，纪纲未定，虽设学官，无有弟子，诗书不讲，礼乐不修，奏立左、费，非政急务。孔子曰：‘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’传曰：‘闻疑传疑，闻信传信，而尧舜之道存。’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，信先帝之所信，以示反本，明不专己。天下之事所以异者，以不一本也。易曰：‘天下之动，贞夫一也。’又曰：‘正其本，万事理。’五经之本自孔子始，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。”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，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，谬孔子言，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。诏以下博士。

注 费直字长翁，善易，长于卦筮，见前书。

注 沛人高相善易，与费直同时，见前书。

注 前书曰，驹氏无师，夹氏未有其书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。弗叛言不违道也。

注 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自鞭还鲁。是时道衰乐废，孔子来还，乃正之，故雅、颂各得其所。见史记。

注 攻犹习也。异端谓奇技也。

注 谷梁传曰：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。”公羊传曰：“君子曷为春秋？乐尧舜之道也。”

注 易下系之文也。

注 今易无此文也。

后升为出妻所告，坐系，得出，还乡里。永平中，为聊城令，坐事免，卒于家。

陈元字长孙，苍梧广信人也。父钦，习左氏春秋，事黎阳贾护，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。王莽从钦受左氏学，以钦为馱难将军。元少传父业，为之训诂，锐精覃思，至不与乡里通。以父任为郎。

注 广信故城在今梧州苍梧县。

注 元父钦，字子佚。以左氏授王莽，自名陈氏春秋，故曰别也。贾护字季君。并见前书也。

注 馱，一叶反。

建武初，元与桓谭、杜林、郑兴俱为学者所宗。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，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，不宜立。元闻之，乃诣阙上疏曰：

陛下拨乱反正，文武并用，深愍经蓺谬杂，真伪错乱，每临朝日，辄延髑臣讲论圣道。知丘明至贤，亲受孔子，而公羊、谷梁传闻于后世，故诏立左氏，博询可否，示不专己，尽之髑下也。今论者沉溺所习，翫守旧闻，固执虚言传受之辞，以非亲见实事之道。左氏孤学少与，遂为异家之所覆冒。夫至音不合髑听，故伯牙绝弦；至宝不同髑好，故卞和泣血。

仲尼圣德，而不容于世，况于竹帛余文，其为雷同者所排，固其宜也。非陛下至明，孰能察之！

注 拨，理也。语见公羊传。

注 与犹党也。

注 伯牙善鼓琴，钟子期善听，相与为友。子期死，伯牙破琴绝弦，不复鼓琴，以时人莫之能听也。见吕览。

注 卞和得宝玉，献楚武王，王示玉人，曰“石也”，刖其右足。武王歿后，复献之文王，复曰“石也”，刖其左足。至成王时，卞和抱其璞于郊，泣尽以血继之，王乃使玉尹攻之，果得宝玉。事见韩子也。

注 仲尼去鲁，斥齐，逐乎宋、鞞，困于陈、蔡之闲。见史记。

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，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。案升为所言，前后相违，皆断截小文，媿黷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纤微，指为大尤，抉瑕擿衅，掩其弘美，所谓“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”者也。升等又曰：“先帝不以左氏为经，故不置博士，后主所宜因袭。”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，则盘庚不当迁于殷，周公不当营洛邑，

陛下不当都山东也。往者，孝武皇帝好公羊，鞞太子好谷梁，有诏诏太子受公羊，不得受谷梁。孝宣皇帝在人闲时，闻鞞太子好谷梁，于是独学之。及即位，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，

至今与公羊并存。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，不必其相因也。孔子曰，纯，俭，吾从觶；至于拜下，则违之。夫明者独见，不惑于朱紫，听者独闻，不谬于清浊，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，

师旷不为新声易耳。方今干戈少弭，戎事略战，留思圣蓺，眷顾儒雅，采孔子拜下之义，卒渊圣独见之旨，分明白黑，建立左氏，解释先圣之积结，洮汰学者之累惑，

使基业垂于万世，后进无复狐疑，则天下幸甚。

注 媵，狎也；黷，垢浊也。掇，拾也，音丁括反。

注 抉音于决反。

注 大戴记小辩篇孔子曰：“小辩破言，小言破义，小义破道。”

注 盘庚都耿，自耿迁于殷。文王都酆，武王都镐，周公辅成王营洛邑。

注 石渠阁以藏秘书，在未央殿北。宣帝甘露三年，诏诸儒韦玄成、梁丘贺等讲论五经于石渠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麻冕，礼也。今也纯，俭，吾从觶。拜下，礼也。今拜乎上，泰也。虽违觶，吾从下。”何晏注云：“麻冕，缁布冠也，古绩麻三十升以为之。纯，丝也。丝易成，故从俭。臣之与君行礼者，下拜然后升。时臣骄泰，故于上拜。今从下，礼之恭也。”

注 离朱，黄帝时明目者也，一号离娄。慎子曰：“离朱之明，察毫末于百步之外。”

注 桓谭新论曰：“晋师旷善知音，鞞灵公将之晋，宿于濮水之上，夜闻新声，召师涓告之曰：‘为我听写之。’曰：‘臣得之矣。’遂之晋。晋平公飧之，酒酣，灵公曰：‘有新声，愿奏之。’乃令师涓鼓琴。未终，师旷止之曰：‘此亡国之声也。’”注 洮汰犹洗濯也。

臣元愚鄙，尝传师言。如得以褐衣召见，俯伏庭下，诵孔氏之正道，理丘明之宿冤；若辞不合经，事不稽古，退就重诛，虽死之日，生之年也。

注 褐，织毛为布，贫者之服也。

书奏，下其议，范升复与元相辩难，凡十余上。帝卒立左氏学，太常选博士四人，元为第一。帝以元新忿争，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，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，论议讙哗，自公卿以下，数廷争之。会封病卒，左氏复废。

元以才高著名，辟司空李通府。时大司农江冯上言，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。

事下三府。元上疏曰：“臣闻师臣者帝，宾臣者霸。故武王以太公为师，齐桓以夷吾为仲父。孔子曰：‘百官总已听于顷宰。’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，太宗假宰辅之权。及亡新王莽，遭汉中衰，专操国柄，以偷天下，

况己自喻，不信髑臣。夺公辅之任，损宰相之威，以刺举为明，微讦为直。至乃陪仆告其君长，子弟变其父兄，罔密法峻，大臣无所措手足。然不能禁董忠之谋，身为世戮。故人君患在自骄，不患骄臣；失在自任，不在任人。

是以文王有日昊之劳，周公执吐握之恭，不闻其崇刺举，务督察也。方今四方尚扰，天下未一，百姓观听，咸张耳目。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，袭祖宗之遗德，劳心下士，屈节待贤，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。”帝从之，宣下其议。

注 言以臣为师，以臣为宾也。

注 论语文也。

注 萧何为相国，高帝赐履上殿，入朝不趋。

注 太宗，孝文也。申屠嘉为丞相，坐府召太中大夫邓通，欲诛之。孝文使持节召通，令人谢嘉，故曰：“假权”也。

注 偷，窃也。

注 王莽时开吏告其将，奴婢告其主。

注 董忠为王莽大司马，共刘歆等谋诛莽，事发觉死也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，不遑暇食。”史记曰，伯禽封鲁，周公戒之曰：“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亦不贱矣。我一沐三握发，一饭三吐哺，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，汝无以国骄人也。”

注 司察犹督察也。

李通罢，元后复辟司徒欧阳歆府，数陈当世便事、郊庙之礼，帝不能用。以病去，年老，卒于家。子坚卿，有文章。

贾逵字景伯，扶风平陵人也。九世祖谊，文帝时为梁王太傅。曾祖父光，为常山太守，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。父徽，从刘歆受左氏春秋，兼习国语、周官，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，学毛诗于谢曼卿，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。

注 为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涂姓，涂山氏之后。”恽字子真，受尚书于胡常，见前书。

逵悉传父业，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，以大夏侯尚书教授，虽为古学，兼通五家谷梁之说。自为儿童，常在太学，不通人闲事。身長八尺二寸，诸儒为之语曰：“问事不休贾长头。”性恺悌，多智思，倜傥有大节。尤明左氏传、国语，为之解诂五十一篇，永平中，上疏献之。显宗重其书，写藏秘椽。

注 五家谓尹更始、刘向、周庆、丁姓、王彦等，皆为谷梁，见前书也。

注 愷，乐也。悌，易也。言有和乐简易之德也。俶傥，卓异也。

注 左氏三十篇，国语二十一篇也。

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，冠羽有五采色，帝异之，以问临邑侯刘复，复不能对，荐逵博物多识，帝乃召见逵，问之。对曰：“昔武王终父之业，鸞鷟在岐，宣帝威怀戎狄，神雀仍集，此胡降之征也。”帝敕兰台给笔札，使作神雀颂，拜为郎，与班固并校秘书，应对左右。

注 临邑，东郡县也。复，齐武王伯升孙，北海王兴子。

注 鸞鷟，凤之别名也。周大夫内史过对周惠王曰：“周之兴也，鸞鷟鸣于岐山。”事见国语也。

注 仍，频也。宣帝时神雀再见，改为年号，后匈奴降服，呼韩入朝也。

肃宗立，降意儒术，特好古文尚书、左氏传。建初元年，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、南宫云台。帝善逵说，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。逵于是具条奏之曰：

臣谨撝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，斯皆君臣之正义，父子之纪纲。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，或文简小异，无害大体。至如祭仲、纪季、伍子胥、叔术之属，左氏义深于君父，公羊多任于权变，其相殊绝，固以甚远，而冤抑积久，莫肯分明。

注 左传，宋人执郑祭仲，曰：“不立突，将死。”祭仲许之，遂出昭公而立厉公。杜预注云：“祭仲之如宋，非会非

聘，见诱被拘。废长立少，故事名罪之。”

公羊传曰：“祭仲者何？郑之相也。何以不名？贤也。何贤乎祭仲？以为知权也。

其知权柰何？宋人执之，谓之曰：‘为我出忽而立突。’祭仲不从其言，则君必死，国必亡；从其言，则君可以生易死，国可以存易亡。”古之有权者，祭仲之权是也。左传，纪季以鄫入于齐，纪侯大去其国。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，乃背兄归讎，书以讥之。公羊传曰：“纪季者何？纪侯之弟也。何以不名？贤也。何贤乎？服罪也。其服罪柰何？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。”左传，楚平王将杀伍奢，召伍奢子伍尚、伍员曰：“来，吾免而父。”尚谓员曰：“闻免父之命，不可以莫之奔，亲戚为戮，不可以莫之报。父不可，名不可废。”

子胥奔吴，遂以吴师入郢，卒复父讎。公羊传曰：“父受诛，子复讎，推刃之道也。”公羊不许子胥复讎，是不深父也。左传曰：“冬，邾黑肱以濫来奔。贱而书名，重地故也。君子曰：‘名之不可不慎。’以地叛，虽贱必书。地以名其人，终为不义，不可灭已。是以君子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。”公羊传曰：“冬，黑弓以濫来奔，文何以无邾娄？通濫也。曷(谓)[为]通濫？贤者子孙宜有地。

贤者孰谓？谓叔术也。何贤乎叔术？让国也。”

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讖合者，先帝不遗刍菘，省纳臣言，写其传诂，藏之秘书。建平中，侍中刘歆欲立左氏，不先暴论大义，而轻移太常，恃其义长，诋挫诸儒，诸儒内怀不服，相与排之。孝哀皇帝重逆觴心，故出歆为河内太守。从是攻击左氏，遂为重讎。至光武皇帝，奋独见之明，兴立左氏、谷梁，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讖，故令中道而废。凡所以存先王之

道者，要在安上理民也。今左氏崇君父，卑臣子，强干弱枝，劝善戒恶，至明至切，至直至顺。

且三代异物，损益随时，故先帝博观异家，各有所采。易有施、孟，复立梁丘，尚书欧阳，复有大小夏侯，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。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，而左氏独有明文。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，而尧不得为火德。

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，即图讖所谓帝宣也。如令尧不得为火，则汉不得为赤。其所发明，补益实多。

注 建平，哀帝年也。

注 排，摈溲也。刘歆欲建立左氏，哀帝令歆与诸儒讲论其义，诸博士不肯置对，歆乃移书太常以责之，故被排摈。事见前书。

注 左传曰：“翼戴天子，加之以恭。”又曰：“君命，天也，天可讎乎？委质策名，贰乃辟也。父教子贰，何以事君？”又曰：“父之命，恶用子矣，以有无父之国则可。”是崇君父，卑臣子也。左氏王人虽微，序在诸侯之上。又曰：

“五大不在边，五细不在庭，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。”是强干弱枝也。又曰：“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谁能修之？”史记曰，孔子曰：“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深切着明也。”

注 施雠、孟喜、梁丘贺也。

注 欧阳和伯、大夏侯胜、小夏侯建也。并见前书。

注 春秋晋大夫蔡墨曰：“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，学扰龙，事孔甲，范氏其后也。”范会自秦还晋，其处者为刘氏。明汉承尧后也。

注 史记曰“黄帝崩，其孙昌意之子立，是为帝颛顼”。

当时五经家同为此说。

若以颡项代黄帝以土德王，即颡项当为金德，高辛为水德，尧为木德。汉承尧后，自然不得为火德也。

注 左氏传曰：“黄帝氏以云纪，少昊氏以鸟纪。”是以少昊代黄帝也。河图曰：“大星如虹，下流华渚，女节意感，生白帝朱宣。”宋均注曰：“朱宣，少昊氏也。”

陛下通天然之明，建大圣之本，改元正历，垂万世则，是以麟凤百数，嘉瑞杂沓。犹朝夕恪勤，游情六艺，研机综微，靡不审核。若复留意废学，以广圣见，庶几无所遗失矣。

注 改元谓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，正历谓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历也。

注 杂沓言多也。章帝时，凤皇见百三十九，骐麟五十二，白虎二十九，黄龙三十四，神雀、白燕等史官不可胜纪。见东观记。

注 核，实也。

注 废学谓左氏传也。

书奏，帝嘉之，赐布五百匹，衣一袭，令逵自选公羊严、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，教以左氏，与简纸经传各一通。

注 公羊高作春秋传，号曰公羊春秋。严彭祖、颜安乐俱受公羊春秋，故公羊有严、颜之学。见前书也。

注 竹简及纸也。

逵母常有疾，帝欲加赐，以校书例多，特以钱二十万，使颍阳侯马防与之。谓防曰：“贾逵母病，此子无人事于外，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。”

注 无人事谓不广交通也。

注 屡，数也。空，乏也。史记曰，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子也，隐于首阳山，卒饿死也。

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，诏令撰欧阳、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。逵集为三卷，帝善之。复令撰齐、鲁、韩诗与毛氏异同。并作周官解故。

迁逵为辇士令。八年，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，受左氏、谷梁春秋、古文尚书、毛诗，由是四经遂行于世。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，朝夕受业黄门署，学者皆欣欣羡慕焉。

注 轅固，齐人也，为齐诗；申公，鲁人也，为鲁诗；韩婴为韩诗；毛萇为毛诗。故谓事之指意也。

注 北宫辇士令一人，掌南、北宫，秩比六百石，见续汉志也。

注 千乘王伉，章帝子也。

和帝即位，永元三年，以逵为左中郎将。八年，复为侍中，领骑都尉。内备帷幄，兼领秘书近署，甚见信用。

逵荐东莱司马均、陈国汝郁，帝即征之，并蒙优礼。均字少宾，安贫好学，隐居教授，不应辟命。信诚行乎州里，乡人有所计争，辄令祝少宾，不直者终无敢言。位至侍中，以老

病乞身，帝赐以大夫禄，归乡里。郁字叔异，性仁孝，及亲歿，遂隐处山泽。后累迁为鲁相，以德教化，百姓称之，流人归者八九千户。

注 祝，诅也。东观记曰：“争曲直者，辄言‘敢祝少宾乎’？心不直者，终不敢祝也。”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郁年五岁，母病不能食，郁常抱持啼泣，亦不食。母怜之，强为饭。宗亲共异之，因字曰‘异’也。”

逵所着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，又作诗、颂、诔、书、连珠、酒令凡九篇，学者宗之，后世称为通儒。然不修小节，当世以此颇讥焉，故不至大官。

永元十三年卒，时年七十二。朝廷愍惜，除两子为太子舍人。

注 应劭风俗通义曰：“授先王之制，立当时之事，纲纪国体，原本要化，此通儒也。”

论曰：郑、贾之学，行乎数百年中，遂为诸儒宗，亦徒有以焉尔。桓谭以不善讖流亡，郑兴以逊辞仅免，贾逵能附会文致，最差贵显。世主以此论学，悲矣哉！

注 言贾、郑虽为儒宗，而不为帝所重，故曰“亦徒有以焉尔”。

注 贾逵附会文致，谓引左氏明汉为尧后也。

注 言时主不重经而重讖也。

张霸字伯饶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年数岁而知孝让，虽出入饮食，自然合礼，乡人号为“张曾子。”七岁通春秋，复欲进余经，父母曰“汝小未能也”，霸曰“我饶为之”，故字曰“饶焉”。

注 饶犹益也。

后就长水校尉樊(儵)[儵]受严氏公羊春秋，遂博览五经。诸生孙林、刘固、段着等慕之，各市宅其傍，以就学焉。

举孝廉光禄主事，稍迁，永元中为会稽太守，表用郡人处士顾奉、公孙松等。奉后为颍川太守，松为司隶校尉，并有名称。其余有业行者，皆见擢用。

郡中争厉志节，习经者以千数，道路但闻诵声。

注 光禄勋之主事也，见汉官。

初，霸以樊(儵)[儵]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，乃减定为二十万言，更名张氏学。

霸始到越，贼未解，郡界不宁，乃移书开购，明用信赏，贼遂束手归附，不烦士卒之力。童谣曰：“弃我戟，捐我矛，盗贼尽，吏皆休。”视事三年，谓掾史曰：“太守起自孤生，致位郡守。盖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。老氏有言：‘知足不辱。’遂上病。”

注 史记蔡泽之辞也。易丰卦曰“日中则 ，月盈则食”也。

后征，四迁为侍中。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鹭，当朝贵盛，闻霸名行，欲与为交，霸逡巡不荅，觐人笑其不识时务。后当为五更，会疾卒，年七十。遗敕诸子曰：“昔延州使齐，子死嬴、博，因坎路侧，遂以葬焉。今蜀道阻远，不宜归茔，可止此葬，足藏发齿而已。务遵速朽，副我本心。人生一世，但当畏敬于人，若不善加己，直为受之。”诸子承命，葬于河南梁县，因遂家焉。将作大匠翟酺等与诸儒门人追录本行，谥曰宪文。中子楷。

注 嬴、博，二县名，属泰山郡。礼记曰：“延陵季子适齐，其长子死于嬴、博之闲，因葬焉。”

楷字公超，通严氏春秋、古文尚书，门徒常百人。宾客慕之，自父党夙儒，偕造门焉。车马填街，徒从无所止，黄门及贵戚之家，皆起舍巷次，以候过客往来之利。楷疾其如此，辄徙避之。家贫无以为业，常乘驴车至县卖药，足给食者，辄还乡里。司隶举茂才，除长陵令，不至官。隐居弘农山中，学者随之，所居成市，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。五府连辟，举贤良方正，不就。

注 五府，太傅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、大将军也。

汉安元年，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：“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，操拟夷、齐，

轻贵乐贱，窜迹幽藪，高志确然，独拔羸俗。前比征命，盘桓未至，将主者翫习于常，优贤不足，使其难进欤？郡时以礼发遣。”楷复告疾不到。

注 原宪，鲁人，字子思，孔子弟子。清约守节，贫而乐道。

性好道术，能作五里雾。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，自以不如楷，从学之，楷避不肯见。桓帝即位，优遂行雾作贼，事觉被考，引楷言从学术，楷坐系廷尉诏狱，积二年，恒讽诵经籍，作尚书注。后以事无验，见原还家。建和三年，下诏安车备礼聘之，辞以笃疾不行。年七十，终于家。子陵。

陵字处冲，官至尚书。元嘉中，岁首朝贺，大将军梁冀带剑入省，陵呵叱令出，敕羽林、虎贲夺冀剑。冀跪谢，陵不应，即劾奏冀，请廷尉论罪，有诏以一岁俸赎，而百僚肃然。

初，冀弟不疑为河南尹，举陵孝廉。不疑疾陵之奏冀，因谓曰：“昔举君，适所以自罚也。”陵对曰：“明府不以陵不肖，误见擢序，今申公宪，以报私恩。”

不疑有愧色。

陵弟玄。

玄字处虚，沉深有才略，以时乱不仕。司空张温数以礼辟，不能致。中平二年，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，将行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，要说温曰：“天下寇贼云起，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？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，明公总天下威重，握六师之要，若于中坐酒酣，鸣金鼓，整行阵，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，引兵还屯都亭，以次翦除中官，解天下之倒县，报海内之怨毒，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，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。”温闻大震，不能对，良久谓玄曰：“处虚，非不悦子之言，顾吾不能行，如何！”玄乃叹曰：“事行则为福，不行则为贼。今与公长辞矣。”即仰药欲饮之。温前执其手曰：“子忠于我，我不能用，是吾罪也，子何为当然！且出

口入耳之言，谁今知之！”

玄遂去，隐居鲁阳山中。及董卓秉政，闻之，辟以为掾，举侍御史，不就。

卓临之以兵，不得已强起，至轮氏，道病终。

注 左传曰：“言出于余口，入于尔耳。”

注 山在今汝州南。

注 轮氏，县，属颍川郡，故城在今洛州洛阳县城西南。

赞曰：中世儒门，贾、郑名学。觭驰一介，争礼毡幄。升、元守经，义偏情较，霸贵知止，辞交戚里。公超善术，所舍成市。

注 一介，单使也。左传曰：“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。”毡幄谓匈奴也。

后汉书卷三十七

桓荣丁鸿列传 第二十七

桓荣字春卿，沛郡龙亢人也。少学长安，习欧阳尚书，事博士九江朱普。

贫窶无资，常客佣以自给，精力不倦，十五年不窥家园。至王莽篡位乃归。

会朱普卒，荣奔丧九江，负土成坟，因留教授，徒觶数百人。莽败，天下乱。

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，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，后复客授江淮闲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荣本齐人，迁于龙亢，至荣六叶。”东观记曰：“荣本齐桓公后也。桓公作伯，支庶用其谥立族命氏焉。”

注 朱普字公文，受业于平当，为博士，徒觶尤盛。见前书。

注 字林曰：“窶，空也。”

建武十九年，年六十余，始辟大司徒府。时显宗始立为皇太子，选求明经，乃擢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，以尚书授太子。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，汤对曰：“事沛国桓荣。

“帝即召荣，令说尚书，甚善之。拜为议郎，赐钱十万，入使授太子。”

每朝会，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。帝称善，曰：“得生几晚！”会欧阳博士缺，帝欲用荣。荣叩头让曰：“臣经术浅薄，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、扬州从事嚱弘。”

帝曰：“俞，往，女谐。”因拜荣为博士，引闳、弘为议郎。

注 从音七容反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何汤字仲弓，豫章南昌人也。荣门徒常四百余人，汤为高第，以才明知名。荣年四十无子，汤乃去荣妻为更娶，生三子，荣甚重之。后拜郎中，守开阳门候。上微行夜还，汤闭门不纳，更从中东门入。明旦，召诣太官赐食，诸门候皆夺俸。建武十八年夏旱，公卿皆暴露请雨。洛阳令着车盖出门，汤将韞土钩令车收案，有诏免令官，拜汤虎贲中郎将。上矚叹曰：‘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，何汤之谓也。’汤以明经尝授太子，推荐荣，荣拜五更，封关内侯。荣常言曰：‘此皆何仲弓之力也。’”

注 续汉书曰：“闳字作明。”俞，然也。然其所举，令往，言汝能和谐此官。谢承书曰：“嚱弘字奉卿，吴郡人也。家代为冠族。少有英才，与桓荣相善。”

子徽，至司徒长史”也。

车驾幸大学，会诸博士论难于前，荣被服儒衣，温恭有蕴籍，辩明经义，每以礼让相馱，不以辞长胜人，儒者莫之及，特加赏赐。又诏诸生雅吹击磬，尽日乃罢。后荣入会庭中，诏赐奇果，受者皆怀之，荣独举手捧之以拜。帝笑指之曰：

“此真儒生也。”以是愈见敬厚，常令止宿太子宫。积五年，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，乃听得出，旦一入而已。荣尝寝病，太子朝夕遣中傅问病，赐以珍羞、帷帐、奴婢，谓曰：“如有不讳，无忧家室也。”后病愈，复入侍讲。

注 蕴籍犹言宽博有余也。蕴音于问反。

注 馱，服也。音一叶反。

注 吹管奏雅颂也。

注 不讳谓死也。死者人之常，故言不讳也。

二十八年，大会百官，诏问谁可傅太子者，髡臣承望上意，

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。博士张佚正色曰：“今陛下立太子，为阴氏乎？为天下乎？”

即为阴氏，则阴侯可；为天下，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。”帝称善，曰：“欲置傅者，以辅太子也。今博士不难正朕，况太子乎？”即拜佚为太子太傅，而以荣为少傅，赐以辎车、乘马。荣大会诸生，陈其车马、印绶，曰：“今日所蒙，稽古之力也，可不勉哉！”荣以太子经学成毕，上疏谢曰：“臣幸得侍帷幄，执经连年，而智学浅短，无以补益万分。今皇太子以聪叡之姿，通明经义，观览古今，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。斯诚国家福佑，天下幸甚。臣师道已尽，皆在太子，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。”太子报书曰：“庄以童蒙，学道九载，而典训不明，无所晓识。夫五经广大，圣言幽远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岂能与于此！”

况以不才，敢承诲命。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，上则通达经旨，分明章句，下则去家慕乡，求谢师门。

今蒙下列，不敢有辞，愿君慎疾加餐，重爱玉体。”

注 言可任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三公东西曹掾四百石，余掾比二百石。
“归犹谢也。

注 此上二句，周易之系辞。与音预。

注 前书丁宽受学于田何，学成，何谢宽，宽东归，何谓
门人曰：“易东矣。”

是先师谢弟子。

注 韩诗外传曰“孔子行，见嚙鱼哭。孔子曰：‘子非有
丧，何哭悲也？’嚙鱼曰：‘吾少而好学，周流诸侯，以没吾
亲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

往而不可追者年也，去而不见者亲也。’孔子曰：‘弟子
识之。’于是门人辞归者十有三”也。

注 史记曰：“伏闻太后玉体不安。”君子于玉比德，故
以言也。

三十年，拜为太常。荣初遭仓卒，与族人桓元卿同饥饿，
而荣讲诵不息。元卿嗤荣曰：“但自苦气力，何时复施用乎？”
“荣笑不应。及为太常，元卿叹曰：“我农家子，岂意学之为
利乃若是哉！”

注 东观汉记曰：“荣为太常，元卿来候荣，荣诸弟子谓
曰：‘平生笑尽气力，今何如？’元卿曰：‘我安能知此哉！’
显宗即位，尊以师礼，甚见亲重，拜二子为郎。荣年踰八十，
自以衰老，数上书乞身，辄加赏赐。乘舆尝幸太常府，令荣
坐东面，设几杖，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
百人，天子亲自执业，每言辄曰“大师在是”。既罢，悉以
太官供具赐太常家。其恩礼若此。

注 东观记曰“时执经生避位发难，上谦曰‘大师在是’也。”

永平二年，三雍初成，拜荣为五更。每大射养老礼毕，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，执经自为下说。乃封荣为关内侯，食邑五千户。

注 三雍，宫也，谓明堂、灵台、辟雍。前书音义曰：“皆睹天人雍和之气为之，故谓三雍。”五更，解见明纪。

注 下说谓下语而讲说之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荣以尚书授朕十有余年。诗云：‘日就月将，示我显德行。’乃封之。”

荣每疾病，帝辄遣使者存问，太官、太医相望于道。及笃，上疏谢恩，让还爵土。帝幸其家问起居，入街下车，拥经而前，抚荣垂涕，赐以黠茵、帷帐、刀剑、衣被，良久乃去。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，不敢复乘车到门，皆拜默下。

荣卒，帝亲自变服，临丧送葬，赐顷莹于首山之阳。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，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，其余门徒多至公卿。子郁嗣。

注 首阳山在今偃师县西北也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荣弟子丁鸿学最高。”

注 华峤书曰：“荣长子雍早卒，少子郁嗣。”

论曰：张佚讦切阴侯，以取高位，危言犯觶，义动明后，知其直有余也。若夫一言纳赏，志士为之怀耻；受爵不让，

风人所以兴歌。而佚廷议戚援，自居全德，意者以廉不足乎？昔乐羊食子，有功见疑；西巴放麋，以罪作傅。盖推仁审伪，本乎其情。君人者能以此察，则真邪几于辨矣。

注 秦兵围赵，时鲁仲连在赵，因说令退兵。平原君赵胜乃以千金为仲连寿，连笑曰：“所贵于天下之士者，能排患解纷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也，而连不忍为也。”遂去，终身不复见。见史记也。

注 诗小雅角弓篇曰：“受爵不让，至于已斯亡。”风人犹诗人也。

注 佚谏云“当用天下之贤才”，而乃自当其任，故曰“自居全德”。全德言无玷缺也。庄子曰“是谓全德”也。

注 并解见吴汉传。

注 几，近也，音钜依反。

郁字仲恩，少以父任为郎。敦厚笃学，传父业，以尚书教授，门徒常数百人。

荣卒，郁当袭爵，上书让于兄子泛，显宗不许，不得已受封，悉以租入与之。

帝以郁先师子，有礼让，甚见亲厚，常居中论经书，问以政事，稍迁侍中。

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，令郁校定于宣明殿，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。

注 东观记曰“永平十四年为议郎，迁侍中”也。

注 华峤书曰“帝自制五行章句”，此言“五家”，即谓五行之家也。宣明殿在德阳殿后。东观记曰：“上谓郁曰：

‘卿经及先师，致复文雅。’其冬，上亲于辟雍，自讲所制五行章句已复令郁说一篇。上谓郁曰：‘我为孔子，卿为子夏，起予者商也。’又问郁曰：‘子几人能传学？’郁曰：‘臣子皆未能传学，孤兄子一人学方起。’上曰：‘努力教之，有起者即白之。’永平十五年，入授皇太子经，迁越骑校尉，诏太子、诸王各奉贺致礼。郁数进忠言，多见纳录。肃宗即位，郁以母忧乞身，诏听以侍中行服。建初二年，迁屯骑校尉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皇太子赐郁鞍马、刀剑，郁乃上疏皇太子曰：‘伏见太子体性自然，包含今古，谦谦允恭，天下共见。郁父子受恩，无以明益，夙夜夙惧，诚思自竭。愚以为太子上当合圣心，下当卓绝于觴，宜思远虑，以光朝廷。’”注 华峤书曰“郁上书乞身，天子忧之，有诏公卿议。议者皆以郁身为名儒，学者之宗，可许之，于是诏郁以侍中行服”也。

和帝即位，富于春秋，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，欲令少主颇涉经学，上疏皇太后曰：“礼记云：‘天下之命，悬于天子；天子之善，成乎所习。习与智长，则切而不勤；化与心成，则中道若性。昔成王幼小，越在襁保，周公在前，史佚在后，太公在左，召公在右。中立听朝，四圣维之。是以虑无遗计，举无过事。’孝昭皇帝八岁即位，大臣辅政，亦选名儒韦贤、蔡义、夏侯胜等入授于前，平成圣德。近建初元年，张酺、魏应、召训亦讲禁中。臣伏惟皇帝陛下，躬天然之姿，宜渐教学，而独对左右小臣，未闻典义。昔五更桓荣，亲为帝师，子郁，结发敦尚，继传父业，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，父子给事禁省，更历四世，今白首好礼，经行笃备。又宗正刘方，宗室

之表，善为诗经，先帝所矚。宜令郁、方并入教授，以崇本朝，光示大化。”

由是迁长乐少府，复入侍讲。顷之，转为侍中奉车都尉。永元四年，代丁鸿为太常。明年，病卒。

注 自礼记以下，至此以上，皆大戴礼之文也。切而不勤，谓习与智长，则常自切厉而不须勤，若性犹自然也。襁络也；保，小儿被也。“保”当作“褓”，古字通也。史佚，成王时史官，名佚，贤者也。维，持也。遗，失也。

注 韦贤字长孺，鲁国邹人，治鲁诗。蔡义，河内温人也，为韩诗，给事中也。夏侯胜，鲁人也，字长公，治欧阳尚书。并见前书。

注 酺等并自有传。

郁经授二帝，恩宠甚笃，赏赐前后数百千万，显于当世。门人杨震、朱宠，皆至三公。

注 邓鹭传曰：“朱宠字仲威，京兆人也。笃行好学，从桓荣受尚书，位至太尉。”

初，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，浮辞繁长，多过其实。及荣入授显宗，减为二十三万言。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。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。

注 长音直亮反。

子普嗣，传爵至曾孙。郁中子焉，能世传其家学。 孙鸾、

曾孙彬，并知名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郁六子，普、延、焉、俊、豐、良。普嗣侯，传国至曾孙，绝。豐、良子孙皆博学有才能。”

焉字叔元，少以父任为郎。明经笃行，有名称。永初元年，入授安帝，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。永宁中，顺帝立为皇太子，以焉为太子少傅，月余，迁太傅，以母忧自乞，听以大夫行丧。踰年，诏使者赐牛酒，夺服，即拜光禄大夫，迁太常。时废皇太子为济阴王，焉与太仆来历、廷尉张鲈谏，不能得，事已具来历传。

顺帝即位，拜太傅，与太尉朱宠并录尚书事。焉复入授经禁中，因燕见，建言宜引三公、尚书入省事，帝从之。以焉前廷议守正，封阳平侯，固让不受。

视事三年，坐辟召禁锢者为吏免。复拜光禄大夫。阳嘉二年，代来历为大鸿胪，数日，迁为太常。永和五年，代王龚为太尉。汉安元年，以日食免。明年，卒于家。

注 省犹视也。

弟子传业者数百人，黄琼、杨赐最为显贵。焉孙典。

注 华峤书曰：“焉长子衡，早卒。中子顺，顺子典。”

典字公雅，复传其家业，以尚书教授颖川，门徒数百人。举孝廉为郎。居无几，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，故人亲戚莫敢至者。典独弃官收敛归葬，服丧三年，负土成坟，为立祠堂，

尽礼而去。

注 华峤书曰“典十二丧父母，事叔母如事亲。立廉操，不取于人，门生故吏问遗，一无所受”也。

注 沛相。

辟司徒袁隗府，举高第，拜侍御史。是时宦官秉权，典执政无所回避。常乘骢马，京师畏惮，为之语曰：“行行且止，避骢马御史。”及黄巾贼起荥阳，典奉使督军。贼破，还，以悟宦官赏不行。在御史七年不调，后出为郎。

注 华峤书作“十年”。

灵帝崩，大将军何进秉政，典与同谋议，三迁羽林中郎将。献帝即位，三公奏典前与何进谋诛阉官，功虽不遂，忠义炳着。诏拜家一人为郎，赐钱二十万。

注 华峤书曰“迁平津都尉、钩盾令、羽林中郎将”也。

从西入关，拜御史中丞，赐爵关内侯。车驾都许，迁光禄勋。建安六年，卒官。

鸾字始春，焉弟子也。少立操行，褴袍糟食，不求盈余。以世浊，州郡多非其人，耻不肯仕。

注 东观记曰“鸾父良，龙舒侯相”也。

注 东观记曰“鸾贞亮之性，着乎幼冲。学览六经，莫不贯综。推财孤寡，分贿友朋。泰于待贤，狹于养己。常着大布

褊袍，粝食醋餐”也。

年四十余，时太守向苗有名劾，乃举鸾孝廉，迁为胶东令。始到官而苗卒，鸾即去职奔丧，终三年然后归，淮汝之闲高其义。后为已吾、汲二县令，甚有名劾。诸公并荐，复征(辟)拜议郎。上陈五事：举贤才，审授用，黜佞幸，省苑囿，息役赋。书奏御，辄内竖，故不省。以病免。中平元年，年七十七，卒于家。子晔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[除]陈留已吾长，旬月闲迁河内汲令。”

晔字文林，一名严，尤修志介。姑为司空杨赐夫人。初鸾卒，姑归宁赴哀，将至，止于传舍，整饰从者而后入，晔心非之。及姑劳问，终无所言，号哭而已。赐遣吏奉祠，因县发取祠具，晔拒不受。后每至京师，未尝舍宿杨氏。其贞忤若此。

宾客从者，皆祇其志行，一餐不受于人。仕为郡功曹。后举孝廉、有道、方正、茂才，三公并辟，皆不应。

注 东观记“严”作“礧”。

注 忤，坚也。

初平中，天下乱，避地会稽，遂浮海客交址，越人化其节，至闾里不争讼。

为凶人所诬，遂死于合浦狱。

注 东观记曰“礧到吴郡，扬州刺史刘繇振给谷食衣服所乏者，悉不受。后东适会稽，住止山阴县故鲁相钟离意舍，太

守王朗饷给彻食、布帛、牛羊，一无所(当)[留]。临去之际，屋中尺寸之物，悉疏付主人，纤微不漏。移居扬州从事屈豫室中，中庭橘树一株，遇实孰，乃以竹藩树四面，风吹落两实，以绳系着树枝。每当危亡之急，其志弥固，宾客从者皆肃其行“也。

彬字彦林，焉之兄孙也。

父麟，字符凤，早有才惠。桓帝初，为议郎，入侍讲禁中，以直道谏左右，出为许令，病免。会母终，麟不胜丧，未祥而卒，年四十一。所着碑、诔、赞、说、书凡二十一篇。

注 华峤书曰“酆生麟”也。

注 许，县名，今许州许昌县也。

注 案挚虞文章志，麟文见在者十八篇，有碑九首，诔七首，七说一首，沛相郭府君书一首。

彬少与蔡邕齐名。初举孝廉，拜尚书郎。时中常侍曹节女驛冯方亦为郎，彬厉志操，与左丞刘歆、右丞杜希同好交善，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，方深怨之，遂章言彬等为酒党。事下尚书令刘猛，[猛]雅善彬等，不举正其事，节大怒，劾奏猛，以为阿党，请收下诏狱，在朝者为之寒心，猛意气自若，旬日得出，免官禁锢。彬遂以废。光和元年，卒于家，年四十六。诸儒莫不伤之。

所着七说及书凡三篇，蔡邕等共论序其志，金以为彬有过人者四：夙智早成，岐嶷也；学优文丽，至通也；仕不苟禄，绝高也；辞隆从宥，絜操也。

乃共树碑而颂焉。

注 夙，早也。岐，行蛸也。嶷然有所识也。诗曰“克岐克嶷”也。

注 窠，下也，音乌瓜反。

刘猛，琅邪人。桓帝时为宗正，直道不容，自免归家。灵帝即位，太傅陈蕃、大将军窦武辅政，复征用之。

论曰：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，以取爵位。中兴而桓氏尤盛，自荣至典，世宗其道，父子兄弟代作帝师，受其业者皆至卿相，显乎当世。[孔]子曰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为人者，凭誉以显物；为己者，因心以会道。桓荣之累世见宗，岂其为己乎！

注 谓伏生已后至伏湛也。

注 论语文也。

丁鸿字孝公，颍川定陵人也。

父綝，字幼春，王莽末守颍阳尉。世祖略地颍阳，颍阳城守不下，綝说其宰，遂与俱降，世祖大喜，厚加赏劳，以綝为偏将军，因从征伐。綝将兵先度河，移檄郡国，攻营略地，下河南、陈留、颍川二十一县。

建武元年，拜河南太守。及封功臣，帝令各言所乐，诸将皆占丰邑美县，唯綝愿封本乡。或谓綝曰：“人皆欲县，子独求乡，何也？”綝曰：“昔孙叔敖效其子，受封必求硤堭之地，今綝能薄功微，得乡亭厚矣。”帝从之，封定陵新安乡侯，食邑五千户，后徙封陵阳侯。

注 孙叔敖，楚相也。硖埭，瘠薄之地。叔敖将死，戒其子曰：“王封汝，必无居利地也。楚、越之闲，有寝丘者，甚恶，可长有以食也。”见吕氏春秋也。

鸿年十三，从桓荣受欧阳尚书。

三年而明章句，善论难，为都讲，遂笃志精锐，布衣荷担，不远千里。

初，緄从世祖征伐，鸿独与弟盛居，怜盛幼小而共寒苦。及緄卒，鸿当袭封，上书让国于盛，不报。既葬，乃挂缋经于頔庐而逃去，留书与盛曰：“鸿贪经书，不顾恩义，弱而随师，生不供养，死不饭啥，皇天先祖，并不佑助，身被大病，不任茅土。前上疾状，愿辞爵仲公，章寝不报，迫且当袭封。

谨自放弃，逐求良医。如遂不瘳，永归沟壑。”鸿初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，甚相友善，及鸿亡封，与骏遇于东海，阳狂不识骏。骏乃止而让之曰：“昔伯夷、吴札乱世权行，故得申其志耳。春秋之义，不以家事废王事。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，可谓智乎？”鸿感悟，垂涕叹息，乃还就国，开门教授。鲍骏亦上书言鸿经学至行，显宗甚贤之。

注 弱，少也。

注 任，堪也。

注 仲公，盛之字也。

注 伯夷，孤竹君之子，让其弟叔齐，饿死于首阳之山。吴札，吴王寿梦之季子也，诸兄欲让其国，季子乃舍其室而耕。皆是权时所行，非常之道也。伯夷当纣时，吴札当周之末，故言乱(也)[世]。

注 春秋卫灵公卒，孙辄立，父蒯聩与辄争国。公羊传曰：

“辄者曷为？蒯聩之子。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？蒯聩无道，灵公逐之而立辄。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？曰可。不以父命辞于王命，不以家事辞于王事。”故骏引以为言也。

注 续汉书载骏书曰：“臣闻武王克殷，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间，二人无功，下车先封之，表善显仁，为国之砥砺也。伏见丁鸿经明行修，志节清妙。”由是上贤之也。

永平十年诏征，鸿至即召见，说文侯之命篇， 赐御衣及绶，稟食公车，

与博士同礼。顷之，拜侍中。十三年，兼射声校尉。建初四年，徙封鲁阳乡侯。

注 周平王东迁洛邑，晋文侯仇有辅佐之功，平王赐以车马、弓矢而策命之，因以名篇，事见尚书也。

注 稟，给也。公车，署名，公车所在，因以名。诸待诏者，皆居以待命，故令给食焉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鲁阳乡在寻阳(郡)[县]”也。

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羨及诸儒楼望、成封、桓郁、贾逵等，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， 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，侍中淳于恭奏上，帝亲称制临决。

鸿以才高，论难最明，诸儒称之，帝数嗟美焉。时人叹曰：“殿中无双丁孝公。”

数受赏赐，擢徙校书，遂代成封为少府。门下由是益盛，远方至者数千人。

彭城刘恺、北海巴茂、九江朱伥皆至公卿。元和三年，徙封马亭乡侯。

注 广平王羨，明帝子也。东观记曰“与太常楼望、少府成封、屯骑校尉桓郁、卫士令贾逵等集议”也。白虎，门名。

于门立观，因之以名焉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上叹嗟其才，号之曰‘殿中无双丁孝公’，赐钱二十万。”

续汉书亦同。而此书独作“时人叹”也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元和二年，车驾东巡狩，鸿以少府从。上奏曰：‘臣闻古之帝王，统治天下，五载巡狩，至于岱宗，柴祭于天，望秩山川，协时月正日，同斗斛权衡，使人不争。陛下尊履蒸蒸，奉承弘业，祀五帝于明堂，配以光武，二祖四宗，咸有告祀。瞻望太山，嘉泽降澍，柴祭之日，白气上升，与燎烟合，黄鹄翺翔，所谓神人以和，苍响之休符也。’上善焉。”又曰“以庐江郡为六安国”，所以徙封为马亭侯。

和帝即位，迁太常。永元四年，代袁安为司徒。是时窦太后临政，宪兄弟各擅威权。鸿因日食，上封事曰：

臣闻日者阳精，守实不亏，君之象也；月者阴精，盈毁有常，臣之表也。故日食者，臣乘君，阴陵阳；月满不亏，下骄盈也。昔周室衰季，皇甫之属专权于外，党类强盛，侵夺主执，则日月薄食，故诗曰：“十月之交，朔月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孔之丑。”春秋日食三十六，弑君三十二。变不空生，各以类应。夫威柄不以放下，利器不可假人。览观往古，近察汉兴，倾危之祸，靡不由之。是以三桓专鲁，田氏擅齐，六卿分晋；诸吕握权，统嗣几移；哀、平之末，庙不血食。故虽有周公之亲，而无其德，不得行其执也。

注 周室衰谓幽王时也。皇甫即幽王后之党也。诗小雅曰：

“皇甫卿士，番惟司徒，家伯维宰，仲允膳夫。”其类非一，故言之属也。

注 十月之交，诗小雅篇名也。孔，甚也。丑，恶也。周之十月，夏之八月也。八月朔，日月交而日食，阴侵阳，臣侵君之象也。日辰之义，日为君，辰为臣。辛，金也。卯，木也。又以卯侵金，故甚恶也。

注 刘向上书云：“弑君三十六。”今据春秋与刘向同，而东观及续汉范氏诸本皆云“三十二”，盖误也。威柄谓周礼之八柄，即爵、禄、生、置、予、夺、废、诛也。利器谓国之权势。假，借也。左传曰“唯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”也。

注 三桓谓季孙氏、叔孙氏、仲孙氏。三家皆出自鲁桓公，故言三桓。并专权鲁国。至鲁昭公，遂为季氏所逐，平子乃摄行君事。田氏，陈敬仲之后，因自陈奔齐，改为田氏，遂执齐政，至田和乃篡齐。六卿谓晋之智氏、中行氏、范氏、韩氏、赵氏、魏氏，并专晋政，韩、赵、魏卒三分晋国也。诸吕谓吕产、吕禄也。产领南军，禄领北军，谋危刘氏，故曰“统嗣几移”。

注 言亲贤兼重，方可执政。孟子曰：“有伊尹之心则可，无伊尹之心则篡也。”

今大将军虽欲敕身自约，不敢僭差，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，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，求通待报，虽奉符玺，受台敕，不敢便去，久者至数十日。背王室，向私门，此乃上威损，下权盛也。人道悖于下，效验见于天，虽有隐谋，神照其情，垂象见戒，以告人君。闲者月满先节，过望不亏，此臣骄溢背君，专功独行也。陛下未深觉悟，故天重见戒，诚宜畏惧，以防其祸。诗云：“敬天之怒，不敢戏豫。”若敕政责躬，杜

渐防萌，则凶妖销灭，害除福凑矣。

注 易曰“天垂象，见吉凶”，故言见戒也。月满先节谓未及望而满也。东观记亦(云)作“先节”，俗本作“失节”，字之误也。

注 诗大雅也。雷电震耀，天怒也。戏豫犹逸豫也。不敢自逸，所以敬天也。

夫坏崖破岩之水，源自涓涓；干云蔽日之木，起于鳃青。禁微则易，救末者难，人莫不忽于微细，以致其大。恩不忍悔，义不忍割，去事之后，未然之明镜也。

臣愚以为左官外附之臣，依托权门，倾覆谄谀，以求容媚者，宜行一切之诛。闲者大将军再出，威振州郡，莫不赋敛吏人，遣使贡献。大将军虽云不受，而物不还主，部署之吏无所畏惮，纵行非法，不伏罪辜，故海内贪猾，竞为奸吏，小民吁嗟，怨气满腹。臣闻天不可以不刚，不刚则三光不明；王不可以不强，不强则宰牧从横。宜因大变，改政匡失，以塞天意。

注 前书：“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。”左官者，人道尚右，舍天子而事诸侯为左官。外附谓背正法而附私家。

注 三光，日、月、星也。天道尚刚。周易曰：“干，健也。”左传曰：“天为刚德。”

书奏十余日，帝以鸿行太尉兼鞞尉，屯南、北宫。于是收襄宪大将军印绶，宪及诸弟皆自杀。

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，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

亦举二人，帝以为不均，下公卿会议。鸿与司空刘方上言：“凡口率之科，宜有阶品，蛮夷错杂，不得为数。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，四十万二人，六十万三人，八十万四人，百万五人，百二十万六人。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，不满十万三岁一人。”

帝从之。

六年，鸿薨，赐赠有加常礼。子湛嗣。[湛]卒，子浮嗣。浮卒，子夏嗣。

注 东观记及续汉书“夏”字作“夔”也。

论曰：孔子曰“太伯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”。孟子曰“闻伯夷之风者，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”。若乃太伯以天下而违周，伯夷率黎情以去国，并未始有其让也。故太伯称至德，伯夷称贤人。后世闻其让而慕其风，徇其名而昧其致，所以激诡行生而取与妄矣。至夫邓彪、刘恺，让其弟以取义，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，于义不亦薄乎！君子立言，非苟显其理，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；立行，非独善其身，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。言行之所开塞，可无慎哉！原丁鸿之心，主于忠爱乎？何其终悟而从义也！异夫数子类乎徇名者焉。

注 此上论语载孔子之言也。郑玄注云：“太伯，周太王之长子，次子仲雍，次子季历。太王见季历贤，又生文王有圣人表，故欲立之，而未有命。太王疾，太伯因适吴、越采药，太王歿而不返，季历为丧主，一让也。季历赴之，不来奔丧，二让也。免丧之后，遂断发文身，三让也。三让之美皆蔽隐不着，故人无得而称焉。”

注 违，去也。未始犹未尝也。言太伯、伯夷率性清絜，超然去国，未尝故有求让之名。

注 徇，营也。言二子非故立让风以求声誉，故至德称于前古。后代之人直欲营慕其名，而昧其深致，所以激射诡譎之行生，而取与之闲多诈妄矣。

注 彪让国异母弟荆及凤，愷以国让弟宪，帝皆许焉。弟不当袭爵，故言非服，而彪、愷皆独受美名，而陷弟于不义也。

赞曰：五更待问，应若鸣钟。庭列辎驾，堂修礼容。穆穆帝则，拥经以从。

丁鸿翼翼，让而不饰。高论白虎，深言日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夙夜强学以待问。”又曰“善待问者如撞钟，扣之以小者则小鸣，扣之以大者则大鸣，待其春容而后尽其声，不善荅问者反此”也。

注 从，就也。

注 春秋经书“日有食之”。杜注云：“日食者，月掩日。圣人不言月掩日，而以自食为文，阙于所不见也。”